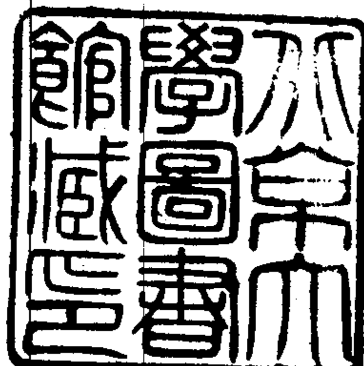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
民國元年蜀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錄（一）

虞集著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
民國元年蜀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錄（二）

虞集著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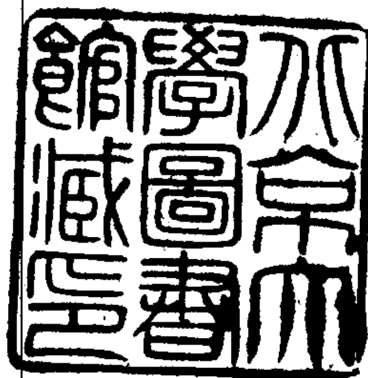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
民國元年蜀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元蜀郡虞文靖公
道園學古錄

（三）

虞集著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
民國元年蜀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錄 (四)

虞集著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園學古錄

影元刻本

蜀本

民國元年存古書局補刊

道園學古錄歐陽元原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倔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囘翔胄監霜臺閒吾黨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厯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illegible]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縫掖之士得其贈言如[illegible]論文[illegible]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

一毫尚人之[illegible]然[illegible]追古人之意機用自熟
境趣先生[illegible]右逢原[illegible]其機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
穹林葱蒨鬱蓊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為波
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
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
君伯温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
寓邑乃裒公文將付諸梓書來京師屬元為敘惟李漢
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為前人
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已附著姓名為
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為
之敘至正六年二月

李本後序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炘來求記屏山書院幷徵先生文稾付梓行世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稾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稾十八卷方外稾六卷蓋先生在朝嘗爲文多不卷稾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稾間亦散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毫芒也先生前代世家自道德文學蔚成均柏臺史館經筵洊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而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

微曰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

元吾蜀郡虞文靖公伯生所著詩文凡四集曰在朝曰應制曰歸田曰方外計五十卷統名曰道園學古錄至正間公門人夏臺劉伯溫校梓歐陽元爲之序公從孫湛嗣又輯編遺稿十六卷亦越勝國嘉靖昔刻本錤則未之見也　清興乾隆朝江右崇仁復有梓公集者蓋崇仁爲公寓邑賢士大夫重公高文典策理學經濟故瓣香之奉視其鄉人涪翁維謹今案

高宗皇帝四庫全書題詞目公集薈稡菁華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揚詡至矣而蜀中坊書反亡其本錤弱冠計偕北試留滯都門迺假鈔中祕藏書而讀之其詩汪洋浩瀚若不逮唐鄉人李太白宋之蘇子瞻顧清新之思

超逸之解篇幅已終神味悠然不盡使人之意也遠固未嘗斤斤求肖先輩而自成風氣不愧一代大家文則間架結構擬於孫樵李習之波瀾態度侶又規撫曾南豐王半山唯變化之功差遜迺若於有元國家庠序興廢吏治官方汙隆學術人心誠僞世宇風俗厚薄雖常日應酬率然弄翰下暨鞅掌旅愁栖遲偃仰迷悶無聊病告憂患之作靡弗三致意焉較厥芝亭五七字襍出於羽士玄虛神仙縹緲不盡根於理者實自有間又其論學端本濂洛周程堯夫諸賢兆有明三百年制科取士豫符合今崇儒重道推尊朱子學者恪守傳註大訓遺意則公特識也他如海口屯田之議便於民生校

官資格之非鑒乎士習其洞悉旹務學有本源類如此
然則公之文章殆天下名世文章非迂生腐儒所得而
私也嗟乎世恆譏詩文人不學道無實用若伯生者豈
不傑然大雅士哉後踰十稔錤攜其集反華陽入錦官
踐層城憑弔公故居第見夫廣術縱橫華屋鱗次飛蓋
軒車星馳電瞬衣冠異昔坊表無存頫仰徘徊歎息泣
下屈指六百年來鼎禪三朝兵燹攸作故家遺俗掃地
盡矣惟是沃壤繁華者耆老父兄子弟經　聖清安宅休
養歷年滋多各已工帖括干祿取科名爲急務一旹讀
書種子講求文學治經史豐詞翰固不乏人而二三忠
信聰明才智可大副吾　聖君賢相保子孫黎民之望

者或猶漸染俗學未能景行前代典型嶄然興起印合文靖之用心爲可惜也錤不揣愚昧故刋公遺集㠯風竊幸附於西江社裏人馨荃我公之末庶幾詩人恭敬桑梓且諗海內有志爲學者誦詩讀書尙友古人一變至道不其懿而或者謂西蜀文章之祖揚馬陳李三蘇而後伯生實爲替人是何爲方隅曲學盛自標榜其鄉先生未足㠯知我公之大也道光丁酉秋八月癸巳岷陽之野後學孫錤譔

虞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嘗祀〔一〕分長沙教授避亂趨嶺表干戈中無書可攜集母楊氏祭酒楊文仲女也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過耳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即通其義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除南臺中丞延集主家塾成宗大德初以薦授京學教授除國子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被酒失儀集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謝者仁宗時在東宮傳諭勿竟其事集言國學禮所自出此而不治何以爲教竟

移詹事院黜之仁宗益𠂢爲賢及卽位改太常禮儀院
博士時拜住爲院使問問禮器祭義集備言先王制作
及古今因革損益之由拜住歎服俄遷集賢修撰因會
議學校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
教𠂢至於成悳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𠂢資格授強
加之諸生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之禮生徒弗之信
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
士無所見聞父兄所𠂢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
意師友之遊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自
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
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𠂢求之其悳化之及庶乎有所

觀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而致之日諷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㠯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聳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累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卽位集㠯憂還江南時拜住爲丞相言於上遣使徵之比趨朝而拜住已遇害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充禮部考試官集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將㠯一道悳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

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帝幸上都命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日從自是歲嘗在行俄拜翰林直學士兼祭酒侍經筵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㠯航不測非便乃進議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㠯地官定其畔㠯為限能㠯萬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按地之高下定其額朝廷㠯次漸征之

五年冇積蓄命㠯官亓所儲給㠯祿十年佩之符印傳
得傳子孫如軍官法則東西民兵數萬可近衛京師外
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㠯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
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其後海口萬
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卽位改奎章閣侍書學士兼職
如故嘗㠯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
帝曰㠯爾之才何施不可顧今未可去爾時關中大饑
帝問集何㠯救對曰承平日久人情晏安有志之士急
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烖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
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
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

里治溝洫限畝晦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㠯其力治
之則遠去而來歸者踵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
閒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是三代之民將見出
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行此法
帝不允有旨諸兼職不過三免集國子祭酒會修經世
大典命爲總裁中丞趙世安嘗謂集久居京師且病宜
假一外職就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能容邪閱
歲書成既上進㠯目疾丐解職亦不允時帝方嚮用文
學雅重集不聽其去而嫉之者往往摘集文辭指爲譏
訕帝皆察知其故不能中傷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
爲營都王使貴近傳旨其人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

集具稾進丞相愕然集知為所紿即請易稾終不明言其故凡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為牢籠沽譽御史中丞馬祖常嘗出牘求薦光人龔伯璲集曰是子非遠到器恐不得令終乃大拂祖常意後果事敗身戮如集言先是妥懽貼睦爾者明宗長子也文宗忌之放之靜江詔書有曰明宗在北時自吕為非其子蓋集筆也及文宗二帝相繼崩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所立集與焉祖常使人諷集曰御史有言矣乃謝病歸臨川順帝元統二年召還侍臣有曰舊詔言者帝曰此吾家事豈有彼書生耶時集疾作竟不至屢被旨即其家撰文褒錫勳舊卒封仁壽郡公諡文靖生平折節下士接後進

雖少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
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巳片言出人於濱死亦不自爲
悳家素貧歸老後兼作方外交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其
束修羔雁之入還供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早歲與弟
槃闢書堂爲二室書陶淵明邵堯夫詩於壁左曰隱庵
右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行
於世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總目

學古錄詩集三共爲卷八計八百十九篇

道園詩遺稾共爲卷八計七百三篇

學古錄文集四共爲卷四十四計七百四十九篇

道園文遺稾共爲卷十六嗣訪求舊本續刊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詩目錄

七言近體詩一百三十四篇

在朝稾卷第四冊

五言絕句四十八首

雜言二首

七言絕句壹百壹十首

塡詞六首

應制稾一卷卷第五冊

古近體詩十六篇

歸田稾三卷卷第一冊　長卷第六

賦一篇

四言古詩四篇

五言古詩四十一篇

七言古詩二十六篇

歸田槀卷第二冊　長卷第七

五言近體詩十九篇

七言近體詩一百二十三篇

歸田槀卷第三冊　長卷第八

五言絶句十二首

七言絶句壹百二十首

塡詞六首

共計八百壹十九首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詩目錄

岷陽鶩溪村舍
景熙元本重刊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一

在朝稾一

賦

別知賦送袁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偃蹇以自窮誓斂裳以遐征兮抗九霄之雲龍頫三辰而徘徊兮遲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佷佷兮亦踉蹌而在茲吁嗟乎世悳之浩浩兮恥謂人以不賢陳佩玉於交逵兮被涂輿以瑤環設厚顏之鬱沈兮孰敢卽問乎津涯發疾呌於咽嗌兮衆披靡而莫支夫治倡之狐惑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遐邑乎醜夷惟前聖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

知希顧涼薄之多懲兮猶慷慨而尙辭予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予以不及兮又證予以其可予嘗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知其瓠落兮予獨謂其固然庶久要以自輔兮克有間以時行忽先我而南鶩兮殆若爲乎予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渾渾兮春汎綠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薄我賦兮非以病我吁嗟兮昔之盛者何其多

古劍賦

吳季有劍古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伏匿兮歷世十百神物來兮精英上浮久乃識兮截截庚庚玉理側兮質化光泯黝正黑兮匡視白日澹斂色兮燧人司金石水泐

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兮勿褻勿試靈具戒兮鬼目睒睒頭鬌鬌兮竊擬窺之目造慝兮靈怒殛女不女貸兮神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如山衆衣翼兮長身好修又正直兮稱是容佩有加飾兮魚室珠襓雜文織兮虔於帝傍順降陟兮握奇中運授神職兮旋陽制陰物不忒兮辟卻百非五兵息兮犬牢不劘完以爲惪兮變窮於傳塡無極兮

畫枯木賦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旣偃蹇又嚙食兮骨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忽機釋而神旋遺衆壞於塹有勒不毀之所全或埊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淬

無雨以如晦悅嘆規而能圓澹黝乎其旣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春秋而論年噫吁嘻被草以毛膏慮用丹背爲流眩頤常注次獨何爲托寂寞於無言而刻畫其不傳

木齋賦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羣木之間謂之木齋予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

夫何硉矹以嵯峩兮據積水而鬱盤有楩柟與豫章兮翳松柏之凡凡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濯予纓於滄浪兮沐予髮乎飛瀑予潔清以有待兮歎望之而彌高絓余驂以弗馳兮氣綿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

芼兮文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末已兮退自修乎茲室

操

思魯琴操

龜山之陰陰兮有雲垂天河目而海口兮將見其人望之彌尊兮即之彌親大音寥寥兮中信而眞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原序

國子祭酒魯公伯子犟父作味經堂自爲記以勖其子遠公嘗命遠從余遊故賦此詩

維昔元聖有子過庭學禮學詩詔之叮嚀面牆之窒繇不知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觀於悳容聽於悳音詠歌

周旋。實悅我心。邈乎千載。聖往言在。舍而不求。匪罔斯殆。畏友翟公。窮經篤行。旣有諸躬。思貽厥後。旣菑旣畬。俾稼之食。旣畋旣漁。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曰子遠來。吾經在茲。遠其味之。始于虛羸。匍匐來食。茹草飲水。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自我父師。俛焉斯亥。老至不知。煌煌靈芝。如彼嘉玉。薄言采之。在彼中谷。南陽之人。來詹來言。君子豈弟。宜其後昆。

題宋誠甫侍郎垂綸亭

岷源建高。駛無游舠。漢曾其委。安流滔滔。　爰有君子。垂綸其下。雖不得魚。意甚閒暇。　援藟引楫。至於中沚。蔭樹以休。悠悠永歌。　逝波沄沄。不轉維石。樂茲忘憂。

矢言不食。 烝然雲興。風舉以高。馳翔中天。遺景九皋。水其落矣。魚亦潛潏。晻言夙好。除於風雨。 風吹衣裳。彼爲栖栖。行吟望千。實勞我思。 山有榛栗。河有魴鯉。豈其飲泉。必洽之美。 君子冠紽。秩秩大經。洞有清酌可以濯纓。

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兩崖之間。曾不容舠。白雲悠悠。與山俱高。

趙忠簡公祠堂詩

至順三年春。解州聞喜縣學用禮部符。祠其鄉先生故宋丞相趙忠簡公。公六世孫國子博士貢翁。求虞集作迎送神詩。

山河邈悠。宗國爲虛。騎箕來歸。懷此故都。鳴梟在樾。飢鼯在潴。閟宮不存。公食無所。董澤之陂。有蒲與荷。子孫其來。式燕以歌。瞻彼洛矣。其水泱泱。斯文在茲。俾也可忘。原注、秦檜既貶趙公於海南、隨使人逼殺之、公臨終、從所寓寺僧索素帛一方、書其上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以付寺僧而絶、聞喜之董澤公鄉也、

賦衞節婦王夫人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閨門嚴嚴。樂爾貞獨。汎汎淇流。岸有松舟。閨門閒閒。樂爾貞幽。汎汎淇右。有堂孔阜。娟娟貞幽。肅肅眉壽。淇原有泉。可濯可沿。亭蕎兮鳧。樂爾高年。高年樂止。亦有孫子。式歌衞風。以告國史。

題學易齋

自注、其人將請孔陵、

惟學易君子慎其齋居動息有存起處是於奇耦玩畫方員視圖畫循靜始夜根動初罔不在中日居月諸乃秉元化以時盈虛其惟元聖啟我後愚載瞻巍巍魯陵鬱如

古詩五言

諼草生竹間

諼草生竹間翠色相綢繆美人欣有託君子故忘憂昔聞有鳴鳳飲水來丹邱不食衆木實樂只淇園秋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彼貞女姿當此君子心春陽不自媚夕露忽已深湘妃昔鼓瑟悵望蒼梧岑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穹窿牧馬草上露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雁傳令彀雕弓

翁方綱曰勁氣巨實景出之

書上京國子監壁

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風無時發靈雨每飄灑炎光不到地蕭爽度長夏大化漠無宰豈必事陶冶揚雄不曉事守道栖栖者玄經百無徵白髮謾盈把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對月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熠熠芒角在昴畢草樹風不起蛩蜩絕鳴唧天高露如霜客子衣盡白羸驂

齕餘棧。嫠婦泣幽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沒。驛人告晨征。曈曈曙光發。

憶三十年前與元復初參政同賦秋日梨花元有句云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而忘其後句因續之云。

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花開食實後。霜風振長柯。遠水良可鑒。彩雲亦易過。念爾白於雪。日莫當如何。

李老谷

十轉山崦交。九度沙磧灄。始辭平澳曠。少撓山木秀。老病畏行役。慰藉得良覿。秋嶺晚更妍。寒花晝如繡。故園夫如何。朝陽炫霜柚。

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載儀羽集雲路寂寞耽書閣老大長郎署爲山望成岑織錦待盈庹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賦水木清華亭

中流泛蘭棹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陰游魚戀芳藻好鳥鳴幽岑爲樂恐易老吾將脫朝簪

天麻戊辰前續詠貧士一首

目昏畏附火枯坐寒窗中破褐著絮重虛豆兼冰祟病骨於此時浮屠屹撑空呼兒撿餘麻計日待春風雖欣解凍近翻驚紀年窮貰酒欲自廣無錢似陶翁

又一首答舍弟見和

蜀侯昔羅憂，嶺海萬死中。詩書庶不泯，焉思祿位崇。爾來五十年，所以四壁空。涉世惟信道，卓然立頹風。漫仕非我能，偶貧豈人窮。深耕定有穫，歸嘆兩衰翁。

後續詠貧士四首

老骨寒不寐，夜長況聞風。心悸危欲折，踊躇敗絮中。雞鳴當晨餐，馬瘠芻不充。山童衣白鶉，嘆之愧恩一。求火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掘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苟遂牛馬性，歸放春草豐。

歸蜀越關隴，棧閣危登天。適越河濟隔，堰水丈尺闕。飢寒迫口暮，舟車計茫然。東家有一叟，欲去初不言。早朝聽詔畢，喚馬閭闔前。童奴受箇戒，向暖爭相先。聞之瞋

兒子我何爲汝袞屨無千金賈吾足安暇憐
爲政貴察色讀書在硏覃司視旣不眀兩者無一堪尚
不追吏責爲師固宜慚聖世無棄物況茲久朝簪決去
豈我志知止亦所諳頗聞南山下菊根浸寒潭濯餌千
日期冰臚復淸函老馬果識道更服鹽車驂
天風夕號怒勝想粦淸姚探架得古書前日手所編奈
何視茫茫字若萬蟻緣精意成寂寞惆悵還棄捐於惟
仲尼衰淸夢不復然小子未聞道何以卒歲年

觀花有感

掛巾花樹枝酌酒花樹下風吹巾上塵花落手中斝淸
唱起相壽毋遽且聊暇流光急去人莫怪秉燭者［鎭］按李太

白桃李園記、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洒赤城觀、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喜新波、燕雀集虛幌、開戶微風興、倚杖眾雲散、

鉷曰、翁覃溪曰、此方是不著一字、儘得風流、其傾倒此詩也、至矣、

同閣學士賦金鴨燒香

黃金鑄為鴨、焚蘭夕殿中、窈窕轉斜月、透迤動微風、綺席列珠樹、華鐙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疏條棲鵲寒、衰蕙流螢冷、戀

闕感時康懷歸覺宵永晨鐘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井氣曉爲霜交柯舞幽鏡墮葉響鳴璫高巢翠羽下澄水玉虬藏上人從定出行吟繞石牀

送吳子高

懷寶獻京國悼亡還獨歸日落雲中樹風吹江上衣湘靈瑟在席織女石支機遠道多寂寞強飯勿相違

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來紅袖近歌罷綵雲消揚州問何遜何似董嬌嬈

寄題新治亭

窈窕治亭臯。蕭條江南秋。汎覽山河外。張樂鳳凰邱。公子飛翠蓋。美人同絲舟。從玆至黃髮。樂哉以忘憂。

題儋耳東坡載酒堂二首

翳翳儋耳城。歷歷桄榔樹。百年遺故邱。新堂設賓阼。清風海上來。朝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覽惪屢來顧。甘心孰桂酒。羅列襍諸蔬。苻黎多孫子。食飮祭先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遽。

鑿井得甘泉。渴者恆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南絶風雨。水木兄華滋。鄰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何必懷故鄉。且樂聊在玆。星河度白鶴。山月懸峨眉。來晚去何速。勞人千載思。

錤曰長公在昔人皆惡之今也人皆思之能抑其惡而揭其所由思則可以自立並可以識伯生此詩之旨矣

盜發亞父冢 (自注)彭城有盜識寶氣于冢上發之得一劍也

盜發亞父冢寶劍實累之冢開寶氣盡獄吏書盜詞盜言惟見寶焉知亞父謀項王不寶善弟子遂輿凡黃腸下深颯千歲復何爲大河繞城東落日耀城西過客立城下踟躕望安期

應制題王朏畫吳王納涼圖

雨過太湖上風生響屧廊紅綃拂几席白紵製衣裳朱光淪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體長年樂未央

步虛詞四首

步虛長松下。流響白雲閒。華星列爟火。明月懸佩環。肅然降靈氣。穆若愉妙顏。竹宮憺清夜。望拜久乃還。

稽首望太霞。離羅間層霄。絪緼結沖氣。要眇出空謠。前參千景精。後引務猷軺。攝衣上白鶴。招搖事晨朝。

朱光出東海。高臺迎赫 。六龍獻陽燧。九鳳保金支。鍊丹軒轅鼎。濯景崑崙池。拜賜冰玉佩。元洲共遨嬉。

學仙淮南王。問道劉更生。三年鍊神丹。九載淩上清。日月作環佩。雲霓爲旆旌。回首召司命。靈雨灑蓬瀛。

題商學士畫

方士好服食。商山多紫芝。采之長松下。濯以清澗漪。蒼

涼百里內。秦皇都不知。駕舟載男女。築宮東海涯。

贈藝監小吏

廣術何迢迢。榆槐蔭蔽之。鼓鐘晨莫起。車馬中閒馳。此有拨居者。閉戶教孤兒。十歲學文史。十五從吏師。丹青出天性。落筆有令姿。藝監取材伎。小大無一遺。署兒莞庫下。祿薄不足爲。手持一束書。求以慰母思。告兒勿薄吏。公卿出自茲。請看孟氏里。輌母自有祠。

記子昻畫

春風動蘭葉。庭戶光陸離。言收竹上露。石角掛練衣。車行不擇路。茉苡何楚楚。遊子憺忘歸。徘徊歲云莫。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陝郊得時雨生意始來復存者事稼穡還者葺牆屋安知凋瘵餘政可致新福闢除正廣術區井表深瀆均齊定恒志忠厚保敦篤豈無憂世士受仕在芻牧為義苦多違好名常不足治書肅將指善類庶有勖

送張道士歸上淸

白雲盱水上自古多仙人手攜綠玉杖頭戴白綸巾袖中出風雨天上禮星辰歸來庭戶靜芳草自生春

日出行

日出上城府日莫當蚤歸城門已擊柝出郭何焉依下馬投館人空垣月當扉涼風振庭樹巢鳥屢驚飛起坐搔白髮忽如霜草稀周公不復夢仲尼故霑衣老萊有

孺色傳聞惟食薇。求之事已晚。徘徊行道微。

贈治冠者

車馬入隘巷。言尋治冠師。反關不受客。高坐哦風詩。布衣不掩脛。書食甘藿藜。冠成動經歲。不售亦不饑。我少好交章。把筆無不爲。愧爾爰寂寞。愼與當自茲。

贈寫眞佟士明

佟郎居上京。閱人如風花。拈筆寫其似。千歲留英華。邇來七十年。將相紛在目。來者有如此。往者那可續。昔我初北遊。面白鬢如鴉。點染煩粉墨。華星映丹霞。今如雪中松。苦硬雜蒼白。卻視當年容。邈如不相識。不識當如何。臨風且長歌。黃雲接河漢。白雪漫坡陁。乞身願歸老。

吳蜀山總好。贈君千黛螺。翠色秋可掃。

寄陳眾仲助教上都

學省足清晝。詞垣驚蚤秋。美人隔河漢。落月在高樓。持衣未成曲。吹笛不勝愁。還趨鳷鵲觀。別製鷫鸘裘。

贈鐵菴道者二首

昔遊雲臺觀。山色上衣青。松花春雨落。柳葉秋露零。飢來煮白石。睡起看黃庭。人間忽已老。莫問少微星。

海上別妻子。山中求茯苓。白虎戲元渚。蒼龍護黃扃。燒香招五老。行廚庖六丁。從子似非遠。丹霞粲華星。

題商惪符華山圖

昔祠雲臺館。行穿御階柏。夕陰嵐氣深。重碧照行客。獨

訪張超谷漸覺巖險迫冰生玉井頭日射仙掌側豈無鐵鎖懸翻身若飛鶻恐煩華陰令不奈昌黎伯王事況有程車馬何忽忽流觀終南山周覽天府國爾來十七年欲往不再得山河想邈悠傷殘轉蕭索摩挲商老圖彷彿希夷宅高哉蓮華峯白雲澹秋色

寄幻菴主者

朝遊武夷麓莫入匡廬岑放舟臨野水采藥過幽林清泉磨寶劍磐石鼓瑤琴臘月歸溪上還作蚤春吟

賦茅山道士雲松巢

昔年李太白廬山思結巢裹雲自天上和鶴止松梢道士涵閒遠高居古大茅誦經門臥虎看劍石眠蛟飛步

脫舄鳧長吟吹鳳匏九江攬秀色許爾作神交

酬上淸道士鈔陰何詩

殘雪松上落輕冰硯裏生寫詩過夜半欹枕又天明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

題李溉之學士白雲半間

山中多白雲何由到城邑招之恐不來欲攬遽無迹棲檐候晨光納牖作秋色用冲不爲盈常住盃若客分張任蒼松散落還白石日照香鑪峯隱身仙掌側有恩封一鄉與子當共食

題浴日觀

煌二赤老烏三浴乃出海波濤始晃瀁宇宙破冥昧西

登泰華顛東望方丈外稽首希夷翁今晨良慶會

爲范尊師賦雲林淸遊

大茅千仞下結屋三四楹雲林戶牖潤鶴去海天平坐上發長嘯八閒聞玉笙斸苓春霧重煮朮晚烟輕綠室噓丹氣蒼崖受日精樵遺伐木斧眞降引霓旌九鼎金還就千齡樹不傾問誰解居此云是范長生

吹笛圖

白雲悠悠去長松披高邱匡坐吹笛人似是馬督郵飛鴻遺哀響幽泉發春流女樂亦何有逍遙以忘憂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甘君有良材於政無不宜白頭郡縣下尚覺非所施奈

何筦虛亢。而可紲吏師。豈直名吏師。積學本書詩。高情抗浮雲。廉節濯清漪。君子安所遇。固無喜慍歒。嗟我忝從官。簪筆恆殿帷。竟無國士薦。徒稱故舊知。晚歲向田里。藜杖相追隨。尊酒曰怡老。未爲負明時。

送李彥方閩憲 原序

文監李公彥方、出貳閩憲。同朝韋公皆賦詩曰爲贈。彥方屢擢臺職、激揚之宜。有不待予言者。適有一事深有感於愚衷。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曰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

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
見於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
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之歸
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愿中至於元晦端緒明白
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贓吏
治一獘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
事也集卧病而目眚爰掘起書此云

七閩去天遠顛連苦無告牧人受深寃昧者覆爲冪犀
象雜金貝飢渴劇飫饜大言相鄙夷饕奪心自惋豈無
循廉吏實病黑白撓聰明屬旒黈聽熒貧所到李侯金
閩彥圖史擅讐校晨聞大夫奏夕理武夷棹君子愼修

職。盜適豐廩稍。蕉茘甘多毒。薑桂老堪耄。所懷延平翁。揚休似明道。授受有源委。精微足深詣。言立聖如在。表正愚可造。師匠久不興。眞妄如枘鑿。云何詭支離。肆誕長凶傲。異言古所誅。末學足深悼。閩雖在海隅。前聞此淵奧。正誼從簡編。良俗宜善導。贈言不及它。持此永爲好。

題鄭秀才隱居

陶翁昔好菊。荒徑不暇鋤。素琴初無絃。名酒亦屢虛。雖有五男子。俱不解讀書。淒涼千載下。高名將焉如。不如鬼谷洞。鄭子樂有餘。種菊日爲田。二中更爲廬。善藥不二價。詠觴送居諸。有興揮五絃。涼風在庭除。時來青田

鶴亦出濠梁魚。昨者遊京師。侯門曳華裾。捧檄忽一喜。翩然告歸與。芳蒲采甘露。玉漿釀清醑。老父坐堂上。稚子具籃輿。晨遊南山陲。暮濯清水渠。席間撫猗蘭。房中詠關雎。以此得高壽。何必南陽居。

題朱邸竹木

猗猗淇園竹。結根磐石安。枝幹相扶持。風雨不可飛。其實鳳所食。君子思保完。恆恐聲影疏。蕭條霜露寒。金玉慎高節。千載承清歡。

詠史

軒后邈已遠。漢武亦雄哉。荒忽九州外。百年過煙埃。變化庶長久。臨海築層臺。黃金靡鏤飾。喬林擢長枝。樂通

竟先死孫卿㳂末回不知作者意空令來者哀奉盤泣
緊露馳道殷奔雷志氣昔所在風雲恆往來

畫古木

荒郊臥蒼苔蛟龍在其上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後
主撥鐙法江南久寂寥空令沒骨畫容易媚中朝

賦蘇伯修滋溪書堂

滋源恆伏流春雨川迺盈林疇廣敷潤草木俱繁榮臨
深見遊鯈仰喬有鳴鶯君子樂在斯齋居托令名積學
抱沈默時至有攸行抽簡魯史存采詩商頌我禹穴追
馬公湘江歌屈生紉蘭不盈握伐木有餘情浩然欲浮
海歸興還濯淸方舟我爲楫白髮愧垂纓

題薛外史瓊林臺

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晨光眩白雪夕景纏紫蘿每聞樵子唱恐是仙人過塵世在足下豈能聞笑歌過海秖騎鶴開池還養鵝外史政瀟灑大白焉足多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花發上陽春門開未央曙城柝起羣棲流光散朝羽息影頻近檐結巢願當戶轆轤轉金井終日灌嘉樹

錤曰翁覃溪謂讀伯生詩全要識得句外之句愚謂讀伯生詩須先識得言中之言則句外之句可得而解如右二詩是矣

題彭澤陶氏家譜

白體在戶外。五柳當門前。燕去王謝宅。人依墟里烟。遺

息尚千載。人情猶昔年。已安遺子孫。高哉爲世賢。

道園詩集卷第一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

在朝稾二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洛川老人年九十。須眉如畫身玉立。錦袍金帶方烏巾。手挽彊弓無決拾。八月平原秋氣高。聞有狡獸依蓬蒿。清晨上馬薄暮返。累騎毛血懸韃櫜。身是前朝將家子。生逢太平百無事。都將英氣化高年。何物小兒堪指使。太守上言朝有恩。束帛養羊兼上尊。洛川老人過百歲。擊壤爲歌傳子孫。

張令鹿門圖 并

張侯襄陽人。深知襄陽樂。十年宦學懷襄陽。故托豪縑寫山郭。老我不樂思蜀都。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六峯常對面。水竹田廬還可圖。欲往不能心懆懆。忽見新圖破山惱。沙禽蒲樹俱可人。金澗石牀為誰好。向來耆舊皆英雄。駕言從之道焉從。弄珠月冷識遊女。沉劍潭深知臥龍。八月霜晴水清淺。聞道扁舟足迴轉。何時古寺傍檀溪。幾處殘碑在江峴。呼鷹臺高秋草多。養魚池中蓮芡城。蜀嵩未必不如此。我今不遊奈老何。張侯張侯早結屋。莫待史詹為君卜。要看壠上課兒耕。好在魚梁白沙曲。

子昂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儘有吮毫人。
神駿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看驊騮。
惟應馭氣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

錤曰卽從杜陵丹青引化出而運法用意又自各別、
所㠯可貴、

湛湛行

湛二天宇立㠯黝。星白如銀垂近人。牛羊散漫草多露。
大帳中野傍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
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櫜鞬月中立。

家兄孟修父輸賦南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在。

每憶中郎淚霑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兄雖筦庫賓父蔭。弟竊微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峨歸未得。盤二先壠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烏帽成都城。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翁覃溪曰、此詩好處全在脫去修飾、

錤曰、藹然孝子悌弟之音、

子昂墨竹

吳興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篆籀法已絕。

止有木葉雕蠶蟲。黃金錯刀交屈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眞宰愁。雲暗蒼梧泣湘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昔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〻照秋屋。

孫澍曰是題子昂畫竹。移綴他人不得。

商憙符畫幽篁古木

湘君宮在洞庭湖。幽篁古木龍所都。石壇雨長碧苔蘇。水屋風動青珊瑚。老人欹枕看螻蟻。嫠婦停舟聽鷓鴣。江南蜀道問來往。商公商公今有無。

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

順伯定曰爲漢物。求賦此詩

將軍人奴公主壻。豈意刻玉爲名章。珠襦已隨黃土化。

此物還同金雁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木葉茂陵秋。

人生卑微何可忽。碌碌姓名誰見收。

錤曰、一結無限感慨、恰又收到起二句、章法完密、妙在無言掉轉。

爲達兼善御史題墨竹

蜀道荒涼多古木。貧當千尺相因依。少年慣見今白髮。杜宇夜啼愁不歸。老可嘗作陵川守。古墨蛟龍多入手。春雷每恐破壁飛。神鼎空令夔魅走。丹邱越人不到蜀。修葉何以能縱橫。內府人家爛熳寫。使可見之心亦驚。江南御史龍頭客。暫別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篆籀文。故作寒泉濯崖石。

畫鶴

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壁久微茫。故物都非只城郭。長鳴濶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田中芝草日應長。石上松花晩猶落。赤壁江深孤月小。雲野迥秋霄薄。羣帝相從絳節飄。八公許製黃金藥。誤嬰塵網跡易迷。移召中州命如昨。借懸素壁憶眞侶。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嘯臺絕棲泊。

題畫

棠梨生竹閒。牽牛引蔓相因依。晨華墜露天水碧。斷蘚絡石斕斑衣。鵂鶹躑枝歲將莫。蟋蟀在戶人當歸。蕭條落墨人閒稀。蕭條落墨人閒稀。

寫廬山圖上

憶昔繫船桑落洲。洲前五老當船頭。風吹雲氣彌谷起。霜墮楓葉令人愁。高人祇在第九曡。大白一去三千秋。石橋二客如有待。裹茶試泉春岩幽。

題旦景初僉司畫

旦公山堂城東南。畫圖古檜何毿毿。城中無山有山癖。直藉毫墨窮幽探。旦公彈琴古檜下。鬱鬱窗戶生晴嵐。春雨時來鶴鳴谷。秋聲夜作龍吟潭。先皇晝坐尋玉府。內使趣召飛雙驂。畢宏韋偃出中秘。營邱北苑開縢緘。是時旦公主舒卷。一二文士相交參。旦公歸來坐成想。亦頗拈筆爲梗柟。伯熙奉詔每有作。礧砢相並將無慚。

嗟予懷歸亦已久摩挲老目百不堪山中豈之眞假裹可容白髮抽朝簪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爲陵州州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芳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尙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邱生用文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已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邱爲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邱太守時來看山雨每畫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烟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戟

百年離亂亡故物。敝篋江南誰復收。新圖贋當枝葉修。使我不樂思昔㳺。碧雞祠前杜鵑叫。玉女井上叢篁幽。棠棃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縈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蟏蛸蟋蟀寒相求。丹邱先生東海客。何由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壁作清潤。殘質刊落精英留。陂陁重複分細草。山石縈紆生亂流。眉山學官莫厭冷。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倘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潭深濯新錦。持報吕比珊瑚鉤。

鎮曰。因畫而懷故居。一官沈滯。幽憂條歎。如卽於楮墨。此題畫聖法。杜陵老人后。知此法者。惟蘇長公。而已不圖伯生又闖其奧。

白翎雀歌

烏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自爲樂。平沙無樹托營巢。八月雪深黃草薄。君不見舊時飛燕在昭陽。沈沈宮殿鎖鴛鴦。夫容露冷秋宵永。芍藥風暄春晝長。

敬仲畫扇

松根茯苓如石髓。服食令人壽千歲。子欲求之觀此圖。老身偃蹇枝扶疏。長鑱煹火新雨餘。羽人丹邱期不至。却剪蒼筤崖石開。吹作龍吟秋滿山。

翁方綱曰。至精語。自平調出之。

題簡生畫澗松

簡生與我皆蜀人。留滯東南凡幾春。每拂齊紈作山水。

使我感慨懷峨岷如此長身兩松樹滿谷悲風散陰霧
雌雄如劍變爲龍鱗鬣齊成擘崖去秘閣嘗觀韋偃圖
蒼潤雄深世所無默識形神出模畫把筆莽蒼增嗟吁
玉堂寶書本同館官府既分難復見摩挲新墨慰衰朽
鬢雪飄蕭數開卷昔我樵牧青城山坐起政在雙樹間
當時僧生若相見應并寫此聽潺湲劉郎集賢好賓客
好著幽窗對晴碧凌雲爲我哦七言有鶴飛來破秋色

題李受益承旨作東平章萬戶繼志堂後

將軍腰閒黃金符父兄功成百戰餘太平不復事弓馬
秋雨高堂聞讀書門有喬松塋有草永言思之願終保
幙中賓客誰屬文東魯儒生國元老

題柯博士畫

磯頭風急潮水長蒹葭蒼蒼繫魚榜青山一髮是江南白頭不歸神獨往幽篁繞屋茅覆簷木葉脫落秋滿籬買魚沽酒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瞻子瞻文章世希有謫向江波動星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棲鶻驚飛怒蛟吼圖中風景偶相似欣然揮洒春雲開子瞻應是念鄉里還化江東孤鶴來

題高彥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爲戶部楊侍郎作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爲補幽篁娟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

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墜天河化爲石趙公自是眞天人
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憺酬酢皆天眞
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歎息今人何必非古人
淪落文章付陳迹

題灤陽胡氏雪溪卷 原序

去年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盡東
折入馬家甕望縉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
嶺過壘谷至于沙嶺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雜巨
嘉木香草黃鳥啽有聲予二人按轡徐行相謂
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雨過流潦如檻泉則
亦不甚相遠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

有精神聚處乃足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觀但不令郭生見之灤陽胡太祝乃曰雪溪自號豈所見與予二人同乎然灤水未秋冰已堅尋常已不可舟況雪時邪當具溪意云耳因爲賦詩云

積雪平沙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翠竹爲帷樹爲葆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它年此地若相逢應著漁簑脫貂帽

題楊友直檢校所藏李營邱枯木圖

老龍出海蒼髯鬣營邱枯木天下無回枝屈鐵墮崖雪澗底應拾靑珊瑚明堂淸廟要梁棟朔風吹沙澤腹凍

老身不用嘆遲莫。按圖來求萬鈞重。

題詹園老梅圖

鄉人共識古梅樹。移植詹亭仍百年。計時當生宣政前。僻遠幸遺花石船。昔僑寶唐尋故物。石樓嵯峨白沙白。陵陽慈竹樂公移。根節相扶俱遠客。此樹乃在鄰邑閒。看花食實眞足閒。人言支離故多壽。我言培植茲惟艱。華蓋高人世師表。爲爾賦詩歌窈窕。詹家孫子多讀書。早晚春雷化龍矯。

酬蕭侯送蒲萄

蕭侯昔致蒲萄苗。山童不灌三日焦。宛西上品復親致。手種窗南自澆水。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薜荔牆。

秋深雨足馬乳重。舉囊石壓青霞漿。是時蕭侯當走馬。來訪衰翁茅屋下。酒酣舞劍傾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題衮塵驪圖

驊騮食粟石每旣。立仗歸來汗如洗。脫羈展轉聊自恣。落花塵土隨身起。君不見春雷起蟄龍欠伸。霧擁雲蒸九河水。

律詩五言

林皋亭

九月天氣肅。鶴鳴在林陰。使君敬好客。來者總能吟。紅樹秋山近。黃華夕露深。隣翁八九十。有酒即相尋。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昔者長江險。能生白髮哀。百年經濟盡。日晝圖開。僧寺依稀在。漁舟浩蕩回。蕭條數根樹。時有海潮來。

鎮曰。趙王孫如可作也。讀此詩能無淚下。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二十南陵簿。才名舅氏同。千金劍客散。一棹酒船空。朱紱乖循吏。安輿已病翁。神明盡今日。嘆惋漫尋公。

病起思歸日。齋居臥治時。抱孫方在膝。反席遽如遺。江路牽愁遠。坊門望到遲。遙憐賢弟哭。未忍老親知。

題雪谷曉行圖

蹋雪度嶙峋。霜髯跨玉麟。前瞻那有際。後至豈無人。松樹紛紛老。梅花的的春。金烏海底出。遍界爛如銀。

送先壟二隣僧還吳二首

縈若背山陰。松鈎夾逕深。門閒容虎臥。湖近聽龍吟。雨過泉添潤。風飄磬出林。衲衣皆舊識。一一謝幽岑。

東崦憶切提。幽尋日未西。過山隨虎跡。倚石待猿啼。雲外催歸錫。松閒覓舊題。卜隣吾欲老。毋惜伴扶藜。

節婦王夫人劉氏

憶昔中丞在。淸淳古道存。節高賢女弟。文托外諸孫。慈竹宜家慶。桓楹表國恩。燕秦欝相望。美俗繫人門。

次韻阿榮存初參議秋夜見寄

寓館城門外。高秋雨露開。天垂華蓋近。月轉紫垣來。疏闊思良會。淹留到不才。深期謝安石。揮麈散風埃。

雪谷早行

積雪擁柴門。行人稍出村。溪頭或遇虎。木末不聞猿。接棧迴山閣。支橋就樹根。驅車上重坂。回首見朝暾。

雪巖樓觀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窗當大白雪。門俯九疑雲。伐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

送人之劍閣倅

往年登劍閣。快馬著春衫。設險懷前代。磨崖覓舊鑱。鄉人遊雪界。郡倅試冰銜。歸道觀新政。春江不挂帆。

寄子山尚書

竹色侵衣碧。重簾雨氣深。白鷺翻墨沼。紫燕入書林。北

海春鷰側西山夕閣陰東曹公事少歌舞散黃金

漫興

雨閣忝衣潤風簾隱几高白頭更事少病目向書勞南客傳鄉信東家問濁醪江邊茅屋破歸楫若爲操

送張尚悳 原序

史館薦張尚悳爲檢閱官衆論以爲宜稱其可任未奏也有司以鬪薄注新進士尚悳頗有聞卽斂裳宵逝噫進退若是可以信史館之薦人矣予力雖不足以留之亦終不敢失之也故作是詩以餞之

六月初聞雨官河潦水生江南歸宋玉稷下謝荀卿鵬

鴉青霄迥蒹葭白露盈好留詩興在來聽上林鶯

寄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　鎭江錄事宣差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深竹裏繫馬古松閒夜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蕭爽地思爾佩珊珊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雲夢開七澤陪尾貫連山爲政烟塵表吟詩松竹閒故人總華要令尹獨淸閒文學偏宜老毋愁鬢髮斑

明皇按樂圖

新度霓裳曲三年教得成驚鴻渾不下飛燕若爲輕沁樂春亭莫夫容野水生梨園多白髮吹笛到天明

翁覃溪曰不著一筆議論

送長沙守

白髮長沙守。循良又好文。近辭金馬去。遠有玉魚分。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嶽雲。漢廷思賈誼。一飯莫忘君。

送趙編修祀西嶽瀆

西道祠官去。東風入旆斜。汾陰已歸雁。江上正飛花。歲事聞宜穀。鄉人喜過家。老來思故里。欲寄使君車。

代眾仲作

昔在泉州住。將軍每見招。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池鴨穿荷葉。溪魚上柳條。禁城鐘鼓過。車馬晚蕭蕭。

題宋雲舉大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許氏姪從姑。相承患難餘。自傷還自誓。同志復同居。白

髮冰霜共。丹心鐵石如。有關名教事。珍重太常書。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遺廟珍珠浦。歸舟僰道溪。飛鳶愁暑雨。走馬畏山泥。官署尊丹鶩。祠官勝碧雞。題詩遠相送。紅日五雲西。

玉堂燕集圖

朝廷多暇日。翰苑又青春。薄醉猶催酒。清歌況有人。玉堂金硯匣。翠袖白綸巾。老去渾無賴。憑誰爲寫眞。

寄答桂風子先生

深隱廬山裏。題詩忽見存。風高應跨虎。月落更聽猿。酒熟邀皆去。丹成笑不言。雲屛第九疊。相與浴晨暾。

寄蒲田先生

懸榻塵生席。深居晝下帷。齊眉安饋食。擁髻近歌姬。藥裹須鐘乳。書題憶荔枝。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鄭谷圖

道士徐太虛。生紙畫山居。林壑春烟裏。桑麻夜雨餘。過橋九節杖。連屋一牀書。似是子眞谷。歸耕三月初。

畫檜

茅山多古樹。此檜更長生。鸛鶴棲來穩。蛟龍化得成。雲深還近丘。月落似聞笙。千載如相見。蒼然故舊情。

李員嶠墨竹

河東李學士。隨意放洋州。月落亭陰迥。雲生谷口幽。江濤空渺渺。筆墨更悠悠。瀟灑西淸地。令人憶舊遊。

爲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幕中能寫竹作此雨瀟湘出石根還瘦臨溪影更長班班稚子立一一鳳雛將日有長安使平安問老蒼

贈楊友直

雒陽楊友直字擬漢中郎畫若錐穿石亟如雨漏牆舞花羞女美醉草笑僧狂昨日鴻都學煩君寫數行

題朱邸竹木

江上復春雨曾陰覆碧波石高龍影臥林迴鶴聲過解佩猗蘭浦揚舲落木坡佳人翠袖薄日莫欲如何

寄阿魯翬學士

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屧明月棹歌船陪

講長懷舊還朝獨後覽治平二三策早晚玉階前

赤壁圖

過鶴生新夢攜魚憶舊遊清霜凋木葉落月湧江流隱者時堪訪良田亦易求如何玉堂夜白髮不勝秋

題況肩吾縣令贈行卷

縣庭都禁謁祇許見諸生接壤皆興學游民亦願耕絃歌居室迥山水畫圖淸千載雲巖石能留令尹名

送朱萬初之廣東照磨

聖主多淸暇臨池愛日長天章垂鳳彩雲氣動龍香進諫慚簪筆爭書敢近牀承恩君最早服玉向炎方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載筆趨芸閣。探囊索緼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賦程氏竹雨山房二首

春雨過山竹。幽泉繞舍鳴。燕泥書帙滿。魚浪釣絲晴。奉席從孫子。連牀總弟兄。舊聞林下叟。讀易到天明。

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間開几席。花底注山罍。世書連屋。頻年稻滿村。卜鄰淳樸地。絕學欲重論。

翁方綱曰。質實中。神理綿邈。杜陵五律後所罕見也。

戲作試問堂前石五首

試問堂前石。來今幾十年。衰顏空雨雪。幽致自風烟。微醉寒堪倚。孤吟靜更眠。五湖春水長。誰繫釣魚船。

爲問堂前石何年別太湖春風神不玉夜月影長孤不
中明堂枯空遺艮嶽亂頒思嘉種木歲晚與相扶
爲問堂前石何無藤蔓纏金蓮疑可致紫菊若爲姄舊
夢遺波浪閒情閱歲年祇緣相識久親爲濯清泉
碣石久淪海女媧曾補天乾坤遺蘊爾霧雨護蒼然淬
劍龍隨化彎弓虎自金昔賢多賦此誰賦最流傳
爲問堂前石屢逢堂上八遠來嗟最久獨立與誰隣運
載勞車馬摩挲識鳳麟鑾車書吉日追琢到嶙峋

代石答五首

幸自隣頑鄙毋煩問歲年當寒金作礪向曉玉生煙肩
黛無歸意毛羣有叱眠涼州三百斛亦未酹觥船

昔觀一柱觀，還度幾重湖。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磨
穿鄴臺瓦，賦就草堂圖。芝閣元雲在，危蹤敢藉扶。
牛肉何堪儷，蝸涎漫自纏。沈冥辟邪古，羞澀望夫娥。神
物須清鑒，靈根屬少年。金輿曾共侍，千載憶甘泉。
轉徙盤論地，存留亦信天。露盤危欲折，劫火不同然。雒
下殘經斷，岐陽數鼓全。向無文字托，寂寞竟誰傳。

顧星五曰：此首全是自諭。

去歲留詩別，嗟哉白髮人。冠依子夏製，居切左邱憐。執
籥充振鷺，修辭綴獲麟。終須愁坎壈，勿用誚嶙峋。

送魯子翬廉使之漢中

封上頌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霑渭雨，木葉動秦風。把

酒臺基古馳書歲事豐朝回倚西閣日〻數歸鴻

立春夜試墨

輕雪作春花飛來入鬢絲紫貂迎晚霧絳蠟炫晴霞書詔頻趨閣思歸即借車幾時將稚子隨意蹋江沙

蜀人曲江之官贈吕墨竹

拈筆寫琅玕清風入室寒蜀山空偃蹇海郡更盤桓雲霧瓊簫遠冰霜玉節完莫忘鄉里意持向曲江看

正月十一日朝回師事

宮柱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道雲氣轉蓬萊書漏沈〻鼓晨尊灔〻盃香霏簾底霧樂殷殿前雷祥瑞儀曹奏珍淳尙食催舞庭分鷺序效獻過龍媒融雪微

生草輕風不動埃老人南極至王母上方回玉色何多
喜金華得重陪裁詩賀新雨西閣待門開

贈別兵部崔郎中暫還高麗卽回中朝

束髮來東海從軍護北門珠光連旭景玉氣達春淵
靜龍含鳳門嚴虎列屯從容參幄帳慷慨屬櫜鞬拜表
推黎獻趨朝謁至尊雲依温室樹星入紫微垣不道瑶
璵貴仍嬰莞庫煩利行雖近市義守不窺園眷遇忘身
得危難欲手援懷邦維父母於國實甥婚異國還羈靮
中涓致璧飧曾連名竟重質子教應存簡在從當日扶
持備稱藩清宮風肅二驂乘火焞二帝所爲郎重王家
報禮醇暫伸桑梓敬未勞李桃繁神闕秋期早康侯晝

錫蕃。九成思閣鳳。六月待冥鵾。

次韻鈞軒司徒定成旦公所藏英宗御題之句

元題曰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又題琴曰至

治之音

化國多長日。高人侍潔宸。觀書從上相。屬筆念生民。雲漢文章備。風雷號令新。惟應青簡在。能載古風淳。御翰龍池曉。繙經鸞殿陰。雲依清靜葉。月印妙明心。千載堂堂去。諸天肅二臨。朱絃誰爲鼓。至治有遺音。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宇宙生奇變。明良陷逆圖。傳聞昏白晝。悲憤結全區。治極機潛否。恩深事失謨。犯車仍斷軌。壞戶竟傷樞。魍魅

嫌明鏡。強梁忌雅梳。甘心成首禍。藉口肆羣諛。隱忍危衝決。憑陵善唯俞。自天傒鈇鉞。累月具簞壺。褁革疑亡地。招魂競出都。笳鳴殘夕月。馬債四交衢。所痛倉皇際。將无古昔姝。腹心何蠹蝕。肘腋不支梧。列位多翹楚。干、城總豹貔。詎言歸尼數。不復頌貞符。天討張荼罰。皇威凜大呼。報讎方婉孌。錫爵竟嗟吁。相業今如在。民生實少痡。誰能疵璧玉。唯有泣瓊珠。執簡書羣盜。當關欠一夫。馳奔嗟薄臼。沐浴止中塗。決去思投闕。違之或汎湖。危知無復死。恨不奮前誅。春雨煩冤滌。朝陽癘思蘇。謳吟信感慨。述作懼荒蕪。芒忽思離散。焄蒿起菀枯。神還嵩岳峻。氣直斗杓孤。陟降先皇側。回翔造化徒。英靈常

會合瞻想豈虛無

慶史顯甫治書父八十

治世尊三壽高年見八飆羽儀參漢皓神觀邁周喬桂下聲名遠壺中日月饒微酡霞灼灼新沐雪蕭蕭地厚人俱載天全玉不瑕一經傳令子貳憲肅羣僚侃侃稱時望英英樹國標繡衣兼綵服白日上青霄上壽歸榮異推恩錫爵超紫深宗伯槖金重列侯腰珍膳應恒從安居必見招乞言逾藥石報惠稱瓊瑤千歲庭來鳳羣工韻合韶陳詩方懿頌擊壤此康謠

送國王朶而只之遼東

大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爲位冠君公奕

世王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樂魯新宮。鹿幣金遺酖。熊侯算失中。河山仍鐵券。寶玉又琱弓。投筆鄒枚秀。揚旍芮緒雄。塞雲依碣石。凍雨灑遼東。戎器櫜藏盡。賢書奏納同。大夫勞贊御。惇史采民風。

送陳碩 原序

莆田陳氏慶麻名法從故家也。自眾仲來京師集得友焉。凡問學脩己之事有益於愚陋多矣。又從知其父兄之賢也。問所自出。則南唐趙氏信乎其學之有傳矣。嘗以其從子碩來見予。愛其端謹可望。南歸省父。眾仲送之以文。予不能忘也。乃賦詩曰。

六歲過閩郡書聲憶滿城目盲今子夏心醉昔延平爾叔同游息吾文愧老成每分重席暖相對一燈明遠海乘桴意高山伐木情願攜邛竹杖往看荔支生辟掾青衫舊趨庭綵服輕爲言穿木榻亦未厭藜羹寶瑟留飛雁蘭舟及囀鶯佩懷湘渚贈綬向會稽迎去二江雲濕飄二島霧淸重來知有意時我已歸耕

奎章閣有靈璧石奇絕名世御書其上曰奎章元玉有勑命臣集賦詩臣再拜稽首而獻詞曰

禹貢收浮磬堯階望矞雲自天承雨露拔地起絪縕擊拊磬音合衡從玉兆分巨鼇三島力威鳳九苞文班位資乾坎爲山鎮幅員固知興寶藏不假運神斤書帙侵

春潤香鑪借宿薰烟光晴冉冉波影晝沄沄融結緜元化登崇荷聖君瑞于龜出洛重若鼎來汾柱立尊皇極磐安廣帝勲詎云陳秘玩因願獻前聞

送南宮舍人趙子期宣詔交趾

三年須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闕陪臣已在郊衣裳鴻羽漸干戚虎皮包瘴霧衝風散瀧湍急雨捎朱鳶窺土室白雉下檜巢夜浦鮫停織陽岡荔折苞初筵分氎罽後騎鞀笳鐃諏日修王貢兼旬賦客庖方言書側理海錯藉青茅漢柱苔侵篆秦林桂拂旓括囊無薏苡當戶有蠨蛸即見還音節毋煩筮繇爻

道園詩集卷第二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

在朝稾三

律詩七言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毋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櫜。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甕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祗有楊雄賦最高。

顧奎光曰三四原作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櫜。天星二字趙文敏所易氣象較潤。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集到成都今十日。駟馬橋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主意。

過家不留非我情。鸕鷀輕筏下溪足。鸚鵡小聰呼客名。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贈星上人歸湘中

潭北湘南無影樹。一花吹渡海門潮。天香滿室定初起。雲氣上衣身欲飄。寶月夜寒龍在鉢。銀河秋近鵲成橋。豈無一箇邛州竹。與爾松根共寂寥。

子昂秋山圖

翁昔少年初畫山。丹楓黃竹雜潺湲。直疑積雨得深潤。不假浮雲相往還。世外空青秋一色。窗中遠黛曉千鬟。瀛洲雞犬同人境。尚想翁歸向此間。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雪後成陰玉一城。寒梅疏竹共娑娑。經行不覺藍輿遠
黙染還疑綵筆多。蜀棧煖雲生野樹。匡廬晴照落江波
商公巳老高公死。惆悵誰人奈汝何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使過池陽聞上日。好懷浩蕩爲君開。江干維舟車馬集
亭上持盃風雨來。通夜龍魚聽語竟。明年鴛鷺憶朝回
九華秋色翠可食。爲問謫仙安在哉
安慶路雙蓮寺得上人超然亭
超然之亭何所超。雙蓮孤塔共岧嶢。城頭疏雨散花至
江外斷雲將樹朝。晨飯舊從香積化。晚鐘常送海門潮
尋原悵望空歸去。此地安禪試往招

謝毛山主者贈白羅氅衣請爲作大洞祖宗師

四十五贊、

鶴氅裁成雪色新。仙翁持寄感情眞。淸高自此全拋俗。寬博由來隱稱身。佩玉洞聞雲外響。劍光飛射日中塵。畫圖寫向羣眞裏。便是揮毫贊詠人。

送莫京甫廣憲經麻

延春閣下承恩日。是我經帷侍講時。方擁靑編臨綺席。遙看朱紱拜丹墀。風微細草鳴珂佩。日煖飛花近鬢絲。倘憶遠人嘗軫念。莫言南海是天涯。

集與諸公遊倘書何公山莊、公孫斯明先爲剪薙荆榛幷致酒饌遂得敬瞻倘書墓道盡日乃

還偶成四詩酬斯明兄弟并簡同遊者。

盛憶高年陟泰階。歸尋仙隱石樓開。舊閭前引朱衣吏。每爲行吟綠逕苔。夜色園林瓊圃樹。春寒庭館石湖梅。世家今有賢孫子。黃菊高秋看客來。

先君夙有登臨志。老去無能共往還。敢謂菊華憐寂寞。許教邛竹歷孱顏。地高天近惟秋好。雲淡風輕盡日閒。早晚涪翁酬素約。更從几杖一躋攀。

石梯一逕仙凡交。過此先見蒼崖坳。幽穿斗窗潛蛟窟。危出雲根棲鳳巢。題字百神驚澗底。嘯歌眾籟越林梢。重吟仙伯石樓詠。一解齊人山鬼嘲。

黃姑仙崖置屋牢。我躡飛磴如猿猱。環山翠黛是城郭。

平地白雲皆海濤。入頭關上走馬健。仙掌峰前飛隼高。
願得金丹換毛骨。三清八極資遊遨。

黃氏妹之葬。予以他故不及送之。既葬之明日。仲常弟與譚元之表姪。述事興懷。形諸詠嘆。後十餘日。始得併見諸公和章。集憂患之餘。觸事易於傷感。俯仰存歿。不覺淸涕之交頤也。依舍弟韻。亦述二章。一以示黃氏諸甥。一以寄元之表姪。

寒泉涓涓山木秋。予弟行役荒原頭。忍聽諸甥哭慈母。
浩將孤淚灑新邱。山川神氣早晚復。珠璧輝光日夜浮。
不惜衰年待爾輩。受成積悳過岑樓。

憶別高堂十五秋。不堪俯仰雪盈頭。翁時贈玉歌清渭。子正將車從太邱。久矣孤懷成寂寞。勖哉古學矯虛浮。每看舍弟承咨辨。如見從容月滿樓。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車蓋歸來托遠林。魯山崟崒魯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賓客時需舊賜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于今。披圖想見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送江聲伯

家近茅峰無百里。羨君來往及清秋。每看丹井晨光起。幾見龍池雨氣浮。白髮紅塵嗟我老。素書玉訣使人愁。仙都耆老渾相識。定著雲裘訪羽邱。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予僕已兼領成均辰酉甚嚴絶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簡謝敬恴修撰

學省初兼禁直稀。故人同署卻相違。食餘苜蓿承朝日。坐候棠梨過夕暉。自注、成均堂東有棠梨、日影至則師生始散、二十餘年矣、預喜奉祠秋寺燭。定知催襆早朝衣。今晨瘦馬經門巷。想擁青綾尚掩扉。

次韻張蔡國公淡庵青山寺詩

相國觀山負夙期。聖恩祗許暫相違。身隨雲影留三宿。心了泉聲絶百非。開士談空依寶樹。野人耕雨薦山薇。雙龍深護安禪室。繞坐諸天近紫微。

次韻國子監同官

坐隱烏皮髀肉消。諸生應笑懶邊韶。階前老馬隨秋草。袖裏遺編俟早朝。乞米西鄰晨有粥。留家南國暑無綃。經明亦是歸耕妬。清夢無時萬里橋。學官南直禁垣陰。假寓惟愁兩壁沈。一曲鏡湖遺老事。三年經幄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逾遠。草逕迎秋露轉深。珍重鄉人居巷北。時能來往和鳴琴。

次韻馬伯庸寶監學士見貽詩幷簡曹子貞學士燕信臣待制彭允蹈待制

禁廬曉直夾城西。經笥龍光映壁奎。繞閣浮雲飛野馬。當階生草伏騶虞。雷行已識天無妄。風烈惟聞帝弗迷。

徒積寸誠無補報每還冰署欲雞棲

其二

奉節通霄虎帳西重光貫玉護文奎賜餘分食兼羔雉
侍側專茵雜豹麛樂事易成團月怨吟情深入五雲迷
上林更有高枝在彩鳳還來擇舊棲

鼇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盥御史爲僕言
自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盡數百篇今
玉堂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峰所托差低
盍稍崇其址迺八月五日既克如命因賦此㠯
報且請錄示舊詩補故事㠯傳云

視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久憐翠色連重地

故拔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等閒千尺接雲烟。
故家御史遺書在。爲錄鼇峰舊賦篇。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秩初筵。養賢敢謂占頤象。
陳戒猶思誦抑篇。旣奏虞韶兼善美。豈無后稷暨艱鮮。
願推餘澤均黎庶。樂只邦基億萬年。
劍履歸來帶玉璐。元臣促召不崇朝。盍簪誠與朋求助。
納約須從牖向招。御柳新條臨晝殿。仙桃曉色上春潮。
校書寂寞揚雄宅。亦賦淩雲壓九霄。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弟
江梅應發去年叢。叔也俄爲畢竟空。來後去先康節苦。

離多會少予瞻窮。近書時閱猶疑在。舊學重思孰與同。萬里相從憐季子。白頭淸淚夜窗中。

還京聞訃在秋餘。老淚無多眼易枯。丹旐到無頻入夢。佳城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孤幼。述悳無聞愧老夫。忍讀近緘成永訣。爲敎衰薄趣歸與。

次韶道士寶神淸賦舜粟

帝悳無爲保太和。歷山遺種有嘉禾。想經稷敎躬耕法。正及堯時擊壤歌。或二九秋新雨露。離二千古舊山河。曲肱飮水幾忘肉。最憶宣尼感歎多。

太乙道士張彥輔日本國人從元悳眞人學道妙齡逸趣特精繪事爲其友天台徐中孚用商

集賢家法作江南秋思圖東觀大隱夫虞伯生

爲賦此詩

三年別卻釣魚磯。晝看新圖夜夢歸。石壁蒼松含爽氣。江沙翠竹弄晴暉。西瞻雪嶺家何在。東入天台路轉微。賀監若蒙湖曲賜。遍翔千仞振塵衣。

贈竇神清歸隱茅山

翩翩歸鶴自遼東。又向茅山擬住冬。啄食定依何處竹。結巢應得古時松。雪滿空山騎隻虎。月明秋水佩雙龍。別來彷彿三千歲。亦欲還棲第一峰。

題南野亭

門外烟塵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

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淵魚遊留客釣。上林鶯囀把杯聽。莫嗟韋曲花無賴。留擅終南雨後青。

送貢仲章學士奉祠嶽瀆

三十過從今六旬。故人惟我兩吟身。空譚作賦相爲壽。盃復升堂互拜親。送別轉令嗟影獨。思歸從此上心頻。南湖春滿鷗波綠。定艤漁舟往問津。

次韻吳伐李宗師赤城阻雨

人間伏日當早休。道上馬車如水流。神仙不愁風雨夕。父老已知禾黍秋。誰憐司馬久多病。惟有杜康能解憂。北溟之鵾六月息。載我八極恣遨遊。

次韻伯庸尚書春暮遊七祖眞人庵兼簡吳宗

師

賞心不作三春過。高興都爲百事牽。願解蘭舟溪水汎。思擕藜杖野雲寬。眞人館在無塵界。太尉詩如絕行仙。花下共遊仍獨往。不辭泥醉晚朝天。

石渠承雨作流泉。中有參差荇菜牽。花近飛觴魚駭逝。柳低步障燕隨寬。紅塵朝路常參吏。淸晝齋居幾劫仙。但乞會稽尋賀監。酒船一棹水中天。

花時宮館多賓客。春酒盈釭饌在牽。據石發歌風爲起。臨流揮翰硯將寬。紫髯一去惟憑夢。白髮頻搔豈解仙。賴有看雲高閣在。江東烟樹共晴天。

一住京華三十年。春花秋月謾相牽。高情總付珠簾捲。

危坐空餘木榻穿。水曲停驂新禊事。牆陰題字小遊仙。
動成陳迹多惆悵。安得長生老後天。

送宋誠甫太監祀天妃

使者受節大明殿。候神海上非求仙。廟前水生咨戾止。
帷中靈語風冷然。麗牲有石載文字。沈璧用繅求淵泉。
賈生何可久不見。海若卒職君子還。

觸石墜馬臥病蒙恩予告先至上京寄溉之學士敬仲參書

翠幄臨都尙駐郊。言瞻龍瀵度前茅。雨餘草氣千原合。
日下雲章五色交。給札修詞持玉筆。賜羹充腹出瓊庖。
白頭感遇知何補。阿閣淸嚴棲鳳巢。

趣召顛隮歎目昏。旋聞子告荷深恩。藥頒西域千金劑。
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洽署覺春溫。
摩挲素壁光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閒閒宗師和前韻期望過當復用韻以謝、

草堂長憶蜀西郊。屢卜歸休自結茅。司馬檄傳驚父老。
少陵詩苦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屋。江有嘉魚遠致庖。
乞得閒身當及早。堯時元自有由巢。

書卷連牀度曉昏。懷歸猶復戀君恩。養生賴得南華論。
好客時傾北海尊。山木向秋俱老大。海霞迎日共清溫。
蓬萊正與鼇峰接。幾見浮雲起石根。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雲中樓觀翠岧嶤。載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出。詧無烟霧只風飄。玉皇案側當霄立。王母池邊向日朝。御袖餘薰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塵飄。

錤曰此則近於語怪矣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蕭二戎馬昔升虛。壯士吹笳慘不舒。關外羽書三月急。道傍茅舍百年餘。沙田雨足仍生黍。河水冰消不禁漁。洛下賈生猶獻策。平明立在玉階除。

王儀伯參政見和郊字韻詩復用韻敘謝

龍遊宮沼鳳遊郊。通水明堂不剪茅。綿蕝草儀三日具。大烹饗帝五雲交。執輿已信神爲馬。和鼎寧容祝代庖。

八月涼風張樂地。頌聲洋溢播雲巢。
聖遠言湮感塾昏。河汾千載勖知恩。亟紳論道稱前古。
束髮明經奉至尊。車騎身從遊汗漫。庭闈心在視寒溫。
朝回未覺歸途晚。斗杓西移揭角根。
十月十六日奎章奏對。回至李溉之學士宅。宣
旨行香孔林。桉上得佳紙。因賦此詩。并得其鎭
紙玉蟾。
聖恩深念魯東家。林木蕭條散暮鴉。丹詔先令修古廟。
彤庭卽日遣皇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絢海霞。
偶為傳宣到東閣。就牀奪得玉蝦蟆。
次韻馬伯庸尚書

邃閣晨趨禁掖西。莫街騎馬及雞栖。退朝每想花邊散。得句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齋居方丈有蒸藜。鳳池何似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送甘太史祀名山大川

太史名山閱秘經。承恩衣繡許趨庭。江頭飛蓋逢春州。林下幽人識使星。宣室夜深蓮燭絳。石渠風煖竹書青。清朝盛典須陳蹟。最想遄歸駟馬駉。

投甘太史幷寄天臺武夷太無三君

武夷山裏芝三秀。華頂峰前黍一炊。湖老每懷鴻去遠。山人毋謂鳳來遲。浮關紫氣緣書住。照夜青藜賴客知。賀監清狂天所放。故令華髮待安期。

子昂墨竹

高崖數竹淩風雨。老可當年每畫之。修影自憐流水遠。虛心如待出雲時。縱橫鴻爪留沙磧。宛轉鸞聲向墨池。百世湖州仍見此。故知王子善參差。

孫澍曰、詩妙于切、

二十五日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鵠立候宮車。風送飛花著白鬚。水影漸移簾側畔。鶯聲祇在殿東隅。近牀擬進賢臣頌。載筆親題列女圖。太液雨餘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賦胡氏皆山

萬山起伏如波浪。外固中寬故可居。日出擁金千仞雪。

雲生納翠八窗虛。亭中置客多爲酒。谷裏成樓更貯書。
朝往莫歸勞杖屨。醉翁應不憶環滁。

賦碭山簡陳卿心遠亭

作亭臨河二水渾。草樹繞屋啼鳥聞。夢囘枕上彭城雨。
目送檐間芒碭雲。歸來黃菊有佳色。坐老青山無垢氛。
但願尊中長得酒。曲阿莫問舊參軍。

送全州錄事

武昌郡城公事少。錄事官曹盡日閒。且可隨雲度流水。
更宜把酒看青山。階前虎跡石苔紫。雨裏鳥聲江竹斑。
應會吟詩一百首。寄與明年春雁還。

與衆仲助教譚王臨川遺事慨然興懷良上八

爲蔣山善公求送行因爲賦此

霜筠雪竹鐘山寺。最憶臨川舊所遊。病骨荒陂秋澹澹。白頭遺恨思悠悠。燕歸冀海迷華屋。鷺起星河近綵舟。欲托善公重到日。松間石上試相求。

翁覃溪曰此詩可題於李雁湖注荊公詩后。

玉堂讀書

玉堂策士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坐移簾底日。宮壺馳賜殿頭春。虞廷制作夔龍盛。漢代文章董賈醇。書閣莫年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

謝吳宗師送牡丹并簡伯庸尚書

輕風紫陌少塵沙。忽見金盤送洛花。雲氣自隨仙掌動。

天香不許世人誇。青春有態當窗近。白髮多情插帽斜。最愛倚書才思別。解吟胡蝶出東家。

和范悳機從楊𢹂進士見寄

淸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移。還覓舊遊春欲莫。楊𢹂爲我道深期。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錄事

淸江百丈石爲城。太華千峰積雨晴。官府幾時書帙靜。漁舟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學。上國多傳月旦評。頗有老懷煩錄事。到州爲問范先生。

大廷策士問經世之道。僕忝在讀卷之列。觀諸

進士所對有感賦此錄以贈別劉生粹中支渭興支舉二賢良

昔人有欲問先天林下相期二十年已向塵埃成白髮尚從燈火事青編獲麟遂訖春秋後鳴鳥猶聞禮樂前春雨未來農事晚獨懷歸計在山田

翁方綱曰整頓精微是律體之兼有興會者惟以問先天作起句未知伯生易學何如也放翁集中亦喜譚易均弗知其意所在

羅朋友道擢高科拜官還崇仁賦此爲別

重溪疊嶂竹交加曾著芒鞵蹋白沙名勝多年嗟寂寞文章此日羨才華青雲步武纔重見白屋詩書尚幾家

鄉邑相逢煩告語。好敦忠信作生涯。自注、白沙友道居近之、昔崇仁有何同父尚書李公父舍人墳墓故宅在焉、國朝六科、崇仁舉進士第者、惟家弟與友道才二人故云、重見所長深期望於來者云、

贈趙生

天門一日觀黃榜。茅屋三年掩素扉。湘帙蠹魚春雨潤。練囊螢火夜光微。夢游朔雪畱鴻跡。思入南山望鶴飛。會倚宮牆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贈昇龍觀主

榻前親製先生號。賜與江南謝舜咨。大華雲開天使下。少微星動史官知。龍飛滄海畱珠樹。虎臥丹房守玉芝。聖主無爲千萬壽。更應築館候安期。

訪李眞人不遇

退朝花底佩珊珊。去訪眞人曉出關。芳草欲迷行徑古。長松深護步廊閒。蒼龍挾雨得瑤簡。白鹿穿雲致玉環。如到天壇看月影。定知淸露滿人間。

賦壺洲

傳聞海上有元洲。曾是安期舊所遊。千頃白雲都種玉。一杯弱水不勝舟。魚龍夜護黃金鼎。鸞鵠晨朝紫綺裘。波浪不驚星斗近。步虛聲裏度淸秋。

完哲篤下第歸蜀

西郊長憶草堂吟。塵外幽居更可尋。奏賦上林春事晩。攜書舊隱歲華深。濯錦江波紅灩灩。浣花潭水碧沈沈。

白頭未覺歸歟莫待予重來獻好音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奇勝特甚夢覺歷歷分明欣然相告賦此

宗師夢我山居好笑我生平豈有之野服許辭金殿直俸錢足辦草堂貲安知蓬島非兜率不是匡廬定武夷還有勝緣同晚歲至人無睡已多時

翁覃溪曰銅爪拓彈電轉月圓

贈李簡伯司業分組

憶昔同堂肆樂歡朝陽照二午風和炮羔升俎堆紅玉酾酒盈尊汎綠波坐席已成三載別交情猶似嚮時多尋常飽惪盜私我願賦緇衣上禁坡

次韻朱本初訪李溉之學士不遇

城南城北暖塵飛。伐木相求苦未歸。吟到碧桃還細雨。行來芳草又斜暉。綺窗綵筆題詩遍。斗帳沉香入袖微。共載小車勝走馬。重游莫待曉紅稀。

寄趙子敬平章

聞道乘閑入翠微。猶愁嵐氣濕人衣。道傍野樹飛花盡。溪上春雲作雨歸。故舊釣絲輕在手。仙人棋局靜忘機。赤松曾許同千載。擬向高秋傍鶴飛。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蒼筤獨出千叢裏。翠節駢生數尺餘。比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

折筳已向靈氛卜。亦說能歸似兩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令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匹馬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㔽匝。孔明廟裏柏闌珊。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

聞道故園生瑞竹。山僧爲我重栽培。百年雨露餘生息。一日風雲幾往迴。壠上枯桑烏萃止。城東華表鶴歸來。聖恩若許歸田里。千石清尊爲爾開。

聞道故園生瑞竹。吾家孫子好歸看。佛祠竟日春陰覆。先隴多年莫雨寒。門戶凄涼嗟老病。鄉關迢遞報平安。重來愼勿勞余夢。駟馬橋邊據馬鞍。

錤曰先生于此君興復不淺。

題張太守爲陳升海畫廬山圖

誰向匡廬成舊隱。畫中一似夢中看。千株松樹參天起。一箇茅亭傍水安。淸風空谷傳吟嘯。白日高岑生羽翰。寄語山中陸修靜。葛巾不畏過溪寒。

別國史院鼇峰石

秋雨莓苔數尺身。文章曾見百年人。吁嗟一代興王盛。付托諸公製作新。坰野有詩皆在魯。泰山無刻更先秦。鳳麟一去無消息。空使駑駘愧後塵。

執戟揚雄久不遷。頻年從幸到甘泉。賜歸特許先三日。作賦時令奏一篇。翠勺娛人花帶露。貂裘倚馬草橫飆。殷勤爲謝堂前石。何處秋來共月圓。

神鳳琴

鳴鳥人閒久不聞。遺絃欲托斷琴紋。會看士鼓歌朝日。亦共陶尊醉夜分。五色雲中迎太乙。九疑山下望湘君。采詩應被唐風譜。早晚樓船或祀汾。

繼陶居士傳

汶水沿二蜀嶺高。飛蓬千里棘心勞。道閒乳虎作人語。城上慈烏向子嘷。玉樹歌殘斷王氣。朱門往事付鴻毛。將軍莫歎今爲庶。居士當年已繼陶。

謝書巢送宣和爐石硯

巢翁新得瀘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壁復完知故物。沉沙俄出認前朝。毫翻夜雨天垂藻。墨汎春冰地應潮。

恐召相如令草檄。爲懷諸葛渡軍遙。

送蘇伯修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頓覺文星闕下稀。病起叫堪江霧濕。信還莫待苑花飛。千年鳳鳥來阿閣。萬里鱸魚出釣磯。總道揚雄文最古。君知頭白久思歸。

次韻柯玉文寄別

避弋驚鴻過遠汀。啄苔病鶴想華亭。臨邛枉騎情都盡。於越扁舟影更停。賓客莫詢温室樹。君王猶問楚江萍。重來賈傅非年少。前席從容對夕廷。

謝書巢惠梅花

巢翁遠送梅花樹。正在東風四日前。紅蕚無言餘舊雪。

白頭相見又新年。喜從嘉樹來江雨。憶共香秔上海船。春夜不眠賓客醉。只留孤鶴伴清妍。

再用韻簡巢翁

豈無尊酒梅花側。聞道長齋繡佛前。官閣護雲宜煖日。小車衝雪稱高年。願辭閣下金蓮炬。但乞湖中罨畫船。約取巢翁攜鶴去。鬢毛同白不爭妍。

送玉泉長老栗木果

非靑非黃栗木果。使者西川馬上來。楚國共疑金橘味。衞人祇道木瓜栽。頻婆妙色情懷別。橄欖餘甘齒頰迴。歸到玉泉應說法。試令闔老聽轟雷。

送王君實御史

頓覺文星闕下稀。旁人猶道此言非。東風十日京城雪。西道三春客子衣。鶯滿輞川君定到。鵑啼劍閣我思歸。千花並繞圖書府。相待承恩入紫微。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獨抱長鑱管白雲。琴心誰錄內篇文。清齋三日秋仍瘦。徧禮羣眞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事。山經聊許世間聞。已從司馬求眞籙。更爲通章九老君。

寄荅馬昂夫總管

白髮先朝舊從官。幾年南郡尙盤桓。九華山裏詩題徧。采石江頭酒量寬。雁到京城還日莫。馬懷餘棧又春殘。何時得共鳴皋鶴。八月匡廬散羽翰。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江東昔有大茅君。大藥親令二弟分。紺綠俄消頭上雪。方黃初合洞中雲。雷鳴春谷龍三變。月滿秋空鶴一羣。一落人間成老大。何年名字刻瓊文。

送劉宗師歸茅山

長松落〻千峰雪。碧漢寥〻一鶴風。十月暫離句曲洞。早春還謁大明宮。君王舊識蒼龍劍。圖書新傳白髮翁。欲把紫芝之歌隱息。三茅應聽月明中。

與薩都剌進士

當年薦士多才俊。忽見新詩實失驚。今日玉堂須倚馬。幾時上苑共聽鶯。賈生誰謂年猶少。庾信空慚老更成。

唯有臺中爲侍御。金盤承露最多情。

送歐陽元功謁告還潯陽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遊有道眞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心似古人機獨斂。用周當世惪仍全。雍祠已有蒼崖石。欲托高文與代傳。曉奉新書進御牀。解纓隨見濯滄浪。歸鴻不計江雲闊。倦驥空懷野水長。竹簟暑風魂夢遠。茶烟清晝鬢毛蒼。藍輿千里宜春道。投老相求水石莊。

送王師魯編修祠南鎮

山陰巖壑多陳迹。王事能來況莫春。太史好探神禹穴。老夫先是會稽人。海991白樹雕闌迥。湖上風生白苧新。

若得梔樓同晚飯。便從賀監卜爲隣。

次韻楊友直

史館能容客避囂。深簾飛絮晝寥寥。數枝芍藥誰相贈。一束生芻故可招。坐定驚雷經席上。酒闌纖月在林梢。何由長共陶弘景。聽取松風作鳳韶。

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原序

宋宣和手敕一通卷首題識四字我朝英宗皇帝御書也帝嘗曰至治三年正月十五曰幸五華山臣有曰此書獻者丞相拜住侍側就題曰賜之旣歸第曲江盛熙明寫金字佛書一帙贊丞相丞相因曰此卷贈之且語曰其故至順三

年三月八日熙明屬歐陽元記其事於左方

聖代御題前代勅小臣叨備史臣書事業久爲人士咜文章猶作世璠璵海淪碣石圖空在墓築祁連計已疎誰識全燕天所眷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岧嶤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輦遊霧引旌幢連閣道風傳鐘鼓出城樓羣臣頌悳金爲刻萬歲稱觴玉作流避暑醴泉涼氣早旋京應喜大田秋

到先隴爲墓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因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音似客路疑將鬢髮蒼親老長懷鄉里意孫多宜寘墓田旁

治生自可依諸葛。數頃膏腴八百桑。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曉送出神州。點點霜華入弊裘。無復文章通紫禁。空餘涕淚洒淸秋。苑中苜蓿烟光合。塞外蒲萄露氣浮。最憶御前催草詔。承恩回首幾星周。

題煖翠亭

老去唯思臥白雲。一亭萬竹喜初聞。波回曉日鴛鴦並。沙散晴烟翡翠分。把釣左泉歸衛女。乘舟北渚望湘君。誰能獨采薇盈袖。却道高寒思不羣。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奉詔掄文秘殿西。才華知合藉金閨。思親浩蕩江波遠。

戀闕遲囘苑樹低。望鶴樓前移綵鷁。吟詩花底聽黃鸝。
歸來尙覺春風早。雁字充庭玉筍齊。

賦石竹

積雪初消蕚綠華。東風吹動絳綃霞。龍噓石氣千年潤。
鶴過林陰一逕斜。刻字欲尋金錯落。析旌如織翠交加。
綺窗坐對吹笙暖。未覺人間歲月賒。

集爲朶兒只愼齋平章題紫微亭用王右丞語
也并賦詩一首奉寄

右丞昔向終南住。獨對南山賦紫微。春雨乍收原上牧。
晚晴仍見谷中歸。好留杜牧爲賓客。更覓園公共蕨薇。
聞道新亭多雅興。想持尊酒看淸暉。

賦碧筠堂

藹藹江東雨後雲。碧筠堂上注芳尊。眉山老去無賓客。淇水春生有子孫。團扇晚涼留翠氣。疏林纖月對黃昏。聞誰吹得參差玉。爲斸蒼苔向石根。

奉同吳宗師賦蔡七祖新齋

城南烟樹聽鶯啼。石上莓苔覓舊題。自有琴心傳內景。更將書帙事幽棲。晚來相鶴風生竹。雨過籠鵝水滿溪。蜀客草玄成底事。蕭條白髮愧青藜。

次韻吳宗師

硯池滿貯薔薇水。鑑腹輕磨翡翠鈥。仙苑烟雲隨地燦。道山風日向春佳。巢笙夜夜鳴金屋。飛舄時時步玉階。

秖恐江頭花事晚。漫勞車馬賦茅齋。

寄來鶴亭主人

惠清舊館何時到。雨後春泉定滿池。綠字久無弘景信。紫苔應長少霞碑。數峰烟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散絲。海內交遊多老去。爲誰溪上放船遲。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太行積雪都消盡。船到舒州水正高。江樹連城分野色。門生加豆薦溪毛。尋原自去書山石。問字誰能載醴醪。爲覓種椒張處士。早收丹實待歸舠。自注集延祐己未秋南歸安慶城東有張教授。與予同舟從者得椒實數升。至江右種皆成。集復來京師。又十數年。山中椒已無存者。可爲求種。秋過江上行取之爾。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畫橋冰泮動龍舟。鴨綠瀰瀰一出御溝。使者旌旗穿柳過。人家鳧雁傍溪浮。桃花吹雨春牽纜。江水平堤夜唱籌。應有餘波方浩蕩。不令歸楫恨淹留。

謝吳宗師惠墨

念我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牕塵影丹同熟。元圃雲英玉不如。敢爲文章勝虎豹。祇應箋註到蟲魚。研磨不盡人閒老。傳與兒孫尚有餘。

再和二首

慣見天眞按筆書。七言宛麗出閒居。誰云太璞無存者。藏在丹房已久如。寫韻臺虛人跨虎。換鵝池暖水生魚。

元霜比似金丹秘。祇得刀圭便有餘。

家傳戈法負遺書。得墨深將藻繪居。華采每慚誇既往。平安聊遣問何如。畫殘翠黛愁蛾綠。寫得黃庭辟蠹魚。鬚髮如霜還可染。硯池不敢棄君餘。

三用韻答巢翁就以奎章賜墨予之

隣父長思長史書。不辭頻謁惱巢居。臨池三月玄霜盡。對月千篇白雪如。賦敵洛波翔翠羽。歌成湘浦勝文魚。故分瀘石松烟色。猶是奎章舊賜餘。

四用韻寄吳宗師奉祠城東岳祀其二謝夏眞人送海棠一枝

休奉東封遠獻書。神宮咫尺九重居。香飄秘殿人嚴若。

靈降方壇樂翕如。水上祓除祠候燕。雨中歸牧夢占魚。此時最憶風雲地。濯濯清沂詠歎餘。

定計歸來已束書。高齋虛寂似禪居。好花送與春風共。病目愁看宿霧如。四月出林多野筍。半陂流水足溪魚。今春又過今秋早。一飯踟躕不願餘。

謝吳宗師送牡丹

人人看盡洛陽花。誰似堯夫小小車。高閣每煩君寶望。西街還過伯淳家。東風寒食炊烟散。燕子空梁莫景斜。最憶秦城坪上樹。樵人祇向擔頭誇。

題著色山水圖

江樹重重江水深。楚王宮殿在山陰。白雲窈窕生春谷。

翠黛嬋娟對晚岑。宋玉少時多諷詠。江淹老去倦登臨。扁舟却上巴陵去。閒聽孤猿月下吟。

題熊太古畫

亭上長松三百丈。何人可侶此經過。窮冬藜杖出同谷。淸夏籃輿還曲阿。棲鶻每來從島嶼。老猿時復下藤蘿。王維韋偃久不見。病目摩挲愁奈何。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貳淮憲

淮南地沃偏宜麥。況可扁舟弋雁鳧。此地正須能賦客。中臺新剖使君符。山城過雨鶯春盡。野老扶藜到日晡。行部若臨江岸闊。烟波冉冉有漁夫。

送淨慈書記

寒梅的的西來意，翠竹青青劫外春。日出碧雞山作霧，臺空彩鳳地無塵。八年寫遍湖光好，萬里歸來月色新。我在錦官城裏住，白雲滿屋便爲隣。

送趙秉彝因王君實末章曰起句

朝裏儒官盡白頭，斯言三復使人愁。芳叢獨見芝蘭秀，早歲不矜穮䅬秋。藏書靈谷訪遺老，把釣淸江懷故侯。大中樑棟小榱桷，匠氏尋引還相求。

鉷曰，興會斐然，不爲律縛，正如王右丞畫雪著芭蕉，可於神致求之，不可以理詰也。然學者愼無圖兒爲。

題畫

緝熙殿裏御屏風，零落誰收百歲中。錦樹總含春雨露，

畫橋猶是舊青紅。花開陌上懷歸燕。潮落江頭送去鴻。何似綠波生太液。絳桃風急綵船東。

城東觀杏花

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早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傳襄陽道。歸騎西風擁鼓笳。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提點申達卷後

十年七聘不還輈。起爲飢民夜駕軺。嘉樹百年誰忍伐。生芻一束不能招。西州華屋交遊少。北海淸尊意氣消。欲寫濟南名士傳。泉聲山影晚蕭蕭。

寄海南故將軍

海上風來五月秋。晚涼應上木蘭舟。金盤丹荔生南國。玉椀淸冰出北州。狂客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如鉤。期門舊識將軍面。從獵還披翠羽裘。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莫歸

騎馬城南覓舊題。飄蕭席帽碧雲低。東風花柳過韋曲。落日兒童唱大堤。繡閣豈無和玉髓。錦囊還有鑄金蹄。歸來吟轉樓頭月。池冷夫容翡翠棲。

翁覃溪曰實迺字字吟哦頓挫而出

寄泉南三老八

春城連海樹扶疏。中有幽人八十餘。虎信流傳江左賦。伏生零落濟南書。鄰翁社舞尊多酒。弟子晨炊饌有魚。

前代衣冠今絕少。故懷三老載安車。

次韻答衆仲助教相壽之句

老牛無力服柴車。道遠鞭驅未到家。碩果長留霜後樹。寒梅深辨雪中花。青城萬里懷空谷。滄海千年望太霞。賴有良朋相慰藉。釣竿隨分倚江沙。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六韻

羣玉府中香滿袖。凝春亭裏看花開。綵雲近席微風動。紅日當窗好客來。西海珊瑚階下長。東家胡蝶雪中廻。竹深每聽尚書履。池煖時分太液杯。鳳羽浮烟金錯落。鵷羣隨水白毰毸。人間應得函封帖。青李林禽繞舍栽。

次韻杜悳常博士萬歲山

秘閣沈二便殿西頻年立此聽春鸝風搖翠岸新生柳雨浥銅池舊產芝玉几由來常咫尺衡門此日遂棲遲申生欲去柴車在杜甫長吟雪鬢垂墨沼遊魚翻宿藻畫檐飛燕冒晴絲山中竹簟涼如水應夢鈞天九奏時

次韻朱顯甫

御溝雪融三月初鳧鷺鴻雁總來居葡萄水綠可爲酒楊柳條青堪貫魚池邐天河起箕尾滉瀁雲海浮青徐舟前花落傍飛燕堤上風來濕舞裾翠輦時留金騕褭錦波不著玉夫渠臨流宋玉偏能賦莫待東都客問余

在朝稿四

絕句五言

燕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落日照大隄。花間聞馬嘶。城頭鼓角起。相送五門西。

宣和墨竹寒雀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祇好扶藜杖。循籬看落花。

題旦僉司所藏慧甄腐瓜行蟻圖

瓜腐來螻蟻。梧生致鳳凰。荒園空宿雨。阿閣自春陽。

雙鴛圖

戢翼石梁陰。秋風日夜深。使君莫行野。江水蕩人心。

畫扇雀竹

啄粟野田莫。飛鳴亦求雌。誰家江上雨。發船歌竹枝。

畫扇柳蟬

不食遂終日。長吟如老翁。金盤九秋露。玉樹一絲風。

畫雙蝶

舞罷庭花落。池邊看睡凫。無端雙蛺蝶。飛上繡羅襦。

商悳符畫松

杦根生茯苓。松葉纏兎絲。服之可長生。歸哉南山陲。

河梁泣別圖

落葉滿長安。秋風漢節還。裁詩寄歸雁。三月到天山。

鉄曰含意不露。是唐賢絕句體裁。

題蒙古松𧰼書

長風壑中來。吹雨洒高竹。憶昔曾見之。終南跨黃犢。

捕魚圖

網罟目相從。天寒澤國空。釣竿長倚樹。老却渭川翁。

子昂畫

拂石叢竹開。采蘭幽林下。遊子憺忘歸。何曰遺遠者。

又

松上一枝雪。竹間千本蘭。江濤嗟遠道。風雨憶春寒。

雜寫

韓子登華封。懸令捐其階。嚣呼始得下。亦不傷雅懷。

其二

粤人善操舟。先去令人愁。今年水未落。不見尊鱸秋。

其三

狂罵人不怒。徒然傷天和。問君丹邱月。當勝白蘋波。

其四

雲閒陸士龍。盜知千金貲。文章倘有取。論薦何愧辭。

其五

長鬚一握雪。昏目九重雲。不爲成去訌。猿鶴皆怨紛。

其六

夕望姑蘇月。晨瞻太湖波。金章還闕下。隨意覓漁蓑。

其七

貪祿戀君恩。三年金馬門。願於堯舜世。頭白老人村。

題柯敬仲雜畫

北苑今仍在。南宮奈老何。青山解浮動。端爲白雲多。

其二

雨過蒼苔石。雲生野岸泉。幽懷春冉冉。稚子秀娟娟。

其三

鐵石餘生色。冰霜作曉妍。春雷明日起。何處伺龍眠。

其四

雨過黃陵廟。蒼梧雲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滿林秋。

其五

江上秋漠漠。風雨晚蕭蕭。千載誰相識。惟應待老樵。

其六

昔過篔簹谷。鉤衣石齒斜。擬尋龍作杖。拾得上天槎。

其七

黃金千鎖甲。瑚玉六簾鉤。雨送鴛鴦夢。烟籠翡翠愁。

其八

娟娟生玉潤。楚楚作金聲。羽扇迎風定。羊車過月明。

其九

峽口春雲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桃葉渡。風急竹枝歌。

其十

蒼涼初出日。黃落早知秋。不遇采芝客。寧知叢桂幽。

其十一

明堂要粱棟。大匠取修直。鬱屈崖石間。秋風動蕭瑟。

其十二

平陸蒼龍起。近山生遠烟。前村三萬頃。明日水平田。

其十三

莓苔生石路。翠竹自交加。不惜青鞵濕。臨流蹋白沙。

其十四

昨夜采樵去。偶逢三尺枯。山人不到海。不識是珊瑚。

其十五

瀟洒一枝新。惟堪掃淨塵。白雲在廚戶。留作老僧隣。

題李濈之學士湖上諸亭

烟蘿境

玉女乘烟霧。松間采薜蘿。飛行了無跡。明月送空歌。

金潭雲日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雲行。祇有琴高鯉。時一或作羣。

漏舟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禦寇。猶欲待泠風。

紫霞滄洲

洞裏琴鴻瀾。洲前棹入雲。凝尋雲谷曳。同訪武夷君。

秋水觀

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漫晚風。

無倪舟

三周華不注。水影浸青天。不上銀河去。空明擊棹還。

紅雲島

日出湖邊曙雲生島上紅絲舟移曲岸白塵對微風

蕭閒堂

受業蕭閒老令人憶稼軒高堂何處是湖曲長蘭蓀

松關

黛色浮空表蒼髯積雪邊雞鳴從此度掉臂向秋天

大千毫髮

善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覯還將一縷雲散作萬山雨

觀心

炯〻燈留室微〻息若存仰探當月窟俯察識天根

題熊太古畫二首

路過秦時檜家留蜀道山長安都看徧回首入柴關

其二

海內此亭古。幽村春事多。扁舟歸未得。江水已生波。

敬仲竹樹怪石

雪樹寒逾勁。霜筠晚更修。元雲動蒼石。令我憶湖州。

雜言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余獨游兮洞庭。野雲徘徊兮天將雨。望九疑兮不可見。結幽篁兮聊延竚。

題柯博士畫

登孤丘而望遠。見江上之楓林。放余舟兮澧浦。何天高而水深。

絶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青越女白。從此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溟南斗低。明年白日百花靚。憶爾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罏玉雪清。簫中吹得鳳凰聲。不及晴江轉桅鼓。洗盞船頭沙鳥鳴。

木夫容

九月襄王宴渚宮。霓旍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水夫容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趨嚴召直承明。侃侃論思歲未更。國老不應持節去。鄉人徒羨過家榮。錦溪園裏千竿竹。夏日移牀就綠陰。烏帽練衣邛竹杖。閒來誰與共清吟。已歎玄經返墨池。復愁國史奉嚴祠。離鄉遊子歸仍晚。獨對東風惜鬢絲。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況有田。不恨錦官非昔日。

知詩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仙井山中玉數函。老去首丘天所念。未甘孫子祇東南。

曹將軍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百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

舊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沼。更向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湍。五月湍聲入座寒。種樹已堪維馬騎。

開軒卽可把魚竿。

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賣茶買馬濟時危。鄉人啜茗同觀畫。解說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連州府君之墓。始見叔父南山翁。二與集同出太師雍國公。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代耕。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玉屛古柏與天齊。使過於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

西風江水鬢絲二。

玉遮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在
更將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
故家今幾尚簪纓。

王母圖

瑤草春深晝日閒。靈芝之清露自怡顏。雙成吹徹參差玉
八駿人閒去不還。

偷桃小兒癡且妍。侍恩無賴更蒙憐。竊翻雷電天公怒
風雨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墟白雪高。空桑戴勝向晨嗥。茂陵多欲非仙器

枉賜金盤五色桃。西望瑤池斗柄旋。金明水淨月娟娟。請觀阿母神仙籍。名在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灘漱

蛺蝶飛來石竹叢。羅襦曾試繡紋重。荷花啼鳥銀屏暖。臥看廂閒唾碧茸。

閬州海棠

閬州城南天下稀。海棠參天鸚鵡飛。百年高興付蕭散。老著西江何日歸。

畫猿

冷泉亭下呼常到。巫峽舟中聽更愁。老石枯藤還見汝。

因懷經處思悠二

記夢中詩三首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滉瀁水中央向曾賜服元洲玉
今結蕭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親題彩筆篆明虹玉樓臨海連天碧
待予扶桑鶴出籠

失卻漁磯返棹遲幾回石上候安期老翁巖下諸年少
總解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爲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繞隔縣好沾花竹及清時歸來未老柴車在
百里尋春定可期

維摩

二士同開不二門。是何境界儗評論。若爲普供諸香飯
貴得薰聞識道根。

錢舜舉折枝芙容

白髮多情憶劍南。秋風溪上看春酣。剪來一尺吳江水
儗比千花濯錦潭。

商惪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劍閣崢嶸筆底開。又向江南住三載
不爲廬阜即天台。

天厤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廚鐙弄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前代王孫今閣老。

祇畫天閑八尺龍

翁覃溪曰此與王孫今代玉堂儷用意又別

錤曰題好詩亦藴藉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三月淮船當到家賜金盡買買田舍

坐對八公吟日斜

商悳符小景

五老峰前屢往來紫雲如蓋蔭崔嵬十年京國頻看畫

最愛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椬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薜蘿青春白日坐蹉跎試詢烏石江頭水

盡有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

雨浥輕塵道半乾。興來隨處借花看。牆東千樹垂楊柳。飛絮時時近馬鞍。

聽雨

屏風圍坐鬢毿毿。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態改。忽聽春雨憶江南。

錤曰、語淺情深、

春雲

春雲漠漠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久立。起頭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趨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千尺彩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侍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遲。聖主自觀新進策。侍臣簪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
不待泠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關情。無端繞屋長松樹。
盡把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涔陽日〻水生波。翠袖黃裳晚櫂過。珠樹月明花婀娜。
鳳毛春煖錦婆娑。
楚宮朝雨過江潭。燕〻新來試浴蠶。庭下錦衣皆稚子。
鹵前秀色是宜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繡簾美人時共看。階前青草落花多。

紹興閒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思陵見而喜之。恨其後疊第五句重攜殘酒酸寒。改曰重扶殘醉。因歐陽原功言及此。與陳眾仲尋腔度之。歌之一再。董此宇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曰

一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提楊柳舞青烟。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晚風。蛟龍夜護玉壇古。劍影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草詔、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祇有銀蟾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修竹

舊時長見揮毫處。修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苕水上。

鷗波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庚庚蒼石如人立。恐有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卻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鉤。蒼龍過雨影在壁。斷雲零落令人愁。貧當谷中春事晚。老鶴俛啄莓苔生。長鳴戛戛兩氣潤。舞羽傞傞山月明。

酬書巢送粽篛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紛。塵埃滿袖歸來晚。

誰與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
銅盤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澆長紫茁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
野有新田市有謠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苜蓿秋風盡日閒白髮圉人曾習御
長鳴知是憶關山

虢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薌澤

新賜金韉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著神通蒼龍浴罷軍持水閒玩明珠似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隄綺廊只在畫橋西羊車薄莫過湖曲驚起鴛鴦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雪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看唯有河東學劍翁

題趙子固山礬瑞香水仙叢蕙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時時駐屐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早解獵圍驂一棹夷猶雪滿簪山雨欲來春樹暗盡將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答吳宗師

綿綿微息起黃庭仰望扶桑拂帝靑海上鶴來知有言手持楊許寫來經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窣地月娟娟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宜春帖

祇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若荷聖恩歸去蚤。東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黃庭留白鶴。偶隨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髭鬚。目力都妨讀細書。兒子總堪供稼穡。故人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蕤。儀如鸞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瑚璉。莫負深耕種玉人。

華萼樓宴集圖

華萼樓前翠輦來。寧王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

獨對霓裳進玉杯

為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
定知剪燭向西窗

先生歸到歸鴻閣〻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其宿
可憐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嘗至金
陵否集謹對曰嘗到又曰冶亭是朕所題往年
八九至其處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
未種松時到也近臣奏曰元妙住持道士趙虛

一所種也上曰然又顧集曰巳陞觀爲宮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勅題榜賜之矣是日趙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曰聖上不忘治亭之言又三日吳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爲持卷來索賦因錄所得聖語如上云

春明晝侍奎章閣聖主從容問治亭爲報仙都趙貞士新松好護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原序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區不余畀覩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翩翩歸雁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

老去何年踢釣船。

顧奎光曰、小序甚妙、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柏舟堂

白髮高堂晝霧昏。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柏。雨露深深荷主恩。

次韻杜貞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從此頻傷八月來。

白頭夫容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空遺玉座臨高閣。只有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舊時車駕迎風動。

此日闌干徬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萬年枝。甘泉罷幸揚雄老。滿鬢秋風不受吹。

題畫 原注、柯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璫翠佩不勝愁。一鉤纖月淸如水。吹笛何人共綵舟。

黃筌夫容乳狗

西旅初聞効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騶虞麟趾同靈囿。抱子花陰臥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夜棲。自有秋風動疏竹。

江南落月不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原序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集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眞跡也、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〻忝。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筯殘妝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眞態爲誰忝。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鬬勝、韶又和作詩、子容過

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函隨目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

守居閤中舊題也第三詩目爲不知何人作其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緣耶卷後聯佳紙敬仲求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屺墨但目疾轉深不復能作字文他年歲後雖若此者亦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成都虞集書

祇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鬥茶龍井上花開陌上載嬋娟（自注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杭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爲分泉明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爲題靈塔向金沙。

題著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淩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閒雲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 原序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薪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憶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漫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渡江新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

楚王宮殿在專城。

錤曰質而不俚最近古人

題畫　張彥輔小景

山下吳王避暑宮。二前浪起白蘋風。抱琴嚮屧廊頭去。多是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宮花紫綺袍。松雪落崖迴晚櫂。海風吹月見秋毫。

題李氏浩然堂

水滿青溪花滿叢。浩然堂上看春風。小車還過溪頭去。看徧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寐。滿山松竹夜如何。

放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眞逸到。借騎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雙鬢雪飄蕭。東家釀得黃精酒。說道淩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毵毵。重覓新巢冷未堪。爲報道人歸去也。杏花春雨在江南。

無題

夏簟琅玕冷於水。綠韝烹魚手操匕。西風歸燕杏梁滿。恨不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廚前卷書淨於水。匡盧道士上淸來。吹笛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廚下燒香禮黃老。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隨人啄瑤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疊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坐。

翠竹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僉院秋夜曲二疊

天濶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霧蒼茫。澄〻孤月轉危檣。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凝霜。不聞人語只吟蛩。

風力淸嚴掃莫烟。纖塵不碍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大地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劒氣一飄然。

招熊少府

南皐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杯。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過。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眞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崔嵬嵐氣著衣成紫霧墨香橫壁長蒼苔（爲白玉蟾詩）柏影掃空毫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鬢雲鬟何處在風泉雪磴幾時來鶴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牕外幽禽少春聲初動花枝裊花落知多少春起早苦被東風惱綠陰攜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淸潤蘊藉使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調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疏枝如逢舊識同

在天涯。荒村茅屋欹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釣絲青

鞋藜杖翠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

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

水挼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

緘。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五

應制稿 一卷

韓晉公滉土星像

猗黃靈墳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旂揚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宮。命司嗇錫九農。鳴塊桴年屢豐。

藴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囘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寍。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眾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憂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滕昌祐櫰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宛臥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櫰香花。櫰香不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畫。曾巒總含雨氣潤。百谷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洑洄。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爲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

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覗容直。坐展兩足手拨膝。兩龍還入軍持水。

風衣拂著磐陀石。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閒。

法雲遠爲等慈起。矍然飛錫無留難。

胡虜取水番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老馬跑沙泉水溢。橐囊盛滿不辭勞。

徼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

猶翕河。昆蟲草木咸餘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端午賜大長公主原序

細葛迎颸。壹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斝之

方持輒陳節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

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鑑飄羅雪。盌注輕冰酌玉漿。塵尾可消時晝永。絲絲宜祝壽年長。淸朝共慶宮闈貴。萬歲菖蒲汎紫觴。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櫻桃楊柳詎非空。淸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閒見歲豐。兜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偈白蓮風。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叢。外廷無奏事。殿閣自微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遶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徧雨初收禁林，宋玉斧臨牕。看春色，蒺藜沙上暖塵飛。

何處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殘雲野水三百年，

依舊松鈎溼春雨。

陳閎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曾見騰驤逐鹿場。馳射衝波夸獲雋，

故知英氣似前王。

曹霸下槽馬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主恩深重知何報。或者東封駕鼓車。

道園詩集卷第五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六

歸田稾

賦

東皋賦

出東郭曰騁望得逶迤之方皋窈窕修鈞之舍盤桓嘉樹之高秀野綠縟長渠翠濤界畦疃曰分畫列藩籬乎周遭汎崇蘭於舊畹薦幽澗之新毛鳶魚樂兮天光雲影之動蕩虎豹蔚兮山輝川媚之薰陶結幽居曰靜好不窺園曰爲遨或視明星而弋鴈或饗朋酒而炰羔其有棄傲屣於軒冕託遺響於歌騷者乎吁嗟惟麟黍稷在畿眇故封兮江海悵王孫兮來歸載耘載耔載裳載

衣忽十世其將遠挺二君而奮飛奉賢書曰造廷竝策名於常旂鸞翔鳳翺赫赫其有輝值炎精之既淪遽斂翮於熹微於穆趙侯知悳者稀中田有廬兮種瓜北山無蹊兮采薇愔〻隱憂兮願懷悠〻菑畲兮疇依慨庸士之不歷懼俯仰之多違侃〻廣文特起無儔內有明賢之助外嬰憂患之酬〻親高年一身百謀煦〻陽春英〻涼秋屢專席於名郡常曳裾於諸侯觴詠不閒於絲竹旨甘頻及於交游積累之勤百福是遒婉〻子孫食悳不渝嗟予少時迎於名門揮絃飛鴻垂綸遊鯤老至不知車懸身存夕草載露黯然銷魂訊故老於岑隅索履跡於崖根秀娟〻兮既長鬱蒼〻兮彌尊孰辟世於

醉鄉樂舒嘯於邱園晨光粲其盈庭鶴鳴聞於九天黍稌既豐華實載緐俎豆衣冠古而又文東皋之人其昔之桃源也邪

古詩四言

環洲詩爲蔡天璧作

溪有清流環我中洲襍華鮮明芳草和柔詠有文君鳴有睢鳩采二遊女伣二良疇載泳載游在我中沚遡二無端沿二無止既采蘋藻亦有蘭茝觀彼嘉魚一日千里彼畎彼畮皆爲方田分合雍邱交流壁旋星迴于天雲媚于川君子樂豈眉壽永年言命輕舟言載百壺篤我乘黃履我雙鳧汎二彭蠡至于匡廬詠歌旨歸清風

載途。

冰雪相看亭 原序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百年于兹矣其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北憲司幹辦公事其父兩舉江西轉運司進士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城東故地美竹萬个作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冰雪相看信國公之子平遠宣慰之所題也有道信厚敦愿衣冠容氣翩翩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斂稼穡曰服徵賦謹詩禮曰保族姓無外騖無妄求弗變其父之志曰老其身曰長其子孫是曰士君子稱焉夫

元亨利貞之爲德猶春夏秋冬以爲時也君子
觀乎運序㠯自處則合於時措之宜而不過焉
方其㠯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之極則元亨春
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㠯久非秋之利乎其
在有道爲冬之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
潔而不汚凜然相看不接于他物誠得處貞之
道也予聞而善之故爲之賦詩焉

挺挺直鉉琴岡之陰豈無春陽匪今斯今高宜于天下
蟠地深不易其節侃侃素心豈無膚敏白駒驍驍我獨
考槃樂乎幽林堅冰在淵積雪在岑獨往不迴悠然行
吟采采紫芝園綺是尋還求陶生撫我素琴邈乎古人

副我夙欽。

竹林七賢圖

瞻彼修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阬。華松蔭邱。楨表界壤。翦茅宅幽。梁度高巘。臺隱中洲。方牀讀書。異宮同休。詠歌相聞。觴豆相求。或蒔名藥。或釣游鯈。謀藝嘉植。坐思遠遊。濯纓微波。看雲良疇。逸而不放。嚴而自修。泰哉沮溺。邈乎巢由。披圖目覩。永宜春秋。孰若七君。遺其故儔。糟粕塵世。高縱莊周。我懷古人。遯而違憂。安得揮絃。目招湛浮。

竹溪六逸圖

悠悠逝川。矯矯逸民。攜書相從。敷席水濱。支頤負暄。揮

羽卻塵。躡屐遠道。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觴識陳。投我嘉賓。含和茹醇。優哉悠哉。及茲良辰。山有鳴鳥。郊有遊麟。濟濟曰盧。我懷古人。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衡茅負晴旭。有客至我門。其披會稽圖。山木盛繽紛。眾賢坐水次。飛觴泛沄沄。夷曠各有趣。高閒知右軍。幽情付後覽。陳迹感前欣。悠悠千載來。不異更旦昏。探穴問神禹。望海悲秦君。逝者皆如斯。死生固奚云。所曰鼓瑟人。思從童冠羣。春服沂新浴。歸歟聊永言。撫卷不知老。遐思在茲文。東南極積水。日暮多浮雲。

寄題曹元賓尚書臨流圖王繼學參政畫

昔聞適炎服。中道臨淸漪。滴二蕩荒已。悠二寒動颸。來者何滔二。逝者不可追。聖有川上歎。晝夜固如斯。解纓手自濯。浩蕩忘險夷。高人今摩詰。萬里同襟期。抽毫寫幽思。滯雨更題詩。三年反田里。春河釋冰澌。舟楫繫野樹。灌木睎晨曦。上堂喜懼集。艱辛謝親慈。入室換野服。登山采靈芝。庶已永年壽。豈惟療朝飢。開囊見舊物。感慨深係之。歲晚金石友。看雲立多時。憐我不共看。寄言令我知。來鴻春苦早。去燕秋易衰。道遠不相覿。加餐慰遐思。

玉隆留題

仙眞治玆山。重阜隱延廣。冲奧元氣會。運至法靈響。與世作司命。神宇廓宏敞。及門春雨來。元感副夙仰。摩挲晉時樹。託身何蕭爽。千載抱微息。日月其來往。欲爲黃髮期。日待紫芝長。上天垂光彩。月出江海上。故人不可待。惆悵理歸鞅。

黃堂留題

雲館息塵鞅。夜聞春雨聲。溪水傍階長。仙茅新綠生。曉氣動原野。曠分見夷乎。神眞昔參合。觀泉宅幽貞。儼然師弟子。歲來會秋淸。遺民千載後。高宴從簫笙。困嗟蚕好道。晚歸濯冠纓。矯首望遠海。鴐言羽翰成。神仙在平地。斂隘愧凡情。太乙有移召。中洲良可營。

記夢

夢行衡廬閒千仞過蒼壁崇高仰神明深廣下不測雲雨蓄旁礴時至如欲出絪緼尙回旋揮霍忽奔逸物怪匿巖穴雙若俟霹靂黑波汎高樹木葉走崩石升身登元閒縱觀龍變跡俯視九州野草木有輝澤乃在風雨外手畫素三尺揮毫極動盪落墨更沈鬱圖成示坐人共笑不可得顧瞻以踟躕恍惚增歎息因之命肩輿出門聊有適大術何舒舒白鶴從數客略經幽澗濱便上青松側憑高望遠水雙景蕩虛碧拂石共客坐芳草藉尻膝忽然聞鐘聲睡覺北牖席

次韻陳溪山樓履

頗憶蜀井西。欆櫚每易訖。披心制魚子。束皮充彗掃。制工巧紉履。文織象花萆。輕鬆隔沮洳。緩步得堅好。長跪獻圯下。會期後三早。知君貴賤履。陟降恆有道。憐我涉世深。垂誡不待造。兢兢歷淵冰。縮縮奉師保。時行不違矩。庶慊歲年老。

其二

解屩還上方。歸山據枯槁。禁足結懀夏。陳編諗探討。隱几或過晝。凝塵遂忘掃。行庭不見人。誰或踐生草。實由筋力衰。無復馳走好。前年當此時。嚴召出城早。追度龍門水。賜見沙領道。鼎湖忽踰年。始克罷趨造。感君素履詠。幽貞可長保。番番茹芝人。長歌豈知老。

其三

六月乃屢雨。良田不憂槁。獨念桂林戍。觸熱赴南詔。道路備擾攘。所過淨于掃。縛人夜送軍。吏卒何草草。蠻獠亦人類。義利啓戎好。尋原可制亂。機要貴及早。夜來送者還。頗言喝橫道。諸軍四面集。同月約皆造。誰爲飢渴謀。性命安可保。藜藿雖滿盤。對之令人老。

浮邱公吟寄赤城陳道士人山有遇爲溪山壽

浮邱生上古。形神蓋不泯。說詩秦漢閒。安知非斯人。世俗苦淺迫。無能信眞淳。雨雲不待斿。飛光越廩塵。豈知有道者。千歲一息气。金精歷可鍊。色重無磨磷。蒼二紫元峯。咫尺天北辰。神明宗已定。尊高此依因。握機稟元

化同流溥無垠所以赤城予從師踐荆榛三周日月屯志確神乃親廬閒玉雪相旭陽射光新稽首受餘啜骨換非昔民不遠恆在玆腃然願知津先生早有謂爲恭若逡巡賤子請執御端輗駕飛麟

爲燮理曾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燮侯起高科得邑舒水上民淳事稀簡田野甚夷曠戰爭遺跡泯山水良足賞幽棲南昌尉英爽赤壁將古仙家白雲美人化黃壤岧岧龍眠山一士獨可尙高懷托千載妙畫極尋象向來讀書處春雨草木長夷猶昔賢遠瑤席共來亭彈琴坐終日微泉散清響來者安可期徘徊以惆悵畫圖記彷彿聊以慰遐想

和陳溪山韻

幽人愼素履古道思獨往瞋目登高臺浮雲不足上丹砂煉仙骨沆瀣濯神爽遠懷澄江靜耿若孤月朗河漢自傾注山川邀游想斂跡倦飛翼歸耕故時壤好風從東來空谷感遺響詔書薦遺逸郡府屬高仰聊持東湖水往助敬亭賞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幽林有叢蘭菁〻秋不衰憐彼采藥人不識敷榮時涼風動綠葉清露生華滋世傳神農經圖書竟空披深根寄連茹藉巳瓊瑰詞同心永爲好豈但服食宜先民昔有言所貴希見知舊聞絕行仙晚有童孺姿南陽有黃

華西山多紫芝度世未聞道咀嚼空莖杖湛一保冲炁執御正不奇靈苗無助長無能昌熙怡始信斷金私紛古貞不移千鼓同一息敢忘君子期

送空巖印公還徑山

東出楞伽室西望香爐峰曲折披翳薈蕭條倚枯筇然燈共過夜曝日忽經冬天山斷緣想海國識行蹤忘言及生滅抽舊托疎慵追憶塔中相表玆雲際封螭父謝五鳳永護煩雙龍

題張觀海所擕虛舟竹所二毛圖

虛舟倚亭臯修竹相因依水木有清華魚鳥澹忘歸鷺羣晚色靜鶴羽傍林暉相是鑑湖曲幽栖掛朝衣古道

日已遠。昔人相見稀。蒼茫寫雲霧。蓬壺是邪非。

送龍翔高獨峰上人還金陵

承詔寫宮榜。馳使出丹闕。黃金射江海。光景依日月。邇來垂十載。感遇嗟白髮。神靈在雲漢。眇晦慨明發。祇園何譚譚。夙志返超忽。幽士任精舍。諸妄久息歇。活劫鑑止水。高峰獨崟崒。觀察勝願力。知我心兀兀。清風不可執。振錫出林樾。

送海東銛上人十首 用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爲韻

積水衆鷗滅。春空藹餘雲。掩室坐修竹。天花散繽紛。上人東海客。來去何見聞。飛錫還日下。珠宮浪沄沄。

日色出海水。千波散明霞。一杯承足來。九載不爲賒。要

觀香爐峰。折蘆長風沙。微吟動林響。蒼龍送浮槎。
我昔參泰霞。東望候日出。子從日下來。海水中蕩漪。坐受龍女珠。簾垂夜光室。持還定何有。長空斷鴈一。
為法不辭遠。遨遊歷年載。衣中得故珠。終夜動光彩。還持一支葦。歸泛萬里海。篤言乘桴行。沙際如可待。
旨蓄崇虛豆。生芻長冰署。無堪餉遠客。乘下若為住。行囊掛屋壁。破榻夜風雨。神光發慧劍。耿射東海曙。
燕坐共禪月。行吟向孤梅。有懷匡廬山。老人岌崔嵬。洗鉢三峽水。振木東林臺。乘槎動歸思。欲去更徘徊。
山居如老衲。坐致不請友。何方簷下雲。識我門前柳。翠竹不碍山。黃花紛在手。未覺酬對難。離妄亦無取。

老胡昔東游，勝士乃西度，到岸無彼此，不憚勞筏履，要之心本空，一了不移步，龍宮解相迎，黃金已先布，百鍊成利器，千金來海邦，清霜凝秋水，國士歎無雙，持正行正法，魔邪孰不降，觀子製名字，高風凜寒江，止觀覓心要，律儀檢凡身，密言轉相付，海刹幾秋春，奇哉善根熟，一徹無逡巡，子來得何法，歸報日邊人，

楚石琛藏主自蔣山歸，卻欲就叢林閱藏，同舟

清江之上，賦此贈之，

手攜北山雲，卻上西江水，月明洲渚生，葉落風不起，虛舟不移棹，寒波釣金鯉，銀河轉碧落，北斗去天咫，龍吟匣中劍，虎躍弦上矢，殺機誰敢當，吹毛豈輕試，貝葉啓

千函木榻脫雙履惟應勝壁觀悠〻度年歲

題東郊山房

秀挺東郊山雲氣常覆之林邱翳幽靄流泉發芳滋盤桓在中谷良疇漾清陂開堂直向景長年誦書詩孝友夙所敦求道遠有師雅志尚端潔凡近諒難知康樂昔賜履詠歌足遐思啓書訪前聞往跡無所遺瞻彼商澗松深根連喬枝亭〻植高節鬱〻含令姿眾木不同泯悠哉副深期

題蒙庵爲黃石谷賦

東南有高邱下臨萬家邑汪洋浹春潤沃衍盛秋入羣山若浪波起伏翠重襲靈運好奇險高平罕相及幽人

園綺閒周覽度原隰隨山導清泉積石拾層級結廬邑蒙名果行信所執良時一來游朔月九交七門當星斗高隴臥風雨溼一川燈火歸賓從雜車笠登高愧能賦騰身竦山立

爲黃氏賦大雅詩

岐山鬱嵯峨鳴鳥昔有聞周公盛制作經綸口𠛬文朝事接燕饗勸勞兼賓軍肅雝述盛德工歌贊前勲流蕩乘濮靡何由返咸雲陳肄輒有見吳季眞不羣公子有古紘歷然宮徵分大雅忽有作青春日方殷高堂邑居之樂康永欣欣

已卯十月廿二日從宜春郡幙嚴伯威觀南軒

閣登舟有賦卻寄同遊者劉粹中賢良

茲郡多美泉。小大各有神。深潤淡温厚。艸木何光新。披圖閱名世。顧皆仙佛人。退讓寡外鶩。懷哉此良民。退之文既遠。泰伯學未醇。昔我朱與張。遺言存緒綸。東湖有新閣。下臨南澗濱。周眺忽已晚。皎然仰空顥。虹梁亘溪流。落日車馬塵。會邱間叢祠。鐘鼓嚴昏晨。江潭歎搖落。名邦感宜春。爲治古有道。川原隨所因。華構相爲雄。大雅竟誰陳。移舟古峽口。西望蒼嶙峋。浩蕩無與語。逝波絕垂綸。

秋堂原序

秋堂者臨川吳生文明之親舍也生才甚清美

賦詩婉麗無塵滓之汩觀其同門未之及也昔胡邦衡以詩人薦朱文公大儒豈以玩物以成名哉性情之正冲和之至發諸詠歌自非衆人之所能而士大夫各以其見一之耳生未可自喜自畫也是以爲賦秋堂詩云

閭巷多囂塵秋堂獨高深有子能讀書幽懷發微吟天高風露下澗泉落危岑神仙絕飲食穢濁無留沈所以聽夜誦其愛風滿林神清易以哀情長恐成淫大冶昔有作九牧歸吉金熬樞下五石功成振鴻音宣風萬物暢神祇肅有臨鳳鳥鳴岐山人文示來今候蟲入牀下嗟哉苦勞心

清風拂高堂。舊席忽已除。下堂具甘旨。上堂列琴書。垂紳夙夜至。再拜問起居。誦詩曰三百。習禮少壯餘。納交君子室。執御長者車。爲樂古之道。誰能笑其迂。

題雪泉齋

長河冱凝合。微泉自温活。蛟龍依曰生。抱困待春發。南雪不到地。流泉常在山。飛英散絶澗。流漸響潺湲。融結各有方。不息在無二。觀茲保深長。乃得養生理。濯尊薦寒冽。春陽向熙怡。君子遠莫致。永言曰相貽。

平江開元雪牕光禪師訪予臨川山中其歸也予與賓客用一兩六月涼中宵大江滿分韻送之不足予爲繼之而予分得一字

積雪何處高。蜀山最崔嵬。海東極孤絕。目送斷鴻回。徘徊杪欐樹。宴坐但空室。園果墮宿雨。當晝從定出。八月露水繁。石鉢滿華蜜。相會豈無因。分牀便深密。

賦彭氏靜深堂

君子憺無欲。淵然事幽潛。貞居觀物初。天機引休恬。寂〻象悉朴。容〻無斁厭。羣動不知止。謀思墮鈎箝。反息不及踵。乘舟膠漸〻。豈知本湛〻。不與利欲兼。圖書發聖緼。受命孚不占。戒慎保靈秀。先幾發微纖。進善取損益。閑存日惟嚴。浩〻厚有積。悠〻浸何淹。盈科已時行。小人慙厲饜。虛堂積雨霽。光風草侵簾。空洞溥龍潨。止水澄秋蟾。善學在年富。勇哉副遐瞻。

秋山行旅圖

春夏農務急。新涼事征遊。飯糗既盈橐。洽絲亦催裘。升高踐白石。降觀索輕舟。試問將何之。結客趁神州。珠光照連乘。寶劍珊瑚鈎。乘馬垂苜蓿。縱目上高邱。策名羽林郎。談笑覓封侯。大行何崔嵬。日暮摧回輈。古木多悲風。長途使人愁。羸驂見木末。足倦霜雪稠。谷口何人耕。禾黍正盈疇。出門不及里。酒饌相綢繆。壯者酣呂歌期頭醉而休。安知萬里事。有此千歲憂。

爲題馬竹所九歌圖

屈子久去國。行吟山澤秋。思君不復見。婆娑感巫謳。仰瞻貴神遠。俯慨深篁幽。衡波起浩蕩。立雲黯綢繆。初陽

翳扶桑莽蒼蕩海漚渺渺　君夫人遺玦在中洲壽天乘陰陽孰知制命由慨然長　太息悲歌寫離憂想象㠯惝恍開卷令人愁

淸明山房詩爲危　太朴作

矯首望太淸正色蒼㠯玄　曒曒何歷歷　日星高轉旋游塵雜氛氣起滅尋丈間容　光見攙攙　孰與爲控摶所㠯學仙者淩空怡妙顏質化　入常宋凝暉托空山據會觀往來生死何足患妙哉太　朴子難爲世上言

次韻太朴良友作　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之作

得謝荷休澤逍遙在巖阿　結廬庇風雨樊圃搴藤蘿塞坐古人書日夕猶詠歌　追念少壯日玩愒亦已多兢兢

事補塞奈此遲暮何美人百里內邈若隔山河興懷貽好音緼藉三春花報言愼芳歲卷石崇巍峩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原序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師道場師姓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高人出世閒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歲恆登羣生無厲疵古刹抱禪悅高邱依母慈 原註寺名有師母墳名翁家林郎師故俗家 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 原註今長老秋雲富公所建 東鄰有一士襃冠誦書詩 原註謂袁徵君誠夫 清秋約杖屨

千步攀松枝。原註寺後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岧嶤。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
𠇍抗浮雲誰能顧塵囂。凝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孑固
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煩懷見淩霄。賦詩托
飛鳥。長空何寥寥。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劍銘後

豫章高秋宴高閣。乃出此劍相娛樂。當時冶鑄絕精英。
土蝕沙沈更銷鑠。遺質所有如冷電。江光不與晝光卻。
神光內閟氣逾深。識察誰能動冥漠。等閒千年一一試

壯士酣歌謾揮霍。嗟予衰朽雪滿顛。空對涼風起天末。或言江中有蛟鼉。當煩仙人下寥廓。吾故臨風拂其鍔。俾伏崖陰無敢作。

劉忠肅公之四世孫、中書舍人諱震孫之曾孫益之題其居曰雲松巢。予家與劉氏累世之契故爲書忠肅公文集之首詩三百篇、并賦此詩與之

丞相昔遊泰山頂。天風浩浩春晝永。玉檢微茫不可求。但覺靈霞熟丹鼎。白日人閒如水流。前代衣冠成古邱。悠悠憂患何足計。直道千年橫素秋。徂徠之松數千尺。東連海上莫烟碧。中書偉人如玉立。每向南風望東北。

濁世公子何翩二。卻憶匡廬還謫仙。芙蓉出水耀初日。五色光新天爲妍。我今僑居廬阜側。西覘蛾眉歸未得。豈無雲錦晩相娛。月落終懷雪山白。森二喬木魯東家。河間禮樂更光華。勿忘先世舊遊處。吾秣爾馬膏其車。

吳興趙子昂十馬圖

昔在秘閣見十馬。云是韋偃之所畫。此圖位置略相侶。心神偶同豈臨寫。馬種本自渥洼來。灌濯清泉更瀟灑。常恐一旦風雨至。蹴蹋波濤逐神化。豪雄意氣今豈無。未見深沈如此者。君看最後臨岸驄。自是眞龍世無價。

畫馬

百年升平卻走馬。立仗天閑常見畫。蕭灑二頭八十翁。

御寫西來大宛者。高蹄如鐵項如鉤。風鬣蕭蕭一苜蓿秋。常見貢來騎不得。長嘶要蹴崑崙邱。

題畫

連昌宮裏古牆陰。積雨過春黄竹深。老樹無枝交屈鐵。立石有書名錯金。吮毫池上寫幽鳥。承恩春日風光好。當時執戟今白頭。卻對蕭森倚秋昊。

空山歌

高空之山聶公宅。稚川作圖纔數尺。秋天薄雲千仞表。春雨喬林百年物。憶昔侍郎鎮成都。將佐盈廷賓客趨。錦官城外笳鼓發。駟馬橋邊高蓋車。先廬舊在小東郭。丞相祠堂同宋寬。嚴公同訪杜陵家。退之亦到淮泗幙。

峩眉嗟我久不歸。江水娛人秋日曬。坐看蓬萊變桑海。
自古南城天下希。公子親迎陳氏館。我初至撫猶弱冠。
看君揮翰甚風流。豈想重逢鬢毛換。君言中間一再來。
數見先公胷次開。鶯花風雨必求友。水竹園林持酒盃。
嗟予晚歲始能退。盍有文章驚海內。平生不受簡書畀。
故家高致君應最。圖中山色積翠濃。雖欲舍予將焉從。
蜀人相如最能賦。待倚山木歌高空。

爲燮元圃題鼇溪春曉圖

大容山陽萬家邑。石嶺戴轍縈紆入。溪水西行夜雨深。
連村桑柘春雲溼。昔因荒迴少官府。日莫狐兎作人立。
自從置縣二百年。稍有衣冠更俗習。讀書進士比舍聞。

潤屋黃金亦家給山中白日浮雲多負乘因仍足車笠
變侯世冑國勳舊射策君門恥沿襲朱衣作監列星宿
遠人豈意高軒及援琴不鼓書牒稀彈鋏無魚賓客集
繡衣使者停車見黃堂大夫下牀抵登高望遠送飛鴻
攬轡騣々度原隰人言桐鄉人愛我々愛桐鄉重丁悒
畫圖千疊山木稠茭舍蕭條莫忘葺

題馬竹所畫

霜清木落江海空一棹歸來何處翁雙松千歲如鐵石
爲爾回薄旋天風憶昔神龍劍所化夕臥滄波弄明月
望中冉々雲氣生直接銀河上瓊闕

霍元鎭規模董北苑米南宮父子寫山水人物

殊有標致見示春江捕魚圖遂賦此、

春江聚網萬魚急。漁人相讙魚相泣。負薪深山何處樵。利害相乘不相及。海鷗冥二秋影微。黃葉江南一棹歸。人間得失兩無迹。不廢山水含清暉。

南岡

華蓋三峯立天表。山北山南青未了。曾看雨雲出太虛。幾送餘霞落飛鳥。岡頭春歸露未晞。梧桐鳳凰相因依。臥龍之孫思外氏。悵望輝光生翠微。

題何大夫畫馬

國朝畫手何大夫。親臨伯時閱馬圖。伯時絕憶鐵面語。放筆驊騮懷此都。此都大夫八九七。千馬萬馬在胸臆。

偶然數鬣落江南捲束上箱謝槽櫪

同開先南楚悅禪師觀息齋畫竹卷于崇仁普安寺煜公之禪室蓋煜之師一初本公所藏也因記延祐甲寅息齋奉詔寫嘉熙殿壁南楚與之同寓慶壽寺中予時爲太常博士俯仰之間已爲陳迹乃題其後云

嘉熙殿裏春日長集賢奉詔寫蒼筤邇來二十有五載飄零殘墨到江鄉匡廬高人昔同往每見揮毫鳳鸞翥木枯石爛是何年修竹森森長春雨

題村田樂圖

尺素自是高唐物瑩如秋水宜設色何人畫此畎畝間

二三老人若相識。茅屋蕭條古樹下。農務未殷牛在野。
或恰鸜鵒脫籠縶。或弄獮猴笑眞假。老翁政自如兒嬉。
高髻襁負相扶持。古時枌社祀田祖。移饌高亭隨所宜。
抱甕初來未貯酒。亦有生鵞宛延首。村優競攜樂具至。
犬怪雞驚兒拍毛。拄杖出門欣見賓。雜華滿庭生好春。
歲時無事得如此。擊壤何必非堯民。騎驢過橋殊矍鑠。
攜具荒陂來赴約。定知張果千歲人。游戲人間共盃勺。

柳塘野鴨

江南水退秋光淺。風柳參差萬絲捲。鴛鴦在梁鳧在渚。
蕩〻扁舟去家遠。千艘轉海占長策。白粲遄江動秋色。
斷蒲折葦野水潤。爛〻明星旦將弋。翠盤擎露夜深寒。

玉色亭亭落月殘。太液池頭黃鵠下。夢中曾見畫中看。

丙吉問牛喘圖

少陽用事春猶淺。丞相公行問牛喘。三公職事知者稀。嗟彼德微蒙策免。天子有道守四夷。中心無爲日萬幾。遠有甸服近有畿。夙夜明哲發裳衣。

錤曰卽是孟子今恩足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意推廣言之妙在不用一直筆諷刺俱含於文字外

江貫道江山平遠圖

江參去世二百年。翰墨零落多無傳。人間幾人寫山水。誰能意在揮毫前。昨見石林舊家物。春雷蟲蟑初破蟄。我和葉詩頗豪放。三者相望都突兀。險危易好平遠難。

如此千里數尺間。高雲舒卷非散地。麗日照耀皆名山。
我持美脯酒一斗。墨汁盈盤可濡首。江生精神作此山。
向山呼生當至否。高秋銀漢天無雲。帷中冷然來夜分。
黃茅嶺頭華蓋頂。畫我獨訪浮邱君。

為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横素。波瀾不驚潦水盡。
秋氣晶明絕烟霧。正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旋總堪賦。
孤村城市僅如蟻。百丈長江直如縷。蕭蕭木葉洞庭波。
歷歷晴川漢陽樹。蒹葭宿雁天欲霜。叢葦寒鴉日將暮。
就中樓觀何王宮。想見華年貯歌舞。丹青倒景駭靈怪。
粉黛含情怨幽阻。青春遊子憺忘歸。白日冷風帳中語。

人間遺跡何足留。最惜精思墮塵土。郭熙平遠無散地。
小米蒼茫托天趣。銛鋒鋩戟不破墨。刻畫畾熒昔誰苦。
渤海細書藝文章。精絕戈波絕回互。南唐後主萬鴉圖。
點〻晨光動毛羽。昔年曾見今目昏。雖復逢之亦難睹。
汪侯此卷出故家。相示摩挲極愁予。香奩犀軸見者稀。
謾錄餘情示來者。

翁覃溪曰此詩王漁洋尚書所取者。又自成一格局。

盤車圖

大車轔〻牛駕輀。西望大行雪千尺。往時飛挽實長安。
百兩仰關過阡陌。亂流十里九屈曲。水濺車箱沙沒轂。
前和後應日云暮。王事有程車下宿。旂旐央〻昔臨洛。

東南會期出方嶽。侯伯有位賦有差。載幣瞻迎來若云。
君不見海艘百萬乘天風。京坻連雲多腐紅。天子視朝
大明宮。千乘萬騎來何雄。

贈羽士費無隱

東望雲林三十六。聞有仙人結茅屋。淸露零零采紫芝。
白雪深深斸黃獨。國初山下苦流離。義士傾家救世危。
百年孫子俱華髮。誰解燈前說舊時。聖恩深重絕征戰。
猶慮寒溫資瞑眩。身著黃冠寫古方。薄素細書三十卷。
相從宋實久者誰。禹穴山頭一布衣。鬢如鴉羽顏如雪。
跳入壺中夜不歸。市人扣門呼不應。光影俱消聲色泯。
但言解隱不言無。不道本無何所隱。我欲作丹須汞金。

人閒無藥不堪尋。青霞如練還相覓，華蓋衝天丈室深。

題漁邨圖

黃葉江南何處邨，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烟棹，老嫗具炊雙瓦盆。霜前漁官未竭澤，蟹中抱黃鯉肪白。已烹甘瓠當晨粲，更擷寒蔬共雀席。垂竿何人無意來，晚風落葉何毰毸。了無得失動微念，况有興亡生遠哀。憶昔采芝之有園綺，猶被留侯迫之起。莫將名姓落人閒，隨此橫圖卷秋水。

題韓幹畫馬

韓生觀馬十二閑，時寫一二傳人閒。坡翁嘗來伯時宅，見此遺跡開衰顏。前行如雲塵不動，後者追風絕飛鞚。

昔人能事已可能。始覺賞識非虛諷。昔觀秘府韓絶少
得見龍眠已驚倒。使人讀詩如見畫人中。復生坡老
五雲之中天上奇。代産名駒天子騎。神明尚令後古見
莫歎韓生非畫師。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圖二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托筆墨懷幽居。連雲一一列眉黛
細雨往往逢樵漁。鄰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
我久居山不待畫。獨念稚子扶犁鉏。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舟直過彭蠡澤
把釣坐對香爐岑。雲中烟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
我欲芳蘭寄遠者。日暮天際多輕陰。

題秦虢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貴人並鞚如輕鴻。承恩馳入華清宮。道途先不止行客。策蹇奔趨烏帽風。奚囊墮地何足拾。豈有篇章浪相及。畫史當時妙墨傳。光彩流動狂情急。君不見白頭拾遺徒步歸。明眸皓齒事皆非。朝天泥滑袖封事。高閣雨餘宮漏稀

方壺畫山水歌

方壺之山在海中。世人欲見知無從。壺中仙人閱昏濁綵筆手開三五峰。亭亭兩箇老松樹。萬壑千崖閱今古。憶昔長從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畫山非不多。不識眞仙奈若何。君看昆侖上丹穴。芝泉玉樹森婆娑。

東望方壺應不遠飛度九州如過電便從海上問金公莫待浮杯水淸淺

示冏

憶我弱歲離親側足自蹺二心惻二中年祿稟不及養人羨淸華已驚惕歸來老病五年餘閔子謀食躬犁鉏蓬蒿羅生果窳異蛛網微細仍縈紆星河江上喜非遠況與良朋適我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愼柁樓轉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七

歸田稾二

律詩五言

玉隆宮所藏宋乾道宸翰雲璽二字

昔者雲歸璽。天章自九重。日華常映鳳。山氣盡成龍。俯仰遺陳迹。高深儼悳容。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寄忽承旨

投老淸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烟。歲熟無憂食。秋淸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寄三衢守馬九皐

聞道三衢守。年豐郡事稀。詩成花覆帽。酒列錦成圍。鶴

髮明春雪。貂裘對夕暉。扁舟應載客。閒聽洞簫歸。

題朱澤民山水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門見童子。禹穴閟蛟精。高臥人何在。幽情幾詠成。杜陵空想象。晚飯樞樓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飛白妙娉婷。新題照草亭。仙遺相鶴法。客借換鵞經。霧雨歸懸黍。風雲護伏苓。遙知春晝永。深坐養黃庭。

黃敬延送竹本

分得瀟湘玉。森二忽滿林。香爐來曉色。石檻借清陰。好共芝蘭長。毋令草蔓侵。清風月如畫。老朽要長吟。

聞雁

樓近煖雲溼。夜深歸雁低。聲音燈外盡。羽翮月邊迷。冉
〻白楡上。悠〻黃竹西。應逢穆王駿。春艸一長嘶。

錢舜舉畫

一樹花如雪。淸明客未歸。坐看黃鳥語。夢作綵雲飛。翠
袖寒猶薄。羊車過絕稀。相如能作賦。月下卷春衣

山水圖

泛舟桑落浦。望見香鑪峯。野水常歛樹。山雲不礙鐘。桃
源攜客覓。松徑與僧逢。爲託荊關輩。沾予九節筇。
顧奎光曰。伯生律句工麗秀潤。其氣韻具體盛唐。絕
無傖父面目。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寓館隔溪津過從厭市塵振衣淸露曉挂笏野亭春歸作芝田去思存黍谷神松華頻寄取老去欲輕身

題馬竹所畫

老樹依江岸歸舟傍釣竿水花有晚淨風葉識天寒雁字來千里魚羹付一餐遠山靑可憶日下是長安

題曹霸馬

將軍今爲庶畫馬寄高情聚立天風起長嘶沙艸生飛揚萬里意淩亂五星精日暮太行道悲哉長短行

翁覃溪曰起全用杜而其詩全非做杜此豈李何輩所知

答陳溪山元日即事

積雪埃塵淨。光風宇宙新。間來知惜日。老去善酬春。退密觀羣動。憑虛集百神。眞人起居法。無一是違仁。

送客北門晨登山木閣

晨登山木閣。零雨煖於春。溪水解留客。梅花偏照人。秋香知酒熟。市遠覺民淳。此地堪娛老。惟愁度水頻。

次韻陳溪山

移棹避殘暑。閒樽就夕陰。冥鴻聊自遠。幽草若爲吟。離索連三月。棲遲共寸心。遙憐溪上晚。扶策獨臨深。

又

乘興忽忘遠。相思知幾何。未便塵事少。謾悔世緣多。朝食烹芝菌。秋衣製芰荷。平生但隨運。何地不蹉跎。

杏園諸爲黃思順賦

善藥多陰德名花種滿園暗風吹雪盡暑雨綴金縈臥護煩仙虎分嘗任野猨佳兒足文學食實侶桃源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聞誰其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爲傳

又贈劉無作

一家俱學佛之子更劬書諸老交游偏眞乘究竟饒治生爲淨業志養足嘉蔬爲問龐居士成能更久如

律詩七言

與夔元溥登仙遊和李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況聞風雨滿溪頭。儗尋黃鵠望松鄰。聊伴白鷗經稻疇。山崦有雲堪作供。酒樽無婦可歸謀。從教賓客回車晚。留取蓑翁專一邱。

陳可復爲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個人冉冉遺松老。嗚鹿呦呦生艸肥。伐木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故時薇。山中雨來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挂巾石壁晝霧溼。沐髮池水朝陽稀。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絺綌。鄰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

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淸飡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
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
捨卻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杖。
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饑隨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
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
仙游道士余岫雲爲從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
下黃茅岡一曲規作丹室喜而賦之不覺五首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淸露尙餘丹滿臼。
白雲今許草爲堂。冬憑野燒開畬隴。春託山雷淨石牀。
從此便爲千載計。洞天先拜紫霞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岡頭作隱居。嶺上閒雲從管領。

澗中流水聽開除。刀耕火種從茲始。雨笠風瓢便有餘。
自古詩人多會合。浮邱毛氏不愁余。
石人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臨水種松須匼匝。
就中作室要寬安。洞經郎日修眞訣。玉臼逢春浴舊丹。
卻恐山中添故事。題詩莫與世傳看。
仙游辦得茅千束。華蓋須分屋數間。微咏玉經忘我老。
謾調金鼎勝于間。龍雷變化從舒卷。鶴露清寒自往還。
何侶綺園諸老者。採芝之初不離南山。
茅岡初劃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謁簡自題香案吏。
封章先報大茅君。種成和露桃千樹。借與摩霄鶴數羣。
便是宸清眞洞府。不煩夢想託紛紜。

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折竹插之而生枝葉近年翰林學士薩公謙齋作御史時亦有此瑞朝之士大夫引寇萊公故事曰爲徵名其堂曰瑞竹而咏歌之薩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所至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耆壽今爲中朝老臣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孚于上下此竹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

因取而觀之略寫其狀賦詩曰美之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青向曉曒直節有生資地力
虛心無愧荷天恩薩公堂上今重見萊國祠前孰更論
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筇杖看淇園

撫郡天盌明極覺講主陪敬齋監郡奉祠華蓋特有高咏三讀敬歎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裴退不工聊資笑粲

三峯宮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嶤。朝步仍垂蒼玉佩。登歌還引紫瓊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賴有高人陪後乘。清新詩句侶參寥。

鄧公信吾暨家賢弟比奉憲臺書幣存問衰朽于山中其還也無巳為餞賦此與之

幙府秋高寄遠懷。飛鴻肅肅二度江城。深慚衰朽勞人問。豈有文章與世驚。疏傳多年餘賜盡。揚雄已老太玄成。憑君歸致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故人將命清巖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重客。
裳衣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覓酒尊。
此邑故家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安戚劉雲章漢章兄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
長詩。皆有志文學。賦此爲別

步屧東行好弟兄。束書銜袖見才英。只愁困學孤來問。
豈有奇聞外素誠。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業匪縱橫。
名鄉自昔多君子。珍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生日

向來詞客作南居。來往風流舊不疎。好句每容鄰曲寫。
高情不解世間書。溫二中夜還丹鼎。冉二高仙訪道車。

千歲相期眞有約。九天風露壽尊餘。

秋日同朋遊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疏。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樵客斧。屋塵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槎頭可釣魚。九日懸厓多網菊。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疏。西人居者亦無餘。春詩道士松花館。秋覓山人柿葉書。太史闕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尚烹魚。何因得侶先天叟。洛下人家總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疏。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盃那解飲。詩成大字尚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赤鯉魚。如此餘閒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下。徂徠有松充采斲。靈光何殿效丹靑。風霆形氣皆垂教。金石文章具刻銘。天子萬年綏福祿。曾孫奉若薦明馨。

遊洛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遊。行尋田舍逐溦流。春眠稍可遠鐘鼓。秋熟或能求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船幽。兒童不解憶鄉里。老夢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巖古柏兩同淸。東都高節鴻毛遠。南海眞仙鶴骨成。遺槀飄零存梗槩。孤兒孱弱賴高情。

若無塵外知心友千古誰聞出世名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予賦詩易君之季子至善輒隨錄之遂成巨帙賦此𠂢答其美意云耳

横塘烟雨易東家翠竹娟娟映白沙綵筆徧題詩滿卷繡簾長對樹交花往來二老隨天分爛熳三春感物華卻問綺園商嶺外曾無高咏到烟霞

題徐孟俊屏山閣

題詩遠寄屏山閣回首人間二十年西嶠依然仙子館東湖還載隱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滿屋詩書歎獨賢欲買一舟江海去遠看喬木翠參天

送易用昭

詩成長是倩人書。最愛東家織翠裾。遠樹斷雲疏雨外。華星明月晚涼初。滿庭柿葉題都徧。短帽梅花畫不如。莫向墨池成久別。鶩羣還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二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鉛鼎微温過半夜。玉經細咏卻千灾。江南冰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太華高人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東風先散息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日照瓦溝生淑氣。冰融硯沼漾晴暉。銀旛試戴花枝弱。玉鱠新嘗菜本肥。尊酒欲爲君子壽。除公誰是兩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三日卽事

夢朝金闕見明晨。滉泱庭間積玉塵。三日新春三日雪。一分深雪一分春。柳條封盡芽如粟。梅蕚飄殘實已仁。欲破鳳團銀盌凍。冬溫且酌井泉新。

寄陳奉常 并序

昔聞朝廷盛廟升祔奉常陳君新甫以世胄之貴。游博洽之高誼。特奉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上金明材。擇良工絶藝。新作禮器樂器。求在郡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代之盛典焉。鴻儒碩彥。感歎其委任之隆。非尋常效一職治一事之凡近而已。故賦相餞。奇辭瑰句。傳乎四方。

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習亦成一章奉
寄
新廟工師謹駿奔奉常承詔出修門鑄金就徵揚州貢
觀樂應求季札論功德頌成諧鳳鳥文章篆定刻瑤琨
千年製作于今盛擊壤猶慚荷夙恩
集自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中字韻垂教依
韻再呈殊愧遲拙
暮春長日雨兼風買得江船未及東出郭故人邀杜老
輟耕田父訝龐公謾從修禊忘溪曲何用安居徧洛中
旦起紫芝之行復長詠歸先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茶香榆火一時新千竿嫩綠搖輕暑

數莖餘紅墜晚春。坐憶雲林行道迹。夢遊仙島意生身。
連根分種如冰雪。來向淸池對玉眞。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鵲能銜去。
未許蹲鴟共瀹湯。玉椀茶香分瑟瑟。瑛盤櫻顆閙煌煌。
燃萁煮釜催詩句。更約鄰翁供佛牀。
己卯秋。舟過淸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淸風東漢士。
百年高興盛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采采黃花夕露滋。
山水含暉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驅歎一毛。太傅竟無宣室召。

拾遺空署華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百世文章墓石高
車過不留應腹痛寒泉秋菊賦離騷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秋水繞渠三峽派
春雲垂雨大溈來萬家香火絪縕合四面峰巒紫翠堆
最憶老藤陰覆地空中幾見異僧迴

廬陵歐陽德器游京邑所藏先世誥勑見原功
于玉堂賦此以送之

袞公孫子不離鄉封誥于今幾世藏恩數重懷全盛日
標題猶是故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未覺輶車滯一方
昭代治平多制作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子冑

從師學道暫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晝吟梅萼坐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蚤成還再到。永歌同向澗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並序

縣令之職。有社稷民人之寄。不敢㠯百里爲小也。有政焉。有敎焉。不可㠯偏廢也。陳君子瑛治武進。修學校焉。彥思記之。可㠯知其所系之重矣。崇仁之士。觀乎其記。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爲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㠯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吳人獨子游。百里絃歌誰濟一。

千年禮樂付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遙知憶故侯。何事紫芝三秀地。空聞疎雨過新秋。

己卯臘八日雪。爲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棉。客舍樽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鷲臘日。獵圍晨出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爲翠黛憐。唯有寒梅能老大。獨將清艷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棉。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温存僵臥叟。詞人解頌太平年。翦雲爲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温温千歲熟。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恩賜宴在斯堂。歲周二十逢熙洽。

年接期頤被寵光劍佩總從仙苑集簫韶還徹洞庭張
簪花當日今誰是試向雲籤閱舊章

舊德高年荷聖恩幔亭如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深隱
園綺來朝只暫聞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護龍文
山中七日陽初動遙禮三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瓊妃翦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總鳴蒼玉佩
閒居能檢白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壽盃深雨露前
白髮舊時香案吏幾迴七日是千年

撫郡元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
吳公所爲和詩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

廿年前廬山中所賦其一則和天師所與詩其一則予在茅山羅山第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行大宗師囑之云到臨川即吕示予也忽復一歲一初又將北游卻賦此一百六十八字託一初謝大宗師古道高誼也

世外神丹起積疴痼塵坐見月明過侯生猶識遺經草
梁甫空成鼓缶歌柱史通家今昔少番君分祀子孫多
凄涼遠寄懷賢詠譜入朱絃久未和 和吳先生韻

白髮高居古道山蓬萊雲氣隱垂環向方徧識前朝履
特進仍先法從班桃李成蹊春日滿風雲繞坐晝陰閒
梅仙舊德元都館紫陌紅塵有客還 和天師韻

荒陂野色帶餘曛，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囿鳳麟千載去，玉階鵷鷺此時分。誦詩自託浮邱伯，垂問長勤大隱君。爲報黃茅岡曲舍，簷端盡日宿浮雲。自和韻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千古高情兩鬢絲。羽客鑑空猶有鑑，故人詩後更無詩。懸崖仙骨堅如玉，明月長歌覓紫芝。

寄題采石新造觀瀾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起，風雨春潮足底迴。尊俎誰陪賢太守，文章莫愧昔英才。無邊李白登臨意，更覓遺碑步紫苔。

集與胡伯友書問疏潤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詔

翹仰高誼賦寄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沈夜水神魚化。霜落寒汀宿雁留。紅袖烏絲酣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鉤。不知肯著枯藤杖。采二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主謁饒心道六有先生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岧嶢。古文獨許揚雄識。幽興誰爲杜甫邀。伐木春聲生澗谷。涉江秋影蕩蘭苕。散花如雨攜雙屨。解與高人話宋寥。

十月朔旦同監邑大用賢僚屬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疇稍稔農民喜。

官府多閒令佐賢黃菊不羞蓬鬢改清尊一聽酒盃延
坐中有客天邊去金榜春風待雁傳
九月與薛元鄉外史會于黃氏溪園陪坐溪山
先生談玄觀古仙像
自昔簪纓盛邑東新堂還見百年風兩人白髮驚先老
一客玄裳喜暫同食飲具陳先世業耘鋤全效野人功
談玄不及紅塵事盡日溪園樂意中
會後將登華山拔茄岡元鄉先往候予至
石斛金釵感素秋洞懸鍾乳入山幽扶衰不藉人間藥
老健聊爲物外遊雲作衣裳塵不染詩成珠玉世誰收
石人久立黃茅月歲歲能來爲客留

予與元卿相遇山下別後和朱德嘉韻奉寄重

廑賚和再用韻奉謝

茅岡七盤七香車誰賦新宮蔡少霞千歲留蹤丹井臼

諸天獻供菜羹瓜石人雨立春衣溼崖蜜蜂來晝樹譁

愚仗仙翁須一到浮邱已遣鹿銜花

和朱德嘉登華蓋山有賦韻寄薛元卿和詩未

成登山已遇元卿下山道中足成以寄

相期秋晚命柴車同看華峰散彩霞農父苦留秔侶雪

山人先詡棗如瓜蛟翻巨石痕猶在鶴立危峰語不譁

邂逅不留知有意林臺菊有未開花

縉山張君榮字仲華來丞撫之崇仁歷兩政六

年心平氣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闕事甚可稱也予之間居相愛如故舊每懷屈從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其風土之勝民俗之美未嘗不談道曰爲樂于其受代調官京師因記之曰詩而與之別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老兒童相迎于東門之外又當歌此曰爲一笑之歡也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綠樹畫圖間驅車百折龍門險載筆千峰虎帳間麥粉勸嘗銀縷熟粱炊持獻玉漿還道傍父老應常娩爲說鄉風一破顏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侶山陰及武夷儘有山崖如畫畫

但無一棹弄清漪。知君久有鄉關夢。老我能無木石思。

抱甕青門梁洪玉食。饋漿道左野人詭。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窗開艸木。謾留車馬翳蒿蓬。心寬易醉毋多酌。事簡無私亦屢空。好得公田多稼地。長年歌咏聖恩中。

集家世以文學爲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墜。然學未成而出。早涉筆爲文應事而已。人或以爲能自知其不足也。歸田以來。稍得安閒而目疾相嬰。學不加進。于立德立言之事。無有乎爾也。是以所作事過。即罷不復記錄。至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黄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稿于

檄篋得粗可屬讀者一百餘篇而錄之賦此吕

謝

冰生鐵硯不堪磨收錄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少應酬長愧語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內外篇分豈白訛只恐玄經終宋寬空煩彌月駐山阿

答黃仲律學文之問

少學文章慮每乩鄉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覺下筆流行稍自由血氣旣衰猶帖帖神明自至但休休聖賢端緒無歧徑篤信躬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爲李浩卿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曾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肅肅

露華如洗月團〻。莫疑窈窕圍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
我憶舊書陰德事。百年應長萬琅玕。原註詩人謂燮元傳觀志能也

答馬竹所見示詩韻

黃茅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戴笠不愁山雨溼。
倚筇嘗聽澗泉流。玉堂夜永空餘夢。瓦甕春生欲自浮。
豈料朝雲停翠竹。能從幙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總留情。爭看撤幙清風起。
歸拜懸車白髮榮。馬上詩成憐我老。尊前花發爲君清。
鳳池緩步春還近。莫厭羹魚斫尾赬。

送吳文明

山雨寒囱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〻開生面。

霜菊英〻保令姿詩侶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心知
重來宜及東風早華蓋茅岡長紫芝

次韻答陳溪山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居絕往還彩筆曉題傳密意
綠樽春泛換衰顏希夷睡足風雲外安石吟餘水竹閒
共看往來閒日月紛〻塵事不相關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元

三峰千仞玉穹廬石骨金筋守靜孤渺〻微陽丹建地
緜〻深息火生符瓊林撐拄虛明兎銀海奔吞黑赤烏
持酒相詩行迹斷人間無鶴到蓬壺

答盱江聶空山

老去文章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渠能達。對客揮毫我病蘇。春雨解憐轅下犢。朝陽愛及屋頭烏。德星何日賢人聚。膝上瑤瓊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自攜扶。梅花照眼春常健。竹葉怡顏氣倍蘇。復有新雛娛老鶴。莫將舊事憶童烏。畫堂圍煖歌春雪。蜀錦波瀾列海圖。

寄和吳間閒大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爲擊壤歌。筆硯烟雲舉世隔。鶯花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舊學浮邱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答吳宗師壽稀年詩三首

早接雲龍晚散花。三年芳信祝修齡。公從天上承恩宴
我向山中讀道經。老兔幸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秋翎。
蓬萊淸淺人應識。拄杖過頭弁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尙方別賜二公爲
維嶽恆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
從游童冠俱頭白。幾度涼風咏舞雩。
能歌能辨九爲章。無限才情屬楚襄。巫峽艸生春易曉
渚宮花發日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目少光。
把筆題詩亦聊爾。坐中何用怪韋郎。

送撫郡經歷海朔宗調官

館閣綸恩拜命新。風雲近接屬車塵。受釐宣室多淸夜

奏賦甘泉是暮春。雨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來頻。
知君此日行吟思。驄馬封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趨召迎新雨，
對客停思倚暮烟。染翰朝々裁五色，吟詩往々過羣賢。
故人若過楊開府，莫說韋郎鬢颯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曾賜元洲冰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辨說誰爲陸，
列守文章孰是韓。溟渤不驚天蕩々，烟塵如洗月團々。
故家文獻應催召，拭目雲霄一羽翰。

題致爽樓 原序

易君小雅々士也。自其先長沙知錄公老於是

邑予孫守儒業至于耆耉又已醫藥活人鄉邦稱世有善人者也小雅與余年相近少相好也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小雅觴余新樓之上望眺平遠山川邑屋烟雲竹樹歷歷在目而易氏子孫或仕或處皆循循敏藝而敦本小雅髮鬢郁然顏貌充悅諸子侍立若弟兄之相次也余深歎善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爲我題之余已爲元章最號善標置嘗自名其軒曰致爽子之樓四面皆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拄笏意字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駕層樓擁髻鬟客至每留風燕外

詩成多在雨簾閒。南階竹侶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閒。若道神仙平地好，便從南郭覓柴關。

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侶水，蛾眉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棲。二老何年重會面，爲揮濃墨寫淒迷。

白雲閒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太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彭澤小龍邀共飯，潮陽遷客憶留衣。笋因春雨朝朝喫，橘待秋霜顆顆肥。我自本名無所住，經函松下共柴扉。

寄龍翔寺訴笑隱

贏得歸來休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閒雲過樹依檐宿
好雨沾泉繞舍流。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臺業又何𢇁。
隨身宮殿香雲裏。還見千峰百海秋。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燈後
天上羣龍進講餘。滿座賓朋尊有酒。盈疇秔稻食多魚
趣裝未覺曹參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練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著從野鶴渾相称。
行近沙鷗亦不驚。江露浥船歌醉起。鑪烟攜袖憶詩成。
秋風遊子偏愁予。誰采芙蓉共晚晴。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猶託野夫亭。得來妙句題章艸。政爾齋居讀道經。積雪滿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昔年供奉慙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攜書歸菊徑。幾回封雪坐茅亭。女蘿薜荔知新葺。華葢芙蓉歷舊經。最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艸青青。

次韻答聶空山

惠我名香海上來。講帷還憶舊親陪。微風高閣紆天步。細雨深簾對露臺。滿袖當時攜馥郁。孤村此日爨蒿萊。高人雅意相期遠。未覺悤悤白髮催。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久飡金液日淸虛星辰欲動含精劍

雲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爲修眞籙百篇餘

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笈何因到隱居

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宮中天積翠玉夫容雲生金水三春楓

露滴銀牀五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從容

舊時行處今看畫烟雨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冲雲寺祝聖壽齋罷

爲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百花過雨落松暝

黃鳥隔溪鳴麥秋。衰朽虛蒙宣室問。淹遲實愛小山留。爲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游。

蜀人劉夢良效楊補之掀蓬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卻貌清江野水邊。放筆豈能無直幹。掀蓬方欲鬬清妍。最憐半面歆歌扇。更笑輕身障舞筵。君看上林千樹雪。繁枝何處獨娟娟。

寄吳思可廉使

歲月將題傑閣成。寄來三筆荷高情。知公任比中丞重。念我文慙吏部名。王勃當年神所助。江淹老去夢還驚。尙懷曝日茅檐下。解寫農桑詠治平。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昔同禁苑又經筵。一別于今四五年。太守政
老夫吟徹野雲邊。愁來每看新題字。夢裏猶
頗欲仙茅扶病骨。想能函致到臨川。

游仙游山賦詩

仙游亭子北門東。雲樹烟霞野逕通。秋淨華
春濃仙縣百花屯。昔人黃鶴何年去。九日清
醉插菊花歸路晚。莫令狂客惱衰翁。

方壺作仙游山圖

身在山中底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
一幅橫橋水滿湖。門外從敎車馬過。鑪中不
等閒眞遇尋師者。指與雲閒一翠渠。

答錢翼之

吳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
徧寫千林柹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
莫愁茅舍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聶空山送杏

看徧生紅雨滿林。筠籠遠致百凡金。遙知過熟心先喜。
猶恐微酸齒不禁。洗琖便應催泛蟻。封囊何必共來禽。
唯當種核成嘉樹。花遶春壇坐鼓琴。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彌天春雪積塵空。花信今爲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開。
九霄金粟有餘豐。愁吟野徑雲俱黑。睡起東窗日已紅。

幸自與公同此樂莫辭微醉注黃中

予少年過蓟門酒樓賦此題曰連十八書郡人疑其爲呂洞賓詩也謾記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雪䄏邪滅袖拂春風槁朽蘇氣侶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卽事 四月十六日

臥病邱園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縣公稱壽邀相共野老扶藜拜不前帶拭文犀看舊賜髮垂明鶴愧初筵莫言小邑天光遠朝薺靈芝五色鮮

目疾偶成二首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烟霧亦悠哉。靜聽靈響空中發。
坐受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其左邱裁。
太清絕點誰能畫。一瞬青蓮月滿臺。
木棉鶴袖小烏巾。百事無聞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
今為華蓋洞天賓。看花譏笑如烟霧。落筆那能泣鬼神。
聞有紫芝之新可食。園公有約願為鄰。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不見丹邱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蒹葭霜露風連海。
翡翠蘭苕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
前村深雪誰高臥。亦有晴虹貫夜船。

答盱江石門江秀才

石門山在盱江上聞侶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沒。道林常見晚雲停。鳥飛空界誰能賦。龍負經函我所銘。此地卜鄰多逸興。重來爲寫向幽亭。

夢吳成季眞人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衣冠。青山春日何須買。高閣浮雲只共看。野簌不堪供七箸。新詩聊可佐盤桓。當年赤壁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旣望陳溪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

野迴霜明月轉高。寒花疎影立亭皐。池冰下見蒼鱗鬛。雲海東迴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近更揮毫。茅簷數客當晴旲。無限淸歡一縕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甕牖西南煖有餘。頗有襟期俱老大。略無塵滓涉淸虛。飢來進火烹仙朮。定起和丹較道書。憑仗白雲封谷口。免敎人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漁者縱橫網不疎。羹食盡供晨市遠。炊煙猶待晚歸餘。已知漠漠濠梁異。豈盡洋洋鄭沼如。萬里江湖春雨闊。海鷗不去小舟虛。

李伯宗錄詩

老去逢春總謾吟。敢煩綵筆爲追尋。玉堂天上成塵夢。茅舍山中稱野心。萬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雨落花深。文章傳世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蕭白髮疎高齋長日共淸虛輕雷過雨神功外瑞露垂雲壽瀝餘藜杖每期天外友松肪更試枕中書九秋華蓋通天極千載相隨兩鹿車

吾家舊物薛公鶴 原序

予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尙書自蜀攜至此邑目爲珍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惋歎今二十餘年集妻姪浚儀趙德莊從好事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故而藏諸篋笥爲賦

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崢嶸壓九皐鐵石閤身修足脛雪霜徧骨淺翎毛通泉久失千年壁杜甫空吟一世豪

老去思鄉歸未得時二借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齊賢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二雪滿舟病眼直驚翻玉樹
吟身渾欲覓貂裘衝寒載酒憐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
得意長安各騎馬山堂還憶醉翁不

閩憲克莊曰故舊託文公五世孫明仲遠徵鄙
文老退遺棄散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勛
至善及余表姪孫陳詼予兄子豐仲弟之壻賈
熙用昭之從子大年等十餘人寒冬連旬日夜
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矣賦此爲謝

老去斯文付宋寥寒枝枯甲一遺蝸虛言自歎眞何補

好友相求不憚遙敗篋塵埃煩數乇破廟燈火每連宵

書成明日尋梅去其看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幷簡貳憲幹克莊

道南遺緒實大存徑寸神膠萬里渾路遠祇憑霜履穩

歲寒更覺縕袍溫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

弱翰不堪酬使者遠來深愧考亭孫

送王公輔遠遊 原序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

其及人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種湖之上

豪傑名勝多從之遊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

于代其高尚深遯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

種湖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寥廓之趣粵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袖詩一篇爲贄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于君子深矣問其年纔三十喜其盛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吳越淮泗而遂至乎京師也故作詩曰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舄度幽岑欲吹藜杖同淸夜靜看梅花對苦吟江國鸎花時冉冉京城烟雨晚駸駸老來每憶登臨處仗子芳年一一尋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太傅東山杖屨行總將憂患托高情獨尋窈窕開瑤席雙引娉婷詠玉笙春雨松間殘奕冷秋風江上莫塵生三分籌策頻煩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川上嘗聞感聖衷尋源曾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千門闢山澤高深一氣通潤物已隨時雨化濟川猶歎昔人功野塘舊隱誰能住一勺淸泠謝大空

夜宿周氏簡饒復心李伯宗

復心與伯宗留宿周氏東齋談易論語集註至于達旦集旦微疾不得奉陪然心甚喜雞鳴賦

此章呈二君子

霜月高齋宿兩賢。夜深情話極幽玄。退藏莫測神明化。通變猶聞典禮傳。五十華年思絕學。二三良友肇遺編。選鋒若欲驅殘臘。睛昊梅英孰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并序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过道百里。惠訪山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誼。得見禁林貴臣名公書。報萬初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將有朝擢之喜。良爲助慶。因賦此爲別云

墨卿玄璧進明光。玉硯雲興御榻香。內相貽書傳異賞。

中朝垂問仕何方。世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艸木荒。把筆欲題新感遇。牛衣春夢入滄浪。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冲雲寺祝聖壽齋罷。爲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百花過雨落松暝。黃鳥隔溪鳴麥秋。衰朽虛蒙宣室問。淹遲實愛小山留。爲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遊。

送韓伯高僉憲淛西

正月樓船過大江。海風吹雨洒船窻。雲消虹霓横山閣。潮落黿鼉避石矼。闕下諫書今第一。濟南名士古無雙。湖陰水退多餘鳥。應勝愁吟對怒瀧。

顧星五曰三四宏壯五六接不得弱妙用流動之筆工整中見變化格律深嚴漢庭老吏故非自負

費無隱丹室

碧雲雙引樹重重除卻丹經戶牖空一徑綠陰三月雨數聲啼鳥百花風年深不記栽桃客夜靜長留賣藥翁幾度到來渾不語獨依秋色數歸鴻

挽文山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淚旹

顧星五曰意到氣到神到挽文山詩此爲第一

滕王閣

城頭高閣插蒼茫百尺闌干背夕陽秋雨魚龍非故物春風蛺蝶是何王帆檣渺渺來彭浦車蓋童童出豫章燈火夜歸湖上路隔籬呼酒說干將

顧星五曰讀此詩始知物換星移是弔古套語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櫻桃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閒見歲豐兜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唱白蓮風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八

歸田稾三

絕句五言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枝撐碧月孤。鮫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

參差不可吹。紉佩寄遠道。遂令如石心。歲晚永相好。

抱玉下天河。繞叢秋露多。天寒翠袖薄。日莫欲如何。

翠袂倚岩嶢。來尋碧玉簫。拂衣成歷劫。遺迹映寒潮。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蔓有遺實。不食庸何傷。東陵爲圃地。何曾憂雪霜。

題趙師舜 光風轉蕙汎崇蘭圖

衆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雜佩目間之。春風接襟袂。

春硏帶雪圖

玉茗深宮裏。春硏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疎林薄暮烟。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鯿。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海棠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眞。一枝紅淚溼。猶憶故宮春。

黃蜀葵

花萼立淸晨。鵞黃向日新。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芙蓉

丹霞覆苑洲公子　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山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　綠萼鬧素妝風雪裏不作少年顏

絕句七言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凰臺上竹猗〻　別出參差玉一枝閱盡雪霜心侶鐵
高風惟許歲寒知

題饒世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　清夜梳翎雪墮坳仙客不知猶是畫
每聽長唳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雪摧殘澗壑兆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

原註近世墨以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得眞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于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蓋取千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乃用之非常松也嗚呼孰肯舍易而求難必求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佩入明光新墨初成進玉牀草野小臣春夢短猶懷染翰侍君王

原註天曆己巳天下大定中外乂安天子始作奎章之閣于宮庭之西日親御翰墨時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之館其名藉甚遂在草野豈勝玉堂之思乎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侶東陽水

釀作冰壺徹底清

原註朱萬初以藝文直長以年勞恩賞出佐帥幕南海轉丞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以名酒歸之豈其山川之望哉韓文公議丞不負余余負丞今丞凡邑之風俗教命刑獄科賦無不得言言之當無不可行存乎其人而已萬初勉之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鼻又勞人方牀石鼎過淸晝一縷山雲伴老身

原註深山高居爐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擣治斫楓肪和之每焚一丸亦足以稍助淸苦久亦不復爲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土速數片空齋蕭然遂得爲一日之供亦可喜也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甕牖前頭畫不成未有樓臺供遠眺

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陁，遠侶羊羣或侶鵞。憶踏春泥看柳色，
駞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野服初成拄杖行。祇好白雲相伴住，
天台廬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水暖白鷗渾不去，
泥深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惡其
淫鄙，別爲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方平欲來共今夕
徽聞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弈棋。松枯鶴老忘歸時。山前酒熟不中食
自有金盤行五芝。
闕二雎鳩在河洲。錦幄春溫吁可愁。六合淸凝海天碧
木公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雪色鬢毛風外稀。何事酒鑪眠不去。
塵中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不肯學仙蚤已翁。東家木公合壁谷。
但汝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吳興寫竹枝。滿堂賓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相對茶烟颺鬢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淸狂。江中遺佩相思久。莫待明年春蕨長。

夢蟾圖

炯炯孤蟾兩目寒。莎羅臺上濯神丹。冰容映日初無質。故許空巖夢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御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侶。黃髮爲期樂未央。

鎮曰翁覃溪曰灋成之筆無人能及有巨識此詩矣

八駿圖

瑤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玉殿重來人世換

蕭蕭首蓿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蕭徒御圖中見

猶想君庖賜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饑飢負嵎何待要馮婦

弱婦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扶桑積雪高海空天淨絕纖毫每看劍氣衝銀漢

知是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柏圖

馮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客。千年一度此山來。

答趙秉彝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罌致地黃。昨日飲餘肌骨煖。解持書卷近晨光。

酧張用鼎

老去尚向書賓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晚。不及觀君落筆時。

題關尹問道圖

身隱何爲更著書。區區關尹強留車。周公制作成殘缺。
歎息何人問緒餘。
翁覃溪曰杜下當年必有所見爲之慨然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熱惱仍無夢。
坐到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雞犬無聲曉氣寒。童子凝謀朝一食。
玉盃盛得露漙漙。
一盃濃露滑如飴。灌溉清涼可療飢。畢力石田嗟已晚。
空山何處采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偶答樵歌莫卻還。人影自行殘照外。

雨雲先入翠微閒。

次韻答魯子翬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幾年搖落鏡中鬟。高情誰與爲膏沐。舒卷春雲指掌閒。

海風春雨散晨曦。紈扇高堂兩鬢絲。想見東南賓客盛。臨江釃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空巢聊寄一毛輕。白雲千載悠悠外。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網開。選掄更欲藉非才。故人情厚慚衰朽。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怪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溼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詫芰衣。多謝相如遠相問。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絕波。形質不應猶有礙。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二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鮫綃翦得霓裳就。卻擁冰髯上太清。

郭熙書木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鐵石柯記得玉堂春晝永
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眾仲旦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
也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惟慙薄德成虛辱
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事消沈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故人遠訪閒相對
共看流泉日二新
合禮文章體道心事天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遊少
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揚羅李生閩士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紬繹
開函東海渺烟霏
予去聲光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遭畫屏甕牖閒欹枕
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遮山松樹子
憑君灑雨洗埃塵

無題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閒夢
窈窕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後

瞻望眉山艸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只託詩書論古親。
吾弟文章絕幻龐。只餘詩句侶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風雨梧桐白一窗。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冷冷。消得鵞羣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敬申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艸木低。傳寫餘威千載外。空山藜藿尚萋萋。

聞機杼

咿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游。滿地月明涼侶水。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徧閱詩篇未識名。解道折花猶帶露。卻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萲。高花冠玉擅中園。小冠不厭雙蓬鬢。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挺出露叢。紫華高潔倚微風。方田種得新秋玉。萬斛濃香屬老翁。

天官弁會若星流。簪筆同朝八月秋。一色尚方新切玉。含香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衝寒先到寄高情。過橋不是尋常客。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艸堂新。過客全稀甑有塵。城闕鶯花二三月。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庵。荒陂獨往策羸驂。何如城北蕭閒叟。吟詠高齋從適餐。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遙知吟詠羣賢老。清酒千壺薦膳羞。

題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遊盡拔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

華星孤月海波淸

題文丞相手蹟後

大厦明非一木支區二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

矢死終天更不移

次韻陳溪山春日卽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總蘇醒七言內外黃庭景

歷二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暾蓬萊宮闕啓千門晴虛無外來相覓

塵影俱消湛若存

蕉竹庵中舊席處白雲不住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息

正値包犧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于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正多憂樂事

儵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舊有始皇今石刻

李斯文字更嗟峨

鎮曰刺在言外

寄吳景永原序

崇仁邑士吳景永客授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

寺之海棠東坡所爲賦詩者合二百五十餘年

枝萼復盛住山明月溪增葺坡翁舊寓幷錄所
　賦爲寄偶成三章答之幷呈幹公克莊部使者
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麤俗何妨總化工賴得士人渾不愛
故容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萼是鄕人二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還一夢
雨中月下爲誰春

昔登棧閣俯春濤紅萼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
鷓鴣春雨老江臯

　錤曰詩意甚自負故知文章千古得失寸心伯生于
此早自信其爲可傳矣

次韻東山鳳棲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桃。島上紅雲二月花。惟有舊時雙燕子。
經春猶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江外蹲鴟喜早涼。高展園棊歸別墅。
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日暮黃花醉短籬。每歎觀文修舊史。
不違初志見新詩。

寒陰潔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
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蜚英茂才求書比遊京師荒山久病筆
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國史侍講祭酒先

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其一看之亦

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當年空食人間飯

聊爲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蘋如雪鷺飛起

耿二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娛嗟歲晚

一簞猶恐負時豐

幽二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

道傍還見丈人耘

題樓壁耕織圖 并序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總于大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令桑麻之效徧天下齊魯尤甚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爲之者撫圖頌詩爲賦三章二四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袞應無缺

金玉餘音到繭絲。

吳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咏極婆娑。玉成繭館開琴趣。宜薦房中備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到圖窮。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興王衣被功。

送程巳文兼簡揭曼石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愿。俟命從容絕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遭白晝寒。莫怪討論成諍論。御牀夜索艸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

詩成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豈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遊。賢子獨知懷土念。
結廬爲擬艸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畫橋邊。寄貴儘有詩人在。
忍向圖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
不愁老杜不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債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覺。
恐愁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廂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意。
只憑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
不堪夢覺聽啼鵑。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邪非。百年墳墓惟孤姪。
勤酌寒泉薦蕨薇。

寄吳門弟姪

尙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山湖海去。
扁舟強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祿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何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向關情雲房借宿最岑寂亦有鄰舂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櫺坐到夜深誰是伴數枝梅萼一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茁新幸自林深可終日具將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篝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禁得許多寒

葵榴雙鳧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水國不知炎暑近。雙將文羽戲淸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靑雲。按舞調笙不厭頻。南內歸來還獨看。梨園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爲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靑艸離二詠未休。

題陳氏遠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

倚闌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閒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

微風吹面鬢蕭然。

半晦秋陰近石牀。倚牀自炷水沈香。新涼透骨清如水。

幾箇蒼筤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廂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

塵几殘經亦倦看。

杜亭

夜色澄二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冰肌玉骨便清夢。

不爲吹簫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二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爲國。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遊亦偶然。百舌無聲春亦去。蕭二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二旌旆馬蕭二。萬里歸來氣不驕。黃屋東邊渭水上。從官誰是霍嫖姚。

答饒心道。四首。

碧玉淒涼思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儘有遺音世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陰夏木掩柴扉。空傳秀句寰區滿。世外高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草。金石臺荒想獨尋。

塞坐詩書日昃歌。陶公于此每婆娑。匡廬雨過青如舊。只爲長松不易柯。

題約臞爲譚無咎賦

約臞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洗墨春雲溼。恐有神魚起蟄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飛塵不礙清虛晃。意識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鷄斂藏深密靜無私始終愼獨成天德
深信開章自宓義

酬酢紛拏窨室廬老來漸覺就明虛羨君盛歲先知約
絕利尋源事廣居

別燮元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長
滿船明月幾時開

聞燮元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春雨春波舟一葉
題詩先到鳳凰臺

燮元圃除御史後寄蕭往淵巡檢

望仙亭上最清閒，日日吟詩竹樹閒。長官新裁豸冠去，
誰與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莫解嘲。留與周南舊公子，
歲寒聊寫兩三枝。

古檜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疎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
千歲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
開圖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興
聽得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
卻作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癡頑甚。
無見無聞忘卻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浴波紅日上當扉。輕雷谷口作飛雨。
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鸜雛短羽毛。鈎籠三月未能高。攜來聽法生公石。風竹雲松任所遨。

投閒雖久尚勞生。數日山居實稱情。香象渡河姑且置。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經宵。煖烟籠晝。相尋閒步堤沙。露桃風絮。香影傍烏紗。徙倚汀樓最久。綺窗迥翠擁雙飛。輕鷗外。水村山郭。帆過泊誰家。　東華塵土夢。漢宮傳蠟。隋樹啼鴉。記當時攜手。何處天涯。日暮淸吟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山翁醉。驚雷散雹。深夜未停撾。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蹋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　靑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斝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恩諸郎。長歲接賓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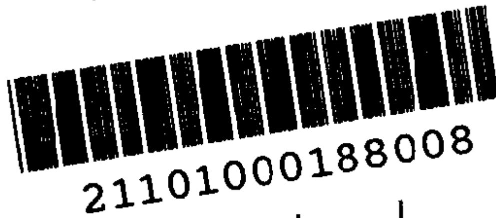
盤石上。新畫太邱翁。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與山閒同。

千歲事。何許覔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岩嶢。相對話漁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葛衣輕。芭蕉叢竹共幽情。病骨不禁湘簟冷。夢魂猶侶玉堂淸。畫簷疎雨過三更。

道園全集卷八



道園詩遺稾

有元西蜀徵文獻，虞老高名孰比倫。遺什統應歸類稾，此翁不僅是詩人。神仙丰骨十九大，道學文章品最眞。異代鄉先揚馬席，豈徒詞賦接芳鄰。

鵞溪鎮題

道園遺稾原序

自昔文章家著述其集有內外篇前後續集別集之分蓋由其體製有同異歲月有早暮故其編纂彙次之法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單詞斷簡皆不得而棄置則又有所謂拾遺者焉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文靖公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天下學者既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克用乃爲博加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君伯祥爲鋟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乎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旨爲國朝之宗工碩生

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公及臨江范公蓋不可一一數也學者讀是編則知其殘膏賸馥沾丐後人者夥矣今公已不可復作予是㠯三復是編而永慨也抑公平生所爲文無慮餘萬篇今學古錄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然則幷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昔昌黎之集成於門人河東之集託於朋友惟廬陵歐陽公之集其嗣人能致其力焉若堪之汲汲於此其亦可謂無媿於歐陽氏矣夫堪一字湧伯

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金華黃溍序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歸與公門人李本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出

如景星鳳凰士爭先覩之爲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編然與學古錄所載皆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早夜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已樂府題曰道園遺藁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家其先君子樂善至治間嘗識公于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昔虞公南來椿已總角獲拜公

於錢唐嘗從叔祖母家氏傳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悽愴且手跋於後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椿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已收入則其所遺者已鮮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其志與伯祥之好義故因其請而爲識于簡端至正己亥夏五月既望眉山後學楊椿序

有作之於前而無踵之於後則其傳不永欲永其傳必後先得人可也吳郡素稱文獻邦而人多好義事有可資於世者則不惟作之者有其人而踵之者又有其人

若長洲陸君守道早從虞堪勝伯遊受其教益居多堪嘗裒其從祖道園先生古律詩七百餘首竝古樂府若干篇而金華黃公晉卿眉山楊公子年皆序於前金氏伯祥已爲鋟梓迨今歲久版多亡闕存者僅三之一且模糊閒出守道以其師之故方圖補刊而易其模糊者奄及易簀二子珩瓚念其父志今續成之徵玄序其事於戲先生之片言半簡猶爲今之所重況其詩之大篇短章足以垂于天下後世使人躍然而欣睹者二公論之悉矣奚待後生小子玄之言哉雖然若是編補刊之始末與夫守道之不忘其師珩瓚之能繼其父以見吾邦後先之有人而得永其傳者是皆可書也故爲之序

其後如此至正二十三年癸酉十二月初吉行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兼修國史後學彭城劉玄譔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錄翰林珠玉等編已行于世然竊讀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閒輒爲蒐獵訖用有年始得詩章七百餘篇皆章二在人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僞亂眞故不敢不爲之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于天下家傳人誦其大篇大什諸編前稾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闕庶免有湮沒之歎方類聚成編以便觀覽而吾友金君伯祥乃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命其子鏐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尚有俟于他日云至正十四

年五月甲子從孫堪謹識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總目

卷第五冊

律詩七言下一百二十篇

卷第六冊

絕句五言四十一篇　六言六篇

卷第七冊

絕句七言一百八十七篇

卷第八冊

塡詞十七篇

共計七百三篇

虞文靖公道園遺藁詩卷第一

操

釣雪操

鑿方池兮山之曲。仰喬松兮倚脩竹。四時來兮無不足。歲之寒兮天雨玉。雨玉兮滿庭。予何思兮折芳馨。魚潛淵兮亦在藻。言將求之㠯忘老。鯈鱠兮鰋鯉。有酒兮多且旨。霏霏兮來思。尚友兮君子。

古詩四言

致樂堂詩 有註

致樂堂者。集賢待制周君之所㠯奉母者也。蜀郡虞集。爲之賦詩曰。

翼翼新堂。有闔有房。夫人來居。既安既舒。攸芋攸寍。載燠載凊。言闕于門。曰寫我誠。有駟其馬。有仇其軏。爲子來者。允貴且賢。貴容舒遲。賢有令儀。爾因爾宗。先君之思。翕爾兄弟。具于嘉旨。我飲我食。先君之子。詩言溫柔。禮言著存。我撫我惠。先君之孫。樂哉誰氏。維周壽母。疇克致茲。周南仲子。君子善頌。文則多有。又永歌之。曰導燕喜。

萬戶張公廟堂詩 并序

大德辛丑昭勇大將軍河南征行萬戶鎮通州張公曰其兵從征緬死之通人作廟曰祀公二十年間朝之公卿大夫士能爲文章者莫不爲

之制作泰定丁卯公子御史亦俾予賦之集曰

爲征緬事始末在朝諸君子則知之矣通州僻

在江海其人何自知之況久遠乎且不著夫狂

夫首禍之故成宗皇帝聖明卒致其罪則公所

以不肯墮其構陷必甲胄以死之意亦終不白

於通人故稍原其始而道之庶將來其有考也

詩曰

於赫世皇並用豪傑一定宇內櫜厥戈甲既久既安成

宗繼之祖功莫加道在手持狂夫興謀以動相國曰昔

祖宗咸尚戰克萬方悉來史皆前能我獨無名曷稱繼

承蠢彼西南醫叢負固聚落八百各統女婦人強善驕

馬貝競豪豢豕于宅黃金飾櫓取而有之富可足用赫
乎功多以世智勇相臣以聞天子曰嘻有是言哉汝其
試之狂謀既售諫言不入既賦軍實弓鉞仍戢餽饟啓
行萬里騷然飢危蹈毒未戰已捐番々名將天子爪士
鎮于江滸天子所使狂夫忌之承制驅之詎思國謀徒
逞厥私將軍慨言死爲臣職可陷者身不陷吾職見制
鄙庸豈我召凶心知無還況冀立功與其矯誣死彼狂
手孰與奮擊不喪吾守孤旅轉戰深入不回殺戮既多
身卒死之三軍失聲萬士喪氣孰明公心君門萬里裏
革東歸遙々江壖部曲候迎悲風旆纏民懷其忠士感
其義虎奮鷹揚如見其至卜廟得吉東望際海神其妥

之有永無壞狂夫辱國天子震怒立呼狂豎斬以大斧
狂罪則誅死事奈何襃封哀榮自世不磨豈惟不磨元
嗣御史既有兄弟又多孫子奕二勳門秩二良杙天之
報忠豈有涯哉

柏堂詩

崇仁劉觀母熊氏有貞節觀作堂奉之翰林學
士吳生有記藝文監丞揭曼碩氏作頌朝賢多
繼聲者元統癸酉集歸自京師亦為之賦焉

翼二新堂深明高寏嘉樹在庭維柏桓桓霜降露濡載
寒載溫歲以序遷我有恆歡惟昔壽母來居來言昔扶
弱支今撫其繁先君之思永矢弗諼視此庭堅不忘以

存肅肅令子敬共前聞婉婉有容郁郁有文室其宜家長其子孫暖日扶輿涼風進軒駕言忘憂游息山園閣度淳珍匜汎巹苾樂昔和豐具養無愆孰栖爾柏翺翺其鸞里人瞻之孝慈之門君子有言德風攸敦敢告司藝善培根原

題胡徵君器之和陶軒

春木晨榮秋華夕滋流雲行天逝者如斯柴車葛巾曷能歸來我懷古人徒誦其詩有美君子尚友先覺靡觴不詠無詠不屬豈無他人孰此追躅優哉游哉君子之樂吾儕小人力絀乃休猶可以馳曷其停輈卷舒無悶入聖實優敢以未成竊方前修祖德之述尚論其世我

獨何爲夙墮羈縶聞君贊歌祇以生愧旣曰知非請勗餘歲自註集讀書中山旹草屋三間以紙糊其壁舍弟仲常爲書邵子諸詩於東謂之邵庵書陶詩於西謂之陶庵吳先生見而歎之以爲世內無窮之悲世外無窮之樂也

心遠堂詩

渺〻平湖其際維山飛鳥載雲晨往夕還平湖瀰〻薄于山止雲窮于飛目力無際慨昔周遊山川邈悠忽焉興懷一息九州千古旣往萬古方至悠〻我思譬彼逝水樂哉君子其居深〻不邀以盛式究厥心

題上官樵寓

青松爲關白雲爲戶其迎無賓其往無主假夢待鹿遇弈忘斧不去不留是曰樵寓

東坡笠屐圖

謫居荒濱。無誰與語。言從諸黎。歸在中路。風雨適至。借貝田父。犵獞怪隨。傳像畫者。笠以雨來。屐以泥行。匪以爲容。用適其情。朝衣軒車。固將若驚。恆服爾假。猶不予盜。含德之厚。混迹於俗。魏二勳華。天章轉燭。幽囚野死。曾莫指目。我不自忘。的致凝矚。偉哉天人。其猶神龍。其來無迹。其去誰從。形擬猶差。矧是飾容。世無其人。神交或逢。

呂洞賓像

洞庭無波。明月萬里。我昔見之。劍若秋水。

玉淸道士魚障

春雷發聲風雨晝至跋浪龍門一躍千里我服神丹得爲水仙鱗二幐子飛朝九天

墨蘭

遍遊楚澤枝訊葉蕤使讀騷者得見眞面
好風東來其葉紛披所不隨者芳荃自持
歷沅跨湘無二無雜向一毫端生分別法
日莫無雲微風扇和樹之百畝靈愁其多

畫魚

東人結網西人漑鬵滄海長逝吾獨何心
錤曰四言詩襲三百篇貌不是遺三百篇貌又不是
醰藝家以爲難能

次韻答袁伯長學士十首

衡門有一士閉戶守玄一脩之三十載深不願世述品
光無淪降赫二抱靈質終然不可挽煦物若春日
斗酒相勞苦聊樂不爲怠葅醢備百索嘉此歲無害馳
驅廢穡事每爲同里慨縣官庶能念中歲得半代
春花好顏色持以勸君酒君今不識察後竟侶今不悲
歌無轉喉拙舞不運肘生不與世諧死寧同世朽
少年學爲琴豈惜爲君撫知音不在今在昔或可數遠
遊竟不値歸將托幽阻念子獨我求龍門作風雨
雞鳴當知晨草生當知春出山復懷歸永愧先幾人飛

蓬離本條縱浪隨風塵流水東入海逝者何蹤云
兩邛各岩巂荒隧下深迫狐狸號其巔儀秦此幽宅二
予昔在世往復相十百所以學仙人劇飲謝天厄
跕躧鳴趙瑟揚眉鼓秦弦遠夺萬金室窈窕若雲烟安
知碧草晚飛光無復乇聲名竟不立淪落世羞傳
疏傅出漢廷決去豈不偉未能忘懷樂日問金餘幾陶
生行乞食何有口腹累鄧郎臨死嘗不復著簪屣
少年頗浸落偃蹇無所承長大不得食常持一半冰昔
爲井中泥今爲井上甑未得復故初灌輸効微能
梧桐失故蔭丹鳳蓄餘戀去之千仞端十載始來見高
秋竹無實忽二恐復遠昆邛玉爲田爲子採芝箭

錤曰以閱世之深心寫高潔之天趣詩品在射洪感遇上足徵伯生所學

早起二首

馳騖亦已久淹留竟何成疇昔夢至家屋舍還欹傾晨思理垣墉夕念鉏榛荊唯恐歲年莫惕然心爲驚歸去非有難納履斯遄征永言得安居庶無愧平生

皆運忽在秋觸目非故先哀蟬厲短噪雜英綴微鮮昔人知化育能事本無言翕然變皆雍皞皞同其天斷琴具斯意一鼓三絕絃寥寥竟何補戚戚徒自憐

錤曰古淡

夜坐

露坐廣庭夕海氣接清顥毛髮感森爽幽夏集中抱寄
身百年內變化不待老區二事形骸所競非所寶昧玆
動靜閒生理誠草二聖言就湮沒迷散費探討所憾精
力微何以相斯道
溽暑多蚊蝱起滅尋尺內稍思出夷曠高眠釋煩憒凝
神一無爲消息任告代怡然以終古煢二自乘載逍遙
日月上下覩渺冥晦如何在世間動輒爲形礙得見王
子喬吾將解蒼佩
錤曰冲澹軒爽直舉匈臆浩乎其有所得也
遊長春宮詩分韻得在字
神宮古城端千里見畿內幽關挾北戶連嶂鎖西岱南

樹蕩何極。東溟渺無礙。中天積紫翠。雲氣常靉靆。孰云萬有曠。攬括固玆在。奇懷得縱觀。指顧生百慨。天風正浩蕩。春物尚茫昧。黐愁目力短。奕二飛鳥背。永感神禹迹。願托穆王載。仙人騎黃鵠。一往不復再。忽然會予心。雲中贈雙佩。

錤曰。夷曠壯偉。何減昔人慈恩寺登雁塔諸作。

題張希孟凝雲石

海石不盈握。隤然如委雲。危岑集遠思。虛竇樓微熏。天高泰華斷。日出香鑪分。几硯襲清潤。文章互絪縕。潛害起神谷。震驚天上聞。亟覗恐無及。化爲九龍文。

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岧嶤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以抗浮雲誰能顧塵囂擬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龎公輟耕隱頗懷見淩霄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寥

次韻袁伯長贈陶心山

憶昔白雲君高居賣黃盧夕煉黃帝鼎晨註神農經羣眞皆滿坐逸響每盈庭寸田既無眦幽關那有扃飛淩萬物表婆娑垂帶鈴歸來塵世外曾孫燕虛亭所志在高遠三峰列青冥頹然得所止一念三千齡崑崙抱明珠旭日曜空靑槃桓有童子松根求茯苓

送周東暘赴零陵分韻得鳥字

拂劍池水秋。理棹湘江曉。地古記載多。昔清戰伐少。雨洗崖石文。風作林谷竅。應上朝陽巖。東望聽啼鳥。

魏氏園亭、分韻得池字、

託好自故國。傾懷得新知。授館澗谷居。張筵芙蓉池。高僧攝香至。清唱入雲遲。況陪兩時彥。羣從俱忘疲。仲夏乃積雨。水石各華滋。高柳尤故物。臨風綠披披。曾及百年外。飛蓋來參差。隆替與昔邁。百室無一遺。盛德獨能遠。感慨更共之。西風白鶴表。落日滄江湄。一老昔在世。遺書方在茲。勖哉保傳業。子孫以相貽。

喜雨分韻得須字、

下車未逾月。十日九馳驅。祇知府事殷。不聞燕寢娛。傳

呼當夙興落月啼城烏中衢塵不動肅肅來車徒借問何所往高堂集羣儒列坐多皓首巍冠講唐虞遂以青矜升鼓篋何于于是昔天氣高市童雜呼雲風雲東南合倏然靈雨俱緩帶卻煩劇清涼變斯須麗澤深有慨羣生亦昭蘇逍遙池閣上何必欣戚殊

錤曰所謂卽事多所欣也此老襟抱可想

鄭同甫書帶草軒

六籍久將墜鄭君家多書韋編苦易絕掇拾以蠹魚幽草長春雨參差在庭除紉結可東素垂之仍有餘焉知廣文舍猶如不其居光風動交翠汗青羅綺疏燿燿照屋壁烟雲隨卷舒春夢不可長蟾輝墮檐虛故人舊題

字使我增欷歔

朱秀之杞菊軒

高軒何所植杞菊交根枝紫實既秋熟黃花亦晚滋嘉名信共愛何以療予飢此邦號富庶士賈志懷資蕭條山石間誰復見悴茇遺脫兼井餘榷剝無完肌縱彼百晦受豈得安耘耔種此頃步內庶無征奪思採擷勿違節烹芼貴有宜三咽可千歲逍遙奉天隨自註集游吳中因省墓山閒曠見田野有可念因贊高軒之樂而及之庶覲風者之有采而知之者

錤曰民風士習吏治俱於一閒詠中道出孰謂伯生宅心方外也

柜軒詩有序

吳郡故有金氏名章者仕宋爲迪功郎家饒餘貲而好施子孫相承以孝友著迄今室居尚存五世孫在讀書飭行鄉里尤稱爲善人焉嘗手植柜樹于家其本初甚微未幾益滋茂因構軒于傍名之曰柜軒集嘗登是軒遂爲賦詩以紀其事在宇澗甫樂善其自號也

東南有嘉樹。蔭彼君子居。君子秖侯裔。積善慶有餘。俛仰二百年。猶是舊室廬。一朝種茲樹。森然榮庭除。種植曾幾何。倐爾淩空虛。亭亭結根據。枝葉交扶疏。高軒構爽塏。對此頻軒渠。芳春膏雨沐。炎夏薰風徐。君子日夷猶。澹然塵慮攄。對客共譚笑。課兒事詩書。昭昭穹壤閒。

此樂復何如竭來數十年此樹高于初信知君子德歲久同發舒願言繼封植勿共荆棘鋤庶幾魏公槐方今猶權輿

聽秋軒 爲僧賦

道人攝袈裟深坐滅靜定長松結層霄密竹生晝暝龍吟崖石陰鳥度池月瑩秋從何處來觸物成我聽振空林外錫旋復室中磬耳根證三昧圓應普虛罄所懷丹邛生春夢一擊醒等此聞性觀素壁寫三逕

鉏曰讀長松十字不必到其軒令人生隱心矣

玉壺堂詩 有序

積水之極蔚然中邛渾侖穹隆匡廓扶輿就之

若虛履之若浮人不可到也而仙者居之以其
圜中而方外故謂之壺焉聞有何公眞人有依
綠之園蓋取諸水也又有玉壺之堂殆擬此與
會稽鄮夫曰天由地生巍二尊高旁有垣闕狀
如蓬壺曲閣相通可以踟躕且玉者積陽至剛
純粹之精取類孔符哉看雲叟曰是吾師也子
爲我賦之乃賦曰

眞人德孔容治生尺宅閒外質謝追琢中虛保堅完合
璧映華蓋懸珠隱泥凡天地立有極日月循無端晨從
密霧入夕與飛景還足履五文絲首冠夫容丹行廚膳
琅膏燕坐以盤桓弟子看雲叟嚐昔爲我言往見不可

得期之三千年

送可無上人

五公昔講豈聽者不起坐虛空悉銷殞何由見人我名字誰與安說義話已隨尙自無亦無無更問可不可有如天雨華誰能拾餘朶

送南野眞人

山中積雪盡江南春水多解劍還上方朝衣挂松蘿城門望羽節扁舟聞櫂歌故園良已適昔游將奈何閒雲樓古樹空壇遺落花何昔兩衰鬢相將照江波

鎮曰發端冲曠

次韻鄭善之遊山中

杖藜入南山。卻立賞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納履舊。空餘松在澗。仍作琴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入門避雹灑。脫屐亂苔甃。陽岡扣雲石。陰房絕遺構。澄公愛客至。取水絕幽竇。坐我薝蔔中。餘香不聞嗅。但見瓢中淸。翠影落羣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漱。講堂集羣彥。千鐙坐吟究。蕭蕭雜飛雨。沈沈二度淸漏。令我懷幼學。胡爲裹章綬。

錤曰。諷詠數過。直有遺世之想。彼裏章綬者。無庸知亦正不能知也。

題王眉叟眞人溪居對月圖

長松千尺起。白石下磷磷。隱居愜素念。燕坐見閒身。溪

流宛無異。月色亦常新。悠悠宇宙內。對月今何人。

題天台柯東谷

汎觀天台圖。始識柯東谷。草樹何蒙茸。循澗入深曲。升高雲繞身。厲淺石嚙足。桃花一千樹。隔竹映茅屋。中有學仙子。黃庭晝嘗讀。俛聽下玄鶴。遠至馴白鹿。疑是司馬君。高繼陶生躅。臨海賓出日。藝圃收種玉。太白何當來。東柯賦明月。

錤曰。讀此詩知公身有仙骨也。

春山曉行圖

置屋雪巖陰。耕田雲洞表。積雨白霧收。遠林翠波曉。農人告春及。扶杖驚窈窕。久與塵事違。冥鴻送孤矯。

山居避暑圖

急雨山泉落長松激回風靈響從天來夜高旦彌雄龍眠九州虛鶴起曾霄空羽衣者誰乙從我入雲中

秋江待渡圖

江潭秋木落臨流送將歸微風蕩去檝相近更遠遠遠客從一翁吹簫白雲飛我乃命黃鶴乘之待前磯

雪嶺盤車圖

玉關積雪高十里百盤摺槖駝便平闊望見已愁絕昔平無從軍道遠何由竭惟應飛行仙萬仞俯瓊闕

雲屋圖

曾山出雲氣還自爲文章木石共蒙被容華生老蒼朝

來旣非蹟夕往亦可藏道人宴坐次見之以爲常了知
不可繪相對聊徜徉

摹鮮朝鯉圖

吾嘗觀剝象貫魚何翩翩其類實繁多咸仰宗厥顚金
鱗三十六其數陰已極用變乃純剝飛躍見天則于惟
君子升大小宜畢興巽風旣動盪雷雨方騰蒸倦客年
五七讀易未知道觀物每興懷玩心以忘老邇昔臥田
里所願得豐年欲占小人夢乃爲畫者傳

謝吳宗師送芍藥名酒

講臣不常參宋寘奉朝請故人得好花持贈乃兼秉金
盤日中出品目標禁省一萼重數株大與牡丹抗醲香

賓尊貴深婉更加靜居然荷慰藉相對空書永起求神農經錄在淮海境天〻美厥草曾不耀朱晃上京素高寒夏至冰在井沙草不滿寸芭葉成枯槁同生非異土榮悴何不等此豈夫容丹逡巡太陽鼎灼〻天女嬪儇〻步搖盤盈〻綃卷膚況彼南國迴移置諒不可孤賞且深領雖與名酒俱絕飲畏渟泠頗聞好事者采擷置充名刀圭果三嗍五臟化俄頃文章麗出日儀鳳同煥烱言誇眾應疑所貴仙者肯

鎮曰姿態穠麗乃以瀟洒之筆出之可謂善變

次韻天台張秋泉

張侯殊可人長著百斛酒吾來輒醉取未晏臥甖缶吾

意適君會斟酌愧勤厚清濁無所嫌但喜杯在手不負頭上巾每懷陶五柳

十月十八日聽誦道經

崑崙極高大九嚴冠其巔空洞蓄幽邃絪縕遂迴旋眞情忽恍隱純陰徹幽玄倒景俯白日浮氣堆紫烟奇文妙變化靈響含自然降神作賢聖理物成歲年古書二三篇殘缺忘所傳中夜坐燒香微吟思至言身生堯舜後意在羲皇前隤然泯知識經書雪垂肩

錤曰伯生力肩道學而參以黃老後世所以文苑相位置也

陳溪山先生留山齋春日賢郎來省具酒爲樂

集賦此詩

齋居愧幽栖君子肯辱臨怡然推夙好曠懷明斷金席間奉容止朝夕副所欽春陽汎物華旹雨流泉溉戶牖掃宿霧新衣振塵襟諸子旹來省森如羣玉林嘉蔬薦甘旨芳酒盃朋簪伐木美嚶鳥鹿鳴歌野苓衰病晩聞道力弱嗟弗任詩書實世業冠纓匪斯今顧望羞龍斷汙潢溢蹏涔守約易循理足欲資陸沉側聞太邱長率物由平心敢因先覺言發予小人箴豈弟勗明德鳴鶴方在陰

送會稽宰夏仲書進士兼示達兼善郡守

會稽吾故鄉今喜得廉吏三仕彌固窮不愧親策士故

鄉伊可懷西去廿餘世淸流遶修竹可想不可到知君垂朱紱吟嘯了公事還能探禹穴莽蒼思古始太守文字交僚佐足風致汎舟溪雪前列坐惠風次詩成可繕寫千里以相寄

送豫章熊太古兼寄蘇伯修參政

豫章有絕學玉堂不見收爲養不擇祿淒涼向炎州攬結桂樹枝誰爲玉雪謀十年一再見我老君白頭古劍光陸離虁以珊瑚鉤激昂文史閒未愧班馬儔蘇君天下士定價琳瑯球江漢方渺然爲我觀素秋長吟一相送明月在高樓

錤曰惜之重之又從而鐮礪之無微不入

哀陳童子

南山有鳳雛。飛來上林樹。祇承朝陽輝。不食秋夕露。珠零海氣盡。璧毀月光曙。巫陽不能招。荔丹滿洲嶼。

答胡士恭二首

王母昔賜我。一雙白玉環。懷之四萬年。恆在胸臆閒。偶因朝玉京。識之爲開顏。忽然化黃鶴。飲食崑崙山。漢武好神仙。多欲心不閒。所以至太液。遂從白雲還。

鵬運候風信。龍起雲從飛。神物本無待。感類相因依。高人服金丹。質化識者希。引睇貫霄漢。倏忽歷九圍。駕言清秋鶴。同承太陽輝。何期老鍛融。素心竟成違。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道路無險難征人故多傷窮愁一酌恩感舊忘他鄉九疑不能從二妃在瀟湘無以寫幽思吹笙鳴鳳凰

宿紫極宮新樓

野人入城府且就雲房宿東瞻蘇翁亭南望孺子屋相從總君子寒夜對明燭閱世如雲煙進道貴金玉取泉總持共烹茶武夷曲疎梅折高枝蕭閒對晨旭欲寄高軒人修眉遠山綠

秋江亭

白沙積高雲有文見川交華屋垂光彩沉壁依潛蛟偉哉江海客結亭在其郊流波散席上絕岸當堂坳靈槎八月至垂綸向金鼇清露集衣裳嘉魚薦壺匏賓客歌

白苧微颸激林梢

次韻陳溪山送搖扇

念我久坐雨貽詩遠來詢遙知治寸田隄防固嚴闉憂樂無嬰懷蕩蕩二羲皇人自信知者稀虛名非所親南薰待披拂感此昔物新無由奉言笑泥塗滯周輪長箑豈手容招搖遺閒身受經浮邱伯老矣弟子屯何以答佳貺執御從後塵火傳思爲薪烹魚溉河濱

贈喻仁本

早從中州遊希孟實豪傑穹窿如喬嶽培塿謝䫉鴕侃侃買燈疏英主動容色賢子痊黃壤感痛解朝玦朝遊長白春暮躡歷亭月慨然得終身屢召不踐轍兵後闢

中餽。特起救焚烈。反袂傷道窮。委頓成殞絶。賦詩哭遺
佔。好事爲鐫碣。爾來二十年。江海鬢如雪。每興故人思
遠道歎睽越。忽逢逮喻先生。江上倚舟楫。久爲濟南客。山
川類能說。共言中丞舊。流水慟嗚咽。更出中丞書。歲久
字不滅。交誼貴久要。於焉見高節。問君將何之。束書向
京國。豈無同門士。簪笏在周列。觀人以其志。論薦共持
揭。敢爲祿仕勤。聊以誦明哲。古人不可期。長風起天末。

鎮曰。一往情深。文之有眞意者。

夢舊游諸友

二月三日午後隱几夢館閣諸舊遊。存沒參坐。

陳眾仲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深思。

旅但不得見爾記得有詩六首其末句云萬死起俄忽只是一思憶是孟浩然作爲是白居易予曰殆是孟詩但不記得感動而覺是年夏聞

陳亡

隱几暮春雨夢見舊知識瑰奇秦漢刻墨本在東甓論辯如平昔契闊增歎息就中東海生顏色殊不懌停杯不成飲執手道疇昔苦言孟浩然有句在胸臆萬死起俄忽只是一思憶

錤曰夢既可感一結卽用孟句警痛異常

題金溪汪尉雲松巢畫卷

喬木多悲風卑枝安可居興懷有巢氏渺在邃古初浮

雲無定姿澹二滿空虛脫身往從之一起千仞餘冉二
愁絕思悠二隨卷舒白鶴千載來徘徊向匡廬乘蓋生
紫烟搖此將焉如惟有南昌尉淩風一同車

雲林圖

雲林之高峰可望日出海君子居其間旦夕餐沆瀣三
年毛骨換九載神色改翩然升雲去鸞鳳翳五彩山中
有神藥服食少人採寄語浮邱公佇立以相待

次韻二首

昔者采芳草青春在中林三秀不並世日莫生重陰霜
雪日已積萎擇日已深持獻雖無貲豈忘事幽尋齋房
夕受釐垂衣正思欽霏烟散熏澤蘼艾非所任華英發

貞本靈占。係同心。錫貢幸未晚。庭實生南金。

微根抱山石。薪櫍本同科。曾不中樽罏。將置崇構阿。終焉荷聖恩。早休遂婆娑。雪霜之所飫。茯苓表垂蘿。昔能致佳士。攜壺挂寒柯。極目思遠道。含情托清歌。秋水不盈勺。白雲豈其多。結枝待幽吹。泠然送鳴珂。

紀夢二首

夢見二三子。被服皆古人。雲漢盛履舄。山河儼冠紳。言非世間龢。一作靈虛音轉彌綸。反思昔遺遠。浩蕩不可陳。睡覺日在樹。空榻凝餘塵。

東南多名山。衰病嗟遠道。夢中躡虛空。黃鵠爲先導。穹林冠晨霞。遠水澹秋昊。似在喬松間。未覺黃綺老。飢渴

非所憂清露滿瑤草

錤曰絕非食烟火人語

足痛吟寄費無隱

足痛不履地匡坐畏長倣令人讀道書聊以釋幽抱脩身二不衰此事聞頗早涉世得憂患皆至遂枯槁茅檐苦聽雨更愁妨穫稻分當長飢吟稚子忽吾惱盈約固不齊受命自玄造東家種薯芋健步常爲討況聞東海上旅生如瓜棗食之果不死所嗟在遠道親往未必能詠言永爲好

錤曰樂天安命之作

歲寒吟

邑南有高山，隱者浮邱伯，弟子遠來求，千載覓仙宅，蒼崖接天光，旭日融五色，永言託幽貞，緜緜奉明德。

南昌昔高隱，吳市遂不還，玆土獨遺蹟，丹氣留空山，噓潤被草木，含滋及蜎蠉，相望世云遠，雲中還妙顏。

蕭蕭松閒雨，夜靜殊未止，青燈照殘書，白髮隱塵几，園綺德不孤，相持一瓢水，如何在人境，茅茨罕鄰里。

錤曰：昔人謂柳子厚南澗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愚于伯生歲寒吟，亦云。

賦神蛙 原序

曹南吳生出神蛙相示，玄石光潤，其口目臂足，儼然如生，脊有文點，腹若容受，蓋眞蛙也，不知

何自而化石焉有博物者能辨之

貞女望夫歸穹窿化山谷飛揚洞中燕遇雨貼石窟古昔蟾蜍精千載得仙術虛吸元氣服緜渺值通息形體雖尚存性情已非昔誤食至陰精返此太玄魄無乃書契初科斗抱殘墨猶與筆硯交君子同几格幽光感星宿靈氣生倏忽愼爾韞匱藏勿使蛟龍得錫圭神禹時因之問河伯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一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詩卷第二

古詩七言

雪山圖爲劉伯温監憲賦

我家成都雪山東。公家張掖雪山北。吳船誰載鄭廣文。起寫崑崙界天白。張掖雪融草木長。禾生隴畝多牛毛。烽火連山擬樓觀。江海微茫秋練光。著書東觀夜如水。太乙燃藜照圖史。從游冠帶文武備。斐然四郡良家子。黃河奔流百谷盈。神禹疏鑿中州平。峨眉玉壘連雲氣。長庚北斗東西横。

天涯山歌爲崞山公賦

大鹵之虚山有崞。彊晉名都古城郭。太帝親征西極還。

命總師干里鄞鄂。三世專居二百年。公孫御史籌帷幕。
與言諫諍國體重。抗論陵夷鄙夫怍。九衢塵土迷白晝。
萬里天風飛一鶚。連山長城下平曠。孤秀嶄巖自天落。
安車夷猶奉王母。咫尺天涯下旁礴。振河載華坤軸穩。
捫參歷井天梯鑿。六合高窗竅空洞。日月容光陰氣薄。
春鬟翡翠擁烟霧。秋水芙蓉淬鋒鍔。東海漫愛華不注。
西行不到秦關崿。上方宮闕何所有。回首穹窿起龍漠。
天山舊音本雄渾。孤鳳一鳴冠阿閣。蒼茫石鼓難為聲。
野水寒雲不堪酢。奉祀曾過軒轅臺。俯仰高深歎今昨。
汾波橫出衝黃流。長慼秋歌入寥廓。卷石東南雖有聞。
安得停車徧邛壑。元姚自是一世豪。若比公詩少揮霍。

有詔無容極幽賞黃木扶胥求海若前茅度嶺建旌纛後吹淩波雜簫籥馬飲清泉榕樹陰鷓隨飛雪梅花蕚退食委蛇幕府衆明月懸空夜城柝橫槊高吟動鬼神轉鈞妙手隨斟酌坐令刀劍化牛犢夾岸鯨鯢貫蛟鱷閬風玄圃在天外玉振金聲爲誰作雅歌緩帶有餘暇直追高情無宿諾百粵皆知白水心羣魚莫恃黃金橐國家將相眞有人中外均勞正參錯請開雲漢分天章歸理咸韶奏嘉樂老夫當與園綺徒仰聽鈞天佇耕穫

鎖曰對仗整齊宮商排比亦正自不害其爲大家

謝王員外贈古銅帶鉤劍琫歌

金銅帶鉤屈螭首綠玉沈二世稀有古人佩劍之所遺

虛琫尙疑光射斗。腰圍老去忘繫拘。空服書紳重有餘。奇哉二物君子賜。敢與礪燧同縈紆。古者弦韋皆有托。視我斷金庶無怍。循二偃蹇長在手。神化翻愁入寥廓。劍能使我無邪心。握之在本用在鐔。利鈍行藏兩無有。一寸空間通古今。他日東行尋禹穴。何以酬之掇明月。白雲滿地歸去來。不待傍人二一千玦。

無住和尙命俞岩隱爲予陋質。予蓋簪纓家子其意亦蕭散。因作山偈一首戲贈聊發住公一笑也。

我欲自識面。莫如鏡中眞。引鏡實有我。卻鏡見無因。俞侯乃善幻。作此意生身。旁人總言似。我亦愛其神。但恐

年歲久。不知是何人。俞侯俞侯吾已老。百事無能勿復道。幸自不曾虧損他。莫將塵影瞞人好。

金人出塞圖

海風吹沙如捲濤。高爲阤磧深爲壕。築壘其上嚴周遭。一名王專居氣振豪。肉食湩飲田爲遨。八月草白風飂飂。馬食草實輕骨毛。加弦試弓復置櫜。今日不樂心慅慅。什二伍二呼其曹。銀黃兔鶻明繡袍。鶻鵃小管隨鳴鞉。背孤向虛出北皋。海東之鷙王不驕。錦韝金鏃紅絨縧。按習久蓄思一超。是昔晶清天翳絕。駕鷙東來雲帖帖。去地萬仞天一瞥。離婁屬望目力竭。微如聞音鷙一掣。東身直上不迴折。遂使孤飛一片雪。頃刻平蕪灑毛血。

爭誇得雋頓足悅。挂兎懸狼何足說。旌旗先歸向城闕。落日悲風起蕭屑。烟塵滿城鼓微咽。大酋要王具甘䊹。王亦欣然沃焦熱。閼支出迎騎小驖。琵琶兩姬紅顴頰。舞歌迭進醉燭滅。穹廬斜轉氍毹月。

顧星五曰。筆力駿健有風雨馳驟之埶。

九歌圖

太乙神君號東皇。玉質幺妙含和陽。生二二炁始通微茫。𦁸二蒸空神中央。浮英上羅文天章。覆冒下滿谷與阬。旁寨無閒靈無方。靈來乘柔往乘剛。湘君夫人鎭相望。淸溫靜好無淫傷。司命元老元氣昌。手執藜杖色老蒼。歷劫受命不可量。少君之壽同其長。離無異體合有常。

出入萬化終不古晶明發晨上抰桑海天赫〻眞金苦質鍊不滅長垂光河源混〻流湯〻伯也坐覩無迎將千古萬古何堂〻彼幽爲厲爲強梁朝貍莫豹方鴟張精魂熠燿志意荒招之不反巫無良屈生作歌沈九湘世人傳聲罕尋詳祝融仙子調玄黃九神出圖百怪藏不信請視虞生章

錤曰離奇儻恍又復正直莊嚴謂屈大夫自作可謂巷伯之刺緇衣之好亦無不可

送呂教授還臨川 原序

古者仕不出其國五十里百里而已入仕王朝才千里而近無父兄妻子墳墓屋宅之別而有

祿食之羨車服之華豈不便適人情哉今國家奄有萬國仕者覗南交朔易若東西家然則彼出入驅馳不越乎州閭黨術之間者不亦隘乎呂君仲謙世居臨川之南山木鬱茂田毛易長仰事其親俯育其妻子何嘗有意於遠游哉一旦用薦書得爲遼東學官隨牒以行且萬里冬裘不足以禦寒蔬腸不勝其恆肉雖志氣不變然情能無少違乎僕願留之館中而不可其歸宜矣故作歌以送之

黃金作臺留駿客二留不留秋月白西風落葉滿長安卻賦高歌壯行色遼東之山醫巫閭六月五月雪不除

昨朝遣使降香去。五尺冰上行飛電。一作飛行車知君江上
慣舟楫。快馬如龍亦徒設。東取來昔一卷書。還向江波
弄明月。我本蜀人隨水來。結屋與子相鄰隈。白髮京塵
歸未得。臨風相送黃金臺。

錤曰小序見得後世卑官遠宦之苦。昔人所謂若有
良田美宅正無須此也。詩不說破故妙。

三鳳行。贈海東之下第南歸。

東之兄弟三人如鳳皇。胸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入天
門翔。伯冲天季驚人。一日四海皆知名。東之二文五色
雲。見者眩晃生眵昏。三進三已之了若耳不聞。二人得
之喜未足。云東之不慍乃可尊。東書江上歸見親君子

之樂二最顛君不見匡廬之山㟮崒而嵯峨左界乎豫章諸川滙爲彭蠡其陰千源浩二導岷經潛沱山氣東欝不得去上衝爲紫蓋直與天相摩爲雲覆八極爲雨漲九河海東之子能觀山以成德其進蓋未易量也偶爾小詘奈爾何

戴和父歸越

戴先日飲五斗醉不得再飲一石不肯眠昨從桃源來兩袖攜風烟長安市上小兒女拍手攔道呼謫仙馬如遊龍花如雨蹴蹋春秋作朝暮東方不作窗閒戲上帝還令海邊去海邊玉虹夜不一作何旦收貝宮珠闕皆蛟虬芝田玉樹久相待天上老仙那許覓戴先鑑湖之水一

千丈不可以鑑可以釃明朝便著錦袍去與爾酣歌采石上

題米友仁長江烟雨圖寄柯敬仲

米家自在江頭住愛向長江寫烟雨長江烟雨萬里餘書畫扁舟在何處古人翰墨今罕存好事千金安足論憑君寄語丹邱子盍買靑山遺子孫

吳中女子畫花鳥歌

吳中女兒顏色妍洗面看花花爲悄調朱弄粉不自施寫作花間雪衣鳥綠窗沈沈春晝遲半生心事花鳥知花殘鳥去郎不歸風雨瀟瀟啼畫眉

楊補之掀篷圖

十年騎馬燕山道。飛雪如花著烏帽。淸江不復泛扁舟。
況見繁枝插晴昊。楊丞拈筆寫江邨。滿卷荒寒共郊島。
金盤玉露錦成團。胡蝶東家怨春早。

王侍御崆峒石

悳符堂中有貞石。一握玄雲出靈碧。飛潤應能作霖雨。
含光自可裁圭璧。天根萬古磨不磷。窈窕中虛藏谷神。
願得微言獻天子。千二百歲勤脩身。

雪嶺馳車

七月八日山陰道。積雪平沙沒深草。三日餐冰渡磧遙。
重載槖馳發車早。當衡比二擁蒙茸。王庭傳令疾于風。
卻憐聚落在何國。可以蹋歌䮕馬酮。居庸關南百萬里。

春雨草青平若砥。嚮非羊馬便高寒。所不懷歸如白水。

題上都崇眞宮壁、繼復初參政韻、

故人一去宿草寒。而我幾度南屏山。琳宮素壁見題字。輒墮清淚如洄灣。文章百年世何有。如以鈍拙鐫孱顏。瞥然有感亦易散。奈此細讀臨高閒。沈思不見托魂夢。何異落月留梁閒。走爲麒麟飛爲鸞。黃金作玦玉作環。重來豈無造化意。今我白髮遲公還。

城南春曉圖

天台先生有山癖。臥起無山朝不食。幾年騎馬聽朝雞。磊磈諸峯塞胸臆。陳生受意不受辭。竟拈禿筆爲掃之。既安樓觀對奇石。復著梁棧橫清漪。遊吾舊遊釣吾釣。

隔林彷彿聞黃鳥。瓊臺何處無桃花。此是城南莫春曉。
夜來天子丹詔呼。先生直上鑾坡趨。盤二迴復一萬里。
無限好山竝好水。如從島上見陳生。畫寫歸來玉堂裏。

天台圖

天台一萬八千丈。下視東海如浮杯。金雞候鳴日月出。
春吐澒洞聲奔雷。白雲瀰二散飛絮。贔屭戴出三崔嵬。
一一十十翠撐拄。三三五五璚樓臺。王生染白作蒼碧。
回風御氣洪濛開。古亭高卓盤石上。橫舟自插烟林隈。
老楓古檜立岸側。云可自此登天台。上無雞犬識邨落。
況有車馬相喧豗。我少學仙眞疾得。首如蓬雪俄毿毸。
臨風每憶坐忘叟。深愧失腳無由回。尋常夢遊如宿到。

忽見畫本與余懷赤城仙人王志和爾家靈寶安在哉
人間夢斷何足詫存想終日勞形骸庭間竹葉可舟楫
羽衣生雲歸去來

桃源圖

層巒複嶺何崔嵬流泉委注波無迴昔人尋源旣解徃
孰謂後世無能來徐生採藥渡瀛海生人之資悉滂沛
汎舟一去不復還自是秦皇親爲載商於只在咸陽南
城中日〻見晴嵐四翁採芝到頭白何人往問窮幽探
信知桃源隨地有自爲狂馳不囘首莫向神仙詰渺茫
且對新圖玩春晝軒轅鄉裏眞固師果得脩身〻不衰
年穀順成物不疵玄黃衣裳從委垂

豐州李氏孝義詩

沙中枸杞已成樹。的皪丹砂飽秋露。蒲萄滿堂閒鍾乳。上堂饌食有肥羜。壯者已老少者壯。蜂房各自開牖戶。此是豐州孝義門。莫忘河南李家譜。

龍興黃堂隆道宮西華太姆元君飛茅詩 原序

空同子寶君神清與予賦詩于天寶宮。予有句云一瓢春水煮仙茅。神清曰。噫。子安得如此。我昔遊黃堂見石曼卿記。不載仙茅始末。願與同志者詠而傳之不暇也。神人將啓予而誘其衷乎。不然。胡爲而及此也。予應之曰。彼夫容洞中穠麗主者。宜不察茅之味也。非余孰當賦之。乃

爲之吟云
昔日仙茅渡江水。一息秋風五千里。憑虛結根土長茁。黃古黃堂咀甘美。潔淸至淨服食仙。不忍獨令身不死。折瓊載卜知吉亮。連茹包之獻天子。
郎官湖李白祠原序
南郊黎侯景高歸朝三十餘年。自至元中被命驅馳軍旅勞績顯著。後賜田江漢之上以居暇日作安南志若干卷。示不忘桑梓之邦。嘗郞
郎官湖上修太白祠。皇慶初元來朝大夫士多爲侯賦詩者。集亦繼聲。
郎官湖邊太白祠。百年毀壞誰顧之。黎侯自是南海客。

宋寘湖上看明月。閒關歸國故昔心。馬上鬢毛今是雪。春來幾見湖水淸。春去還看湖水碧。今人蕭條古人遠。黎侯此昔淚霑臆。臨湖作屋祠太白。一日祠成人歎息。千年太白豈復存。惟有長庚射西極。光芒彷彿雲委蛇。黎侯起舞天爲泣。鯨魚上天終不返。黎侯惆悵坐成晚。君不見來兮那可期。黎侯之心湖水知。湖水波浪湖樹䕺。風來總是迎送辭。

金馬圖 原註人負金馬睡于馬上

賈胡自騎千金馬。解囊小憩荒城下。平原無樹起秋風。夢到陰山雪橫野。太平疆宇大無外。二戶連城無閉夜。不然安有獨行人。懷寶安眠如畫者。

錤曰一結寓意

王晉卿畫赤壁圖

黃州江上霜月白蘇子汎舟攜二客虬龍虎豹木石間玉宇瓊樓歸未得主家遺玦珊瑚鉤丹青一幅千金酬惆悵圖窮見黃鶴白雲千載空悠悠

柯丹邱畫松竹二首

丹邱寫松臨石澗一樹偃蹇一樹枯長年偃蹇色深黛枯者鐵石宛相徒令人最憶寒山子曾見松生此山裏

昔來石上自閒吟解聽天風半空起江心石上起烟霧隨意琅玕寫無數就中欲覓釣魚竿濯足滄浪歲年暮白髮天台鄭廣文前身畫師今更聞

請看翡翠三株樹猶是蓬萊五色雲

錤曰俯仰揖讓筆致蕭疏如見高人勝致

陳容畫十四龍

所翁所畫十四龍雲海慘澹數尺中毫端欲極龍變化屈信情狀無一同意冥鬼神造奇迹藝樹狗馬矜精工徐生家藏隱溪上氣與古劍相爭雄春雨來昔屋壁潤白晝坐對塵埃空持之示我爲歎息安得眞見如陳公我聞龍乃至陽精無有嗜欲靡羈籠昔年高士隱弗見矯矯衰世追冥鴻千載神明守震澤如見潛德遺空濛澤盈出水作溪碧緜緜孫子環爲宮石林幽洞難相識獨倚桃竹懷高風

孫康映雪圖

千巖萬壑明積雪。老樹長蘿挂孤月。下有老僧眠破廬。穴隙窺書嗤凍鶻。何如出門歷瓊田。翻身夜入通明天。手把瑤筴招飛仙。人間畫裏那能傳。

墨竹歌

南風吹雪盡成竹。北圃老人寫羣玉。枯梢不逐蛟龍化。密葉終堪鳳鸞宿。數枝東出好兄弟。楚楚劍佩微聞聲。兩枝又如父攜子。老者偃蹇稚者榮。我昔西遊洋州驛。破綠燒粳哦朝食。摧殘僅同蓬與麻。太守清貧那復得。羅山甘竹筍乃佳。移根便欲從山家。雲峰春嶺卽持去。爲我更作風枝斜。

金源野人獻麞圖

紫蓋貴人何處來。西風搖落郊原開。澤虞獲鮮敢私取。下馬持獻披榛萊。韔弓箙矢遽爲拜。止轡受之貌閒暇。千里獨行日云暮。熊邪羆邪在林野。吁嗟麟兮人不知。卒然遇之愼爾爲。

送人遊廬山

我愛江上之廬山。二止不動江不還。紫雲冠嶺危石古。白鷗衝雨春波閒。浩然始見潯陽浦。太白欲托雲松閒。河嶽蕭條二子死。神靈恍惚千年慳。昔我尋春入幽竹。有人抱甕深閉關。遂從鳥道陟高險。一窺虎蹟聽潺湲。似聞餘磬開石壁。恐是入化非人寰。霜崖石櫃成異物。

銀釵負薪多老鬟。嗟我老病難再往。羨子壯矯無瑕。攬衣步出石頭渡。解舟竟到星子灣。沈吟三月烟花碧。眺望千里楓林殷。猿驚鶴怨酬好語。水流花開怡妙顏。束帶他年事朝請。躡屐安得窮躋攀。行矣此日不再得。空山落日騎黃斑。

題虎屏

高堂白日靜如水。屏間於菟伏將起。登車何用卜熊羆。鑄鼎徒聞走螭魅。眈眈仁威謝爪距。蔚蔚文章著深美。君不見旌旗不動九關閑。海晏塵清千萬里。

陳容畫龍

陳容生閩嶠之東。骨氣生硬如老龍。每拈禿筆掃風雨。

自寫其眞非畫工。曾爲吾家作雙劍。采石波濤天下險。巴山昨夜春雨來。素壁高懸戸長掩。

錤曰禿筆自寫兩句所謂工意不工似也何減東坡老人筆所未到勢已吞之句

題劉仲明鳴鳳朝陽操

鳳凰昔來何所緣。堯舜聖明皋夔賢。一鳴不再三千年。孤生懸崖命由天。鬱繞霄漢纏雲烟。虞淵浴日紅滿川。海波洶洶下盤旋。聲與律呂互相宣。非度弱水游神仙。此製不省人間傳。

題劉光遠琴泉詩卷後

長沙老人種桐梓。手斲爲琴度宮徵。彈得流泉石上聲。

只有巢由能洗耳。當眥誰與製此名。前朝丞相賢公子

黃金不成白髮短。聊以高情付山水。公子飛仙老人在

目送歸鴻秋萬里。老人有子前爲壽。願翁千歲長如此

已將朱袖拂雲和。更釀淸泉設重几。

玄潭觀劍歌

新年風雨晝多晦。解纜東辭白沙外。玄潭觀中有古劍

倚棹來觀鬼神會。陰崖中斷如截肪。玄水泓渟受其險

欲令開匣猶未敢。惟恐雷霆走光怪。至神不殺蹟已空

藏氣幽深欲何待。孤篷歸坐燈影微。客爲高歌聊一快

鄰舟借貝知有無。擬製寒蛟斫春膾。

錤曰抱負不凡卽事成感其意興在語言文字外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戈船將軍昔南下。樓櫓衝波當車馬。臨流橫槊昔爲誰。
遷客騷人能賦者。桂林近昔蠻獠息。營帳酬功頗優暇。
伏波銅柱高嵳峩。路險難兮莫相嚇。

送程楚公子叔賓官海上

世皇任使無南北。楚公薦賢動江國。當年臺閣多門生。
富有文章動賓客。世家貴遊少者佳。祕書奉禮差可階。
靑衫莞庫東海上。極目天津思汎槎。豫章得君豈忘舊。
引之淸波一援手。鶯花三月玉堂深。共啓黃封賜來酒。

送胡士則

胡君著書昔同館。長日據牀運犀管。功亞遺事動如山。

小二聲名何足筭。明光殿裏初進書。紫衫束帶帽正烏。君王歡喜侍臣覩。殿下風暄花蕚舒。是昔親賜蒲萄酒。瀲灩玉盃先入手。承恩歸去各西東。共歎文明古稀有。胡君名冠三十人。傳詔與官顏色新。靈辭闕下向田里。得祿斗升緣爲親。頗聞山寺近官舍。吟步長廊莫騎馬。瀛洲學士如堵牆。新折琅玕待君寫。

寄謝楊友直太守送桃竹杖

梓潼使君今南雄。江心紫玉寄野翁。扶持恐是蛟龍化。騰躍似與猿猱同。十年乞身不待老。鄉人飲酒歌年豐。憶昔校書在天上。青藜夜杖蓬萊宮。

寄薛玄卿

故人贈我漢昔鏡。殘質剝蝕遺空匭。開奩照見白鬚髮。
似是採芝商嶺生。憶昔交遊盡冥邈。耿耿銀河曉星落。
惟有瓊臺瀟灑人。長嘯西風滿寥廓。

題表兄子陳可立青山白雲圖

昔昔謝傅臥東山。亦未忘情絲竹閒。微風動塵車蓋合。
白苧作衣團扇閒。風流一去如秋草。我思古人令人老。
茂林修竹何處多。雨洗遙山青更好。

溪山圖

曉日朱方得玄鶴。一直衝風上寥廓。橫翔八表覽九州。
下視山川閒城郭。淸溪縈繞千萬尋。金銀宮闕檜森森。
商山紫雲何處好。惟覺蕭臺秋氣深。

畫龍

所翁畫龍妙當世。神思已遠誰能繼。陳家復見海珠君也向毫端分近似。越藤一幅瑩且完。噓雲駕雨淩春湍。不知何歲因雹掣。破卷飛上靑雲端。

射虎歌

州人布矢如蒿蓬。半夜射殺南山雄。捲皮帶血送官府。割肉大嚼千夫同。前日東家牛盡啗。犬豕無遺人落膽。不知世有李將軍。擊鼓報神聲坎坑。

刷馬歌

天馬之來大宛國。漢帝心馳渥洼域。貳師兵甲費如山。毛骨權奇不易得。世祖開基肇太平。昔日大宛俱拱北。

如雲之馬西北來。飛控驚塵遍南陲。豢養年深生息蕃。卽今詔刷無遺蹟。青絲絡頭千萬匹。戢戢駢頭死槽櫪。一程瘠毒一程愁。比到燕山肥者瘠。今觀天廐十二閑。五花成隊春斑斑。監官喂養盛芻豆。年年騎出居庸關。太平既久興鳴鏑。卻慮騎多藏凶慝。駑駘盡從天上去。驊騮豈得畱人閒。漢人南人窘徒步。道路相從俱厚顏。今我倦遊事休暇。東家蹇驢行可借。青鞋布襪取次營。正喜不遭官長罵。鄉里健兒弓弩手。詔許征鞍常穩跨。嶺南烽火亂者誰。何事至今猶梗化。君不見漢文皇帝承平旹。千里之馬將安之。又不見項王一騎烏江渡。到死不識陰陵路。

按弓圖

朔風蕭々沙草枯。避暑南還八月初。貴人退食坐平蕪。白日皎々寒雲除。左擎蒼鷹右韓盧。手調縈弱矢滿壺。馬驕不受轡勒拘。奚奴前執奔塵趨。小者伏兔大於菟。上馬一擊將無餘。養勇大發神氣舒。徒御遠合獲不虛。首獻上殺當氍毹。連車載橐來徐々。大庖賜宴日未晡。蕭々笳鼓環周廬。天子萬壽臣歡娛。我昔歲從行兩都。每欲賦此嗟才疏。江邨父老相攜扶。數尺茅檐看畫圖。

錤曰扈從上京貴人校獵原野獲雋其樂可忘邪然從江邨圖畫見得正自別有一段玉堂天上之感

題游弘道所藏劉伯熙畫

燕城建都將百年。喬木往往遼金前。宮中屏帳愛奇古。每托畫手馳風烟。房山絕筆商山老。內府人家購如掃。畫苑今惟劉伯熙。白髮承恩偏最好。西山古寺劫燒餘。斧斤所赦遺殘枯。欠經霜雪如鐵石。膏沐雨露還扶疏。一夕書帷侍淸宴。有詔伯熙寫畿縣。偏圖形勝到巖壑。直榦交柯每盈卷。游侯侍從自當時。閣下庭前屢見之。朝衣佐守南海上。袖卷龍髯雷雨垂。高堂風動海水立。江嶽驚犇鬼神泣。禁直岧嶤翠蓋高。誰識行蹤露華溼。徂徠新甫何足攀。巴邛正似青城山。人間彈指千百歲。大夫與我俱蒼顏。

汪華玉所藏李息齋古木竹石圖

帝城佛刹西南曲。數仞高堂十尋木。亦有幽篁春筍生。
顛倒橫斜亂寒玉。空庭月落蛟龍舞。阿閣雲閒孔鸞宿。
大悳年中最熙洽。四海無虞年穀熟。聖人護念如慈雲。
粉金寫經五千軸。吳興先生承詔起。精藝東南遂空谷。
橫窗曲几擅清雅。寶氣龍香散芬郁。我昔布衣初到京。
隨客來觀嗟不足。棲遲至大到延祐。墜緒遺經蒙見錄。
聖明天子心廣大。仁孝東宮協淵穆。金殿朝回即薦賢。
鳴鳳高梧麗晨旭。白頭寺主愛文學。遊龍流水來相續。
黃鸝遶樹鳩喚雨。晴絲入戶階眠鹿。中書宮府政多暇。
況復西清濟春服。薊邱李公年甚高。親寫篔簹掃殘禿。
南風堂上佳日多。好聽晨鐘赴僧粥。枯梢長葉風雨來。

老可黃花俱眷屬揮毫相軋李河東共席房山渺江陵
曹南老商亦有名拂素先傾酒千觥蜀人仲淵不會畫
側帽長吟動華屋蹇子冷撰從諸公兀然坐隅若黃鵠
風雲月露不計貲聚散悲歡歲年促汪侯何處得此圖
其長丈餘高尺六松檜蒼茫轉樹腰鐵石嵳峩偃山腹
昔人不見今人老空憶臨風對森矗後來把筆誰最能
閣下丹邱歎幽獨令渠見此會傷神況我茅檐指病目
文章精彩盡復還天上華星光煜煜

鏌曰數十年朝廷太平文人墨客風流閒暇俱借圖卷形容出來感慨係之

題寫生手卷贈李道山赴九江茶官

春叢何窅窕。翠竹啼幽鳥。秋實結甘酸。溪梟倚暮寒。後日歲復歲。盛年不留老將至。湖上新亭早晚成。可以供釣可以問耕。看花食實老孫子。擊鼓撞鐘歌太平。一官黃蘆苦竹鬧。琵琶船外月團圞。故人寫生拂瑤冊。恐有離愁不足惜。匡廬山高好秋色。歸持濃黛作修眉。窗下連卷數峰碧。

趙伯高所藏楊補之松竹梅圖

卉木何情同歲寒。君子合並嗟獨難。冰霜滿地風景異。清脩古節來毫端。南渡衣冠憶初合。萑葦蒹葭總蕭颯。長身玉立古顏貌。欲選疏英變殘臘。西都昔者畫功臣。良工健筆隨風塵。尺書黃髮共來往。誰見留侯如婦人

江上幽人有眞迹。俛仰興亡寫今昔。邱園偃蹇非不多。獨抱冬心淚霑臆。

鍾生淸露軒

江西諸侯好賓客。彈鋏歸來無愧色。學舍如舟安足居。白髮秋風岸高幘。鏗爾舍瑟還讀書。上天繁露垂庭除。河淸有頌芝有曲。爲我長歌傾玉壺。

與族孫從善

白頭喜見族諸孫。淸門爲庶夫何言。成都桑柘日已廢。儘有遺書堪討論。風花寒食江上路。墟墓興哀慚一餐。憐爾篤實可進學。竭力孝敬思生存。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二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三

律詩五言

出小東郭

問訊成都宅還過萬里橋鄰牆皂莢樹官路綠楊條部曲都無在茅茨忽見招滄江沾白雪盡爲夢魂銷

望巴山

巴嶺對秋屏依稀泰華形雙尖天際碧一色雨餘青纛穿行帳旌幢接降靈南昌漢昔尉招與步空庭

次韻葉賓月山居十首

冰泮溪流碧雲生島嶼紅輕陰殘夢裏遠樹亂愁中鷗外兼晴絮鶯邊共晚風地偏山氣近霏靄溼房櫳

落日亭前水。飜風雨後荷。翠簾留薄醉。羽扇拨清歌。影淨鷗千頃。涼生一作深蟻一柯。扁舟成獨詠。詩思尚能多。

露冷天光逼。溪澄夜影圓。水花含窈窕。山吹極清縣。爲覓洪崖侶。重尋赤壁船。翻愁孤鶴外。迴互萬山連。

歲晚冰生壑。山深雪擁扉。清齋須杞菊。甘餌足蔓茶。水繞階除白。杉依石室靑。寒雲麾不去。晝影舞虛櫺。

綠瑣相依潤。緗簾亂蘚斑。吹笙花下散。飛燕雨中還。有客歸謀酒。無言臥看山。春禽忽相喚。深樹雨關關。

綺疏收易卷。紫盌罷分茶。日暖聊行藥。風微好看花。行窩君子宅。懸榻故人家。遠勝騎官馬。聽雞趁早衙。

霜林收碩果。雨檻臥幽芳。留客山泉枕。分題玉井牀。衣

裘凝薄冷戶牖宿殘香未信成都宅風流獨草堂
隱几風檐竹詩成酒病蘇楓屯雲錦陣梅折海濤圖翠
袖開筵出華簪折簡呼移舟速相就玉膾斫生鱸
簡冊驚前夢文章付後期賞花胥命駕愛竹屢題詩小
草顛尤勝深杯醉不辭交遊傾四海風雨夜吹篪
風日宜芳歲烟霞樂燕居坐深閒看弈獨冷靜修臘
醞紅生玉春盤綠間蔬但須門有客不問食無魚

名酒

名酒不可得幽花誰送來秋霜垂鬢髮夕照在樓臺盡
日山公醉何年庾信回喚人吹玉笛移席坐蒼苔
南劍無疑先生不遠千里訪集于宋寘之濱曾

未旬日賦詩留別雖無以款未忍從也次韻且

致繾綣之私

養親無復日不忍愛遺生一客獨高義千山致遠情烹

魚供漑釜秣馬候歸程從此延津路應將問耦耕

酷暑秋仍熾幽花晚自香誰將百年意共付一窗涼事

業青燈舊心期白髮長山林儘迂闊江海正蒼茫

望氣秋横劍分光夜續燈寒梅不鬬雪春水盡融冰座

與賢人對門從稚子膺鄉祠應合樂豪傑若爲興

薦書慚不用空復意憐才共逐雙鳧去誰飛一鶚催鼎

彝文字在几杖見聞來明詔求遺逸蒲輪孰可陪

題平遠趙公像

將相先生業江湖早退翁丹砂留劍客琴韻答天工喬
木荒烟合幽蘭宿雨同羅浮與衡嶽猶想過冥鴻

題疏齋盧公像

持節江湖外吟詩魏晉閒長庚垂野迥病鶴倚秋閒玉
局謀堪戀金鑾遂不還春來無宿草點二涿州山

和吳宗師韻題朱本初藏秀樓

世傳垂紱裔蚤作釆眞遊引月池邊樹呼雲鶴外樓河
圖留信史洛頌載歸舟無限吟詩興西山對九秋

和龔子敬竹亭詩

萬竹尚書宅高亭表素襟扶持自遠大臨眺極高深風
露兼秋色梧桐共晚陰惟應有棲鳳餘韻寄瑤琴

次韻馬伯庸少監

仍歲從巡幸。山川識重臨。講帷來濟濟。馳道正駸駸。殘月衣裘薄。諸生坐席深。歸耕何待老。莫問二疏金。

移蹕宮城曙。烟花繞閣重。來王俱屬籍。稱使不傳烽。賜席還親問。囊書更手封。恐煩宣室召。視日轉蒼龍。

臣甫多愁思。長歌拜杜鵑。鑿崕通閣道。積水放樓船。惆悵霜橫野。栖遲雪滿顚。經行看宿草。碧色自年年。

鎮曰。臣甫一首。沈鬱雄渾。五律之最有興致者。

太平知永日。漸老惜芳晨。論說慚孤學。推揚負相臣。退思常感慨。拜賜每逡巡。郊藪多閒地。餘生託鳳麟。

題趙繼清詩稾

禮樂三千字才名二十春綠樽清坐客朱紱苦吟身海日香浮樹淮雲暖近人同年多要地早晚接朝紳

題草亭

春雨夜鳴屋曉來靑草生暖熏初舞蝶香近更啼鶯裁翦成書帶搴紉結佩瓊自非邵處士休放小車行

錤曰發端十字妙極自然

奉別阿曾威東泉學士遊甌越

憶昔同經幄春明下玉除挂冠俄去國連舸總盛書脯嘗紅稻蓴羹斫白魚莫言江海遠咫尺玉堂廬

寄白雲閒公講師

古寺白雲閒鐘聲竹樹閒唐詩留屋壁蜀道憶鄉關橋

柚霜前送，袈裟雨裏還。重逢三十載，刻石玉遮山。

書趙節度建炎誥勅後

義旅趍京國，危城藉宿勳。山從官位改，世以故家聞。誥勅遺先代，圖經補闕文。淒涼寶劍贈，元自岀將軍。

讀王伯儀參政中山周氏賑粟詩感歎遂賦

不作三年畜，聊哉一日安。素封能自富，紅腐幸相完。東里難爲惠，春陵謾永歎。信知麟趾意，秩秩寓周官。

次韻劉伯温送王止善員外四首 原序

集今春與止善員外約三月致仕同遊武夷既而聞其扁舟江上遂不及與之别監憲學齋公送以五言律詩三章七言律詩一章遠蒙錄寄

不勝慨然蓋公之所賦所以激清風于古道發
大雅于儒林止善平生遂有見于久遠所繫亦
大矣輒次韻四篇追寄止善亦以頌公之盛德
拙陋不工錄呈愧竦一笑幸甚
公門無俗客相識已經年歸有廉車送人知國士賢詩
隨官事少身與盛名全省署居清切何曾種秫田
衣冠懷故老翰墨送初筵老有詩囊在家從室磬懸詎
知清淡興不賦武夷篇干仞西山雪高情獨爾賢
攜詩山寺讀深夜接猿吟秋水銀河影春雲錦瑟音尊
前思北海世外愧南金禹穴堪尋否涼風起夕陰
附七律一首

故人歸去甚淸華。公有新詩在小車。天外秋聲先雁陣。雲邊淸夢過蜂衙。未尋舊宅山陰竹。更憶玄都觀裏花。擬敘別懷題紙尾。目昏書字愧欹斜。

題黃思謙所藏雪窗蘭

澧浦多芳草。微風翠葉長。墨雲開劍戟。香澤近衣裳。書帶垂瑤佩。葱珩委玉肪。同心誰可並。芝本產齋房。

手攬華鬘結。化爲樓閣雲。幽人移近坐。天女散餘芬。九畹春光動。三湘曉色分。凌波送羅襪。誰是鳳毛羣。

送董生赴仙居尉

黑髮仙居尉。靑山解賦詩。海邊迎日觀。花底詠風漪。臺府多先友。詩書卽吏師。勤廉須自力。慰遠故人思。

寄段惟德副憲

繡斧雙溪上。寒梅照鬢華。臨風懷鳳閣。踏雪憶龍沙。夜訪山陰竹。晨餐海上瓜。自嗟留滯久。欲繼使君車。

酬崔御史送熊掌

熊掌來東國。分甘到老夫。鸞刀寒斷節。翠釜暖柔膚。免脫中山醢。魚藏丙穴腴。藜腸渾未慣。玉食恐昔須。

題全平章所藏竹石圖

江水兼天碧。篔簹滿谷生。靜和春雨重。動挾晚風淸。投策看龍躍。裁笙學鳳鳴。千年倚磐石。君子表幽貞。

周彥文野泉圖

舊邑成新隱。山泉喜發蒙。涵谷常不溢。挹注詎能窮。豹

飾山光潤。龍眠石氣通。還應化春雨。爲澤豈言功。

遠法師圖像

地淨緣心靜。空眞即性眞。白華無垢足。金色化生身。幽鳥昔〻現。山花日〻新。願同陶處士。相見過溪頻。

虎溪三笑圖

入社心無適。過橋迹漫存。自嗟機事失。空與畫圖論。白羽秋風靜。黃花夕露繁。詎能隨衆笑。我正欲無言。

贈堯公開講番陽

法席初鳴鼓。龍天已滿空。花飛檐外雨。旛動室中風。寶氣來天上。金聲振楚東。點頭無數石。應是禮生公。

用唐綦母著作韻送開白雲長老還吳、

凌空一錫歸。幾日到禪扉。野橋陰垂屋。天花影上衣。井牀春露淨。檐鐸午風微。三藏都看徧。相思夢欲飛。

重用韻贈閒白雲上人

歷二唐朝寺。松關幾易扉。花交珠樹網。苔長石人衣。秋水依空淨。晴霄映日微。白雲無所住。天際爲歸飛。

寄吳宗師

花發上陽紅。宮袍醉晚風。題詩酬怨鶴。寫信寄飛鴻。閶闔天光上。蓬來海氣中。松聲一兩曡。昔寄看雲翁。

米元暉山水

昔舊襄陽遠。新詩問水濱。苔磯垂釣久。竹院訪僧頻。書盡晴虹夜。衣冠怪石春。由來多健筆。俱不寫紅塵。

雙駿圖

貞駿不受羈。銜風忽競馳。雪飜兩足練。塵引一編絲。國
士不竝世。神龍難力追。故應雙劍氣。昨夜起天池。
錤曰五六感慨

步雪圖

白雪深無際。蒼松近有關。謝公穿屐去。陶令荷鋤還。鶴
舞千瓊樹。猿吟萬玉山。若非有仙骨。誰得此淸閒。

蹋雪圖

送遠冰橋滑。山高雪逕深。乾坤無異色。林壑有幽尋。玉
樹連雲起。風泉落澗沈。斷流無剡棹。何以識山陰。

題黃太史書老將行

因覿老將行。壯氣酒邊生。健筆淩雲起。長歌帶雨鳴。藏鷥歸浦迥。瘞鶴入江淸。最憶靑神路。寒泉動世情。

周德尙見訪

烏帽吟肩聳。黃花倚榻閒。詩成風雨外。劍動斗牛閒。晝宋鸎啼樹。春深竹滿山。欣然聞好句。多病愧柴關。

城山閣

最愛臨川郡。城中自有山。雲邊開翠牖。日上擁靑鬟。酌酒爲親壽。藏書待子還。仙翁重相許。可以樂高閒。

挽胡伯恭令尹

孔明雖少食。安石自高情。丸藥黃鸝曉。煎茶綠樹淸。劣能勝束帶。俄復寫懸旌。絲竹東門道。淒淸忍重行。

歷二言爲教湛二職有思誰能迎刃解眞若治絲爲鬩
世佳公子持平老吏師詔書詢守令空復薦章馳
昔喜文書簡人知縣道尊府君初在殯巷哭欲連郵競
渡哀魚龍安居念犬豚小民猶識此遺愛豈空言

鎮日循吏

題劉昇卿崇軒

名園當郡右峻領視山陰鐘鼓清晝迴鶯花列屋深臨
池春洗馬對雪夜鳴琴監宅多王謝高軒毎共尋

覺非齋

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龍光揮利刃鼠穴絕餘機惠
業收新效身心發妙輝空言成自誑何日聖賢歸

題南禪寺壁

南禪住北峰林影動秋空畫意聲塵表吟情水觀中幽叢收墜露老葉下微風不有維摩詰誰能丈室同

送長老住山

持衣入祖寺彈指寶樓開白日交蛛網青山入鏡臺散花天女下行雨海龍回應是飜經罷諸天送供來

送憲史武子宣

建鄴多名勝前朝自汲來車書逢盛日簪紱見英才撤棘秋闈散拈花畫殿開修能兼積考令譽稱烏臺

贈簡天碧畫士

千仞青山裏和衣坐石苔看雲爲雨去遠水挾風來春

盡揚雄老。秋清宋玉哀。故園誰賦得。空對畫圖開。

雲氣連山動。松聲夾雨寒。抱琴穿竹逕。留棹倚江干。夕照歸神女。春陰帶錦官。此生舊同里。偏解寫潺湲。

錤曰兩首發端。都可作畫讀。

新作暖閣望陳溪山不至

白雪滿虛空。春生一室中。明窗塵帖帖。圓鼎氣濛濛。梅萼猶緘綠。椒花欲獻紅。誰能共來往。惟有太邱翁。

正月十一夜坐

春雷殷戶牖。霽景夜沈沈。晚得隱居趣。靜知生物心。佛燈依坐轉。山月照林深。老病都無睡。詩成聊自吟。

暮春溪上作示涂振鐸

人向山中住閒來上釣舟攜將青竹杖吟過白蘋洲稚子休相覓衰翁更少留東風吹雨起移泛屋西頭

用趙壎韻示次子延年

治生先務本爲學必成章念爾饕門足無能韞匱藏詩書家世重師友歲年長尙念鳴陰鶴輕毛戒遠翔

天藻亭壁下生二筍示幼子翁歸

舍下生春筍兼旬丈尺高爲開鴛瓦脊放出鳳池毛覆屋通雲氣衝樓樹節旄連年雙碧玉聊記一揮毫

墓田雙瑞竹遠報謝卿僊江上歸無日山中見未嘗簡材生屋壁玉氣近書燈茅舍秋風捲衝霄喜有朋

到寺

到寺無僧住鄰翁立暮雲喜逢新過客為說故將軍野水寒先涸殘鐘暝不聞欲知何代建然竹讀碑文

錤曰詩若不經意而荒涼之境可掬

夕照

夕照散餘曛氤氳見物羣斗杓垂野迥空影界河分會弁懷瞻洛樓船憶祀汾荒邨閒艸木隨地有浮雲

移柴門次韻薛立卿

老寄池邊舍新移竹外門高人知獨樂妙語遠相存衣食隨年歲文章付子孫惟求園綺輩白髮共清氣

答易小雅送商陸根

商陸經年覓春深幸見分鬮同黃獨雪坐對白花雲漫

术資芳澤芝蘭競宿熏道家空作腒寧與荀蔬耄

織錦迴文詩

宛轉千蠶緒綢繆一寸心文章遺彷彿情識墜幽沈春日關雎意秋風蟋蟀音文園空解賦終愧白頭吟

錤曰別有諷刺

題畫馬

房家千里馬寫出渡江肯烟霧連城起風雲六月馳尙方催進駁勇士不能騎苜蓿成秋艸空寒太液池

錤曰五六健甚

贈上淸高士吳霞所

玉殿辭嚴直匡廬覓重遊喜逢飛佩客同上釣魚舟圖

畫龍鱗澀。衣裳鶴羽修。松聲過溪好。爲寫素絃秋。

題春塘謝公程文

科第因昔重。人材致力專。文園尋舊稾。魯壁獲殘編。青紫空遺憾。蟲魚更別箋。運隨麟狩盡。宴託鹿鳴先。獨斷繇今聖。賓興自昔傳。詎聞深美意。竝世一陳前。

次韻蕙畝遊何氏莊

至治初元日。高秋大有年。結廬思近竹。賜炬憶分蓮。昔有乘軒者。眞能脫屣然。明昔謝簪紱。晚歲事林泉。擬踐前賢蹟。還從隱者旋。振衣千仞表。招鶴萬松顚。絕磴容飛步。清流任枕眠。隨緣寍擇地。知命敢違天。種樹留桃核。觀花覓藕船。詎知無勝事。可以繼高仙。

次韻貢仲章題城南書隱

南郭浮沈過西山臥起看雲深開徑晚日落閉門寒食菊收叢東除瓜抱蔓蟠海圖龍彷彿山鼎翠巑岏十載孤茅屋三秋一獘冠舊遊迷去駱衰夢失迴鸞愁絕烟銷玉吟成月墮盤清尊畱客易白髮向人難忽〻吟雙樹昔〻共一簞子孫長有待垂老共盤桓

題秋山圖

峰迴畱深隱天清襲素袍棲深斷人蹟遊目送鴻毛樹挂棲厓鶩藤懸飲子猱龍眠石澗冷虎撼樹根牢木客吟昔共山樵弈處遭浮雲過水盡孤月挾霜高羽使來三島胎仙舞九皐左招玉斧飲右攬赤松遨空色收寥

廓。虛聲起繹騷。彈琴遺古散。載酒棹輕舠。遂向圖中見
誰能世外逃。乘槎幾月至。一泛九秋濤。

哭熊祖之

居官常獨處。論事每平心。獄用春秋斷。囊無暮夜金。家
園聊伏臘。江路足登臨。名酒應常得。幽人亦重尋。築堤
行冉冉。修社坐深深。環堵書連竹。空林月照琴。四年嗟
契闊。千載入沈吟。陶令餘瓶粟。黔婁正斂衾。孤兒承薄
祿。苦節奉遺音。白髮秋多感。青山夕已陰。敦廉猶可望。
虛僞庶能箴。郡乘誰傳信。來車失所欽。

鎮日佀生五字律詩音節諧鬯平易近人絕似白香
山長慶集中諸作其受福獲名亦差與相類爲一代

傳人非偶然也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三

律詩七言上

代祀西嶽答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三學士

紫禁沈二曙色低。奉祠羣使已班齊。承恩歸院迷烟樹。乘傳開關蹋雪泥。蹀躞共憐騎苑馬。逶迤不若聽朝雞。山川有事盛辭遠。咫尺成都在國西。棧道年二葺舊摧。已將平易履崔嵬。經行關輔圖中見。夢戀鄉山馬上來。諸葛精神明似日。相如心事冷如灰。重思親舍猶南國。願托江波去卻回。

錤曰精心結撰以和平調出之彌覺名貴

自仁壽回成都

還鄉思速去鄉遲。王事相縻敢後期。里父題看留壁字。
山僧搧送括田碑。胡桃邛竹南方識。盧橘枇杷上國知。
此日君親俱在望。徘徊三顧欲何之。

題王庶山水

蜀人偏愛蜀江山。圖畫蒼茫咫尺閒。駟馬橋邊車蓋合。
百花潭上釣舟閒。亦知杜甫貧能賦。應歎揚雄老不還。
花重錦官誰得見。杜鵑啼處雨斑斑。

張道士蜀山圖

碧玉參天是蜀山。舊曾飛度歷孱顏。松風上接空詞外。
蘿月長懸合景閒。試劍丹崖秋隼疾。濯纓淸澗夜龍閑。
君家虛靖歸來日。冉冉蓬壺爲憶還。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原序

伏承主奉范君示先母詔及文正公手書伯夷頌令集題識仰惟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述輒以鄙句奉謝用表惓〻景慕之意云爾

慶歷元臣細字書淸風直與伯夷俱潞韓竝識何春雅秦賈爭藏寶鐵汗神物護持天愛寶子孫驚喜海還珠敢以微塵讚喬岳願推餘砭及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阿衡事業伯夷心義田猶是當時祿遺像能令百世欽竊誦詩書求彷彿默嗟人物轉銷沉誰入浪漫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

拜歐陽文忠公遺像

知公難遇已當年。況復瀧岡十世阡。金石舊藏存劫火。丹靑遺廟祀鄕賢。終身未必慚韓愈。作者誰能繼馬遷。嗚鳳不聞驚歲宴。長懷淸潁一茫然。

錤曰五六十四字惟六一居士足以當之

從兄德觀父與集同出榮州府君宋亡隱居不仕而歿集來吳門省墓從外親臨邛韓氏得兄遺蹟有云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爲脣亡齒亦寒不知爲誰作也撫誦不覺流涕因足成一章併發其幽潛之意云

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爲脣亡齒亦寒。南渡豈殊唐社稷。中原不改漢衣冠。溫溫雨氣含殘壁。泯泯江潮齧壞𨵦

萬里不歸天浩蕩。滄波隨意把漁竿。

錤曰愾歎家國抑何忠厚、

興聖宮朝退次韻袁伯長見貽是日上加尊號

禮成告謝集卽東出奉祠齋宮、

翠蓋重二寶扇斜。從官穿柳散慈鴉。過宮路遠天紆步。

上壽杯深閣雨花。玉貫兩虹通象錦。衣成五綵鍊雲霞。

奉祠東出蓬萊道。春水鳧鷖蹋漢槎。

朝回和周南翁侍講韻、

三十六竽吹鳳凰。九重春色絢天光。卿雲微動旌旗暖。

湛露初晞艸木香。貝葉神師東度嶺。金輿馴象北浮洋。

小臣職在歌功德。拜手陳詩對日長。

輓歌辭

中天太白貫晴虹。頃刻龍飛返上宮。萬國共賓暘谷日。
小臣忍抱鼎湖弓。潛邸回首金山遠。顧命傷心玉几空。
聖主已頒哀痛詔。蒼生有淚洒西風。

和李秋谷平章小車詩

雪晴宮草隱晴沙。相國朝天試帝車。班馬晝移温室樹。
鳴鑾晨度掖垣花。褰帷每命賢俱載。趣駕頻煩使至家。
此日龍門誰執御。擁經正履待京華。

送朱侍讀南歸

喜子南歸盱水上。經過爲我問臨川。幾家橘柚霜垂屋。
何處蒹葭月滿船。應有交遊憐遠道。試從父老說豐年。

寒機早晚成春服。一一平安報日邊。

鎮日因送人而懷故居想見華省清要不能乞身之苦

送李通甫赴湖廣行省都事

黃鶴樓前江水春。江花飛接渡江人。日長青鎖文書簡。雨過滄洲杜若新。應共庾公揮扇坐。每尋崔顥賦詩頻。三公舊掾多爲相。行見迴車載繡茵。

答周伯輝 翔鳳

自酌宮壺醉曉霞。望中鴻鵠盡天涯。故園賓客千金賦。飛燕風埃百姓家。上國春深花滿眼。河陽市上果盈車。古來鐘鼎多憂思。待得人閒兩鬢華。

伯輝北山堂

北山有萊中作堂。樂只君子不可忘。紫氣常占少微下。壽星今在長沙傍。佳哉競秀五男子。少者遠客諸侯王。執筆題詩嗟未敢。杜陵之祠烟樹荒。

柬鄧善之

山雨不來喧靜夜。江雲獨爲護晴朝。一羣青雀牆花老。幾箇黃鸝苑樹遙。何有深心期管樂。獨無高步接松喬。未能徑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宋寥。

用退朝韻奉懷伯長試院久別

藝闈羣策手封糺。偏閱縱橫墨溼鴉。拜賜頻酣千日酒。思歸盌惜少年花。此旹吟詠齋宮曙。同是瞻承絳闕霞。

想有小園分學士。好將新水試浮槎。

送高尚志下第歸江西

淸霜木葉水多灣。知有荊人抱璞還。龍擁湖波迎月下。

豹乘雲氣候林閒。殺靑漢簡三冬足。生白虛齋一日閒。

會望斗牛尋寶劍。春朝佩入紫微垣。

題李道復所作艾全貞乃父厶墓銘

道人何事京城中。擬託斯文壽乃翁。萬里烟塵唯兩屐。

一昔製作見尋公。江湖所過蛟龍識。金石他年物怪通。

我憶廬陵多舊事。瀧岡阡樹足秋風。

次韻柯丹邱見寄

春去林園百艸生。千源流漲在山淸。心期自與浮雲遠。

鬢髮新如積雪明。白苧寬裁無束帶。黃冠小製不垂纓。故人相見那相憶。但聽橫空鶴數聲。

丹閣岧嶤地最親。頻年染翰侍嚴宸。九疑鳳去荒烟外。三月鵑啼野水濱。日落賈生將去宅。江迎庾信獨歸人。五湖不遠閒身在。扶杖風前詠暮春。

今代廣文眞畫師。蘇州把筆更題詩。白雲遠海意蕭散。明月滿樓光陸離。積妄已空前日夢。淸狂那憶少年旹。老夫獨感深相慰。盛德加飧報祝規。

眉菴自賦

新春名字合更新。偶託眉菴作主人。本不求妍何用妬。從來無悶豈敎顰。曉對遠山烟冉冉。晚臨流水照粼粼。

成都畫手應無數。憑仗他年寫得眞。
憶自當年學畫眉。畫成何意望人知。鑒觀水影眞無媿。
接對天光豈有私。獻笑詎隨桃灼灼。效顰應許柳絲絲。
菴中妙用何聞見。未及東風賦紫芝。

次韻寄謝魏雄卿錄事表兄

短棹移家竹樹東。曉鬟擁翠夜燈紅。誰爲重客投邛令。
徒有高堂舍蓋公。白雪上鬢無藥染。絳霞盈頰已樽空。
憑君莫笑黃花冷。自有淸吟與客同。

和偰世南除西臺御史

鳳池共愛十年身。一榜今爲七諍臣。識字觸邪誰與敵。
讀書知律自能神。關中多士遭逢盛。輦下同年聚散頻。

萬里玉門歸控制向來投筆亦儒紳

遊岡子原呈王學士

岡子原頭春色濃小車晨出看東風雨餘林潤人烏好日暖平沙我馬同西引峰巒來座上東瞻樓閣起天中詠歸莫作悤悤別邂逅相逢擊壤翁

次韻寄元復初

木落天淸悲素秋故人何處海東頭尊前夜月仍留后天際浮雲重倚樓影靜梧桐餘倦鳥眼明洲渚自輕鷗人生會合眞堪惜長憶春風從兩騶黃粱夢覺人千里白璧歸來月一缸尊酒幾旹忘北海東書無路到東窓臥龍宛宛冰生鼇飛鶴翩翩雪洒江

無限心期總寥落秋風烟樹引歸幢

次韻馬可山人見招

天意茫茫故可知無端感慨又先之百年開濟輸前輩萬里登臨在此時袖手看雲歸去晚舉頭見日坐來遲忽聞八月靈槎到欲及西風理釣絲

愛此高槐十畝陰偶來相對理瑤琴江湖有夢扁舟遠風雨無人陋巷深濁酒竟成終日醉花枝聊學少年簪若爲後死乘雲去爛漫銷除感物心

次仲章韻

日射飛塵下界昏遙瞻積翠是君門鳳鸞天上今何名雞犬雲中第幾郵瑤草無人能遠寄玉書有道可長存

睛虹東去連滄海。儻遇安期與試論。

深屋古仙雙碧睟。淵々玉色象春浮。上方烟霧日千變。淸晝風雲皆一遊。傾耳風濤惟立鶴。迴頭塵海不藏鷗。飛々幾欲吹笙去。千歲歸來恐更愁。

無塵道人

雲霧爲衣月作裳。天壇獨自禮虛皇。龍收古劍沈秋水。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凝霜。無端下界松風動。又欲飄然跨鳳凰。

和上都華嚴長老見寄

講帷秩々退晨朝。咫尺東方寶月遙。湛露再承天子賜。慈雲還赴梵王招。毗耶一日香薰曾。瀛海千年貝氣飄。

白髮故人非玉局。敢將詩句答參家。

上帝會承絳闕飄。屬車日向寶城遙。生公屢講中邊味。

宋玉空吟大小招。梵宇千重隨鏡現。天香八月向風飄。

手開樓閣能來往。常候晨雞碧海潮。

和斷江恩上人綠松見貽之句

誰將古色伴幽蹤。百尺長松對一翁。子落雨餘棋局在。

影搖雲際水瓶空。倚藤老大何惆悵。覆地陰涼待鬱葱。

挽著萬牛須晚歲。手開樓閣五雲東。

題了堂悟上人溪聲閣

破衲歸來閣倚城。池開半月引泉過。蒼龍入鉢斂飛雨。

白象卷湖吹碧波。宴坐不眠花遶榻。飛行無蹟竹當阿。

廣長舌相何皆了。未覺遊人一偈多。

賦松濤齋

曾遊海上聽松風。積雪千峰水湧空。細若鳳笛雙嫋娜。雄於鼉鼓萬逢逢。玉堂夜直蟾光裏。銀漢秋横劒氣中。欲截斷槎乘浩蕩。兩樵相對此皆同。

賦雪洲

江上經年積雪多。長洲化作玉陂陁。舊皆射虎迷蹲石。薄暮歸漁認擁簑。河伯作宮龍獻璧。湘靈遺佩鳳停梭。鳧鷺容與江花發。更待春來生綠波。

送茅秀才歸茅山

茅君兄弟茅山裏。幾代曾孫骨尚淸。傳得玄經還自讀。

餌將蒼朮不須耕。鶴隨雲氣來金闕。鳳合風聲度玉笙。爲問玄都老仙伯。書來應許學長生。

寄馬叔惠福建僉憲

荔子枝頭火齊紅。高堂紈扇坐薰風。湘鈎簟冷魚波合。海柏梁深燕雨通。絡緯豈知秋袂薄。厭厭長憶晚飡同。禁城來看花如錦。誰道清霜解惱公。

奉元王氏孝義詩

陰二榆柳蔭韋鄠。中有烏頭孝義門。耕織事均家益贍。緦麻親盡義彌敦。蜜蜂日暖開窗白。慈竹春深長子孫。先世此邦嘗賜履。爲歌遺俗卻銷魂。

贈張志甫八十

身閱昇平近百齡。顏如玉雪鬢如星。遠移湘竹堪扶老。舊種蒼松已茯苓。頻見大官躬致餽。早令掌故口傳經。古來名士多肥遯。興徧題詩歷下亭。

送張道士危亦樂歸臨川 有序

予寓居臨川三十年。而隨牒京師之日過半。愛其山水明秀。而未盡遊也。喜其風俗馴雅。而未盡觀也。樂其人物修整。而未盡交也。然視臨川則爲故鄉矣。以其視之也切。固其懷之也深。故見其人則喜。遺其人則若失。亦人之情也。況爲賢者乎。驪從塤危氏。臨川之望族。文學雅正之士世二有之。故予所謂不得盡交者也。亦樂危兵

之俊彥也學道上清山中以翹楚見稱信乎名家子孫非常人所可及往年亦樂之從父曰風室君與予最相善虛室歸江南予嘗送之曰落花如海思歸夜翦燭裁詩又送君觀乎此其風致蓋可想見於是十五年則亦樂之行予獨能無言以敘其懷歸之意乎予且歸休將從子於江湖之上周覽山川而詠歌其風俗以託諸其人焉尚未爲晚也敘而系之以詩曰

上清仙子臨川客。暫入金門卽賦歸。夜月微聞雙玉佩。香塵不染五銖衣。從遊玄圃暄風暢。坐讀黃庭墜露晞。華蓋峰前如覓我。應看白鶴向秋飛。

送張用鼎還鄉

張郎兄弟人皆說。二陸才華未足多。騏驥西風開道路。芙蓉初日照江波。周官雅誦賓興禮。漢代偏崇茂異科。爲語州人胡處士。淸啇何故覓漁蓑。

題大都香山寺圖

香山蒼翠帝城西。古寺高寒北斗齊。繞屋清泉龍穩臥。對簷老樹鳳長棲。曾陪退相尋山徑。亦共幽人躡石梯。忽見畫圖驚十載。春雲秋雨不勝題。

爲馬竹所照磨題香山圖

古寺深沈壓巨鼇。畫圖重見記遊遨。曉城宮闕煙花合。夜壑風濤樹木高。雨靜臥波雙劍影。天淸歸路一鴻毛。

東都九老名猶在瀟洒誰同白苧袍

端午節飲客與趙伯高

龍沙冰井夏初融簪筆長隨避暑宮蠟燭烟輕畱賈誼銅盤露冷賜揚雄南都久病思求艾北客多情問轉蓬忽聽滿船歌白紵翻疑昔夢倚春鴻

用蕭性淵詩一句足成一章送常伯昂

華蓋芙蓉入座清輕雷疏雨過虛庭永言自媿難傳世急就成章易滿屏好客多情憐白髮幽人相顧說丹經簞瓢便了餘生事空枉輕車到野坰

題昔錄判齊山吟卷

濟南名士古來多此地登臨孰有過山影醮湖春雨樹

泉流滿郡晚風荷。客生江國猶思憶。人念鄉關想詠歌。千古齊山青未了。李邕杜甫奈愁何。

王眞人眉叟在京上都賜酒倡和

眞人燕處自高堂。遠賜宮壺出上方。給傳許乘飛廐馬。侑樽仍有大官羊。一天雨露凉如洗。四座賓僚喜欲狂。起賦新詩誇得意。西風傳送及灤陽。

送伯雨入茅山

獨棹扁舟入白蘋。隱居舊宅去栖眞。囊懸肘後惟丹訣。書到人間稱道明。未覺白雲留住晚。也應蒼术寄來頻。手栽松上騎飛鶴。知是華陽第幾人。隱居聞道無人蹟。麋鹿來依積雪深。每占雲氣得芝术。

莫怪丹光穿樹林。茅君自騎一虎下。末客或與羣猿吟。知爾此昔最相憶。遲予飛屩度千岑。

次韻熊太古題金石編

上林昔見衆芳來。春雨湛涵詠有萊。何處北山畱客住。未聞東閣爲君開。畫須具眼方畱跡。琴有知音不用媒。多學少成嗟老大。每看精藝欲心灰。

次韻錢翼之寫大學衍義局中詩卷

貝葉西傳淨業塵。泥金萬軸等長身。淸閒邃殿仍稽古。宋寘遺書亦發春。承詔外廷須老手。揮毫仙館屬才人。重觀舊事思天上。白首揚雄野水濱。

題王本齋歷官紀年畫像

歷官貴與年俱進。列畫衣冠如弟兄。出節遺風仍振海。生祠嘉樹各專城。丹心不改兼終始。白髮微添更老成。清夢幾曾求傳說。平昔早合識眞卿。

謝僧以長送銅龜水滴

贈我銅龜盛硯水。想君久已伴題詩。斕斑隱約知千歲。緣藉丁寧愧妙辭。豈有文章須潤色。況能經濟屬論思。粗應六用俱忘息。灌沐淸泉自奉持。

題靜壽道人自誌後

對雪鼓琴張道士。八十二歲顏如春。世外異書皆過目。人間樂事自終身。眞如常住難爲死。搶攘相仍故是塵。知爾旣忘欣戚意。往來何用賦詩頻。

輓危公遠道士

翦燭裁詩憶送君。落花如海政繽紛。幾囘分別未爲老。一旦音容杳不聞。珠樹露寒蟬委蛻。玉樓風急鶴離羣。自吟新句成奇讖。只許人間禮白雲。

與筆生

聖明天子御奎章。翰墨昭回日月光。晝殿風微雙鳳翥。春池波暖六龍驤。侍臣近榻誇先得。內史開函喜自將。借問紫毫誰所製。發揮神化未渠央。

錤曰此則老手頹唐之作

白雲閒上人以橘一枝見予作詩以謝

洞庭嘉實龍興種。百顆同枝重壓檐。折遺忽疑千樹盡。

分嘗猶足十人兼。貢餘霑賜今難得。霜後題書尚可添。只欠吳姬圍錦幄。霏香噀霧玉纖纖。

荅舒眞人送牡丹

眞人棋罷小徘徊。手翦窗前紫綺來。天女不嫌雲霧薄。洛神親擁髻鬟堆。已令老鶴婆娑舞。更枉淸泉瀲灩春。莫遣巢翁知勝事。詩筒日日片雲催。晩來睡重不聞鐘。仍歎看花似霧中。貪賞金盤承蜜露。不知玉樹倚春風。戰酣淮水碁應勝。雪擁藍關句更棋。欲畫新圖宜正午。須憑貍目驗芳叢。

送胡古愚

仙館醉餘千石酒。上林吟徧百花風。拾遺徒步頭先白。

供奉歸來錦更紅。晚下紫薇憐病鶴。春生綠水送冥鴻。故人江上如相見。爲借扁舟候禿翁。

遊小孤及彭浪廟。承學士命錄以示畢推官因

次韻二首

天作孤岑自幾旹。高危頻見古人詩。身當委注下無底。影絕傍緣終不移。波浪秋隨大漢淨。風雲日馭海門馳。釣竿拂樹思長往。應有沙鷗聖得知。

迴舟卻往彭浪石。還藉枯筇得自持。外險內安居者樂。東流西洑渡來知。追隨過客應無事。迎享神君遂有詩。消得清秋好風日。經耶尋壑昔爲誰。

送柳唐佐懷孟總管

滿縣花開二月初。郡人日望柳侯車。醉翁白髮詩情在。
好客淸言吏事餘。河水煑魚頻入餽。枾林收葉徧題書。
欲從太守借盤谷。手自搴茅結隱廬。

題李息齋竹

文翁寫竹鬢成絲。不作葭蘆與柳枝。日色分明見眞本。
天工端的是吾師。動搖昔有禽相語。偃蹇惟餘石不移。
靄二春雲好才思。千姿萬態總相宜。
已學夷齊願息陰。如何逐日轉蕭森。發揮自出形容表。
摹寫誰知進化心。持贈不堪憐苦節。惓懷無迹媿幽尋。
更看月夜風塵定。著意沉二落墨深。

題先天觀

畫來新構先天觀。便欲工吟勝畫師。山挾風聲雷起陸。
水涵天影日當池。長生有道行二到。深處無爲了二知。
不是三年不題句。卷中爲有范淳詩。
次韻雲章丈。欲訪悳機學士。故以末句相屬。冀
以因行致之。
風雨相求越一邦。無端苗藿庶充腸。東風吹雪開梅蕚。
南斗垂河避劒光。力薄薦書空汗漫。情多愁思入滄浪。
故人范叔淸秋鶴。誰共吟詩月滿堂。
予與胥翁亞仙。自劒池觀山水。遇客石橋吳氏。
訪自牧長老于昭福昔寺。新成方丈。門向予與
亞仙皆以正對大羅爲妙。一昔同遊約齋期軒

朝佐皆吳氏之良、而牧亦吳出也、莫不共贊其美因爲賦詩以識之、

重棹招提坐石溪。開闢更欲面羅滙西來萬派分明處。前列諸峰蒼翠姿。修竹疎松通一徑。微雲淡月立多時。千年白鶴重來晚。解向兒孫話祖師。

去冬過昭福、留詩題溪上牧所、既而蒙牛邨先生與國賓茂才靑雲諸名士相繼屬和、盛意不可忘也、先從牧翁寄此、尙需面敘區區也、

隱居曾見繞淸溪。屋上靑山屋下池。老子風流宜白髮。阿戎翰墨稱雄姿。每懷高閣看雲後。投宿比鄰聽雨時。安得靑藜同照夜。題詩寄惱牧牛師。

贈丹士

神仙有訣煉丹砂。服食三年鬢不華。自有錦囊收曉露。何妨玉椀泛春霞。倚松吟嘯風生袖。採藥歸來月滿紗。肘後方聞多至劑。青精何日到山家。

題朱澤民畫

松外浮雲過眼空。前瞻無際後無終。幾番白雪經行地。數尺蒼髯俛仰中。健筆祇今韋偃老。吟詩何似杜陵窮。悠悠無限滄洲興。問取騎驢傲兀翁。

題董生畫

李公昔守清江上。翰墨交遊有稚川。每從遠海風雨至。共對小山松桂眠。撥鐙何處得古法。臨池忽欲無千年。

嗟哉李氏孫尙幼川翁家學子能傳

羅若川畫松

暮春多雨晝冥冥羅生畫松當素屛老蛟化爲劒氣黑白鶴下啄苔痕靑傳來日暮自篝火夢入幽巖尋茯苓不遇胡生露雙胸石函白了讀殘經

鎭日痩硬森挺

又次游仙遊山詩韻

巃嵸山木小軒東梔子花開鼻觀通嘉節喜逢風雨外幽懷都付笑譚中詩成綵筆從人寫醉後朱顔與衆同卻怕有人知此樂枉將山水繫愚公

薑掾湖山堂

九江秀色何處妍。新堂正値甘棠湖。春水初生蕩洲渚。
晚風欲起散魚鳧。自公退食對斑竹。教子讀書編綠蒲。
知君廉恕足陰隲。行見高門紆紫朱。

畱上方道院

卜隱山中事已遲。歸來無處著幽棲。行穿深谷御車馬。
借宿高齋慚黍雞。茶爲彌明分石鼎。燈從太乙借青藜。
百年身世半陳迹。一日林泉何足稽。

送胡士恭

十年京國擅才華。宰相頻招載後車。太液蒼涼黃鵠羽。
玄都爛漫碧桃花。三清風露仙人館。萬里烟塵野老家。
拂拭舊題如隔世。華星明漢望歸槎。

送雙林西白長老用太白起句

峩眉山月半輪秋我憶家鄉亦白頭脚蹋岡原流去水身隨海岸到昔舟長空一鳥飛無迹白雪千峰爛不收御笑坐來銷劫石雲興借問若爲酬

寄白雲閒上人

龍興寺裏白雲房不到于今二十霜橘柚向來垂屋重松筠此日過人長千函祕典心源淨百歲長齋齒頰香若念尙書舊行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寄訢笑隱

垂手毗邪憶舊勞諸天幢戟擁林皋開軒坐見青松老倚闌閒看白雲高曉日上林隨步屧春雲如海在揮毫

經年不得江東信。獨立長風送羽毛。

陳君璋新園池亭、得烟雨橫塘舊榜本漁墅陳氏之物、我大父尚書公所書也。尚書二此、昔已九十年、而君璋之父年且九十矣、故賦詩及之、

烟雨橫塘是舊題。尚書遺蹟久凄迷。幾回玉樹鸎哥酒。曾見雕梁燕子泥。近水樓臺隨地起。臨堦楊柳與雲齊。小車卻異堯夫老。徧洛看花信馬蹄。

舊榜橫塘墨色新。百年還屬百年人。爭墩正爲名隨謝。隔世何妨姓共陳。綺席聞鸎乘故舊。金盤烹鯉亦賓親。蘭亭俛仰興懷地。莫惜流觴對暮春。

題蕭正肅公及尚書與楊誠齋書幅後

古木蕭森日月懸。六丁猶為護遺編。一門翰墨三公履。七世風流二百年。秋野蒼茫麟角出。春池零亂鳳毛鮮。世居鄉里如君少。西望孤城憶墓田。

寫韻軒

翩翩仙子藥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修眉塵鏡掩。窗中遺墨夜燈閒。雪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淚更斑。何事浮雲相遇合。杳然陳迹尙人閒。

楊判官春雨亭

松柏園亭雨露新。慈顏幽翳倍傷神。三年蔬食心如日。一句寒泉淚滿巾。孝子舊遊多國士。將軍遺愛在邦人。封塋近對清江曲。世世能來有鳳麟。

揭北海山雨亭

周遭城郭擁坡陀。北海亭中逸興多。木落秋風知地迥。水高春雨見帆過。華簪列坐鸞年老。翠袖深杯爲客歌。說與蓬萊千仞石。誰能鳴鶴倚松蘿。

珉上人俯淸軒

高堂直下一江淸。千尺絲綸寄此情。秋水芙蓉華月滿。春茗翡翠晚風輕。坐來古硯生雲氣。吟過長廊曳履聲。知有登臨無限意。高山遠水已相迎。

楊伯恭柳隱山房

細柳誰如灞上營。淸江百尺坐專城。陶潛雅興還堪賦。張緖華年更有情。春日貫魚多鱮鯉。秋風飛羽總鯢鯨。

錦衣玉帶催毬馬。入對長楊聽早鶯。

揭北海蓬萊亭太湖石峰

海上飛來第一峰。華星明月五雲中。千年持載遺神物。
九仞飛騰接太空。不與興亡驚世換。長隨山澤與昔通。
蒼茫獨立橫秋氣。未許西山得比雄。

秋屏閣

幾度秋屏眞漫興。歲寒今日一憑欄。西山廬阜連天起。
彭蠡番陽學海寬。久病詎能修客禮。舊遊長感奉親歡。
老身若借雲房宿。卧起江山正面看。

題送林松磵照磨詩卷後

朱輪豪傑早知機。一日冥鴻向海飛。風雨交遊無舊跡。

江山幕府有清輝秋空澹澹蒹葭浦春晝堂堂錦繡衣
世外喬松中梁棟渭邊莫歎故人稀

御風亭

城陰百畝轉迴塘喬木參天翠柳長飛蓋曉迎花霧氣
臨池春動墨雲香衣裳清露芙蓉洩劍佩明河玉水涼
還向人間留妙跡蘭亭列坐詠流觴

雙檜軒詩 原序

檜之為木仲尼嘗手植于魯天下後世莫不具
瞻焉學者之于聖人宜無所不學江右憲使覃
懷李公重山甫持剛方之節秉貞固之操乃樹
雙檜于家庭以自見蓋將景仰先聖于萬一也

夫木之爲世用多矣大材成大器小材成小器椅桐梓漆則琴瑟之儲焉明堂淸廟之棟梁非檜莫與也尙論聖人之所爲識其大者豈非君子之志乎乃爲之賦詩曰

素王舊植魯宮牆雙樹新陰接太行冰雪高寒今節操雲雷參錯古文章河津此地營舟楫廊廟多年待棟梁會與羣龍近華蓋九天朝日正蒼涼

黃仙巖

鐵色陰巖積石屯玉顏窈窕鎭崑崙上池降液作靈響左角出雲承曉暾手抉風雲穿月窟坐當星斗直天門昔人政有懷仙地爲挹淸泉注一尊

古亭詩爲張仲淵作

濟南名士古來多誰作新亭照水波百頃高荷秋興闊一湖明月暮船過南州城上登臨賦北海尊前感慨歌況有吹笙王子晉清風千里接鳴珂

觀耕詩爲王可敏賦

昔歲春耕見夢中分軺此日歎民窮漸糒艸色經行路輟食棠陰問土風歸雁相催知日近占魚猶願報年豐他皆緩步從青鎖寤寐毋忘稼穡功

鎮日台詩可補入豳風圖卷

與熊天宇

去歲送花無處栽至今鄰舍借園培緣籬正要帶刺枳

茆屋還須疊葉梅。桑柘牆下堪食用。桃李門前空綻開。
故人一一可致此。他年相對共銜杯。

行丞相掾唐仲英事母至孝在臨川嘗知夫人嘗藝蘭于園中花繁茂累歲增盛異于常植君子有以占其子孫之興也他日太夫人去世而蘭亦悴而弗華三年而忽榮如太夫人在嘗仲英感歎如見母之存焉都人士咸以爲瑞相率爲詩歌以頌太夫人之遺悳而識天錫瑞以彰仲英之孝後數年虞集在豫章與仲英賦續一章云

唐氏慈親手種蘭。三年憔悴傍闌干。爲懷娟服承顏喜。

豈意空幃帶淚看。手把梧棬春露重。心知佩韘暮天寒。
扶疏玉樹情何極。長繞芳叢不忍看。

憲府瑞柏

憲府淸嚴翠柏高。香烟霏霧起亭皐。濃熏旭日新膏沐。
細引春風近羽旄。黻黼成文如錦繡。丹靑生色在揮毫。
德星占應賢人聚。濟濟淸朝見鷺髦。

酬書巢送雉尾掃

一帚千金輯雉翬。巢公乞與掃塵扉。凝膏不食慚金鼎。
晝采爲章憶裴衣。宮扇每開春日麗。城旌常拂曙星微。
諸緣隨起隨除卻。祇有靈臺月鏡輝。

會宗海藏主來江西。一日山雨稍涼。同溥安枯

石見過復有還淛之興書偈爲別幷柬一關大
士同發一笑

試問師歸何處尋稽留峰下白雲深長松正竝樓臺秀
流水頻交鐘磬音貝葉幾行西域字寶珠一串祖師心
天香桂子人閒滿擬約高秋一醉吟

送文學隱上人

西江春漲欲浮天擬覓何方一味禪渡海晨鐘雲外寺
乘潮晚飯越中船鉢分龍腦天香近茶汎玻瓈雪乳鮮
文采已彰那可隱芙蓉出水正華年

送劍江復見心上人遊徑山

臺山鷲直勿岐差雙徑峰前路不賒若有劍光衝北斗

更愁帆影落東華。曲江水暖花千樹。古道秋高月一槎。
記取題詩相送處。鷺絲和雪立蘆花。

重贈復見心遊浙、兼簡張貞居、

春雨西江漲百川。袈裟又上浙東船。行尋龍臥雲生徑。
坐聽猿吟月浸泉。客裏有詩煩寄。山中何法可相傳。
故人或者詢張拙。鼻涕垂頤雪雨肩。

賦文子方家篔簹亭竹影

數箇篔簹一小亭。南窗承日印寒青。水精簾裏珊瑚樹。
雲母屏開翡翠翎。卻愛微風動蕭瑟。翻疑薄暮倚娉婷。
憑君縱有鵞溪絹。莫與空花結定形。
憶昔竹枝皆楚歌。何曾舞影見婆娑。玉山雲去了然是。

湘浦雨痕空復多。環佩因風猶錯落。旌旃拂日轉委蛇。
白駒皎二誰能縶。霧閣雲窗奈老何。

梅庭詩。爲李重山賦

高人獨愛寒梅樹。相對庭中作主人。盤谷泉甘來素履。
長安日近接朱輪。瓊瑤比惠懷新好。鐵石爲心憶老臣。
傳得朝紳詩總好。揚州何遜久逡巡。

送戈伯敬東訪伯循御史就遊京師

扁舟重訪瓊花館。使者還峩獬豸冠。定有薦書天上去。
豈無懷緞邸中看。宮牆隔樹聞鸎囀。朝路聽雞上馬鞍。
頻寄好音傳父老。鄉人都解話長安。

錤曰。一氣揮灑。有轉無竭。

與侯頤軒　原序

道士侯頤軒其先本蜀人父厶從我大父尚書府君來吳中宋亡弗歸頤軒乃學道於洞庭之仙壇觀隸來省墓迺抱先叔祖岳陽使君遺書與閒白雲來見余不勝感歎故贈之以詩

洞庭高士成都客。曾是相從大父甞。每抱遺書嗟往事。復貽妙句樂新知。鴛鸞影裏心元靜。鷗鷺盟邊願不移。但得閒身各安健。白頭歸共橘中碁。

題商德符蜀山圖

每愛商公寫蜀山。蒼崖直下竹林閒。錦城雨後江沙白。劍閣霜餘木葉殷。何處揚雄池畫墨。誰家杜甫月臨關。

釣鼇海上天空闊。待得仙槎一往還。

寄陳湛堂法師

月宮桂子落巖阿。想在林閒閱貝多。持足地神衣拂石。獻珠天女韈淩波。香因結願甖龍受。水爲烹茶喚虎馱。寄到竹西無孔笛。吹成動地太平歌。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五

律詩七言下

書蕭母傳後原序

新喩蕭母有貞節朝廷用魯曾參政子翬言旌表其門莆田陳旅博士爲之傳文甚奇子翬早學於蕭氏陳集友也先丞相雍公與蕭正肅爲同朝故其家來求題云

桓二蕭氏貞門表猶是前朝執政家恩詔傳言褒素履安輿垂淚對黃華賢孫能奉高年遠薄俗寧知古道賖魯氏交情陳氏筆臨文三歎一長嗟

錤曰圓轉華妙情溢于文

黃節婦詩 原序

集昔忝館閣四方孝子貞婦之事來上朝廷者率求詩文以表章之隨事發明昔義既有所諷勸或所錄未甚備者猶推其類以著其姓搢紳樂善成風每盈卷軸不以辭爲費也今觀雷尚書之諸孫長仁書其女弟適黃氏貞節事皆閨門變故而始終一悳非其兄不足以知之非能文不足以發之集筆硯荒落長仁之子以此卷相示感而賦之

貞婦初年遘百艱每將忠厚對傷殘死生家世心無愧終始閨門義所安信有高風隨地化不嘗華表與昔看

賢兄述惪皆眞實。爲報鄉人在史官。

送阿里仁甫舟中作

送客江邊醉似泥。漁邨酉宿已雞栖。風平山影搖舟檝。雨急灘聲入鼓鼙。故老別來誰尚健。新詩吟罷更重題。卻因農事催歸去。臥看浮雲逆上溪。

錤曰。三四寫景之工。能使虛實兼到。

題高彥敬竹石

疎篁幽草澗邊生。羣玉參差若弟兄。更待拂雲栖紫鳳。何年臨海掣長鯨。尚書蕭散今摩詰。子墨淒涼舊客卿。風雨夜來家四壁。龍吟微應讀書聲。

錤曰。彥敬人品之高。筆墨之雅。俱于言外領會。此繪

水繪聲手也

南浦遐觀圖

房山避暑何王宮。古木蕭森多畫風平生江海毫素裏。日暮鄉關魂夢屯。孤雲斷處更野水。五絃揮罷又飛鴻。高情千仞一倚杖。莫怪尚書雙眼空。

古木圖

晉人筆法成中絕。奇崛縱橫見米家。手畫斷崖分鐵石。意求古木帶雲霞。龍髯解出空中雨。鴻爪能留雪裏沙。近日尚書高彥敬。高懷尢足共清華。

趙伯高所藏高彥敬吳山夜景圖

吳越蒼茫咫尺間。尚書能畫夜看山。塵銷海市露初下。

雪積江山潮始還。座上賦詩誰絕唱。夢中化鶴忽臨關。
高情已逐年華去。秋樹寒波愧妙顏。

百馬圖

楊柳生烟草色薰。川原錦繡動成羣。百年海宇無征戰。
一幅圖書有見聞。日夕吹笳歸別部。天寒湩乳奉將軍。
當昔校獵誰能賦。白髮揚雄思若雲。

周昉畫

島上雲生日轉檐。海風吹雨暮寒尖。春明玉色遺薌澤。
夜定珠光入鏡奩。織得鴛鴦隨綠纙。教成鸚鵡啄紅酣。
試令鼓瑟應無語。目斷歸舟思未淹。

天師菴壁間墨竹

憶昔臥起修竹地當林日ニ看風生白雲昔來衆仙降
皓霞如瀉孤鶴鳴吹笛江深星斗動釣竿樹老浪波平
何昔賓我北極下獨倚高壁聽秋聲

從子旦欽賚賜金至山中次陳溪山韻

槖金萬里來天上舊賜新頒拜受餘去國棲遲慚補報
榮家歡喜度空虛孤臣清淚三生夢一寸春陰數冊書
更買青山可終隱不妨投老得安居

謝子棕雨笠

歸弄江波自濯纓白頭徒步一身輕蕭ニ白雨荒陂晚
恰ニ黃鸝夏木清杜甫嘗於詩更瘦遠公許以酒相迎
野僧三四同來往[illegible]行

題毛秀發薛座上賦詩誰絕唱後

偶然戴笠過前山。天賜高人一日閒。薄有神情留卷裏。漸無名姓在人間。毛公吟罷厖眉古。薛保圖成鶴羽還。無限好懷今總得。松雲千疊爲誰關。

止家人製衣

故人遺我布單衣。寒暑相仍服不違。地僻少塵摺澣易。身閒遲破補紉稀。樵漁總識循常好。魚鳥相忘作念非。請看江頭不居士。雲來雲去本何依。

荒唐

齊人野語楚荒唐。野死幽囚祇漫傷。往往闕文誰復及。悠悠沒世詎能忘。百年有道開新盛。千古遺言發耿光。

不有鳳麟同日至。誰知信順見文章。

虛齋

誰識空中有至眞。一庭芳草自生春。風雲變化閒來往。
日月升恆互主賓。寶劍有神凝鑒水。金丹無質現窗塵。
忘言本是吾齋事。莫向空同問道人。

錤曰、一庭芳艸句、妙極自然、

眞正軒

乾坤定位易行中。星共辰居象亦同。終日有言寍離此。
先天無事若爲工。音聲倡和黃鐘始。水火浮沈土釜空。
世法定無相比茲。閒循斗柄玩東風。

石巖詩、爲道童總管作、

維石巖巖氣象超。俯憐培塿獨岧嶤。八風不動盤空軸。一柱高擎切斗杓。江岸暮雲遮遠樹。湖陰積翠上春潮。便應從此爲霖雨。直向中天絳節朝。

錤曰、江岸一聯、畫不能到、

竹所詩爲馬照磨作

蕭蕭修竹倚闌干。幕府高秋獨坐看。龍化欲隨清佩響。鸞停長共碧梧寒。幾年冰雪培根節。一日雲霄見羽翰。聞道武公方壽愷。永歌淇澳報平安。

送揭子尚之京師

縣北之亭山水幽。玉堂故人懷昔遊。錦囊五色起雲霧。華袞一字驚林邱。賢才洛下共青鎖。久客襄陽成白頭。

羊公沈碑聞近出。文章垂世何悠悠。

送李伯儀

老來多病山中住。誰復能吟過客詩。賈誼豈無前席夜。終軍曾有棄繻時。沈香亭北花團錦。太液池頭柳舞絲。初到長安還有賦。東湖閑看綠淪漪。

送吳志淳

古道棲遲與世違。高才誰可共襟期。揮毫妙得中郎法。倚席長吟老杜詩。滄江春風湖水詠。蕭蕭一夜雨竹枝辭。明朝何處還能賦。驄馬金溝結柳絲。

送劉仲禮遊浙

于今南斗聚文星。博士空慙老復丁。杜甫文章驚四海。

中郎字畫尙聲經。才華酷似泉流峽。書法親傳劍出硎。
欲看海門潮始壯。高風鴻鵠舉空靑。

送艾友文之靜江

桂林賓客舊多才。鼉鼓逢二夜宴開。鄉里共推文學貴。
轅門爭識故人來。幕中草檄狼烽息。座上吟詩鴈字回。
爲問伏波天柱遠。文章何日刻蒼苔。

送太原郭詵還豫章灌園精舍讀書

每思有道太原碑。復憶南州孺子祠。但得賢人千里聚。
奚傷大樹一繩維。生民憔悴依高節。吾道銷沈繫遠思。
誰向灌園棲隱地。下帷觀象玩微辭。

送劉元補淮南漕司書吏

江南大郡多凋瘵二月鶯花海上城使者自持清節重書生遠去一舟輕圖書雲靜滄洲鴈翰墨風生碧海鯨幕府從來賓客盛橫琴㫖自寄高情

送李仲淵雲南廉使

海上瀛洲想玉珂繡衣今歷幾坡陀賢人會合何其少名世文章不易多蘭楫競迎桃葉渡蘆笙遠奏竹枝歌不令駟馬歸金馬奈爾相如好賦何

送僧歸俗

孰謂儒冠多誤身昔年聊作小乘僧春風花影疏二月夜雪松濤澹二燈巾帶便應歸賈島鉢衣從此付盧能男兒今古平生事未把丹心一寸冰

題河東李集賢偶詩後

集與昭德別二十有餘年相見淸江之上出故集賢河東李士宏學士重遊舊詩蓋李自守郡至作詩㫖已二十餘年今去李公賦詩㫖又幾三十年矣俯仰感歎追和附卷末

郡人長說使君行。室有絃歌野有耕。千丈沙隄春雨漲。滿船書畫晚峰晴。重來城郭誰者舊。偏刻文章自姓名。我亦從遊今白髮。每懷冠佩望蓬瀛。

聽劉元彈琴

劉元相訪竹齋淸夜爲予援琴作長淸飛佩等調宛然二十餘年前聞諸四明袁公伯長父子

及西巴鄧公善之之子慶長者不勝悽感道士
張伯雨亦善此相別亦二十年矣寥寥此意在
天地閒何可斷絕賦詩寫懷書贈元云爾

寂寂虛堂月上遲劉郎爲我鼓冰絲秋聲在樹誰能賦
夕露霑衣有所思荷簣過門良久矣乘桴浮海欲何之
呼童盱發酬佳興三勺清泉饋石芝

陳立持所畫山水及酒饌來求詩法詩法無之
得與齋中朋友一餉之樂

拙疎生理歎衰翁食粥何妨甑屢空驚見殺雞供季路
喜看載酒問揚雄畫圖乞與千山雪詩法傳來滿袖風
令子讀書誰得似高閒甘旨不憂窮

與趙伯高論詩

莫道幽人有意吟緣情生變苦推尋奇雲映日書成字靈響盤空譜作音春雁雝雝天廣大秋蛩唧唧雨陰沉性情平澹隨時見禮樂何曾繫古今

觀王繼學參政贈臨川艾庸詩有感

世儒退相淮南使羨爾華裾早及門授館終年供白粲探囊一日試黃昏漢廷議禮諸生起魯壁藏書幾簡存最憶龜蒙雲氣重舞雩新服試春溫

題陳維新詩卷

才子清華孰與蘐古詩秋興浩如雲海中夜月珊瑚樹江上春晴錦繡文深水釣魚辛少府武夷放棹杜徵君

歷觀卷裏襟期士。鳴鳳朝陽與世聞。

題劉伯溫行卷　原序

監憲伯溫劉公出示館閣諸君子送行詩文兩大卷其一自中臺出佐浙省胄賦衆仲題其端有以見朝廷選任之專職事之難者後一卷則自著廷持節江右之賦也伯溫跋其左其言述作之暇道西北形勢古今之跡經覽之壯有重會講明之約一代文物之懿備見于斯何其盛哉集感別欣遇又知監憲公深有得于大易智崇禮卑之旨庸述鄙懷敬答盛意不勝惓惓

西極山河轍迹通。載馳江海視民風。帝王漸被知今遠。

秦漢經營歎昔雄。憂國早聞生白髮。濟時誰識信丹衷。斯文一縷通微顯。隨地成能造化工。

題黃智仲詩卷繼變御史黎僉事詩後

彈鋏何妨鬢漸疎。侯鯖偏食武昌魚。故人江漢浮雲盡。歸鶴城樓落木初。御史靑春懷舊意。郎官白首寄來書。解囊爲說經行處。歷歷晴川畫不如。

書莊武公遺事後

莊武勳名汗簡靑。賛書錫爵自明廷。昔傳令德連三世。家有高年過百齡。胄嗣滋官原學問。封邦獻禮纘儀刑。周詢還奏澄淸効。袞職從容奉日星。

自題爲危太朴作。

大地微塵海一漚。取之無用棄無由。日高睡覺惟聞鳥。雨足歸來但牧牛。冠帶衣裳明日月。陶鎔木石老春秋。何人寫此閒中意。獨立晴空詠未休。

故人

故人爲別十餘春。夜夢相逢面目眞。世外音書遺鴈羽。壁間圖畫潤龍鱗。可憐白髮寒仍短。待得黃花晚更新。誰有高才如屈宋。九歌江上樂明神。

孟莊

孟莊同世不同風。縱使相逢亦不同。豈以高明分彼此。總于衰晚共豪雄。奇才別出羲皇上。大業難忘舜禹功。無位無昔千古逝。誦言忠辯愧愚蒙。

吳先生壽日

承明三召意勤渠。歸老從容問燕居。几杖雖塵無倦色。經綸不用有成書。春深雨露多霑漑。晝永風雲妙卷舒。華蓋浮邱漢儒行。千年高並翠芙蕖。

寄壽楊友直

恩詔來頒擁節旂。詩尊酬獻畫堂高。郡人傳寫登高賦。野老驚看侍宴袍。契闊舊交多老大。澄清能事屬賢勞。鳳池緩步歸猶早。鄉社耆英接譽髦。

寄友直楊君

山林十載便幽趣。城府連朝謝故人。前席漫言宣室事。小車且看洛陽春。舞停紈扇清樽側。醉插花枝白髮新。

人爲邨疇農務急。不辭鈴閣度江津。

寄陳衆仲

承詔摛文入禁林。一揮四問夜堂深。五人存歿風流散。十載浮沈老病侵。曳履相迂青鎖步。下帷傾聽白頭吟。多才政有江西客。衣錦歸旹好寄音。

寄陳溪山

坦上幽貞夏日清。高槐千尺自秋聲。華山雲外觀眞逸。洛社春中憶舊英。雅論圖書酬太守。靜容簪佩列諸生。丹成有道傳中表。歲把芙蓉獻壽觥。

寄楊臨川

玉月新涼似鑑湖。吏民爭候使君車。稻田雨足臨流水。

墨沼雲生對客書。疲瘵遠人訢獨得。文章列郡竟誰如。
寓耕封內宜修敬。老病衡茅禮節疎。

寄蒙古松巖

驛舍相逢已十霜。每懷高節倚雲蒼。星辰劍佩趨黃道。
風月圖書侍玉皇。萬壑秋聲回浩蕩。九霄春夢入微茫。
垂絲到地苓如玉。擬斸青冥頌久長。

寄費無隱

清朝自寫玉宸文。冠帶芙蓉著錦裙。碧落開圖垂五采。
素雲引練事三熏。羣眞定錄渾相識。上帝臨觀密自聞。
書畢綠陰方數畝。長如窗戶宿春雲。

寄趙中山

淸鐘徹曉轆轤乾。十載霜蟾獨自看。護法老龍思淨梵。化人孤鶴報平安。相逢歲晚頭俱雪。想見春陽氣若蘭。欲辨芒鞋求覿面。晴虛雙景共淸寒。

用聶御史韻贈忻都兼寄張伯雨

尋得山泉可枕流。寮茅爲舍就中洲。故人春月多新夢。遊子秋風足暮愁。榻許有書函玉洞。松喬無跡到瓊樓。亦知李白因貪洒。頭白無緣事遠遊。

次韻陳溪山

積雪柴門晝不開。行庭無跡興悠哉。深根一息先天氣。平地横陳幾劫灰。潮候夜中隨月滿。斗杓天際挽春來。溪翁定有猵舟興。晴昊繁花開遠梅。

茅檐向曉喜雲開積雪如雲安在哉春澤堅冰成解液
明窗旭日動飛灰山陰忽有移文至松下那容喝道來
小往大來原有數莫占消息向枯梅

次韻陳溪山紅梅

冰雪肌膚染絳雲歲寒林下對吟身先天氣至渾如醉
初日光融轉更新白髮無能酬造化金丹有道駐長春
少年莫笑詩成處傾倒相歡忘主賓
春曉紅生島嶼雲此中儘著兩閒身不愁花笑髮鬚白
漫詫人間句法新曲水徘徊天上巳深杯斟酌自家春
繁英未落須頻到翠實金盤尚及賓
雪後孤根發暖雲栽培本自一人身紫薇遺意成千古

絳萼深期又一新。忠厚敢忘嘉樹賦。沖和思廣北枝春。若爲穉子猶堪敎。三祝三加望大賓。原註。末章末句有屬幼兒之意。先生屢言。先君子植紫薇于堂前賦詩。屬望小子。昔人不之許也。爾仰五十年。委身田野。莫稱先志。集感歎成賦云。

次韻答楊臨川。

歸興秋光晝寢高。使君詩瘦怯宮袍。東湖微雨生顏色。西日浮雲見羽毛。橘柚園林誰共弈。蒹葭洲渚或容舠。誰家此日樽無酒。兩鶴翩二過九皐。

舟次臨川用趙壎韻。

文公經濟入襟期。陸子高明自得師。投老幸依賢者谷。興懷況在歲寒時。豈爲邦。孰與從先進。擇善誰將覺後知。

十載笱樓遺訣話。扁舟江上感君詩。

山行次韻

從來年老喜逢春。宇宙中閒自在身。鬢髮還如柱下史。
胸懷仍似洛中人。春雷起處耕雲外。曉雨晴昔釣水濱。
況復歸與淸晝永。坐聽童子咏雎麟。

次韻曹子貞

宦學三年不自歸。從人飢食復寒衣。蒼麟一出春秋畢。
黃鶴重來城郭非。靜對風雲觀變態。閒因來往玩神機。
乾坤自是無今古。不用窗閒惜寸暉。

舟泊安和阮宅次黃志高韻

十月東歸下石瀧。郡公促膝共輕艭。蕭雲故宅多喬木。
阮籍淸樽對暮江。方駕肯來良馬五。尺書先寄鯉魚雙。

欲求深隱何山曲。雪竹霜筠共一窗。

舟宿湖口

沙汀如雪水無聲。舟倚蒹葭雁不驚。霜氣隔蓬纔數尺。斗杓插漢正三更。拋書枕畔憐兒子。看劍鐙前慨友生。尚有乘桴無限意。催人搖櫓轉江城。

長年人海混潮聲。水宿荒涼卻夜驚。月照空巢烏繞樹。風吹短草鴈知更。要觀此地秋濤壯。更待明年春水生。不比蜃樓多變幻。綵雲初日擁層城。

次韻劉桂隱

懷哉歲暮扣重關。賓我高堂俎豆閒。遠道無窮緣已老。凡情不斷若爲閒。徐行歷歷皆平地。滿目青青是遠山。

莫怪邱園待春雨，扁舟先愧逐雲還。

謝盧陵兩劉君

扁舟已作渡江雲，回首高年憶兩君。坐客頗如韋刺史，詩人猶拜杜參軍。總看玉樹當春晝，長對靑藜過夜分。他日聚星如可畫，慇懃垂白更論文。

次韻孟天暲典簿佐奉使行江西所賦

帝念蒼生不鄙夷，任賢淸問載旌馳。山川舊履車書會，草木新春雨露私。十道悠悠分楚粤，四門穆穆出宣慈。擧頭見日天光近，老去無憂託啓期。

山木閣一首送人之京

山木閣東初日生，梅花照溪人欲行。玉杯在手山影入，

瓊精載道霜氣橫。故人天上今白髮。賤子山中常倦耕。憑君問訊金闕下。羣賢朝迴春日晴。

送撫州推官于夢臣改除吳興別駕

撫州那得似湖州。千頃鷗波可放舟。別駕老便公館靜。高門長憶故園幽。綠陰靑子人家曉。古木疎篁水墨秋。幾欲暫爲江湖客。百年耆舊記風流。

送陳繹思歸會稽讀書

右軍高致絕淸眞。況復東牀玉樹春。上馬詩成誰共語。讀書燈永互爲賓。落花飛絮縈歸思。流水遊龍接暮塵。無限當昔觴咏意。尚疑身是會稽人。

送祕書也速答兒大監載書歸成都

運舸載書三萬卷。雪銷春水上成都。列仙歌舞成烟霧。世將旌旗屬畫圖。定有鴻儒堪設醴。豈無佳客共投壺。子雲白首歸無日。獨抱遺編泛五湖。

送晉從昇驛史調廣東

秋露垂珠枸杞叢。海天火齊荔枝紅。飛行萬里靑驄馬。指顧千夫赤羽鴻。虎帳夜傳文字密。蛟波曉貢語言通。一門諸父吾親舊。待爾歸朝捷奏同。

送成彥舉奏差遷湖南

莫憶幷州是故鄉。江城十載舸飛霜。賓鴻不及馳車遠。語燕還迎舞袖長。下瀨未休連舸餉。觀風頻上奏書囊。雲開南嶽多來往。應有高情聽九章。

送人還鄉、用魯子翬僉院韻、

東門有客上歸船。舍弟過從歎昔年。淸讌翠帷明諫草。高談羽扇動江蓮。湖南賓客今誰在。湘外蘭蓀自可仙。珍重太常臨別語。毋忘餐菊飲寒泉。

寄監郡敬齋

華蓋天風八月高。使君於此重遊遨。停雲每約松閒鶴。載月同登海上鼇。人愛桐鄉留繾綣。道傳柏府薦賢勞。柴車已是輪生角。那得黃花共濁醪。

仲秋二十一日、雨後聞桂香、東竹齋諸友

曉來滿院桂枝香。仍歲秋闈第一場。明月當樓天廣大。疾雷破柱雨琳瑯。鬼神幽遠驚雄辯。草木欣榮被耿光。

於易已占觀六四。眞儒不數漢文章。

訪羅元悳隱居

春溪回曲抱郊墟。新見幽人水竹居。車馬不知行樂地。漁樵常近讀書廬。一川風月閒來往。終日雲雷妙卷舒。獨究塵編誰得似。同遊爲記暮春初。

憲副孛顏鐵木兒行部過訪

六月馳驅使者車。城南詢問野人居。韋編猶記成均舊。玉斝親分尙醞餘。師友道存風義重。山林歲久禮文疎。但期荒隴霑霖雨。課子躬耕理故書。

與易小雅

雨過橫塘早擊鮮。西鄰宴罷到東園。醉吟明月花枝好。

坐對涼風桂樹繁。玉雪汎甌留夕語。銀絲分椀約晨餐。
壽朋總憶城南老。每採芝苓過遠郵。

憲府集後書與紀長之

歲暮賓筵坐席深。衰顏何足重爲欽。有嚴佐史加籩豆。
於粲升歌備瑟琴。佇想虛煩求舊隱。聞風實啓好賢心。
誠孚德合生民慶。往昔誰容只在今。

與陳維新

新公家在觀橋濱。茅屋蕭然不染塵。通夕跏趺光炯炯。
經昔佛閣火勻勻。一杯秋水留仙客。半嶺春雲共野人。
借問如何參絕學。破除妄想不求嗔。

答劉無作

南園隱者劉無作，古木陰中戶不開。惡客任攜袍緼去，
化人又送館盂來。吟詩窗下猿供筆，振錫林間虎臥苔。
二十七人老尊宿，夜深相對語如雷。

答毛南楚惠書

華峰迎對浮邱伯，故憶毛公共說詩。良夜挂巾松上露，
微風揮麈竹邊池。近來有夢如春雪，重到人間識鬢絲。
此去相望三百里，旹因歸鶴問幽期。

答陳明復

城頭雲重雁飛過，憶得江南夜雨多。茶樹嶺前雷破石，
稻秧田裏水盈科。何旹短棹鱸蓴菜，盡日長松蔦女蘿。
賴有仙翁知此意，不同樵唱卽漁歌。

保同監邑送桑本

樹桑親敎縣庭隅。分我深根四十株。老客遂居連野綠。使君重到兩輪朱。寒窗機杼依鄰曲。春服兒童出舞雩。頗有薄田衣食託。暮年歸夢在成都。

鉷曰。結聯是用諸葛八百株桑語。非漫然寫景也。

陳幼德送竹本

竹似陳家好弟兄。淸陰秀色滿林生。八龍夭矯同瑤席。雙鳳參差和玉笙。土潤已如含雨氣。夜深便可聽秋聲。他年爲作靑〻簡。待爾明光獻賦成。

謝董子道參政

再世門牆五十霜。扁舟風雨渡滄浪。少陵生理憑黃閣。

孺子高亭歎豫章。文學舊遊成宋寘。朝廷新刻更琳瑯。
惟應垂白江湖外。北望風雲古柏蒼。

謝馬昂夫總管

歲晏相看雨雪深。一尊春酒故人心。曾陪鵷鷺俱陳迹。
晚托漁樵得共吟。天上鳳毛還禁直。人間鶴髮更登臨。
書圖三友題名字。漢隸還須老華陰。

謝陳溪山慶生朝

自笑青年說學仙。衰容那復更芳妍。詩書塞坐忘謀食。
風雨長齋過禁烟。有樂從教兒輩覺。無言可與世人傳。
高情惟是希夷叟。長任蒼松白鶴閒。

謝劉伯温

世外高情與道謀。欲令斷木出寒溝。終身不敢窺韓子。
病目誰能念左邱。生晚見聞慚禮樂。業荒文學感春秋。
未忘垂白從耕稼。鳴鳥高梧詠不休。

謝胡士則

舊學都忘耄日侵。故人千里忽相尋。坐依敗壁生蒼朮。
手撥殘編墮白蟫。五色蓬萊前口夢。一窗風雨百年心。
羣賢列坐書連屋。至樂無餘祇在今。

謝魯元起監縣

雨足昔和縣事稀。彈琴學道一儒衣。塵編得意常終卷。
匡坐思憂只掩扉。壽母平安聊一喜。古人高遠類多違。
文章於世眞何補。每過城南晚詠歸。

謝楊士宏爲錄居山詩槀

少日辭章浪得名。歸歟樸學補餘生。揚雄執戟能清淨
庾信淩雲愧老成。遊目山川誰妙識。興懷河洛獨高情。
殘編久棄知無用。爲錄幽泉絕澗聲。
畫戟高門對碧岑。公孫才思在登臨。少陵不盡山林詠。
季子偏知雅頌音。貞觀詩人同制作。太平樂府入沈吟。
明年何處聽鳴鳳。春晝梧桐滿院陰。

酬吳彤暨諸友編文

知愧空言惜已衰。煌煌三秀感靈芝。山前雨過那堪記
水面風來祇自怡。遠使徵書傳盛意。良朋定錄副深期。
編盡淨遺虛几。何補斯文與世知。

贈義上人赴京

瀟灑澄江對寺門。講餘江上看朝曦。白龍起聽經函祕。紫鳳來朝佛像尊。召見天神扶履舄。還歸帝釋賜幢旛。故人十載靈芝秀。春雨山堂誰共論。

贈張元朴

黃茅岡迥少人行。目送飛鴻又晚晴。麈尾每懷張伯雨。鶖羣今屬薛玄卿。天風浩蕩高眠起。夜雪空明老翮輕。黃石祠前好孫子。莫教塵世苦知名。

贈婁竹所

三歲京華憶母歸。一邱岑蔚感春暉。瀧岡墓表非無待。溧水哀吟恐自違。疏食一簞嗟遠道。送車千兩念征衣。

中閒名勝多知己屬筆何由到草扉
江上飛花已暮春朝中憶爾渡江人共看傳燭分新火
更與臨流祓舊塵使者獻書歸館閣尚書薦士到絲綸
斗牛儘有光芒在緩步行聞接鳳麟

贈道士

神寶誰開自洞微紫烟爲戶玉爲扉春容澹蕩胎仙舞
夜景虛明脈望飛繞指風雷龍睡醒滿囊雲錦虎馱歸
猶嫌長物煩聞見更上高臺一振衣

贈彭致中遊廬山

手持數節羅浮竹直到棲賢三峽橋錦繡烟雲隨鳳起
珠璣淙瀑作龍跳陶潛菊徑須頻往李公松巢亦易招

我與山人俱有約。秋風更待海門潮。

贈高文舉

志士猶思及物功。尙向施仁術簡書中。江湖隨地宜秋色。桃李成蹊任化工。執轡幾曾觀逸驥。揮絃聊復送飛鴻。塵編舊業應無厭。八月明河九萬風。

贈道士鄒雲山

一片春雲萬仞山。六鼇戴向海波閒。金銀樓觀蒼龍戲。日月旌旗白鶴閒。換骨有丹宜早服。虛心如水及秋還。九重元與蓬萊近。看爾仙衣造玉班。

舟中書贈吳彤

輕烟冉冉日曈曈。好友相從一舸同。白雪夜吟蘇武慢。

清波晨動楚王雄。天寒洲渚多嘉樹。道遠江湖有暮鴻。不是新知相啓發。歸歟恐負菊花叢。

贈徐元度　原序

昔昔三公丞相掾。有賓客之道焉。參決論議皆國事也。接之有禮。行之有道。是以君子信之也。國初為丞相掾。持文書。論事可否。職事有不得不然者。其後三公官備掾屬。甚清簡。昔人尤貴之。然而禮貌輕重之閒。存乎其人矣。毗陵徐君元度。方弱冠。昔學於吳中鄭明德氏。文藝頴出。識者有望焉。集於豫章。見之。則從事師垣。出掾浙省。而至於斯也。蓋二十有四年矣。雍容有文

進退以度識大體不汩於流俗愼言敏行名實孚於上下鴻漸之羽翺翔於天亦維其時也哉至正乙酉正月上吉將爲外宰相報政於朝若夫方物之獻貢賦之數有司之常事也在元度優爲之矣明良在上顧惠遠人外將有問焉羣賢方以文學治道佐明時當有知元度而進之者賦詩以送之

起家辟掾三公府挂笏西山度歲年故舊總懷天下士風流更重幕中賢香烟滿袖遊絲夢春水如天上計船三月看花鵷鷺裏題詩還向遠人傳

贈敬上人

二十遊方四十歸。人民城郭總依。雲生谷口爲雷去。
花滿林間作雨飛。密室爛泥成寶器。諸天刦石拂銖衣。
扁舟穩泛番陽水。更問雲門莫二機。

遣興

千椀白髮度淸齋。有客柴門始一開。書爲自昏空對簡。
酒因囊澁久停杯。北窗風雨長孤坐。南海音書遂不來。
壠上輟耕童穉聾。强來問學慚衰顏。

爲熊曼初賦靜觀

睡覺東窗鼻相微。水流不競落花稀。風旛底用生分別。
塵鏡何情辨是非。春去蝶隨遊子夢。秋深螢入定僧衣。
可能袖手高閒者。看到行雲作雨歸。

滕王閣

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在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迴。洲前先有蛟龍窟。唯待詩成急雨催。

玉華山

何處淸江擁玉華。手題名榜寄仙家。光凝石殿千年雪。影動銀河八月槎。藏藥寶函騰玉氣。說詩瑤席散天葩。奎章閣史無能賦。得似新宮蔡少霞。

天峰道院

衆峰羅列總名山。更出岩嶤紫翠閒。上直文星天一柱。中含道氣玉重環。臨池水月淸秋老。繞閣烟霞白日閒。

溪上墨香傳遠客令人思與鶴飛還

次韻寄題象外道院

至人還作采眞遊海外何妨更九州雲氣低回依寶劔月華臨照是瓊樓舊家孤竹淸風在今代三茅碧澗流凝望蕭臺環日月不知何處問丹邱

寄題三益亭錄呈仲義參謀

公府蒼松六百尋古梅修竹共亭陰歲寒先覺冰霜重春永還知雨露深每得瓊瑰三益友同堅金石一生心坐令方丈凝香地千里嘉名起自今

題梅仙峰與彭致中

羣仙山上共神宮漢尉藏丹別有峰日下旂旛來碧落

雨餘鐘磬出深松。蓬萊秋近雲常接。芝草春生手自封。山木閣前閒拄杖。解詩樵逕遠相從。

題新喻吳氏浩然堂

古木澄波月色新。高亭攜手兩幽人。畫圖樽俎猶淸夜。屋壁金絲幾暮春。白髮諸孫隨草逕。寒泉一掬薦溪蘋。神交何必曾親到。莫望高車一幅巾。

渤西憲郞官武子宣監試秋闈

試官往二得鴻儒。可以觀瀾在此都。憲府優遊從事後。貢闈閒暇校文餘。虹光西起遊湖舫。雲氣東隨問俗車。古者八元宜在世。復明還見謁宸居。

魯國趙公世延哀詩

西北聲名世節旄簪紳特起擅耆髦百年憂患神明相
世務頻煩志慮勞春雨歸舟江水定秋天一作風遺劍雪
山高東瞻松柏分茅重盛德終聞有顯褒
早歲江東接令儀中朝晚得近論思永懷王母傳經訓
直保孤忠結主知經濟倘多遺策在勤勞空復大名垂
每翻翰墨神交遠惆悵西州鼓角悲

故贈奉議大夫太常儀禮院判官盧陵范公哀

輓

名家積行子傳經書接風雲對大廷一日文章驚海內
九重恩錫賁郊坰奉常天上新題字處士江南舊列星
何事瀧岡遲有待翰林翠琰倚香亭

題楊友直步鶴圖

羣仙玉殿早朝迴。獨向空山步紫苔。雪色羽毛千仞下。天門風露九重開。碧梧空老人間實。瑤草元非世上栽。眞侶相求寥廓去。徐行更待鳳凰來。

錤曰。詩意別有寄託。

春雲亭

石上春雲向晚生。隨風映日在檐楹。莓苔翡翠千年潤。芝草琅玕五色明。鶴爲迎仙香冉冉。鹿能留客露盈盈。深紅重碧長千斛。細詠清歌奏太平。

寄題鄱陽李氏適軒

豫章出地已千尋。仙李盤根接翠陰。曲水橋分雲錦麗。

老人星見華堂深衣垂五綵看春舞劒化雙龍聽夜吟

借問高軒何所適一門眉壽里八袠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五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六

絕句五言

漁樵耕牧四詠

漁子正垂綸。烟江曉色新。扶筇過渡口。皆見武陵人。

我本青城樵。偶然嬰世綱。谷口夕陽多。高歌成獨往。

淋漓春雨足。綠野逐躬耕。尚有泥塗者。山深獨自行。

寒林有歸牧。隱約牽黃犢。一笛晚風清。吹送滄浪曲。

鎮曰、詩中有畫、擬以右丞、便覺去人不遠

題子昂五馬圖

虎革裹干戈。華陽春草多。天閑五龍子。隨意浴晴波。

趙大年小景

野老江頭住，重重落木坡。驚鴻隨雪起，獵騎晚相過。
江上稻粱熟，滿川鴻雁來。飛鳴各自適，落日在高臺。

題黃西麓扇

石上松千尺，橋西水一灣。杖藜從此去，隨意看青山。

題柯敬仲雜畫

玉立一長身，風前倚翠鬟。茂林頭白盡，賴有李夫人。
舞影彎彎月，歌聲蕩蕩雲。恐隨風力去，留取翠綃裙。
江波傳雨意，山石長雲根。琴瑟分清濁，庭階列子孫。
冰解滹沱動，雲分碣石開。漁竿秋裊裊，還見渭翁來。
不見丹邱久，驚看翰墨香。永懷書閣舊，春日繡簾長。

子昂桃花馬

一匹桃花馬。飛來不動塵。銀鞍敎韉好。賜與虢夫人。

錤曰、與唐人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諷刺又別、

題馬學士詩後

雨露春無際。風沙盡日寒。多憂能賦客。空老采詩官。

京師秋夜

風竹撼秋聲。天寒夢不成。如何今夜月。偏照客窗明。

題雜畫

白芍藥

金鼎和芳桂。灤京已麥秋。當堦千本玉。看不到揚州。

山茶

萬本老空山。花開綠葉開。渥丹深雪裏。不作少年顏。

荷花

澤國三千女。西風擁翠寒。誰能卻高蓋。正面與君看。

著色竹

高節琅玕直。長梢翡翠低。東風數根筍。早晚與人齊。

著色蘭

采秀此山開。風來翠被寒。三清降瑞露。盛以紫瑛盤。

墨蘭二首

霜風委蔓刺。獨秀騷人國。世多色自媚。吾立向吾德。

玉蘊不自獻。清高伴幽人。芳榮此昔來。中有無邊春。

西子遊湖

步屧微風動，停橈落日低。夜深歌白苧，咫尺越前溪。

蕭史鳳臺

明月在高臺，雙吹紫鳳來。天高風露冷，銀燭畫屏開。

襄王夢

夢尋巫峽雨，雲入楚王宮。何以永今夕，倏然隨曉風。

梅梢月

斜月在闌干，疎花共歲寒。同來攜白鶴，不似玉堂看。

幽禽

老石為誰媚，幽花兩清麗。春深不見人，聊為五禽戲。

荷葉雪姑

雪羽兩飛鳴，輕輕不自驚。荷盤滿載露，更立不成傾。

梨花靛甕

翦水作梨花。東風日未斜。不凭青羽使。那望五雲車。

荔支山鼠

紅塵八千里。始得薦金盤。汝黠獨無畏。輕紅啄曉酸。

竝鵲

雙鵲報朝晴。花梢墜露清。永懷書閣舊。春日繡簾明。

天鵞

校獵上林苑。回身太液池。白雲去不返。雪影下荒陂。

鴈

戢羽橫烟暮。遺香折葦秋。衡陽千頃水。汾曲一荒邱。

鷺

夜雪軍聲急。春池筆陣高。波清翻茜掌。沙淨臥霜毫。

鴨

亂啑疑將鬥。能言故不烹。秋江寒並影。春水綠同生。

烟浦釣舟

依約米家船。疎林泊暮烟。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鯿。

荷鍤圖

天地一醉鄉。今古有誰醒。拚死劉伯伶。令人發深省。

題何玉泉錢塘詩卷後 原注、玉泉精堪輿術、

靑山到海盡。盛氣欲天浮。宋寢春陵冕。蒼梧雲正愁。

地寶不敢愛。人工毀天完。開闢大呼噏。生氣方盤桓。

楊友直湖亭

東湖亭子上。太守醉昔歌。爲問花千樹。如何洛下多。

六言體詩

題江山烟雨圖

千邨春水方生。萬里歸帆如羽。不知誰在層樓。臥看江山烟雨。

柯博士竹樹古石

江潭木葉盡落。巫峽竹枝更長。翦取微風疎雨。橫吹殘月清霜。

石帶苔而蒼翠。竹垂雨以珠璣。藉玉五紋之組。析旌六羽之翬。

趙承旨蘭石僧日觀蒲萄

天人潄滌芳潤。野老沈吟屈蟠。南國烟生玉暖。西涼酒熟霜寒。

趙承旨畫松

灑霏烟之餘馨。見蒼龍之一體。森紫髯之如戟。激清風而直指。

題聶空山扇

客來山雨鳴潤。客去山翁醉眠。花外春雲藹藹。竹邊秋葉娟娟。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七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原序

伯長歌竹枝以促歸棹且言僕故鄉與竹枝古調相近約同賦以發它日千里命駕之意因用其韻

江水江花無盡期安得同舟及此時燕山春鴈更北去南人休唱鷓鴣詞

竹枝歌奉陪諸公送舊而歸暮聞短歌江上其竹枝之遺響乎因成四章

江上婆娑作大招行人見者爲魂銷使君若愛桐江住

莫道上江無暮潮。

銅雀臺中朝暮思。褰帷作伎望君遲。江頭只是須臾別。

何處多情更有詩。

憶奉君歡伎未成。不承恩澤儘留情。凝思卻恐傷明德。

不敢人前哭失聲。

使君魂魄已飄風。那復恩情更及儂。自是人心多冷暖。

不辭江水濺衣紅。

題秋日蜀棠

野棠青子來青鳥。霜日清妍欲近人。忽見嫣然紅數萼。

故鄉情思不勝春。

摘芙蓉

明月丹霞是鏡湖。綠茵隱約錦模糊。西風滿地吳王醉。臥看樓前敎戰圖。

見叔父南山翁二首

先君萬死抱遺書。付在諸孤手澤餘。老眼欲枯那忍讀。春霜秋雨一菴居。

奉承家祭若持危。敢謂沖和在此枝。館授淒涼勿惆悵。百年門戶豈吾私。

眉菴自賦二首

家近眉山六十里。晴空長見掃修眉。老去思鄉歸未得。故題菴子寫新詩。

幾見雙眉采石亭。如今頭白眼猶青。昔人一去不復返。

聊寫山川作畫屏

橫塘寺留題

扁舟風雨暮投僧蓑笠敲門七尺藤知我自來無所往一龕留共佛前燈

洞庭湖

楚澤吳山千里遠丹崖碧樹九秋高何由身似雲閒鵠橫絕江湖一羽毛

晚過金山

雲連山樹〻連郵數筆元暉水墨痕吟苦不知身入畫更忝白鳥破烟昏

趙承旨躑躅畫眉

山鳥春深不自由。曉聲併作杜鵑愁。東風縡筆都題徧。不到離鸞桂影秋。

宣和馬圖

凝神殿裏晏朝囘。閒繫青驄照紫苔。一日長安春事老。可能無意看花來。

王朋梅東涼亭圖、延祐中奉勑所作本也、

灤水東流紫霧開。千門萬戸起崔嵬。坡陁草色如波浪。長是鑾輿六月來。

方壺臨董元山水

雨餘千澗共潺湲。老樹横橋任往還。盡日春雲生不斷。道人共對董元山。

息齋竹二首

西清閣老薊邱翁愛寫疎篁弄晚風。玉殿不扃秋夜冷。好看棲鳳月明中。

書帷畫捲下西清。奇石幽篁步晚晴。誰憶他年風雨外。渭川蒼玉釣竿輕。

寄張伯雨

湖中春水白鷺羣。長齋默朝三素君。楊許寫經屋滿雪。人間長史冠如雲。

寄薛玄卿

碧落曾看沈侍郎。旋簪冠玉謁虛皇。風流外史渾相似。澹月疎星上建章。

寄訢咲隱

無限江東日暮雲。天宮說法夢中聞。散花得見文殊相。雪蘂玻璃手自分。

寄恩斷江

娑羅雙樹曉森ゝ。曾對袈裟坐綠陰。十載雲門那得見。若耶溪水向春深。

寄王本齋

揚州何處好吹簫。海闊天空碧樹遙。故遣湘江孤鳳去。長吟休負月明宵。

寄穌克莊僉憲

爲懷同館西河客。不寄駝囊枸杞紅。豈想往來江海上。

虛憑歸鴈問秋風

答蘇克莊惠白氈

白氈裁成鶴氅衣大茅山下向秋歸故人淮海應東望雪影翩翩入翠微

別夔玄圃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登臨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明月幾昔開

恭華道院納涼

陳郎大扇大於箕欲使清風四海知應是蓮花峰側畔捫天仙掌舊攜持

手持道書入山館長林無人月落半松花拂衣清露深

長嘯他峰起巢鶴。
松風滿天山月高。躡雲一似駕海濤。不知身是浮邱伯。
細哦四言吹鳳匏。
虹玉通天閬夜扃。不啻榻上付仙郎。一旹誰解騎雲者。
乞與龍瓢灑下方。

書蘇公帖後

蘇木空聞蜀賈舟。韈材還復望袁州。畫叉猶是黃岡竹
細和陶詩飽即休。原註坡翁謫黃州。旹月用四千五百錢。日用不過百五十。而猶有餘。以待
賓客。蓋歲計六十千耳。今謫惠計歲用須二百千。蓋三
倍矣。日食萬錢者何人哉。士君子不以窮乏累其心。而
區畫亦盡人事。皆中禮之所爲也。夫子在陳蔡。以子路
之賢。不能無愠見。然處約之道。君子小人之分見焉。微
子路。無以發聖言矣。觀蘇公此帖。
思當旹之爲此厲階者。爲之二歎。

書先參政與黃浮山賦紫薇再花遺墨後

春服初成念子孫。紫薇堂上列芳樽。當時高興無人會。兄弟通家迹尙存。

書晚宋諸名公題墮淚碑詩後

峴首亭高故國詩。臥龍無復更驅馳。諸公盡向江南老。遺恨長題墮淚碑。

錤曰此卽公詩。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淚時。意也。

題宋淵聖宸翰

倉皇內禪討全疎。貞榦其如積蠱餘。不敢身先君父死。慈鑑猶上問安書。

跋劉光遠湘川行槀後

白露橫江木葉秋。故人相國況同舟。賡歌自是當時體。不許湘漁話暮愁。

書子昂延祐間墨跡後

奏伎宮中感遇深。一時千載託微吟。主家歌舞今誰在。爲疊春衣淚不禁。

細柳飛花拂曉風。步隨輕輦過橋東。道傍石馬迷芳草。百囀流鶯入夢中。

曾學知章乞鑑湖。恩深無分得蓴鱸。扁舟一棹頭如雪。芳草連天路欲無。

吳興公所書出師表

心許驅馳奉計難。書成揮涕試師干。臥龍菴裏閒風月。頭白王孫罪代看。

訪漑之不遇書壁

城南不逢李太白。壁間獨見蔡元眞。方池古石淨如玉。野鶴隔窗長似人。

丁卯禮部考校次韻

先朝親擢總眞儒。列坐春官席不虛。白首子雲天祿閣。校文盃媿食無魚。

禁城鐘鼓已隆冬。把卷猶看燭影同。願得眞材充國用。庶聞質行化澆風。

憶昔鑾坡接錦袍。深堂披卷効微勞。三年重得同清夜。

宮燭風簾見月高。

袍鵠鏘二赴曉鬮分臚陳藝別東西。憑教紅杏休開徹
早晚開闢蹋雪泥。

固陵寒雀圖

當年宸翰寫蓬蒿。飛躍無蹤四仞高。阿閣鳳凰都不見
丹青能使聖躬勞。

聞子規

京國春眠日未低。故園花落子規啼。常年五月居庸道
愁共行人蹋雪泥。

自述

每懷衡岳讀殘書。猶記青城舊隱居。萬一天恩憐賀監

江湖何處結茅廬。

東家四咩詞

臨流洗硯見長身。白苧寬衣短葛巾。紈扇自題新得句。

水亭分送倚欄人。

摩挲舊賜碾龍團。紫磨無聲玉井寒。鸚鵡不知誰是客。

學人言語近朱欄。

澄波千頃擁高鬟。手折芙蓉月下還。解憶高堂風露冷。

衲衣先送碧雲山。

賀雪宮門上表歸。貂裘猶帶六花飛。海南新送收香鳥。

轉覺清寒入翠帷。

絕句

城南尺五野人居。六月清涼八月如。一色琅玕三百箇。
猶堪裁作殺青書。

寄金蓬頂道人

暄宋隨方接有生。豈將欣厭係高情。一瓢玉井清冷水。
霜月晴虛候履聲。自註、道人聞步聲、知某客至、

劉正甫周孟瑄遊華蓋、同見訪、

繚嶺吹笙月色新。玄都幾度碧桃春。翩二如雪雲林鶴。
雙引黃茅訪野人。

贈毛拱辰

袖有題緘二十年。攜看存歿重凄然。神仙果得長生者。
合是身逢列宿躔。

贈蔣子中

東州春水漾晴波。誰序新分進士科。好種梧桐千樹碧。湖邊人識鳳凰過。

送夏大之教授還鄉

禹憂洪水稷憂飢。千古悠悠兩鬢絲。誰與山鄰同白日。行雲流水赴幽期。

應物紛紛興自高。不知官服是何曹。歸歟耆舊遺聞遠。莫憚登門弟子勞。

題黃晉卿上京道中紀行詩後

少陵入蜀路崎嶇。故有淒涼五字詩。供奉翰林隨翠輦。固應同調不同辭。

題開元宮來鶴亭

羣眞終夜降華陽。曾聽仙音近玉牀。語罷是誰留別鶴。待君寥廓共翺翔。

亭前春雨長蒼苔。海上長鳴一日來。從此琴心三疊裏。月明長見影徘徊。

題明復菴

玉杵擣霜月當戶。竹窗映雪書滿牀。客來竟坐不交語。自撥丹火燒山香。

皎皎霜鶴立齋廚。蕭蕭風竹鳴庭除。窗中有客自高坐。堂上眞人方讀書。

淸臯舊隱

春雨初收水滿田。郁二桑柘綠生烟。隱居聞在東皐下。長見沙頭喚渡船。

題贈葉梅野 原序

近代楊補之作梅。自負淸瘦有持。入德壽宮者
內中頗不便于逸興。謂曰郁梅。補之因自題曰
奉敕郁梅。集嘗見故家有藏徐熙墨杏花者。用
筆圓潤。有篆籀法。亦恨楊不能知此也。今監書
博士丹邱生。忽用此法寫生。大快人意。存渾厚
之意於淸貞。去衰陋之氣於纖弱。所以爲佳也。
譬如少陵繁花晴昊之雄壯。視昏月淺水。爲如
何邪。樂平錬師葉凱翁。舊號野梅。予曰。以野標

梅未足盡梅之趣以梅名野庶乎廣莫之風請更曰梅野而以丹邱之畫冠之永作證據使錢唐臨江二君聞予此論猶當俯首歎服也虞集書

昔結絲絢侍帝宸青鞋今許向江津憑君先對梅花說白髮相看意更親自註初凱翁先欲南還欲僕作詩送行而僕今先有行色故為題此為他日一笑之資也

雜題

湘江風捲白蘋波北渚雲深帝子過欲採瓊芳渡江去青衫輕翠晚雲多

江上青山生白雲鷓鴣啼處有湘君行人來截昭華琯

日暮青林玉氣兮

西村山水

一段雲山一段秋。蹇驢尋壑更經邱。他年投老終南去。應向松間覓舊遊。

西湖畫景

五雲樓觀日華東。每蹋紅塵氣若虹。誰道小橋流水外。數竿烟竹弄秋風。

蒲萄葵花

蒲萄翠帳絡明珠。前列千葵旌節如。應有南柯殘夢在。一池鼓吹夜涼初。

池塘秋晚

華蓋仙人漢殿臣。厭朝朔望往來頻。上方畱舃秋江畔。
只有雙鳧臥白蘋。

天藻亭舍下生竹枝

堂上不合生楓樹。舍下何緣穿竹枝。人間風日不到處。
長養鳳毛當及峕。

青山白雲圖

獨向山中訪隱君。行窮千澗水沄沄。仙家更在空青外。
只許人間禮白雲。

僧巨然山水

晚烟橫樹轉溪灣。何處漁舟罷釣還。門外東風吹雪盡。
幽人同看巨然山。

畫竹

不見高人王右丞。岐陽石刻尚清眞。鳳毛染得春池雨。數尺新梢已過人。

題戈叔義墨竹

江頭雨裏寫娟娟。更作新梢入晚烟。還有數竿題未徧。龍吟清夜渭溪邊。

畱題龍門寺

頻採菖蒲石磵濱。住山不厭亦無瞋。先生尚有貪生意。更憶松花問道人。

枯木寒巖絕色聲。吟詩亦足未忘情。不須更問臨川叟。作得胡笳幾拍成。

寄謝臨川王正則錄事

少陵不待草堂貲。風雪空檐話舊思。別去幾番春夜暖。五峰燈火馬爭馳。

酬吳子高

諷爾宮詞十二篇。小窗風雨正蕭然。悠悠春夢無歸著。黃竹遺墟雪滿天。

題魏雄卿齋壁

晝雨瀧瀧銀燭懸。秋聲滿屋陸成川。赤髭大士譚經藏。白首尚書草太玄。

題畫

黃葉飄零澤國秋。烟波無盡使人愁。騷人欲賦湘妃怨。

折得幽花寄遠遊。

南浦圖

魏公幕府多豪俊。文雅相從一舸屯。山雨浦雲都寫遍。湖東更有灌園翁。

柯博士畫

拔地參天獨老蒼。幾年雨露更風霜。新篁搖動多生色。更待空庭月影長。千年老蛟化爲石。蒼蘚枯槎角三尺。亭亭玉立好兒孫。長倚天風動秋碧。

秋江圖

欲採蘋花隔遠汀。舟橫不渡倚空青。何由得似雙鸂鶒。

長覽秋光共畫屏

紅蓼雙鳧

五湖烟雨一扁舟。汎汎聊忘去國憂。最愛數枝紅蓼畔。一雙文羽伴人愁。

畢公濟掀篷梅

摘葉拈花夢不分。誰能健步覓晴雲。不須更待掀篷看。全體東風舉似君。

題王公所藏歐陽文忠公遺墨

盤谷尚存初刻字。淮西無復斷碑痕。琅琊幽谷花如錦。恐有遺書臥竹根。

雙禽圖

天上碧桃春苒苒。人間翠竹晚娟娟。雙飛不是青衣使
何處東風一信傳。

臨王摩詰畫竹

岐山鳳去已千年。遺跡疎林翠羽鮮。一段風流何處似
終南秋色晚晴天。
千枝萬葉翠交加。影落殘碑月映沙。侶是前身摩詰在
紫薇花下角巾斜。

楊補之蘭

九畹參差紫玉叢。清江健筆總春風。大夫宗國多憂思
手把瓊瑰送斷鴻。

商德符畫

曉陪劍履上楓宸霜葉青紅日色新誰見江上烟霧起
行吟澤畔老靈均

子昂古木

洞庭木落楚天長澤畔行吟最斷腸可是曲終人不見
丹楓離立照滄浪

子昂墨菊

落木疎籬事二幽流傳墨本使人愁故宮風雨歸來晚
眞見吳興一段秋

畫梅四首

繁花千樹倚晴空不比疎枝冷雪中只爲玉堂天最近
盡將才思付東風

老身如鐵心如水。長與空山積雪期。待得紅塵吹紫陌。
羣仙歸去已多旹。

綽約肌膚迥出塵。摩挲銅狄是何人。已看天上千年雪。
不作人間一日春。

門戶重重玉數枝。娟娟靜好稱家兒。舊旹東閣多能賦。
說與揚州何遜知。

畫馬

魯史曾聞兩驌驦。開圖獨見一龍驤。驕嘶飛逐落花去。
沙草青青塞柳黃。

次韻王繼學題太乙

山木深深晝掩扉。旹從高處望雲飛。幾番春雨還秋草。

送盡孤鴻獨自歸。

共騎黃鵠過蕭亭。明月華星列畫屛。記得當㫖祠太乙。

安歌疏節玉充庭。

送柴高士南遊

遍入名山採紫芝。只餐秋露已忘飢。東南際海羣峰盡。

欲向羅浮更覓誰。

贈傅若礪

水玉空靑不易求。蘭苕翡翠擅淸秋。才情豈是人閒少。

不到高唐夢未休。

贈盧生錄詩

盧生來寫老夫詩。老去深慙與世違。華蓋白雲三兩句。

等閒莫與俗人知。

題范德機墨跡後

凡骨蛻餘清似雪。高情起處一絲輕。玉堂只在人間世。回首蕭閒愧後生。

種橘

庭前嘉樹種來遲。霜實經年未壓枝。寄語巴園好相待。商山更有一盤棋。

彭致中送松花

幽人歲歲送松花。指與吾人老已加。欲學彭翁年八百。鼎盛金粉養黃芽。

喜雨寄郡中諸官

仙馭東行應望霓。吏民迎拜若雲齊。到城慰滿三農意。喜雨亭成太守題。

題表姪陳可立雜畫

山崖巖巖澗嘈嘈。四圍芳草亂青袍。中間有箇支離木。曲折無知壽最高。

蕭蕭翠羽動晴虛。知是南山長鳳雛。莫道玉階風露冷。要看千尺拂雲衢。

淸江上上倚扁舟。寫得琅玕一尺秋。歷徧風霜如鐵石。世人偏識老湖州。

蠣房如山禦潮汐。鐵網珊瑚浪中出。何處龍孫好頭角。亦玩明珠美風日。

南枝楚〻復娟〻。此處枯槎更可憐。石角莫令牛礪角。
樵翁醉後枕渠眠。

高柳金絲積雨晴。桃花灼〻隔溪明。尋源若是忘機者。
灘鸂鵁鶄總不驚。

白蘋汀涵落日明。稻田閒水與堤平。白頭想見荒陂去。
無數鳴蜩管送迎。

江潭木落鴈初飛。已有秋聲動碧虛。但是洞庭張樂地。
微風鷺翿立疏〻。

雪滿高林水滿疇。冥鴻亦爲稻粱謀。此昔最憶江南岸。
一色蘆花著釣舟。

玉色臨池靜不言。翛然翠袖共黃昏。玉堂淸冷無人到。

且對江南烟雨邨。

葛子熙欲往吳越、售長安諸碑、以危太樸書來求詩、書尾餘空尚多紙佳極宜於書、不忍剷絕之、因題此詩、贈子熙、兼寄衆仲提學亦欲故人知吾得太樸也、

子熙養母極艱辛。馳走東西又幾春。我欲相留田舍近白雲不足療清貧。

漢唐妙刻出長安。誰贈茅容具曉餐。應有醉翁方集古。千金不惜買琅玕。

浙都提學三年別。我向山中每夢之。定是盡抛書卷卻綠楊紅杏樂清旹。

流水窈窕窗中畫。檮杌蕭條袖裏書。太白山深空積雪。蓬萊海闊自晴虛。自註。子熙三歲而孤。鞠于舅氏。長而爲養甚至。獨恨貧耳。然苦節亦難能也。虞集書。

寄朱環溪

賢郞肯爲諸生出。不厭闌干苜蓿盤。爲有平安花燭報。齋居日日共淸寒。

高堂修祀灌園翁。白髮淸樽見古風。曾得遺文窺隱德。猶今視昔後人同。

悼亡

買臣不縮會稽章。井臼終身愧孟光。縱有他年千石酒。盃如當日一杯漿。

地中代我奉慈幃。一去無由再見之。欲覓音容須夢裏。
鰥夫無睡已多旹。
十載思君久別離。歸來忽作死生期。孤燈夜雨深深坐。
正侶燕山恨別旹。
比侶燕山恨別旹。鬢邊添得雪絲絲。祇今心事眞如水。
淚洒空房又賦詩。

次陳溪山韻

山深松竹俱成長。溪迴蒲荷各自花。隨分樂天無一事。
凝求齊物註南華。
枝有蒼筤實有梧。何年鳴鳥下晴虛。惟應長共希夷叟
日見朝陽浴海初。

清渭終南路窈冥。漁磯樵徑草還青。山中雨足黃梅落。獨爲相求出戶庭。

荷蓧圖

道上相遭荷蓧翁。殺雞留宿甚從容。如何不及乘桴意。明日重來更不逢。

李陵別蘇武

老羝已乳鴈書傳。去住初分哭向天。明日節髦歸漢地。將軍應是獨潸然。

羲之觀鵞

剡溪春雨曉生波。道士扁舟肯見過。換取黃庭歸別館。人間長憶鳳文羅。

孟浩然

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昔昔耆舊那堪論。獨釣槎頭最斷魂。

和靖行吟

擁鼻微吟午夜淸。心空與月共圓明。無端卻作梅花想。著影緣香夢不成。

陶穀煮雪

煮雪風流祗自娛。高情何足語名姝。果知簡靜爲眞樂。列屋閒居亦不須。

醉翁亭圖

醉翁四十漫稱翁。賓客相隨樂意同。前引朱衣垂白髮。

花開山谷幾莖春風。

原泉圖

九天飛瀑下巖幽。去作江河萬古流。倚杖不知春雨過。青山如洗暮雲收。

贈王自得

江上秋風日夜深。丹楓烏桕總堪吟。可能阿閣承朝日。玉笛參差學鳳音。

送余道士

憶昔遊京最少年。等閒詩句被人傳。君今侶我當昔面。玉雪春風上客船。諸老愛賢飢渴如。才華誠美豈容虛。何當徑上蓬萊閣。

徧讀人間未見書。

應有多情問故人。為言溪上〻船頻。春來雨過淸如鏡。照見蕭〻白髮新。

延祐三年過金鴈欲訪諸公以王事不果今二十年矣

昔禮巖頭諸詎羅。寶香猶在石磐陀。上人幾歲離金鴈。海月江雲弄碧波。

寄謙上人

不見謙公二十年。石橋依舊鶖晴川。定應和盡寒山集。儻許聲聞世上傳。

寄曇華笑隱

優鉢曇華一度開。梵天帝釋自拈來。人閒讚歎那能盡。慙媿文殊大辯才。

寄光雪窗

桫欏軒中少塵事。思公昔共兩青藜。主人畢竟還相憶。風雨扁舟覓舊題。

宿天竺寺

丈室千函貝葉書。疎篁幽鳥在庭除。道人久不到城府。愛此渾如澗谷居。

聞白雲上人自吳中來訪表姪陳可復畫其像因題

徧緇寶藏晝垂簾。二載歸來白髮添。萬斛春泉盤石坐。

龍宮又擬借華嚴。

題馮九淵墨龍

曾乘雲氣九天行。振鬣揚鬐海岳驚。變化已隨雷電遠。作成霖雨慰蒼生。

題了堂上人所藏雲屋圖

鎭日秋風草屋欹。海潮聲上接天池。白雲捲盡靑山在。破衲蒙頭總不知。

題袁誠夫所藏山水

十百相連底處山。雨雲昔復到人閒。山中草木自寒暑。長與幽人相對閒。

海外誰云更九州。駕言從此汎扁舟。垂綸未必悠悠者。

帶雨看潮散暮愁。

墨梅

霜月淸江一棹過。誰將疏影照寒波。浮雲日暮長安遠。莫羨宮妝掃翠蛾。

孩兒桃

書樓春晝雨繽紛。一樹桃花思不羣。彈指樓開當日面。莫敎童子是靈雲。

洪崖橋

澄江如練碧悠悠。一色蘆花覆遠洲。無盡春天歸鴈急。月明寒影不曾留。

橫橋攜手躡谿流。無盡淸流意自幽。天外浮雲飛鳥。

矦猶有釣魚舟。

五絃琴詩爲劉子雨賦

海上微風動五絃。九嶷蒼翠雨餘天。仲尼昔日聞韶地。肉味都忘思惘然。

錦瑟無端五十絃。五音繁會亂春筵。不知簡易高人意。目送歸鴻碧海天。

次書巢雜韻

北巷高齋滿硯冰。柴門惟許小童譍。幽人自得延年術。不信昌陽是豨苓。

坐上淸樽日不虛。長歌誰歎食無魚。主人何物爲生計。五尺危巢萬卷書。

一盆金粟長靈芽。不待春風自放花。收拾黛煤和玉屑。昔昔倡嫵是君家。

客來相對飲無何。客去杯羹手自和。未許旁人容笑老。誰知小屋得春多。

題畫

銀鼠爲裘著來早。八月逐兔陰山道。衰草蕭一風露寒。將軍鬚鬢一皆老。

畫松

天池昨夜風雷起。千尺渴蛟餐石髓。神君叱之不敢飛。影落吳淞半江水。

漁樂圖

江上青青一列數峰。千重樓觀楚王宮。為雲為雨無朝暮。
臥看當年屬釣翁。

捕魚圖

數罟臨溪晚不收。遽廬三尺抱寒愁。金鱗影落江湖表。
烟雨何年買釣舟。

百牛圖

妙手精思畫百牛。田家芻牧總堪求。一牛耕罷無人飯。
野水桃林盡日流。

畫虎

目鏡眈眈鎮坐隅。高堂白晝走睢盱。良工不寫凡毛骨。
驚世文章斂若無。

息齋墨竹

江上秋風已滿林。玉階夜色自蕭森。幷刀翦得瀟湘雨。獨上蒼梧學鳳吟。

秀出千林思不羣。獨含春雨對江雲。平津若有歸來劍。定化雙龍起夜分。

蘭

水生澧浦碧粼粼。沙際修叢浩蕩春。莫怪山林蔬筍氣。清芳端合屬幽人。

雨竹

木落湘潭江水秋。雨痕都付竹竿留。黃陵廟裏猿啼夜。何處能銷宋玉愁。

郪夜上元作

滿城簫鼓暮相催。田父郪南醉不回。野廟殘燈燒未盡。霏二山雨逐人來。

送艾幼清歸臨川

幼清手錄唐文藝。吟誦寒鐙過夜分。秋菊春蘭隨物轉。獨臨野水拾殘雲。

昱上人盆竹

粉籜一寸筍如鈲。亦有蒼然冰雪心。還憶道人分種日。淩節八尺度千岑。

我憶蠶叢萬竹叢。吳中還見小玲瓏。居然風露千林曉。猶稱行吟白髮翁。

題夢良梅 原序

夢良墨妙近倣淸江皆出晴昊之緐梢以充潤

其淸苦此卷乃又澹泊相遭之極者也把玩久

之夢良自稱錦屛山人蓋與予皆蜀人也歲月

相望雖久盍無故鄕之思故爲賦之

汀烟冉冉竹重重老樹疎花吹曉風壯遊燕薊今頭白

憶蹋江船若夢中

茅檐曝日歸來晩野水荒雲誰是伴一枝已見故人心

三尺未愁橫幅短

述懷

靑鞋蹋遍莓苔迹萬里橋南風瑟瑟一雙白鷺也多情

隔岸飛來如送客。

畫橋南畔行人立。蘆葦蕭蕭船去急。雲連北闕與天深。

月秋一作落西山和露白。

玉顏惆悵江波隔。夜夜流塵空掩瑟。可憐蓬鬢已驚風。

老去葵心猶向日。

菱花半夜無消息。腸斷城頭秋月白。故園能隔幾長亭。

羌笛一聲歸未得。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七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八

樂府

燭影搖紅

淮南故將軍家有歌姬，才色自許，善度曲。歐陽守淮陽，姬爲將軍願一見公，竟不及見而卒。客有爲公賦此曲者。

雪映虛檐，夢魂正繞陽臺近。朝來誰爲護熏籠，雲臥衣裳冷。應念蘭心蕙性，對芳年才華自信。洞房春暖，換羽移宮，珠圓璧瑩。板壓紅牙，手痕猶在餘香沁。當時惟待醉翁來，教聽鸎啼引。可惜閒情未領，但雕梁塵銷霧暝。幾迴清夜，月轉西廂，梧桐疎影。

蝶戀花

故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題其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二月下澣、與楊廷鎮陳衆仲觀杏城東、坐客有爲余誦此者、因括櫽其腔、令佐酒者歌之、

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 滄海塵生秋日暮。玉砌雕欄。木葉鳴踈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

賀新郎

五月中、以小疾家居、陳衆仲助教言、乳燕飛華

屋調最宜、皆連度數曲、病其辭妙則聲劣律穩
者語偪、適有友人期家人、到官所而弗至、賦此、
丹荔明如火、想江城薰風乍透、繡簾青鎖、寶篆香銷初
睡起、葉底流鶯又過、算幾度思歸未果、欲翦冰綃憑誰
寄、恐腰圍漸減愁無那、臨岸曲命輕舸、 涼宵冉二銀
蟾墮、望淸輝千里照人、霧低雲軃、準擬雕梁棲飛燕、早
晚新巢定妥、歎會少離多侶我、留滯文園頭先白、念琴
心久爲芳塵鎖、將舊恨賦江左、

風入松、爲莆田詩、

頻年淸夜肯相過、春碧捲紅螺、畫檐幾度徘徊、明月梁
園迥、無復鳴珂、門外雪深三尺、窗中翠淺雙蛾、 舊家

丹荔錦交柯新玉紫峰駝長安日近天涯遠行雲夢不到江波欲度新詞爲壽先生待敎誰歌

鳴鶴餘音

全眞馮尊師本燕趙書生遊汴遇異人得仙學所賦歌曲高潔雄暢最傳者蘇武慢廿篇前十篇道遺世之樂後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貫無隱獨善歌之聞者有淩雲之思無復流連光景者矣予山居每登高望遠則與無隱歌而和之無隱曰公當爲我更作十篇居兩年得兩篇牟殊未快意也昭陽協洽之年嘉平月長兒之官羅浮予與客淸江趙伯友臨川黃觀我陳可立

游東叔吳文明平陽季平幼子翁歸汎舟送之水涸轉鄱陽湖上豫章遇風雪十五六日不能達三百里清夜秉燭危坐高唱二三夕閒得七篇半每一篇成無隱卽歌之焉尊師天外有聞能乘風爲我一來聽邪春明舟中又得二篇併無俗念一首後三年仙遊山彭致中取而刻之與瓢笠高明共一笑之樂也道園道人虞集翁伯生記

蘇武慢

自笑微生凡情不斷輕棄舊磯垂釣走馬長安聽鶯上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宣金鑾陪宴慶草九重丹詔

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蓑江岸　天賜我萬疊雲屏五湖烟浪無限野猿沙鳥平明紫閣日晏玄洲晞髮太霞林枕蒼龍騰海白鶴衝霄顛倒一旹俱了望淸都獨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掃盡風雲掉開塵土落得半邱藏拙靑松爲蓋白石爲牀一切物情休歇幾度蓬萊布袍長劍閒對海波澄澈是誰家酒熟仙瓢邀我共看明月　歸去也玉宇寥寥銀河耿耿鐵笛一聲山裂三花高擁九炁彌羅縹緲泰淸瑤闕手把芙蓉凌空飛步今夜幾人朝謁便翻身北斗爲杓徧散紫甌香雪

山月來旹海風不動平地玉樓瓊宇桂子飄香露華如

水自按洞簫如縷杳。冥。冷。

青鳥解傳芳訊。太空中鸞鶴相求盡是舊時眞侶。君聽取列豹重關鼓雷千吏。上界吏多官府石女簪花木人勸酒爲我此閒聊住。高唱微吟。揮毫萬丈塵世等閒今古看江山一色。空靑何意斷雲殘雨。

浩月淸霜。釣舟如葉。閒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虹橫野。斗柄正垂天北。半幅鳥紗。數根華髮。一緉野鳧飛舄。問回仙城南老樹能見幾何今昔。西華頂十丈蓮花九天秋露。結就翠房瑤實。脫屣何難。淩空非遠。三咽雪融冰液。辟穀神方。餐霞眞訣。一去更無消息。笑人間長住虛舟誰似一輪紅日。

放棹滄浪落霞殘照聊倚岸迴山轉乘鷗雙鳧斷蘆漂

葦身在畫圖秋晚雨送灘聲風搖燭影深夜尚披吟卷

笄離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遥人遠　空自笑洛下書生

襄陽耆舊夢底幾番昔曾見老矣浮邱賦詩明月千仞碧

天長劍雪霽瓊樓春生瑤席容我故山高宴待雞鳴日

出羅浮飛度海波淸淺

對酒當歌無愁可解是个羽人標格好風過耳皓月盈

懷淸淨水聲山色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曾爲客

盡虛空北斗南辰此事有誰消得　曾聽得碧眼胡僧

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掣取鯨魚風雷變化不是等

閒奇特寒暑相推乾坤不用歷劫不爲陳迹可憐生忘

卻高年長伴小兒嬉戲

憶昔坡仙夜遊赤壁孤鶴掠舟西過英雄消盡身世茫然月小水寒星大何以漁翁不知今古醉傍蓼花燃火夢相逢羽服翩躚未必此昔非我　誰解道歲晚江空風帆目力橫槊賦詩江左清露衣裳晚風洲渚多少短歌長些玉宇高寒故人何處眇　三子懷無那歎乘桴浮海飄然從者未知誰可

十載燕山十年江上慣見半生風雪對雪無舟泛舟無雪不遇並昔高潔斷港殘沙今茲何名一似剡溪歸棹但掀篷數尺梅花人跡鳥飛俱絕　君不見五老危巔浮邱絕頂笑我早生華髮返老還童易麤爲妙定有九

還丹訣霽景浮空天光眩海一碧更無分別便堪稱六
一仙公千古太虛明月
歸去來兮昨非今是惆悵獨悲奚語迷途未遠晨景熹
微乃命導夫先路風颺舟輕候門童稚此日載瞻衡宇
酒盈樽三徑雖荒松菊宛然如故　聊寄傲與世相違
舊交俱息更復駕言焉取琴書情話尋壑經邱倦鳥岫
雲容與農人告我有事西疇孤櫂賦詩春雨但樂夫天
命何疑乘化任渠留去
六十歸來今過七七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飲飢
餐自已了無星事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表秀才而已
道先生快寫能吟直是去之遠矣　沒尋思拄个青藜

靸雙芒屨。走去渡頭觀水。逝者滔滔。來之滾滾。不覺日斜風細。有一漁翁。驀然相喚。你在看他甚底。便扶攜穿起。鮮魚博得。一樽同醉。

一徑通幽。畫屏橫翠。行到白雲深處。世外蟠桃。井邊丹橘。別有種萱瑤圃。檀板輕敲。素琴閒弄。獻鳳膏麟脯。舞翩翩。鶴髮飄飄。仍佀舊昔仙母。君看取華屋神仙。滿堂金玉。此是螻蛄朝暮。五色蓬萊。九秋鵬鶚。別有出身之路。酒熟麻姑。雲生巫峽。稽首洞天歸去。任海波清淺。無昔何處。綠窗雲戶。

雲淡風輕。傍花隨柳。將謂少年行樂。高閣林間。小車城裏。千古太平西洛。瞻彼淇淇。言思君子。流水儼然如昨。

但清游天際。輕陰未便暮愁離索。　長記得童冠相隨。浴沂歸去。吟詠鳶飛魚躍。逝者如斯吾衰甚矣。調理自存斟酌。清廟朱絃舊玉金石。隱几侶聞更作農人告我。有事西疇。窈窕挂書牛角。

錤曰諷詠數過飄飄有淩雲氣也然此是虞老本色。

無俗念

十年窗下。見古今成敗幾多豪傑。誰會誰能誰不濟。故紙數行明滅。亂葉西風。遊絲春夢。轉轉無休歇爲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　寥寥無住閒身。盡虛空界。一片中宵月。雲去雲來無定相。月亦本無圓缺。非色非空。非心非佛。教我如何說。不妨跬步。蟾蜍飛上銀闕。

虞文靖公道園詩遺稾卷第八



左朝文槀

在朝稾文十七卷

卷弟十一六篇

卷弟十二三篇

卷弟十三五篇

墓誌銘卷弟十四九篇

卷弟十五十五篇

卷弟十六四篇　墓表一篇　行狀一篇　傳二篇

頌卷弟十七二篇　銘九篇　贊十二篇　祭文二篇　誄一篇

共計二十八十六篇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一

在朝稾一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八千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憲宗時世宗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旣卽位奠海內使省城賽典赤往撫㠯威惠洽其俗而道之善利鎭㠯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曰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㠯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名器亡治術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㠯宣布德澤稱旨意甚

者啓事造釁𠂤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敎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簞壺迎徯之民曰𠂤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卒𠂤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驟于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𠂤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饋給鎭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

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賦財足㠯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粱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㠯重賦僇尸張虔陀㠯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錤曰聲調格局議論俱佳

槀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㠯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㠯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㠯重其本爲之小宗四㠯聯

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歷代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庶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諜官有簿狀婚姻選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自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

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稾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曰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曰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曰姓爲氏其在稾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錤曰宗法廢久矣近日通人如顧亭林郭畏齋輩曰爲無實而名存猶欲去之讀虞伯生此文庶幾識古聖人之用心立法至善弗可議矣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覩而推考其朔除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自誕降生民而至於化育蕃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或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緜〻延〻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

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
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以功
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
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
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
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肸
蠁之交感應無閒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
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則亦未之知矣
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閒者必有事焉則不可已不知
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遡世德之不易盍
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

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眞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已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虖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仗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故知天命所在盇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已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無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已用於世於虖此

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葢吕是知世祖之
神武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
君師孟輯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
而悲之葢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楊弘
道字淑能淄萊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
書左丞謚文獻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眞人高鳴字雄飛
太原人張豸字義夫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
字飛卿橛舉字彥舉關東人不覊詩有律劉百熙字善
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眞定人郭可畢字仲通渾源人楊
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曹居一字通甫
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趙著字光祖燕人大

俠張朴字孝純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亞耆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成都虞集

序

遊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㠯憑依而自久是故逮今二百餘年京師民物日㠯阜蕃而歲時游觀尤㠯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閒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

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閒於是古
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
矣嗟夫遠蹈幽險者無與乎宏達之觀近爲世用者何
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㠯得從事於斯
也然而餚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㠯其深懷遠志一肆
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
成必托歌詩㠯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㠯待夫後之
知者邪況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樂
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㠯蓬萊山
在何處爲韻㠯齒敍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别因仲章所
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二首萃爲一卷謹敍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蝕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修其事終其身㠯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㠯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㠯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曰猶瞠然瞯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

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自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於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淸愼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卒周儀之貢仲章作詩目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年者十數互有昏姻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目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

而後之論者乃曰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曰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盍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早歲卽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閒其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閒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

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無怨亢忿厲之氣其居鄉則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謬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矣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稿虞集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

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
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紝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
姆師之訓誦詩壼事之閒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
之閒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
婚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
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邪嗚呼盍亦觀於
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
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
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
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

君子所目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敎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目端其原因乎禮目道其別摭先儒之言目極其理參傳記之事目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敎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目能喪聞居官目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敎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旣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曰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鎭之巳至親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修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

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巳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一二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巳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巳嘗遣大官若精強吏巳往自有成法巳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疏遠文人巳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巳歲月先後多寡巳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巳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

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㠯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職而聞焉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吏㠯治之有餘矣何足㠯勞吾子方也邪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㠯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㠯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㠯哉子方知足㠯周事慮足㠯及遠辯足㠯達情勇足㠯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

論而觀其施設疎疏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羡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顏仲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也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見寅恭之深導和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錤曰言選調之法極中時弊於此可識伯生經世之

學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閒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竝者其稍後眞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曰文學仕於朝又能追求先氏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葯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

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生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曰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曾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曰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沈民閒尚多不及僂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其爲湖州人矣嗚呼曰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書東文所題族譜亦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圜丘曰祀天嘗㠯大臣將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二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㠯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㠯玉刻符呪二一曰山簡寘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卽大川沈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沈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

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旣祠將致其所謂僊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㠯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㠯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㠯爲規欲方者取㠯爲矩居者取㠯爲屋室行者取㠯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

所急定之爲器巳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之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尙則羣趨之時尙黃老則趨黃老時尙申韓則趨申韓時尙儀秦則趨儀秦尙風節則有黨錮尙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尙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尙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尙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尙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作奇節清談之流倶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尙而表二然出乎其閒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莫爲之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戸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

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富貴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尙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巽愞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是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尙

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尙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乃在所謂警巡使二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者也衞輝韓君守敬以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窋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彰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

㠯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集序

錤曰人才之盛由於敎化叔季每患無才用而不知上之爲敎失其道也久矣今古一轍讀伯生此文爲之三歎

送蘇子盌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餱糧㠯實之轉輸之事月曰相繼猶㠯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鎭撫經理之富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

民爭趨之矣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眞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官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㠯苟狥免當使民知國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㠯教之先子嘗聞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之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

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决矣第觀其還報成功於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㠯歌詩而蜀郡虞某爲之序

鎭曰天下事大都庸人享其利而賢者專其難㠯賢者知義與命也然有賢者可憑自是幸事若夫災害竝至善人盡矣將如之何長國家者不可不于無事豈有陰雨之患邪

送李亨赴廣州敎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敎之使㠯分敎天下此誠一道德㠯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分初敎國子

精擇名家高材者㠯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㠯表襮於世於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則㠯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款者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㠯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㠯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㠯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㠯下

皆有詩餞之博士虞集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吕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於今不絕國學旣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吕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卽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吕下皆有差於是取才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吕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曰英材雄略淸

節重望事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弟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敎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㠯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㠯變化其人而用之㠯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㠯先之勤之㠯灑掃應對㠯折其外嚴之㠯出入游息㠯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㠯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㠯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

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
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
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
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
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
㠯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程子曰聖賢敎人有序非是先敎㠯近者小者而不
敎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
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
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㠯發理義道德
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

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猷爲二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是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敎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閫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

得其當而非夸多㠯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㠯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㠯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㠯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㠯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㠯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愚陋之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貴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辭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二二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㠯端重正大臨其

上監丞齊君嚴條約𠀤身先之故僕得𠀤致其力焉未
幾二公有他除近臣𠀤先生選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
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
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
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𠀤然直妄言𠀤
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
去鄧文原善之𠀤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
其言曰今皇上責成二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
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𠀤見成效議不合亦投
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
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

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㠯國子學生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㠯官閒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閒且歸故鄉治田畮畜得溢其舊學請一言㠯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㠯授之使時觀之亦足㠯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孛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尙功將帥之家㠯世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竝焉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干城於內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建功統率之大小衆

寡𠂢次受職其子〻孫〻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絶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勳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閒者矣噫國家之所𠂢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𠂢爲重也思睿所知孛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𠂢爲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爲可貴也君𠂢金源之貴族事武宗皇帝於潛藩𠂢治文書爲職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𠂢金璽使樞府知而用之皇太后及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𠂢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鎭建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

何可勝計可謂盛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㠯十餘年之後始郎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爲幸久而傳之子孫可㠯無窮㠯彼視此所得果孰爲多乎延祐初元之三月近臣㠯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㠯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㠯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於兵者多矣宥府歲奏所當得者㠯百十數孰得此於聖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歟請敘其言㠯遺之予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珙璧重寶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㠯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大文孝皇帝𠂕上聖之資纂
承大統聰明睿智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於上下重登
大寶天命𠂕凝於是闢延閣𠂕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
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𠂕
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翰
林院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
作爲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𠂕國史自有
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大師丞相答剌罕大
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
阿鄰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

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大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竝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觔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修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巙巙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

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曰宣詢諸故老采諸記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鼙基建業至於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曰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愼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

國財民力不可不愼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㠯治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㠯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旣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稾之成實欲更求是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于王洙續于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修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靡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㠯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㠯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㠯歲月豐之㠯廩餼給之㠯官府之書勞之

門諸司之寢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修臣資貪冒懇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稾序

家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嘗與吳興趙公子昂為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為幙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為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臣次議舉行其一二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

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昔祀於嶽瀆必老成愼重者公在遣中公曰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旹論惜之自公之亡至於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觀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歎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禺陽玄之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曰來至宋末而止

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於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爲識某曰於虖某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爲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槩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子嘗薦之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儗於天朝

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
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以其君之
命請善醫于尙方使事之閒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爲
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
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
之爲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
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
所至愼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
矣彝倫敍則九疇錫彝倫斁則天不畀之矣彝倫敍矣
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儆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
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

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於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風存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爲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羲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羲文周孔之易捨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竝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

附地二附天之說乃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於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陳璹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歎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詞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

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琦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琦固多見之已乎某老矣得倘徉江湖之上尚當從琦求見其人而受敎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歷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師臣世臣宿將乃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嘯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臣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

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騰狀朝廷未報也杜生曰掾進奏京師事已卽西還人或謂生少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旨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係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贊之爲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係朝廷弗係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

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爲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曰爲重不知教授之所係不輕也趨走曰事人與專席曰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曰天子之勑者孰貴苟曰爲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沈淪部吏未必盡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曰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曰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善

焉今自國家敎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修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倀倀然徒以苟且尺寸豢求爲意宜其不足於敎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其愛敬乃爲安慶敎授來求一言以爲別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敎之勿爲新奇以取名勿爲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準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據

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歟二篇二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愼勿自薄爲也仁卿嚮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㠯爲能者在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㠯爲敎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敎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

不得休曰爲常持身曰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爲事其爲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髫齔先君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敎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予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曰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飢不至死敎其子

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
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〻來與先
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
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嘗勖某曰
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
也矣時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
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美臺或在武陵桂
芝程氏在安吉學辨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
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
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
至治壬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

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徼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別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爲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尙有

以勖予也哉

錤曰言敎學之法甚可僎循蜀人苟由此能家諭而户説之則士習一變比齊魯矣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敎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卽所聞而掇輯之因所言傅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法眞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横渠張子與兩程子竝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敎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

忽撿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嘅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曰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搢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甚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衒鬻之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風從閶闔與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

殊未來雨雪載遠道下生獻其寶篤之千金車藉巳五色繅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詠歌

錤曰周孔之教莫大於禮所巳道冠百王範圍天地而不過也學者不本之博文約禮而徒求之身心性命閒未見所巳爲周孔矣

道園全集卷一

在朝稾二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乃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章有醴盤有蔬有截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會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𠂤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

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集起省曰古之敎者必㠯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徹佐乃得㠯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輯錄爲卷㠯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㠯醫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絕何君嘗㠯病緩急爲先后不徇富貴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饋常常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

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久且不解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爲倒橐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卻之曰書生無爲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敘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區於一錢之獲而以活人爲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于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槀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

其製名則其所㠯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
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
公然仲淵來朝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巳久獨吳興趙
公深知之至㠯爲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
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嘗吟諷其詩每欲㠯詩人
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乃獨推公若此信
知言哉某嘗㠯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
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
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長甫
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

者可已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楊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楊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子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某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涖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

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嘗及之蓋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也㠯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㠯爲不足㠯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獘者尙文之過也今爲是舉者本之德行㠯觀其素求之經學㠯觀其實博之㠯文藝㠯觀其華策之㠯政事㠯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㠯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治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㠯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庶乎其有㠯當上意矣初君與予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

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目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屈曲睢盱目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所云耳殆未足目知君子之所爲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承附

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丞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閒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稾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閒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

備承問其說㠯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
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
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
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搢紳
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
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
氏者㠯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㠯一身
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
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㠯孔孟之
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
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

者不啻蟣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悦然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㠯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㠯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㠯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㠯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

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埽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〻有序發明聖道㠯存諸心㠯行諸已㠯及於物㠯化於人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㠯高明厲之㠯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旣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旣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㠯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凛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早有譽於當世寍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〻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㠯爲序

鉷日讀伯生詩時䄙神仙元虛之學而所爲文則又多見道語賢者固自不測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眡寒暖之節㠯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㠯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竝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㠯爲表有言焉受之㠯爲敎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㠯問之束帛㠯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吕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㠯被之絃歌施之宴享於

㠯推天地至和之要於㠯贊國家涵煦之深於㠯明鄉
里風俗之厚於㠯見德齒久盛之美因㠯知時和歲豐
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
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
祐已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
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㠯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㠯慶
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歎而美之曰是豈
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
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
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
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閒㠯八秩識其甲子

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
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者
傳曰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歎其生賢之
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
夫動植之類蓋有竝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曰兩大
或不能曰兩久理固然矣一曰名顯於昔一曰壽著於
今而其生也適皆曰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曰名
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曰壽著者見之詠歌采
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
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
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

者抑又有由矣尙論者年盛德者盍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遊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忍別也請語諸公苟教之幸甚嗟夫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曰親王重臣鎭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閒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

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㠯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愼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內外晏安盜輟文儒于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㠯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至意而凡仕于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㠯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〻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〻者華其辭曰詵〻征夫每懷靡及〻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皇華之意㠯遺之使夫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義有

有加於古昔逮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曰
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集言曰欽惟延祐
制書周元公曰次九君子者皆從祀於先聖孔子之廟
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
嘗拜疏於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
謚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乃
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
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公文靖之學其肇
復統緒而亂離曰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

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隊緒不絕如髮此所㠯朝
夕兢懼如履春冰而馮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邛郎白
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
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文靖在政府理
宗親書榜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
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宮我先文靖奮起西南
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
人無所肖佀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爲茂草而文靖之
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於吳卽吳而祠之不亦可乎
起將告於有司上請於朝㠯先人之居分籍在巳者規
㠯爲鶴山書院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㠯

爲何如某對曰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韙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旨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蓀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修巳延平張子眞士佺漢嘉薩仲章紱陵陽程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從相爲師友而文靖公旨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旨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爲之記曰所謂敎者隤諸

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飮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父曰子言卽子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氏子曰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有成也某雖不敏尙願誦所聞於父兄者曰與其子弟從事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曰終敎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曰已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

庭之閒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予常序其事㠯啓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玆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穉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㠯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詩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丰采足㠯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旣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㠯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㠯爲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

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㠯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甚養㠯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某也屬書束觀敢不具錄乎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孛木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羸糧治裝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傚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竝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㠯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㠯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

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㠯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
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有
法也愼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㠯前言往行之實用
力之地也㠯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求能而求必盡其職
分焉所㠯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
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
今第九代掌教元應張眞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
乃有斯人邪乃盡出眞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
迹神明之顯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沭

嘗有不試之學也獨於眞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儆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眞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巳門生兒子郎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眞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未嘗敢巳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覩走高門縣寺惟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卽命迴車蓋不唯不巳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眞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屩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眞大道張眞人上謁吳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眞

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眞人何來眞人曰吳學士子邪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眞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乃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敘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竝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縕者其何以 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

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愼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　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眞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眞知歸求者則眞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眞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邪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修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爲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修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之一說

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此所以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爲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衺之萌乘上意所鄉矯誣禳祀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熒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殷殷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

問父老吕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吕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梁雍之境素吕勤儉善年而比吕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吕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吕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藝四方之民趨而至者吕萬二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吕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强黠有所檢吕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句僩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嘗盡備有之是吕聖人於老聃有問焉

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
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尙執其藝事而不
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
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求亦亡絕無餘矣而
猶欲㠯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
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㠯吾儕君
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
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
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删定贊述而存者而所
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
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㠯迪其人矣所謂器

物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遡竝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集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勳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曰慶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閒豪傑竝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乃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土

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闊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食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戸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摹以傳於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於功臣之家以世業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推汪氏或曰道

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因以爲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於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筭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厤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趣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明詔廷臣恐懼思所以答上意或曰有神曰天

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蓺文太監宋本貝行嗚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巳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人敏當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産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欺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朘其傭直工徒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巳乏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國家方取

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絶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萑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爲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强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

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撒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徒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祀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飢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賑之而不能救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暵燥弗生貨幣竝竭商賈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逋誖徧愾守者迭去就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

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
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於朝曰天子幸念疲甿使臣等
奉宣德意既竭駑鈍靡神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天子
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
天子愀然曰與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
顏實立以誠慤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旨幄殿
陰雲低回盻蠁孔布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於
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辛酉與行
省臺臣共禱於城中之羣祀壬戌與左丞亦鄰眞禱於
太乙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
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牽掖僅至親致上命下即

祠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牆毀瓦墮妥歆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蔭跼蹐中夜竝見雲興於湫頃而滃合明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閒田苗浡興瓜蔓有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稲種在土得雨始萌蘖殖日滋是邑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於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巳其副致國

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号飢至於斯極者誰實爲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曰孔子之道敎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朱張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敎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

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㠯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歷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敎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尙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顒顒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㠯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㠯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凜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鬯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惟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

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
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
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力竭矣天子
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鎭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
之流湯湯匡廬之雲蒼蒼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
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
公子山尙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
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
樂也未年歲閒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

陵幕來徵文爲别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淯而事少魚米筍菜可㠯奉甘旨江雲峽雨可㠯極遊覽其樂不在館閣之下昔予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姦吏謬欺之故悵然曰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淸簡平易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㠯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倘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㠯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㠯爲難也兼善㠯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於奎章之閣一日輟㠯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不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㠯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

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黈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英異餘亦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試既畢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予異客言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

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文二豪虐百計不可得無㠯悅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伴者敘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資竭衣裝盡贖得㠯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者聞否具對㠯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贖㠯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目子孫能奉已爲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閒言善卿子䢵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㒺于高次者楨次者支謂興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於言也故

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㠯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㠯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㠯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衞霍金張之門其交遊兼嬰布皋乘之屬散萬金於一噱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㠯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〻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〻於御銜之閒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㠯三品之貴而

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郁郁乎有文是以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緜蕝之初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聞沿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婁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毋忘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蹔遺歌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邱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

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㠯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尙勗之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羨焉爲文章歌詩㠯授其子師正俾歸㠯爲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㠯難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㠯相其德衣裳鼎俎足㠯奉其隨子孫賓客足㠯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爲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

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邱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賈氏明經世家也爲申爲伏爲浮邱固其宜哉

送甘吕禮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吕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卽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吕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卒吕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恆吕此爲念集仕於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吕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吕情告焉吕禮旣下車期月之間政吕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吕暇日卽吾壟而問焉則樵

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代戶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一戶俾食度舟之利吕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宮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吕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吕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埽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吕禮高誼如此其感激何可忘邪吕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筦庫吕去集備位班行知吕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吕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實有愧焉故直敘其事吕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爲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㠯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㠯爲治世者也至順三十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㠯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公衣冠盛事一卷來相示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干年宰相慶元倫魁㠯下蓋略焉將敘而錄之鄉先生傅季讀甫謂淳曰維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敘之是㠯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甫

田陳眾仲慶歷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子之留居鄭州者出譜牒敘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歡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巳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之子孫至於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二巳先世遺事泯沒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如此豈可見矣後之人尚鑒玆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曾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鎭綏江南時文獻公𠄹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連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所爲也於後文康公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𠄹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𠄹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紈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歎矣禁扁之

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強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巍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蘇氏門戶相望互爲婚姻雖遷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八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爲嫌意氣躍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卽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詔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

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慼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怱怱以別噫予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暇幷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爲別

道園全集卷二

在朝稾三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眞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中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爲立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旻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眞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

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者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旣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純墨之用樸斵締搆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下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殁其學不傳曾子㠯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㠯明著孟子得㠯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㠯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㠯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淯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㠯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㠯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㠯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㠯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䆕然

於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㠯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獘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䝉〻焉㠯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旣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㠯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㠯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竝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〻列爲學宮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

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乃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嚴二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

書實由秦漢㠯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㠯顓門相尙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閒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性命道德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曰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獘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抵牾之相承既無㠯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㠯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

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註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

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乙未具官臣虞集奉勑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閒其規約之溥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冀之不敏假守玆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

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繕其廨宇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煩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畮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崔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於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

求其正觀感契會㠯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學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三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閘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㠯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㠯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寍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曰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於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歎之爲之言曰是其爲處也山發春曰獻秀水涵秋而致淸懸崖飛流出其右長楸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曰僂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尙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庋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

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㠯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經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㠯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㠯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㠯經學取士二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㠯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㠯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峩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卽斯閣而求之天麟字聖瑞今爲同知吉永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於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五經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二人㠯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授經者今且老猶歷二成誦其爲人豈弟重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救問無問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盛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㠯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㠯久大德甲辰請於河南之

會府曰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曰爲廩郝守寍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歿而可祭則祭之奈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於兵恬然寍許人曰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寍在守寍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曰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曰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曰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曰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沒也況許人之息游於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

存能無有㠯係其思者乎乃作詩遺之使歌㠯祠其詩
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
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喤二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卽祠
於次有醴有蔵取具孔碩自詩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
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㠯奉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
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
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
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
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㠯納百川於足下覽萬

里於一隅泰然安坐而受之可目終日石級盤旋目上甃結堅緻剝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圮毀聚足目涉顚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艴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目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目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淩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兹峰其孰足

以當之也邪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
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眞定人
仕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
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
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
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廉知其
當爲卽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
爲無疑矣

致愨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
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以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

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荏平梁君潤之爲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旨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慤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旨爲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邱壟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登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慤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於朝矣於法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爲士爲大夫爲卿爲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辨將能祭之旨禮爲其所得爲麗牲有石尚能爲君銘之

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茌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二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二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誠時祀之日是神明之所依

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太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人焉今中原之地平衡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目次樹葬歲時上塚則猶得目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目義起禮

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〻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㠯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〻周天下則凡所㠯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次佚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㠯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㠯仁義爲之

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為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為懾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為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為乎其閑及天子卽位公㠯舊學為之相大綱細目疏給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洽乎無為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㠯厚其養哉顧乃因方丈之室托微物㠯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集何足㠯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乃為之記曰朝出乎喬木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㠯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㠯為

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㠯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㠯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㠯是知易道之所㠯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㠯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㠯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㠯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縝曲埶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凊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

戮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㠯是自佚方挚〻然㠯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〻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足㠯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抑右讓少長之序列矣㠯祝㠯養㠯宴㠯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㠯養動㠯思朝㠯興夕㠯盥暾〻乎燭之而弗迷也粲〻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〻乎其繼也渾〻乎其無窾隙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㠯言之大江之南鄱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㠯文雅相尚抑豈無

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某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乃得誦其言於方册之中聞言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其幸歟蓋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

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絶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之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閒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閒噫亦微矣嚮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乃欲以

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侶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子之所甚懼而且莫敢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曰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㠯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閒因得㠯觀覽資其行遠升高之一助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曰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㠯記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㠯詩書文學起家若勳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

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二
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閒有僭竊者掘起欃
槍於其閒非降卽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
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
稱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㠯婚姻喪祭之禮
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恆出於有餘又漸被乎文章詩禮
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二習誦讀知古今㠯
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㠯爲風嗟
夫使其人所㠯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
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起南服獨
先受兵芟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埽

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旣生全焉又
富完焉又將㠯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
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㠯徵其前而望諸後
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
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
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㠯爲難
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
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㠯之北來然
不願仕故㠯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
公之甥也胡君嘗㠯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㠯進士

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曰記不敢辭後有曰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列姓名於石曰示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二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飢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圯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宮乃牖乃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於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曰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

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邑勇宕爲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邑動搖劫持爲能視一秩滿尉何有此乃終邑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循吏何邑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茂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邑其子元德眞人之貴推恩錫爵邑老於家乃築堂邑居名之曰天爵邑某游於元德也來求文邑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師初氏之言曰方番陽盛

時朱紫組印人無寍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愬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概可見矣況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㠯沒泊爲慮此其初寍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乃能卽家廷閒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寍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㠯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㠯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方今天下之盛仕者㠯千萬計挈挈然進取是務且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寍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㠯及之也然而略不能㠯自信者升天爵之

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旣多已乎雖然元德曰淸
靜爲宗而能奉其親曰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曰成
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敎
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
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期頤之
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
曰開敎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
先事靑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
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刹有塑

士範金摶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曰官長其屬逮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勑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爲人造它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於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已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卽詣正奉言之正奉曰前勑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聞已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怳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

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遊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其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㠯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㠯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致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內侍四丞相兩介士其

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閒也長春之白雲觀昔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一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搨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

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

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鬆之已而去其土鬆帛儼然其

象昔人嘗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搏丸又曰脫活京師人

語如此

道園全集卷三

在朝稾四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㠯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麻始縣令㠯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材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㠯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一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

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後二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甃廟前池駕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令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庳陋湫隘歎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眡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冗費究病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閒地以廣其宮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墄唐甓廉縝高固一與

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至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
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㠯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
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
敎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
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㠯文學近
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聖元㠯進士取人材於天
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㠯新繼自今吾鄉之
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
夫子之廣居㠯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集乃
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
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㠯其門人配而廟食

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㠯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閒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㠯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㠯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㠯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㠯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㠯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㠯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㠯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

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二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歎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竟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熒訓導劉天柱直學張志道胡謙

鉷曰治道需乎人才人才本乎學講求之術必精且

詳然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有元之治未足幾此

然伯生自是識得大處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敎之二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

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

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

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

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愼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爲

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敎乎若夫㠯儒入官者

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

其名㠯進一旦莅事不關茸鹵莽㠯取謬悠之譏則反

睢盱恣睢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鹽鐵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国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强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〻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

親戚之情矣輒諭令退思之是吕多不終訟嘗有兄弟
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吕伐木之詩身爲
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
爲深恥縣學弊侯卒儒家者更修之曰善爲之吾不吕
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吕助侯不許曰有公上
之供吕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
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敎養之舍或略放於
縣學則又爲義倉吕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
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
易知而速肖也郎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
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

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
氏有遺田亦浸沒於人侯日退食卽其處理泉石斬荆
棘徘徊詠歎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閒稍
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修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
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泯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
昌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
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昌容師
弟子門垣庖湢昌次鳩工經始於天歷二年二月八月
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昌爲養卒其僚吏諸
生釋菜落成郡守西某昌其事達部使者趣之閫帥上
其事請列爲學宮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

刻石㠯示後之人予乃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
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
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旣南渡中立氏㠯其學傳諸豫章
羅氏延平李氏至於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
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
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
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
浪之志㠯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
稱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
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
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㠯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

嗚呼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況侯名逵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眞儒治不出於眞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

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子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礴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閒庶幾行其道

而竟㠯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㠯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㠯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貧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貧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㠯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歿幾二百年矣貧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嗚呼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曰勝卒不得盡行其志㠯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㠯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㠯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㠯爲學者則凡朱氏之

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竝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㠯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㠯是求之哉

錤曰右記文二篇具見伯生論治論學皆有本源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强起之至縣學㠯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

至郡學㠯爲師㠯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於朝者非其志也卽攝衣而理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㠯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大爲學舍㠯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㠯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㠯講學有祠㠯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湢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㠯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爲學宮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

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畮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畮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乃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於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

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人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偏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淸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擧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

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
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曾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
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盛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
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
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是非斯言也
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
日以澌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
言竊附於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
者也不亦悲夫來學於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
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
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勖其不及

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謬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㠯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㠯祀夫子通乎天下二三四百年之閒禮制寖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㠯廟爲重焉是㠯有司修祀典勿敢缺而敎無其師二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獘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

密民生其閒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巖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庳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逮燮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已俸以天歷已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閒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期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采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敎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

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强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敘不明之則斁此敎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且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揉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敎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

敎壹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埽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變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變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

直諸賢之所共遊者也迺闢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為學之處變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於永久

銕曰後世學校之設有司迫於功令勿敢有缺爾已而敎無其師師非其人可勝嘅哉伯生文往往洞悉時務而言學亦自有本源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閒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

繕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二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二有殿二有廡二有門左爲學二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㠯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㠯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㠯相德昭至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帟之飾墍茨丹雘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牆宇之嚴煥然一新

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敎養爲己任淸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强家者始復歸於學而嚚訟者構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敎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於濟寧於山東憲司於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斁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嗚呼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敎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

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㠯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㠯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㠯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竝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歷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㠯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㠯教郡人之子弟出己俸㠯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㠯供師弟子之食明年㠯禮敎鄉

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㠯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畮右廟堂㠯祠孟子左講堂翼㠯兩齋㠯居業張述古爲繼成之又給㠯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畮如市鄉一十八畮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爲條督其敎養修完其宮牆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予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敎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畮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祲亦足㠯備用矣鐸

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迺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㠯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㠯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㠯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㠯爲勞學者食於人不㠯爲泰誠㠯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㠯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㠯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信於咫尺之石哉

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覩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閣公牘遠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

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温曰舊署隘且敝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三楹曰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廄外爲門曰别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旣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卌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曰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遊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

已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爲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膂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供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

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㠯總之所領倉凡二十二
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於倉而食
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
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㠯補之者是
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歲蓋念其
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於司漕者
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壎等來言於史官
求文㠯頌運使札撒公程公曰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
之德其言曰札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曰
守其局㠯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
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皁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屬

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
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
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
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皁隸百色之需挾
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嬴餘以應需求
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餉弃
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
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
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
事且以垂其法於後庶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
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

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尙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巵諸公之政乃得禁皁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尙鑒此而愼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衞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德州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靑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於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任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載

司都統生子仲吕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於軍門遂吕其衆立功授保寍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討保寍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寍長寍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吕其有勞於兹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吕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吕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

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
公源道同知潼州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
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
方受詔修皇朝經世大典輯錄祖宗功德而憲宗下蜀
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
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
終身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
年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
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爲可

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幙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艸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鄰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年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㠯終其身者而王氏一晦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修行㠯久之可不尙乎成都虞集記

錤曰抑揚往復容與低佪言盡而意不竭文之㠯風致勝者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尙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㠯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尙古爲遠於今爲近也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㠯必得也則假諸物㠯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㠯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竝也求諸同鄉而不得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

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爲志乎昔者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曰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陟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誦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乎不敏公曰其嘗再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

之妙其廣大光明葢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敎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顧嘗覿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斂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曰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曰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瑤池之津其遊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閫域藩籬之閉也而來爲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謖謖然遊其都會

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遊也蓋至京師北極和盥之境已觀乎興王之勝地已交於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壁也退焉里閭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已奉其親有兄弟姻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遊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戶庭之閒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予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斂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

愛其引典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
生不逢時自放於艸野之閒托此言㠯自見其無所事
乎當世者也今彥達㠯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㠯其習
於朝儀也萃其屬㠯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
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
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閒而就優逸猶若皇二何之心
中扃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㠯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
也古之君子嘗㠯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㠯爲至當信
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㠯孔明論之方其龍臥
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奬帥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撝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彦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彦達爲亭記

錤曰論臥龍與淵明之襟懷悠然處比擬佀迂實確非知人論世者不能有是言也彦達雖賢疑未足巳及此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

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㠯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惟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㠯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㠯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㠯和者㠯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卽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㠯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佀假借㠯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强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

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𠯁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技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尙足𠯁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瀶乎沖和而不至乎宋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淩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子是𠯁善其名亭也元方𠯁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道園全集卷四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五

在朝稾 五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儗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遣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

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予欲成人之志此非其幾乎乃
請於官欲築宮㠯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旣得
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竝作踰年而
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
二百畮㠯爲食儼然學宮之體備焉提學官㠯聞於朝
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釋菜於先
聖先師㠯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
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
之宮旣竭吾民之膏血㠯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
數百年㠯來習孰見聞㠯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
門之勝獨㠯僻左之故閟其神氣於千古㠯啓聖人之

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闢而邪說之多歧則亦掊擊排抉而無餘矣況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宮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才華其反求切己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樸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

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愼爲之得師曰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曰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曰治閒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歎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

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
以其財來助司獄崔學正楊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
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
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閒以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
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
所據特敎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
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耻巽懦者苟且無耻者無忌憚
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
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勵振起於斯人哉唐有
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
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尙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

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
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
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
有待也邪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
法頹壞淪靡而莫之捄乃出獨斷曰圖治凡所揀拔常
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
二公出乎其閒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明
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
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
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行諡而陳之辭顧所達萬
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

然有千載之歎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亭祠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薌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於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澮納大湖之水㠯容行舟逾絕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庳修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閶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滙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㠯木而加甃焉歲久腐橈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卽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卽成

請草具曰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駕木
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
其故曰家業版築於茲三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曰
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曰畜子孫終其身請悉曰
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
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筭在中産最下徒曰知足能散
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
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
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曰
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
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劵擇匠必精既稍必

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
款密鍵固築起拱合理緻無間圜空漏水象月引重過
車堅蹄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貼石隄岸容挽遡
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
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鄉大夫既老而寓於吳
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
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已上郡縣毋得擅用府
庫茲橋已民家財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
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
非一日而決詎能成於期月邪用不足必且汎賦吏竝
緣姦利能無侵牟椎剝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

是誠可書曰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昌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謀遄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曰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幷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英盛四方所慕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捄灾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㠯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飮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爲皆生〻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內戕其心外伐其形凡所㠯養生者皆足㠯害其生而風寒燥溼之感水火虎兕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〻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虛能㠯醫藥診夫人之所㠯傷而保其所㠯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歎之聲㠯爲忻愉蹈舞順適之意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㠯生嬰少壯

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養不足曰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曰盡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曰身爲患莊周曰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嚥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象乎夫婦男女也鄞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縕襲之厚又皆有所喩焉無不得曰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曰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毅

重之閒從之遊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歷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〻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曰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已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溯浙踰嶠已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

四年景仁來京師每㠯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㠯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㠯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㠯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㠯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㠯至則必思

焉且何以知聖人哉於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己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字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

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外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曰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曰爲記

錤曰爲學之要始於博反乎約而其入也由主敬否則高談性命侈言心學皆伯生所謂措心牆壁曰待夫忽然之一悟者也豈不怪哉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

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績以具衣食又樽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於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於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

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
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
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
公之畏友也從祖參政恥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
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婚於名門而吾與子
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
有所托於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
沒而吾子有位於朝顓㠯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
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
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某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
次第之識諸堂上㠯示其子孫㠯勸天下之爲人婦爲

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殁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曰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曰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

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上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咏歎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歷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曰

其未可遠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曰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娛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予何曰表之而系吾志也乃爲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滃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曰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爲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曰學問爲術智曰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

爲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旣登至順庚午進士第郎介前進士昭武黃淸老子肅來求文曰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仕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曰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歡顧未有說曰復於二子是曰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

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爲高而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修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意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況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唯盱以合世好壟斷以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以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

吏而不忘書父子兄弟之間所㠯相激勵儆誡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㠯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卽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宋寞之濱豈無遯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尙㠯告予〻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錤曰卽夫子仕優則學〻優則仕之旨精切言之而小人儒末學求仕貪婪之狀則洞悉其癥結矣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修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

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於集賢王公約曰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渾河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㠯至於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㠯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㠯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㠯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㠯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三年爲至治元年又壞郡吏

耆諸故府取舊例㠯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
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詣大同路屬其
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㠯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
不可㠯屬費民不可㠯數勞必究其所㠯壞而求所㠯
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閒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
石柱也東當水所齧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
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宏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
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
祠官舍之屬皆㠯次成始八月甲子畢㠯九月甲子凡
若干日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
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於上而後行爲之㠯

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㠯書哉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則民力其庶幾矣且葺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㠯速成爲能而㠯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㠯告來者俾有所考㠯圖無斁焉可也

說

尙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

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

一之趨鄉則雖有善器强力茫〻然將安所施哉況乎

施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

子絕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

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

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

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

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

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

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

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

憂戚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曰生知天縱之姿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曰尙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齋居曰自勵因爲書尙志二字曰贈之他日暫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尙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㠯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實有忠與敏二文先公㠯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㠯恭字善㠯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

足已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已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已謹之法矣恭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閒弟子之所已爲恭也謹乎思所已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刓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二倫之至也愚已是知自聖人已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

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爲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乎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予言而警悟用力眞有所至者乎

李克畯字說

河東李公已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畯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曰自勉其請至於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曰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畯知尊父命而

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
敢不爲克畯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
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
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
聞之俊畯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
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
矣夫所謂俊彦俊乂俊民俊上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
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
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異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
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
之俊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〻於成性存〻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獘善思德者不爲也愚旣論高大之爲俊曰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曰過高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曰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曰諒予心也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巳來大儒君子又發其緼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巳得獸矣茫茫原野不卽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巳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敎所巳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巳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曰愼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

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一不可曰對人言者斷一乎其不肯爲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嚥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蓋退而隱括其所爲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楷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愼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暮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曰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二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

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
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
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
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
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
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
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㠯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
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二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
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卽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
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全集卷五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六

在朝稾六

題跋

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剌拔都兒準此天歷二年天歷之寶五月十三日

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奮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參侍機

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衞外則治禮樂以和

神人從容燕閒允秉謙愼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

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

命貴近尙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勑書以

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賚畫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

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

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

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

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

亭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
後溪公名光祖㠯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易碩德重
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爲亂
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
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
傳之如所謂乾二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二五亦言大人時義
有不同之類是也亭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詳刑
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亭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
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
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
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亭家番陽其在京師

也交從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畧曰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澌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旣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顚閎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巳家死事若西和賈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修遼宋金

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慎氏之說文解字㠯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㠯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㠯文字類係㠯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㠯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

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褋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曰唐大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曰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曰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

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閭太府太監

右今皇帝宸翰命丑閭㠯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㠯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㠯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赫奕未有若臣丑閭之親被御書者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閭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㠯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㠯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已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遊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於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於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焉善觀者不特於翰墨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一日成都虞集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淸庵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榜因爲辨心遠之說曰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予有言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歧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嗚呼是誰之過哉沈冥茍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曰喜乎推吳興之法曰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古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其書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閒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困職趨世亟羣歷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曰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

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集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幷包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巳少傅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曰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巳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

歎剏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㠯傳示邪蕭國之北遊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論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尙多有之吾安得國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㠯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跋眞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主旣得所宗則終身㠯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眞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遊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曰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歎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㠯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繼

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目

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虞集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濳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

如在昔屈大夫頌橘㠯象伯夷千載㠯爲名言托物儗

倫君子豈偶然哉虞集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㠯開平爲分地卽爲城郭宮室取故宋

熙春閣材於汴稍損益之㠯爲此閣名曰大安旣登大

寶㠯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巋然爲前

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㠯加也王振鵬受知仁

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夫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蓋無堂構之諷乎止曰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二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集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覩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古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

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晩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洺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二望李公伯宗薛公二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仲章而書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

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
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元敎吳大宗師也詩不出
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年之
閒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
不敢不愼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四十載而
功成治定㠯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成宗入繼皇帝大
統克纘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
草儀注朝謚於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
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
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基寺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
之竦懼遷國子司業㠯身敎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阜

行大節讜諓如此晚守一州曰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曰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曰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於五百年閒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淸苦直諒友諓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歷二年秋河間周敬先曰進士業舉於郡薦書未報
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
弟貫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曰
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
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諭曰慰
之乃見天歷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曰知王夫
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
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王氏守志敎子至七十一而終
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受業京師未及行而
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與
祖爲告其鄰近僦焉曰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

字也集輒書㠯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
道勸也

跋鮮于伯機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閒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
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
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㠯想見其遺
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閒也

題鮮于伯機小篆

斂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
餘風流擬晉宋而無怍是㠯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
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邈

跋吳興公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已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勑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旨詭祕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〻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〻眞語邪果醉語邪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二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温潤風流前代賢父

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曰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温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傅又相望萬里而一日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曰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諱二爲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邪

跋陳信仲行卷

温陵傳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曰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邪今爲祿仕者苟干祿曰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

二者吾故曰良厚不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冑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曰殷學者日眾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於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集昔嘗承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章閣引集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曰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几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韙之乃與其寮寀賡歌曰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曰其詩刻石堂上使人來求識之故爲序錄於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俗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㠯科名申之㠯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㠯有恂二侃二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矣

題宋諸陵畫像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像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㠯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集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㠯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淸要所㠯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見者魁二杓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㠯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邪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

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曰治平學士大夫稍〻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邱隴之閒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曰敎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成都虞集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歎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楩枏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眾莫敢當咬住氏受命㠯行㠯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

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長州教授闕陞從事三綾誥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惟其用之如何耳三

誥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仝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之語勖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

仁本言之旨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
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曰事
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
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
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曰集
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
師者歟養浩曰文學顯名於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
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曰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
事蹟見諸當昔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

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星術筭卜筮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 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

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閒某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也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世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々原舊收法書名畫往々復購之精鑒允當紙墨印識一々可

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修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邱墟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㠯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淸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㠯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

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朶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歷二年九月十二日手詔一百五字中嚴夜啓門禁之事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淸河幄殿御書令侍書學士臣朶來時㠯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㠯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制詔所須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㠯爲大訓者也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朶來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剌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聖旨門圍官員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聖旨不論是何官員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書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已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鵠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㠯
多功著名爲大將㠯其兵留鎭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
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歷初㠯使司在京師
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
反側遣使或恇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閒暇如平
時㠯兵來鄕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鎭安無辜
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天
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㠯使事冒險出入
其閒外宣德意隱得其情狀㠯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
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大
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簡册有關先生吾蜀

者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邇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集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歷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旣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全活之意卒以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目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圖

前代端午賜扇內庭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設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目忘憂豈黃髮爲期之意乎

道園全集卷六八終

在朝稾七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集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目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过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

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摸之而勒諸石𠂹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其典型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歎之資則亦末矣維豳詩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糸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

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目事言者也卽學
而論之孔子又謂目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
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旣博其要
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
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
蓋目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
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目約名齋
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
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目約御煩者邪或
曰公晉人也晉俗尙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祕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曰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於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蓋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敘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曰

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㠯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及者也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㠯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㠯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邪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㠯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㠯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㠯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㠯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屨常滿此

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幷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㠯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會見於一日而天下尠禍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邪泰之初九曰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卽曰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㠯正道經術輔翊裕皇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㠯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㠯示人國史記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㠯爲具臣也哉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瀚海始㠯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厤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㠯命之公曰厤法可知也非明厤理不足與共事卽請留許公於旣退而授時厤成公曰合南北爲厤學者總古今厤法四十

餘家是厤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厤者知乎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曰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曰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二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嘗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二月甲子太常博士虞集書

順菴銘跋

尙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

流水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亦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厎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强也誠㠯如是則乃所㠯爲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饑饉夭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眞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㠯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其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

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㠯順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㠯順之者毫髮畢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㠯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機宜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㠯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㠯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於朝宁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二一時

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托抄
書足㠯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㠯見其
好賢而又自慊㠯爲僅能至是何其眞也禮曰道合則
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
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㠯得於趙公者概可見
矣後世淺薄固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
今藏其遺書㠯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
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
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㠯致用者不必同也
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
所存或者蓋不足㠯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

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官者三十餘年既老於家優游子孫之奉目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曰善性比邱口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入開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眞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沜辛夷塢之目何其不憚煩邪君子隱居㠯求其志行義㠯達其

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㠯是求之

所翁龍䟦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㠯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於㠯致雷雨滿盈之功於㠯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㠯發至仁之心誠㠯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㠯爲靈陳侯之所㠯爲治㠯此求之

可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癃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畜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已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已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〻之本在家〻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加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

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原註高祖子有鄭惠王有別爲小鄭王此故云大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於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

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幷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二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二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爲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

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榜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盛可限以十數以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眞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

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㠯善書得名而流獘南方特盛遂有於湖之險至於卽之二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邪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㠯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㠯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

爲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恐書之云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昌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甚殷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爚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卽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昌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

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其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邪公少年蓋嘗學魏武書而劉共父誚之公曰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

吾二人者曰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
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曰彼視此則與六
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
守衡陽先君蜀侯曰黄岡尉捧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
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齠齓
時嘗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
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内附先君自海上歸葬
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
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
中閒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於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
湘鄉數求充使其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曰永隔

此予之感而原功父曰父母之邦忻二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曰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孛术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婣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孛术魯太常公敘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

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曰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
秉彜在人貞節恆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
不亦悲乎
銘曰文必可信而後其人迺傳故孟子曰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一結含意無限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曰國語譯所說書兩進
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曰講
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曰講
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
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

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目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翻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埜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二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私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原註召而不至者不及一一書入筵前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

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旣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㠯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旣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旹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册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擣楮爲帙刻皮鏤金㠯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㠯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畱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閒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㠯達聖賢之旨誠不足㠯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

然而集賢懇〻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井書於奏議稾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日集書

跋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可撥入背嵬軍付俊

背嵬一軍岳飛屢已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已閔師五萬留駐江淮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已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二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貌字將筆誤邪別有說邪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

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金源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於是用時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㠯儒學用士旣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如士弘氏早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㠯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二皆言曹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㠯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旣遠禮樂崩壞秦漢㠯來諸儒相與綴輯所傳聞

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
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
決疑於其閒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
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
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
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檃括特未成書
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中立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
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
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
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
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

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已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已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已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已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乎其志亦可尙矣觀振卿之悃〻愿慤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已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已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温陵幙官已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〻不暇故略敘梗

慨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㠯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㠯神明不衰固㠯垂敎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㠯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㠯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㠯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淸愼端介爲政有聲

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集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恆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曰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温其官誥

右董公温其曰鄉貢進士授潁州判官曰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曰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

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於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府封推官所被受者也眞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疎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已罪係獄者猶加念慮況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眾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歎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眞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際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曰遺眞知眞好者非偶然也集家學荒落加曰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集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

可僂而數也問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葢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㠯敎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葢㠯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櫱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㠯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鎮曰天㠯春夏秋冬變化四時行鬼神爲善人㠯孝弟忠信敦篤五倫敘品物爲善故曰善人天地之紀人而不善巨則感召兵燹小則殃及子孫而生理息矣可無瞿歟

道園全集卷七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八

在朝稾八

表箋

奏開奎章閣表

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目撫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竝備閣職感戚兹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目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目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目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凝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

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旣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襄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宣命臣等竝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竝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贊道揆以開人故

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愼在求
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
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
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
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
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
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
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
稍達於性情所謂才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
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細氈廣
廈旣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

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尊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灾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悋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厤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修祀於昭禮樂之文海
宇均安人神交暢 中賀 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
於民勞傒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壐綬目來歸瑞
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銜韶致鳳羽
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
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纘膺正統修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
時盛典卒土歡心 中賀 有德目興無爲而治御衮衣而
酌秬鬯得寶玉目備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二而敵愾
銜韶依律鳳凰噦二目來儀越若鴻禧光於大業臣等

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
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卽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傒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
彌中外喜溢臣鄰 中賀 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
令緒用克纘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囘
月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
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
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

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 中賀 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
機而益裕造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
書宣朗緝熙於穆之傳假郊廟㠯受釐率臣民而錫福
臣等叨陪鼎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
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歡
溢宮闈慶延宗社 中賀 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
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
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厤益介鴻禧臣等備位
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

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洊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葢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誠功誕敷經

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 備兼衆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
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 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
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覩建極之 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
嚴宗祀慶洽家邦 中賀 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
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 覲會同朝儀丕顯益保基圖之
固允宜祚胤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
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 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冊箋

軒星譽著象行麗極之 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朔慶

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壼佐庶政之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翬珩在御祚胙肩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雎麟趾之化實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修國史府賀皇后受册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鐘鼓瑟琴善繼徽音之美褘褕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儀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台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大君繼體定國本而係八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大母臣鄰協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顧復鈞陳華蓋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旣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遙瞻禁衞興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厤之歸欣
戴云初謳歌爲盛欽惟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
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
之無私粤在太宗御順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㠯安
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
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
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
期建皇極㠯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㠯進聖學於

燕閒之中㠯裨致治於几筵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
子孫經久之謨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
也而臣徒㠯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
及解機務仍俾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
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況㠯
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朝一二老儒㠯次去國略盡坐
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
㠯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
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㠯
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㠯干咎私情是徇大體有傷㠯
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㠯自支推知並進於老

成庶肯同心於陳閑竊曰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
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葢古者乞言之禮必
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
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歲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
之初致壽於九袠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
惟精君子推其練習德曰久閒而彌劭心曰久靜而益
明一行一言有恆有則況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須優禮
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虛靡職事几舄之盛已
足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翰林學士吳澄
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
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

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
表旨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粤自累朝從布衣
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旨爲過前當講
說誠剴温潤深有古風近旨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
完厚實尙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
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貧其問學實非小補御史
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
於四書六經朝誦暮維不旨官事廢業不旨衰老退心
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采集賢大學士
趙簡賔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爲此已
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 除前職實契

公論㠯今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
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前集賢侍
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
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㠯改除遠去雖係煩言
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翰林侍讀學
士鄧文原持身淸愼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
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伏蒙聖恩除授前職
竊㠯制誥國史二事皆所㠯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
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
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況老臣世從
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追

責其在薦賢竊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目今英宗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探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聖旨修纂曠日引年草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淸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呂自代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稾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勳業或循常以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廷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衞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竊照眞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淸忠過之且亡金武仙

人之殺天倪而奪眞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旣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爲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璧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閒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

掇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
壇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
亮善矣然而未足㠯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㠯馬上
取天下未有㠯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
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㠯儒士見目是時
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
㠯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
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已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
歎曰漢人迺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語之矣
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㠯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
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卽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妥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顚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特自奮發於智能以爲時之將相其廉介者往往不卑小官而爲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興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琚者年未弱冠推擇爲吏竝駕羣材一時幙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

而所就如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二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曰文懿蓋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尙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曰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

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㠯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㠯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閒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閒㠯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㠯祖宗之舊典定之㠯禮律之微意㠯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邪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㠯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㠯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閒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

好功興利之徒閒出其閒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敭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儼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

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
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㠯文學政事
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
者假事㠯自售已見用而無足㠯行也則㠯偃蹇日取
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
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
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
高自標詡之意始終淸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
後就恆無心於其閒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
㠯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㠯華國
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㠯淑人者皆文質兼備

之敎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往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修係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

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於河上㠯必還
爲期惟執事畱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草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紱麟紀旦恭惟歡慶伏㠯有相之道無競惟
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敘人豪竝興
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
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粱棟㠯榱桷是闓衆甫
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
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聞特見臥龍之
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閒齋戒
㠯問於尙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

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已君子之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絕邊歧之異述羣經而畢究俾百世已不迷遂開九袞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尙綏福履已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已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索居旣久修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濯濯儒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秀亦興晩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巋然靈光閣具常

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席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忝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君謨之芳蜀漢廷掌故尙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鎭大邦收部曲於久閒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海空聞慧苡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落幾忘於世故惓惓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歎能無廉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以飮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爲書以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弨弓而永藏錫康爵以旣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托在交遊尤深

慶扑虎皮裹甲徒煩臥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攝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酎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除夜巳獐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兵於山虞固有賴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皆斯皇未覺爲書之誤淸酒旣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蠟賓迎虎摯鮮俄給於來田庖吏執牢爲酒遂觴於孝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玆豐俎汗邪滿載持肩願祝於有年湑羙屬饜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早憶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陪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尙論斯文之有在方覩水歎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淸穎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樗櫟顧問蟪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曰安承草

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

謝忱悉儲侍旣

回胡貢士啟

應詔公車修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

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

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

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藜燭之光

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

言

答簡西碧餽歲啓

篤敘鄉情特厪節物十鶉騈首來同祝饐之鳩一鷖傳

書俾載迎春之燕肅肅置罘之獲溫溫賓筵之歡謹已

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之歎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全集卷八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九

在朝稾 九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曰祀其祖父有牲牢籩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曰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至順

初尤廟既成勅臣題其傍曰故丞相上都留守泰國賀
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 臣製文刻其麗牲之
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
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
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
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
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修繕供億一責於留
守之臣然地高 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
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
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
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

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𠂎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今今六七十年父子祖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𠂎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𠂎進或漫不知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𠂎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衺多重獲𠂎傷縣官商之槩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房貨應急需𠂎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成實情僞無所罔民之

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
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
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敎身率而勸之海內學士賓客及
門者迎款有禮眡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
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
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常以闌入則推其無
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
奪此九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十所以尸而祝之而不
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
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
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

奕二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
請祀之而其君臣直目爲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
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
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通
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奧
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
公謚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
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
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
王謚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
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

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曰遺之俾歌曰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郛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雅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於庖俎有獻羞兮藥芼之亦有菊椒鐘鼓既作醴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繡裳劍佩鏘鏘乘車彭彭不馳曰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躋阼盛服千秋萬禩兮嘏我皇國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
集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
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
宮而納之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
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
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
子祖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宮府治辦工賈通易人
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
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

卿一字舉安□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
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
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
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
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
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
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
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
夫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曰大臣留鎮
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
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大史天官通象緯之學至元三十

五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
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
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
官也至大中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
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年
終是官泰定□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以某年月日歸葬
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揑古眞氏祔子
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
牙次適某官栔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爲世祖

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慤之
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衞者言語之閒其數固已
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曰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
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曰佐治化一時貴游之
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所稱
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歎於今爲譏辭上疑之
曰問公二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
命曰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
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曰公之事君克盡
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曰動其心蓋亦有所受
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曰決其幾公

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
及必得其情曰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
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
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
入見而公密曰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
擐甲擁纛曰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
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曰其體上爲安寢
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曰迎駕者
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衞
士得絕靭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
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

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畱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曰上之聖明而相哥曰黷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閒曰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曰爲詹

事完澤可上領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
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
則公贊助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
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
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
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睢盱
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
其家人受富民賕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
御史中丞楊朶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
宗崩復得爲相遂幷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
下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

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愼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酒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强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於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鄠鄠保其民人索賦

㠯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
宇㠯撫㠯存㠯經㠯營啓是世官實繇忠貞袞衣赤舄
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卽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
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
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㠯嬰不虞惟帝省
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王㠯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
出內之閒罔密不違帝念在茲旣信旣篤一日出令俾
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絿布政咸宜欽若
時憲而度有秩乃睠朔都歸爾是職於廬於旅肅二十
城勸其佚勞曰閒弗驚工師執藝貿售盈市本敦末紓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㠯情於貨委禽勿遂其成令

行目盈民樂法守興學目敎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
旣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
考錫我多祐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斂臣我抉其嚚
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
而弗誅躄目開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褫榮目加等八心
大公追及未遠侃二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
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
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

其子彌寬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巳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巳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元年巳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

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
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㠯軍器監出爲浙
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
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
文殿修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
國家既取宋㠯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
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
宿將既內附數㠯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
宣撫使趣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
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
錫晏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八人把總

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於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寍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司巳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遊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大氏得其傳而衞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巳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

范竝曰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齠齔與其兄制置使滑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策滑既曰忠義著而公遇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曰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怵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曰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謾誕弛不能制徒增賞曰

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梃爲亂㠯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臟而按㠯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㠯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㠯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㠯軍法汝等敢爾邪叱吏捽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信路鈐轄詹沔者㠯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奸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

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邑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盡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貲邑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且日坐府統制官邑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巘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邑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邑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視兩家爭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鬬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

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期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蔻盜公言於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曰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閒盜賊軍旅之事如此曰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惡乎而不危亡也哉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曰公鎭湖南者七年旣致事來涖於湖南者曰民事爲問公懇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曰捄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贐遺貧乏之孤嫠者賑恤之

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琉黄朱砂黄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斲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爲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於家有玉溪李飭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稱二傳人閒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十五年卒子四人彌盜彌宋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嚴嵩豈嵓峕耑集先也

勳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集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維昔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睠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領々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邕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々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々密室凝虛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

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膴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蘼不亡而存庶其在玆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敎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閒公始以善書記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尚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

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二官父某二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二泰定元年□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纂其墓之石以銘敘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

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
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曰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
有用之材常趨所急曰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
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
一見卽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
或至數千百言不了〻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
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傅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
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時朝廷病有司慢弛
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
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
尢不韙同幕頗爲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

曰此爲首事卽日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曰目舉一事公輒對曰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二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可問吏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二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晝時刻下州縣曰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

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爲名是以未數月郡
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
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
事者大爲姧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
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
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卽論立請尉
當有贓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鵞
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
事聞朝廷卽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
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
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

事速辨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
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淸乎時
朝議用公爲戶部尙書未命而報卒嗚乎世之曰吏才
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嘗無明日
之慮徒曰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曰
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
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乎嗟乎有之而不見用二已
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樕畢輸優游無虞梗枏薪槱朝服於二名
駟大車爾皋爾夔善駝利趨人其曰賢己則信然弗顧
弗疑充顏曰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旣勞旣試終不自

致安平在時則亦弗思後或當思旣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蹟刻石載文曰慰曰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曰其閒來告曰元亨曰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至將旨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粤自荒服俾守玆郡粗息肩於奔走曰洒濯其瘡痏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二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

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於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驛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縋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道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

喻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要荒萬里外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錯負恃而強忍獷獷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郎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二吏士或亡或餉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

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吕固其志嚴訊訶吕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足吕用眾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吕生長兵閒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吕先君之敎我嚴甚今曰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吕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於集其可吕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

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曰名知者義軍千戸暉而已義軍生權府公於兵間沈鷙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术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戸從其師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閒歲丙子敗宋舟師於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曰功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戸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

已二十八㠯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㠯侯鎭其父兵益㠯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郎㠯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鎭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㠯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竝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㠯其軍敗鎭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鎭巢十三

年權府謝事而侯始㠯修武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僞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鹵山龍山險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旣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㠯自助適黃州叛㠯侯幷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㠯功加武略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鎭饒州饒大郡鄰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㠯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

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曰二千八與十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閘二十餘所曰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曰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曰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貞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晦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某縣之酉犢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曰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

子孫然無可考證者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薄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

於皇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百列校衆正咸傑俱特伐餉爲靑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軔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委芽蘖弗齊孰芟孰治使

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問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孫子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賚書啓封既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曰詔來裔

道園全集卷九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

在朝稿十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㠯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㠯鎭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㠯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上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

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閔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

則就焉有閒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

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

惟獻武之廟我㠯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

焉因㠯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㠯屬子

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

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㠯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

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

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畱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

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

我奉行之執暴者決㠯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

保州㠯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騎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踰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讐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

或言於朝曰瓚所㠯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㠯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引略入宿衞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閒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㠯專擅罪王　請入見上前曰臣㠯爲　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㠯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

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仔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㠯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顔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鄂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㠯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寍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㠯斷其西立柵灌子灘㠯絕其東則庶幾斃

之二道也奏用其言移土軍萬山令嚴守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敵兵大出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卽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二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開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卻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

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兵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臆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

得旨進師十三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楊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卻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怒以奮大刀出前趨王々還轡返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讙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牽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々師合擊之兵

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巳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巳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巳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鎭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曰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二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

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鎭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犇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已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

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勖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爝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卒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貳從之至楊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宏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二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慴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

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瀬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宏正圍曰騎他將攻之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堠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或敢違其號令王曰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眾乃慴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

大洋始得與之搏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韓甥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李恆自廣州至小舟更授㠯海梭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㠯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㠯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累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㠯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傅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

嗚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宋
臣曰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
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
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類矣磨崖山
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曰瘴癘
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曰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
吾有國士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
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
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
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
明器曰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曰俾嗣子珪曰汝

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皆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敭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

己不㠯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㠯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顔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㠯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旣而多所遺失或因㠯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㠯此議之請㠯本身官爵及家爲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宏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㠯至椿㠯戈使拜不屈

王釋之待曰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曰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愼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

著蕘之曰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遊與老校退卒於今略㠯澌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㠯參攷者故几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于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覩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為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㠯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㠯存德念功述追在昔

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巳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巳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巳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巳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巳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巳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其息鋭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閽請具爲奏若峻阪馳盌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符臨厥都雷風

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㠯順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
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
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於海涯延喘須臾白
請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
神劍名甲副之抉瘴排炎廓爲淸夷膠舟於壑存其餘
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
表於鯢鯨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㠯久大三
錫爾爵㠯啓王封冕舄佩圭盛服在躬維玆亳人服德
㠯世享嘗於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二靈聖萬神景
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
言二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

其在此君蒿浮斿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
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頜
〻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旨庖則盈笳簫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
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
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
子相我仁廟正言於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羣讒切膚
帝尙仁孝寍之厥家英宗赫〻如日斯烈搜剔卒庸不
假亳髮臨軒視之命謚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〻天難
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違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
〻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寍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

非法不道申二其居侃二其容孚於帝衷曰世師工王
廟奕二視此無斁匪亳是私國有恆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江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揚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閒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遂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召在宿衞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曰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

常伺察言己者中旨危禍廷中相語目目無敢論列長

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積

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侶秦趙

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叵侶漢董卓春秋

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曰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

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抹解事得寢他日旨爲

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旨折閱

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溼紙掩口鼻斃

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

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

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曰諸父之仇

當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節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㠯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元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㠯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㠯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㠯任事公雖居閒猶被迫遣治嶺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㠯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

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冀稍可追理者吕應之覘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吏吕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遊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中憲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榮祿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夭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皇朝經世大典訪問

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巳上送官昭州巳予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二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巳從予泣血愼德豈曰避仇寳癉蝨賊陰消陽明君子於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極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竝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眞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

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眞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㠯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旣莫知其處葬眞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邱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奈何忍使邈焉湮沒㠯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

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巳
其家從金主徙汴〻且危同從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
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邱隴死耳崎嶇兵
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巳貲雄其鄉樂周
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
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
垂涕其天性可見巳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
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〻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
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
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
畱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

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晁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痢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曰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曰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均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曰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親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曰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

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讐校不倦因金大明厤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厤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曰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鬭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眞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已廉平稱未幾已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八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貫玖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眞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

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眞定蘇氏先塋者凡十族之卒者皆曰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巳賄敗某由是義志道與之遊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兄躪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

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邑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胄去之百代世職後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覲高堂廣邑袞斧形馬鬣葬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瘞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二子孫可長守

道園全集卷十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一

在朝稾十一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於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眞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鎭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

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瀚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鬬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茲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巳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巳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卽行曰豈臣子避事卽安時邪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邊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閒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壯者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卽亟請於朝曰倉儲無

殘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護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撙節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

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吏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察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二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旣治事日簡乃卽孔子廟廷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

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二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眞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眞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

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淩轢州縣爲姦利不
法者能爲明其詿誤者出之田廬貲賄當沒入者鉅萬
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一歲五往
返京師曰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
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
獨曰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値尚書省立威勢
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
書省罷分覈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曰理爲檢校官得
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
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
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

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㠯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㠯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㠯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㠯他道進仕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㠯入官非欲㠯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㠯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㠯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

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卽閭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敎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眞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眞定縣男妣吳氏贈眞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石劉氏封眞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弟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時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

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
善己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〻不已求氣直而昌謇〻
舒〻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已終
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於朝彌光已亨頷〻和城
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
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已書孰害其人據義
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
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狃安易橈我際其會
已哺已繒幞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〻而

疾不瘳炎々弗趨宋々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
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々行吏師庶其在
此有書滿堂㠯遺其子々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
勖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㠯承㠯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
州贈朝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
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
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㠯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
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々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
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

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
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
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
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
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
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儗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
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遊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
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
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
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
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

爲屬未幾巳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巳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敎授溧陽州遂巳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巳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閒討論經學巳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巳爲榮而先生巳元予侍左右見者感服一巳爲師表焉其諸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

文獻淵源之懿曰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侶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

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必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曰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曰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盍及先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曰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其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

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曰言是有曰處集矣其敢曰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〻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駮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〻不窮補苴彌縫嘻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曰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曰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曰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

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集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集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邱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

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㠯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宮而躬敎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㠯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㠯思公而公亦㠯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於今久矣昔爲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㠯詔其昆弟子孫已於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恆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

家法令修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
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
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
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
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
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恆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
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
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
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

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竝贈扶風郡太君公父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釜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藺菖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竝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

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瀘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孥其人萬家無所詣愬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

公抉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九號富庶爲吏者縱欲㠯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嘗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敎之風化丕革朝廷㠯內附旣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㠯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卽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恇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吏有司擅爲上下

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狃安豢盜知官府不敢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於今便之時民旣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官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蹟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盜時有重車過濟州橋〻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〻誣商成

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旣葬或嗾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目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筭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撤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濼嚴保伍懲豪縱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滅於江西矣是故答刺罕公之爲相

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曰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總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䨥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閒不曰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慠於世故視神䨥之樂不能曰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曰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楊氏先卒又娶

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曰
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
西南陽城里今葬屯川者自公始也後某年爲泰定二
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麏之陽滏流洋洋有熚馬宗世爲之望望之儼儼有
梓有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公秉
國鈞曰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耋有綬瑱纓臨滏曰
潔軒軒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
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集曰北邙

之北有重岡蜿蜒隮爲袤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流注合於瀍南溝之瀦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禜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所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㠯爲兆域雖存世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㠯妥先靈也旣卜地塋西㠯葬大父而別立石㠯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葬大父之次自有請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㠯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攷焉則益之願也按中原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

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纍二兮何千百年披榛尋邱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兮言遭變遷既𦗀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曰延時乎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傑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曰質行爲貴集少先生十

餘歲嘗觀其不可及㠯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
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
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於朝先生歲時往
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
弧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睨一坐人亦少先生數
歲先生㠯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
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㠯牛
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㠯爲不
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
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
浩與元公皆㠯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卽列見之於朝先

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
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
常復得爲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
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
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
之銘先君子沒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
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
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
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术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
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

吾無曰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饘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潁閒讀書三年而後歸為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曰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曰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曰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曰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好文女一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沐浚谿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㠯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於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㠯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稾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巍乎山嶽之蒼　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㠯文興於先有光我表西林永思不忘

道園全集卷十一終

在朝稾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曰朶兒只中丞爲帖木迭兒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秋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䘏之囿已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目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目

詔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
臣曰汝集其其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朶兒只事
具見明詔天下咸其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
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兒爲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卽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
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旣而居位怙
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
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
而朶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
上都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強
以他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

將罪之甾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
相語紿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
而大奴猶數干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人奏而御史亦
輩員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
匿輿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
曰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
之急輿聖左右曰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曰違旨意者
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
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
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曰毫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
不敢與聞所念者迭木帖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

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勝言者其後仁宗
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兒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
御史大夫秃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
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
今日邪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
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彘事邪坐客皆慙俯首即起
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戮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
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
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

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衆口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帖兒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郎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㠯爲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韙之迭木帖兒之子相繼㠯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㠯爲言襃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粤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迭木帖兒

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忮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兒只者臣敢不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兒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剌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剌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

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齔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勳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荅剌罕定議迎武宗於北藩仁宗還京師議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旣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於衲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二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

曰然二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
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
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
材孟曰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
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至大錢至
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
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
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
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曰宣徽膳用不聞囑公
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
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於上曰誅

吉者失刑違諫者失諂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眞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曰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度地奪民力公曰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西奉使斡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斡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臣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險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材恆不免捶楚曰

是苦之公又言曰吕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吕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曰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邪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廷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吕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吕獎之且曰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閒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

乎且我爲之何曰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
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
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
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
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曰俾人夫人翦髮毀容自
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
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奬善如不及嫉惡
如仇讐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
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尙多可述者不悉
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曰銘詩曰

河源西垂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
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
武盛詠歌太平躬爲孝恭曰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
否或闖其幾茂不驩曰呻投巇膠䍃竊秉大鈞天子曰嘻
誠有虓猘彼爲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
二犯危言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兕稽我
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
市家憤巷哭曰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於恩
忍爲凶殘逞衂有君二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
枉卒雪明二天子別於姦忠敷言萬方大道爲公至榮
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愼

徵咨示來者尙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勳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㠯銘近古㠯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㠯別等殺之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世冑繇高昌未內附㠯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事祖宗至於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於故國朝廷之恩德

重矣先人之殁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曰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沒今願有請於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集聞之故事正六品曰下官中書奉勅署牒曰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曰下而不敢曰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卽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曰其名聞天子卽曰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於羣臣者不得也仁宗皇帝既平內難武宗皇帝卽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勅則買閭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

歟曰爲不可及焉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
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曰建國者則或有之不
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之爵視秩爲差郎
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曰命之至於昔有名號嘗曰君
長來服之國有司不得擬授焉而買閭之父月魯哥仁
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得援
曰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客傅溥所爲行狀蓋達
郎拏生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閭也延祐二
年達郎拏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
謚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
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安定夫人荼哥追封薊國夫人加

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諡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八月魯哥大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靖夫人女二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諡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列敘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太祖皇帝時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兹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

盡其力敏其生㠯給諸用不營一毫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㠯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㠯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嘗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㠯侍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伐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㠯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㠯兩計者三千五百帛㠯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㠯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㠯其廉也特㠯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世祖皇帝

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歎其能自立如此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行在嘗出所御服賜之世祖賓天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集擿伏姦慝必資隼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颿舶互市蠻夷交關非愼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其刑罰蓋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大赤又有鷹坊數百人蓋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鬚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已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毆駡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曰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賈閭也自事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事無不掌焉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曰不在上左右或曰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尤曰

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筭特命以爲都總管仁廟賓天奉神御於寺中至令領焉仁廟嘗奇其才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莫維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剌失思朶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紈之態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强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至誠以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閒故能得其歡心而盡其死力以成
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
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
之家又方以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
哉故爲銘曰
於皇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
以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賁飾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加
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
肅慨思其先旣忠旣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
在我左右粲其有文以效職守乃眷高昌悠悠故鄉雖
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實受

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渠牢羞膳
薌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皇之遺托兹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替惟皇累朝臣
亦四世保功實艱在爾後昆赫赫王封永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健
都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
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
臣集等其凡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
石之工請取諸荊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
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

實來告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 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 基帝業時則有大勳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稱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剌子赤老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與締交相謂曰安答蓋永以爲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赤溫遁脫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答剌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釂則相禮者贊之爲之喝盞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溫

八都兒之子阿剌罕亦曰恭謹事上　嘗被創甚阿剌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俱信史太宗皇帝時命太子濶端鎭河西阿剌罕之子鎻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鎻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塡河西曰鎻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内贊府事外著邊職積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眞氏能修婦職曰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

年進亞中大夫王傅府尉天子元年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隨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健都班實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國家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曰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曰健都班之忠愼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臣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曰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曰系

之銘曰
天啓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旨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濟
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旨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太河沄沄有阡在焉勒文貞珉示千百年

道園全集卷十二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三

在朝稾十三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旣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㠯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㠯係天下之心卽其都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册拜皇太子是爲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㠯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册則未有過於魯國

忠獻張公者也公目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宮即受知
遇常侍左右七年目父蘇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
其才畱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
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偫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
十六年置都總管目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
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於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
馬方用事祆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
圖殺之旹裕皇方從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僞爲儀
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
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畱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
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旹殿下還宮必目完澤賽羊

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乃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紿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禎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衞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爲上信倚故曰若密啚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曰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曰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

遣士討賊旹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
吕爲賊黨法當籍其家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
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
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
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
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
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吕下因公言而見用者
徧布朝宁一旹號爲得人公爲賢才是達不吕疏遠親
密爲取舍是吕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
院拜公詹事丞公内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慮

而處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
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
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
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間暇旹
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卽
世詹事院無所受事旹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
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
繫也奈何爲此言乎廷臣曰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
公曰昔祇僧之亂能審詐曰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
仍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卽位追尊裕宗册母后
爲皇后後卽東宮爲隆福宮曰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

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公巳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馬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巳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儗朝省而公小心謹愼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眾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巳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趍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旣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計於外庭昔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涖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於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

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上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英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沖昔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蹕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遊焉吾不敢忘也春秋釋奠於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

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巽暖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惸孤無已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於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歷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集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昌平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淸河郡

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曰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早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昔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敎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衞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爲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

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
知之子曰安孫習父職爲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
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曰福童張
氏先塋在昌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
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富貴
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閒何可勝數而公安富
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齠齓已起而繼之精敏修
飭有聞於昔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閒而聖上之眷
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爲銘詩曰
猗歟爵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屬
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裕皇仁孝以承孰佐

天宮眾賢彙興肅肅曰朝雝雝曰養一人曰盍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昔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曰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閒不虞突來公能識姦擘疑旣亡宮壼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二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二曰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於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耆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爲詠歌曰燕家賓昔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袞衣朱輪相繼曰朝嗟

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九二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佩玉垂紳入侍天子左右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曰刻盧川㳅二西山峨二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貴盛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儗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

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
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
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太祖方有
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
論辨明敏俾在宿衞治饔事賜名昔剌命其氏族視蒙
古人從睿宗皇帝於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於雍吉剌
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
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卽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
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
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
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昔世祖甚

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
賊艦破其軍己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
郡公諡顯毅加贈崇德效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上柱
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
夫人諡靖淑加贈絳國夫人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
諸國語昔阿里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
晝晦賊乘間爲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
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
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
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閒習國禮武宗皇帝遂后嫁

嘗爲女師曰姆敎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繹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曰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尙食尙藥局提點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曰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卽賜黃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曰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搴之曰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曰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

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
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中美之閒常命公
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
已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
差嘗論翕然歸之大臣曰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
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
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卽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錫
饗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
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
曰能閒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〻指公稱朝廷有人
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

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几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陛閒意甚勤懇感歎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曰晉饘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尭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貫珠衣一駙馬濶里吉思曰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曰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三世矣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

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已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謚當是皆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駝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自處無所撓戚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賓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曰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

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卽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偏歷和林北金山亢海入兒思濶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愼皆累章以聞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卽其家以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卽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㫖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

四方維正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曰求汎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昔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君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緡曰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仁宗崩公曰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曰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旣曰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繹國夫人脫脫灰追封冀國夫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人班十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速固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

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
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
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昔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閔焉
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入都傳勅命太史臣集
著銘刻之碑臣觀於世家自太祖昔已知名見用歷仕
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
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
又方赫奕蕃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於昔豪傑四
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褎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
孔周屬之肝膂既勤既老嘉爾黃髮入侍幃幄出從征

伐享帝養賢大烹維昔守道巨官益取諸頤世祖建國
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奇承
厥父祖祇奉鼎彝歷事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
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
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爲之請武皇在邊熊貔若林
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乃有大賚乃出金貝泉
幣襲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勸往咨大帥盛饗於軍大車
彭彭載酒餱裁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
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
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
能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

猶忍彼忌則憚以搆忠藎可　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旣貴旣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旣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於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咏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

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㠯貽萬世昔則有若劉公肅明平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歷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旣老而不聽其去又㠯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册之載規勸古今昔則有若王公磐㠯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㠯屬之薦舉成材奬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則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㠯老成爲國耆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㠯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㠯尊德而怡神㠯問道而典學而故

老漸曰漸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
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旹也間爲上言之上曰
爲感制詔臣集著文曰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
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洺水人五世祖逸曰郡吏治獄
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贈昭文館大學
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
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
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慤贈光祿大夫柱國大
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
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
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

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
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巳學士奉使宣撫陝西
八年陞大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巳大中大夫落侍講爲
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
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
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
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
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

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娶冀氏先卒繼曰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曰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史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棲鸞鄉公孫褰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曰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彧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

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　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盍公
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　延祐開衆賢聚於本朝精采
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　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
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　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
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　後文昔人化之其在成均也
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　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
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　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
名佐貴遊治業歲中以次　出補吏旣有以利怵其心則
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昔有　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
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　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
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　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

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咏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葢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立以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

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旨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二其九卓二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於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

銘曰

白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竝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巳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佩珠履入而奉親褕革瀰瀰多士在門有公有鄉誦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册

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豔夕壞孰爲彊梁外肆中險衆人尢之君子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集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

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世祖皇帝時巡上京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衞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修佛事公曰近日自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卽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衞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姦卽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

敕宮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曰備
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與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
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
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
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
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逆太子略
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箙聲嘈
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啟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
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
由此門入二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卽開扣門者
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

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砅九思急趨南門叩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曰名召左相曰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撾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彀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擊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曰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中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於行在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曰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成宗皇帝即位福隆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

見顯用張公日曰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
之而公不及見矣仁宗皇帝追論其功令封贈視張九
思會仁宗賓天命弗果下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
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
曰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眞曰高爲氏奎章閣
藝文監丞紇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眞亦曰高爲氏狀
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眞之地東
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紇石居落各爲部落非
郡縣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爲氏或曰名或曰爵或曰官
或曰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
述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

凰山金昔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敎其民之俊秀曰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竝曰孝聞又曰善射從毀眞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溫不花王取宋黄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通糧都提舉兀魯台次卽公也公諱鮙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

也事世祖皇帝潛藩以愼密受知歲甲寅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爲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焉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蠻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世祖既定都於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段禎董其役工成有白金廐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

守衛定變之功有尙衣鞶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
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
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
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
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召家原先塋之次娶
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顔泰定年師顔佐樞府㠯
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
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
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今上特恩封楊
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賜公則彝曰集

贇大學士榮樂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封魯國夫人公薨昔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嘗以經義爲女師宮中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屬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口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有詔表其門閭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以天麻改元之十月卽自大同召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壼內師表賜德

輝之號俾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顏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蘄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孫尚書史修靖女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歹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閭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鬼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世祖在上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託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

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聖無
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
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
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
至老以婦儀母德致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
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
入左右建極於中以進耆壽乃睠聖子繼明丽天離離
在宮百度是宜相時大僚並俊咸乂既試既庸以遺宮
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領領專城
辦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二居庸巍二兩京公

維信臣克相經營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拜城夙夜
祇事世祖嘗巡裕皂在行截奧載清徒御不驚維昔大
都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擾擾柄臣聚斂言逢
神懷人嗟速禍自躬迴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
下一濟嘗相狡王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
本兵素惡相訐聞言不察陰賊計閉夜扣宮門儀導咸
若昔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禍不入宮弗貽主憂
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彦決疑于幾致安于變事
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旹褒功匪遐桓桓魯邦泰山
爲鎭錫民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袞裳不及其生有儀廟
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

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全集卷十三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四

在朝稾 十四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朝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一統之留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爲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世祖皆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爲政皆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

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曰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曰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曰大臣子備宿衞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皆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訓今日者盡去諸上曰問公二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狄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

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
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
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
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
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懾容者唯伯顏爲然
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
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
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
象獅子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
昔侍上在輿中卽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
及斷靷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尙食謹護視盞三月而後安是皆天下初定四方無遽
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
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畱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
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
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
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常以
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哥之爲相也
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己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閒數十
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
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
尙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孰當吾

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㠯爲太子詹事完澤其爲人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㠯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㠯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旹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旹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於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

蓺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㠯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㠯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竝緣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㠯集事而直不旹得人用病焉公嘗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㠯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㠯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吏淩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衞㠯多貲

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彊娶其婦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目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目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目風化之是目吏民不識貴強之淩暴承其敎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祀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鎭卽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旹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目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目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目行民間桉堵旹方隆寒士馬凍乏之縣官芻糗衣著不旹具公目私藏足之行

者㠯爲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勑學士爲贊識㠯
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
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㠯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
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㠯出入得
至禁庭焉當是旹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
民公一繩之㠯法官峙犆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
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
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
無筭爲折辱畱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
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等遂與公等顯奏
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㠯爲言幸得罷去

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卽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閒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勑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固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姦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姦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于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

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泰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方侍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㠯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凶遘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恤之典極用哀榮又不㠯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㠯夫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㠯西實過鄉里是天所㠯賜惟一也將㠯某

年月日以奉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彌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奥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

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揑古眞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尙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搠立忽攀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二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纛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榦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愼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尙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歷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

斂長籌巳督畿垌旹巡至止百用具給淸宮言還遐畱鑰
是執歲卒其常年與位遷膂力則非精思弗愆旹入禁
闥眾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
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
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嚚有警無遨具咨公勞公惟
小心不懈爾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凶滔
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顚二三君子掎肏不制不竟於斷
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百訛國
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寍豈必
謂身二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
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邱天道聽之

嗟彼都人不歌曰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峨峨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曰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蒲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卽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曰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於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

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
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
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
𤳖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眞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
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鎭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
帝亟召公還治喪旣葬有勑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
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𦵏副臣
上歎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

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㠯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㠯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勑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㠯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卒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㠯彼此爲解㠯其兵行二省因㠯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衂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㠯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

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㠯所部爲一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二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共馘三百而自相蹂踐㠯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吳道子者㠯祆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祆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剚刃㠯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卽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讋而他酋猶將襲公二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二走山伏起蹴賊墮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

曰張萬戸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㠯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〻㠯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㠯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嵒西坑之寨尢險固又嘗衂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巳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㠯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大王攻宣州〻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〻竝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

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二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
公脅裏創復戰斃其子已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
賊平郡人德公至於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
田鑿井已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已無事得故
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已相業授公曰
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
九年也是嘗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
行院也而張瑄者已淛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已
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二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
對蓋張方已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
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淛省

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曰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踣金斃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耶拜鎭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鎭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陜民之疾苦便宜賑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肇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淛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閒朝廷病之㠯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㠯下劾罷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賦鉅萬一二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具獄吏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閒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㠯危中公使其屬㠯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

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民屋上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清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淛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馹面疏論之倂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昔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眞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卽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卽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卽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卽位賜只

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製帶㠯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淸㠯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㠯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㠯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㠯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

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吕戍卒二年而代遣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吕戍不幸有死者官給櫬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吕供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吕上旨移書宥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衞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宂還有司吕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吕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吕中書右丞

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鐵木迭兒謀所以去公中書者瞯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卒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衞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

苦啜粥病腫溼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閒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㠯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俾卿㠯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倈諸館東平王拜住昔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兒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勑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曰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㠯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寃

死非致診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淸議猶可昭
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
旹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㠯
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
之賜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旹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
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㠯參知政遷左丞姑曰序進
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㠯謝在天之靈
遂格其命旹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
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
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

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立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杴論之一小者猶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十家之產矧其珠凡大萬乎且戰國小君猶曰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曰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曰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

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當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眞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當還家

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
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
㠯相愉悅上稍聞之曰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
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
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
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
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緡者三百餘悉送還
官上聞傷其意畱其金庋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
又輔㠯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㠯經濟自任臨事決
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
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㠯誠慤自

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二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嚚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旣而稍進方外之士呂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淸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鎭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郞內

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徧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今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洊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額額有城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旦世將典司風紀既貳有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

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退既藏侃侃大綱先帝遺直曰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昔憸壬睢盱震慴大駕之來法宮既淸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曰朝行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元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塡字直翁其先靑州人唐昔有謫居吉州者

遂爲永新人曾大父翬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楀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二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鼇山鄉瞿塘里旣葬矩以國史館編修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旣居耒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

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學舍龍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嶔崎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駕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三之半雨暘之愆必齊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賈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爲棺給貧者之斂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僕者傾糗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盡解衣易米以爨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爲獨贍盜至先得吾財貨則鄉鄰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
昔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
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刼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
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俾之重不可
持故至再四彼取其半已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
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
葢奇士也著之㠯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爲佐于邦惠先
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餕之充非而
兒黃非而丱童歲昔來者覲於龕下尙其勿毀㠯永終
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㠯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㠯咸淳甲戌登進士第二四人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㠯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㠯爲內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㠯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凡來鎭豫章者多名公卿皆㠯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㠯爲重焉憲使魏

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閒曰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卽曰械二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

用於世者而終不敢㠯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南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籒文字調律呂協歌詩㠯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敎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旣歸有司㠯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㠯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閑詠㠯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二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
爲聞人達官學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
曰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曰不
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曰
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
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
生主文先生曰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
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曰周禮首薦鄉邵而今制
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曰爲言後
得周尚之曰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

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㠯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㠯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㠯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㠯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㠯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㠯其所撰琵琶賦一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

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
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
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
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
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予
二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
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巡未能而
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

夫彥粟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才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曰彥粟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粟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粟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七十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淸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敎其弟坦宏堅守理曰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遊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遊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卽冒暑往遊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粟風神高潔愛

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已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已歸葬吳興宇知集之哀彥粟也故來求敘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云彥粟諱寬姓林氏其先貲州人曾祖某祖某溫州樂淸令因家樂淸考某從仕郞某處判官至元中鹽官君初仕爲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已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

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閒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哲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爲子曰惠二生駟二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中弱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己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

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旹胡公良由大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旹曾學焉卽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㠯聞遂得官方㠯迪功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旹郡縣盜賊竝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歎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㠯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㠯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

得年五十有七炯曰某年月日葬君某處曰鄞縣丞周伃肩所述狀來請銘伃肩予弟槃同年進士也故曰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菑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櫱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盍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旹鬱二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

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刲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旹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攖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旹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㠯疾卒年六十八㠯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自祀祖從神來斯繄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二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曰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敘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繇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郡著姓侍郎生漳州通守貴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目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刑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曰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向也吾且

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滙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詵詡誌詮諸女曰誼訒詓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丞兼吏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藏書甚富其家至今

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遊予既重其師友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修志養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旣滙而斯衍尚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士樂業老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恆守不出於鄉井遡其世傳至於十數旨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陽交遊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二可考求諸百里

之閒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
葬也其孤以番易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
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
有歎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昔吳氏自金陵遷廣
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
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中年起家所與遊
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
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孚生鄰鄰生藤
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
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傅君維淸士亨生登士郎德溥
其壯昔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

爲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嘗受業於吳文正公澄皆嘗弟子

員與登仕爲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

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遊陸先生起於金

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遊者多陸門之人巖菴明朱

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㠯有

聞於昔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

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生馮得一傳陽

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三人處身任

門戶之責不㠯貽親憂登仕君困末疾者八年扶翼捧

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備敬

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

早亡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㠯狎不肆矜㠯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己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旣畢子弟分受家務爲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旣老種梅爲圃㠯爲歲寒之交人㠯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别墅㠯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㠯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予閒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

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徵亦不忍違也昔在
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
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
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歎今吳氏遭逢國家
治平遺子孫㠯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㠯
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
德之全㠯靖居盈㠯安爲榮壽考㠯寧有美吳塘嘉樹
蒼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全集卷十四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五

在朝稾十五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皆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淸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曰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曰一皆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

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析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糧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士郎樂淸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予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

先世㠯武功得官爲保義郎數傳爲自强生挺〻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昔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繄子之功〻繇名藝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玆其徽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修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今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面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〻然而來

旹則有若盧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斡直善之二年㠯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㠯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㠯告中書丞相丞相㠯告天子有詔太常㠯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㠯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自官於是太常奏爲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太祖皇帝㠯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初引援攷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作樂

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

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

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

佐史集賢薦除遂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爲

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

郊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鎖赤丞

相入爲翰林承旨因入見曰其名聞有旨召見鎖赤丞

相番直命巽初曰其書待於騶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

鎖赤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

徧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祕府藏之

而命鎖赤丞相傳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

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七年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卽親祠太室始服衮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幢繖蓋之屬就曰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服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祕書所藏巺初圖書而鹵簿大輿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旹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旹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巺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巺初亦不曰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

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於茲凡宮殿城池園囿輿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信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事獨以爲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欲爲之無如曾應奎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爲天厤二年以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於奎章閣未報集言於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殁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

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爲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鄫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籍陽舉進士鉽舉行人又五世琲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郎爲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曰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婿周禎何銮蕭斗星巽初名

㒷申生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㒷初所自卜也㒷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書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志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譌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昔類稾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爲連州敎授而我大父尙書實守連嘗薦

之奐初爲撫州儒學錄嘗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
來見集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奐初九久故善宜
銘銘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曰邑茂盈恆邑美德
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逮
於我朝父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褒
有煒天命維新濟濟東朝迺使學士殿于烝嘗才名孔
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
逢嘗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昔曰
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舒舒弗亟弗靡舉體
淸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

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
法駕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
賢之長文憲是司㠯其書聞天子用咨于旹在廷咸薦
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之松弗茂而摧洋〓之
淵弗暘㠯涸故山之麓藏此遺志〓藏氣傳澤在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愼愿寬厚
方幼旹㠯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㠯不
欺爲主物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㠯介意而忤者至
自悔責謝待之亦不閒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
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

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出己金使償之其人
得不死旣而爲劵質公所公笑而焚之由是其服爲長
者尊之曰翁至不敢曰字稱之兄景哲早世兄子亨在
襁褓鞠育敎成之不異己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
閒言子彝曰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侃正色不
爲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
卒關政事大體爲昔名臣大抵公之敎也今年公年八
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
也相率爲歌詩曰道之使歌曰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
日公方與親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昔忽舉手謝客端
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彝爲位哭踊侯旦見星而行

集往弔之彝匍匐號于集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
無所逭罪敢以誌墓爲託集退而考行事之狀云胡氏
世本河南鄢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趺螭首
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昔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
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
遂爲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
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貴
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
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
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
車馬不御輿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

㠯彝爲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畱彝爲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歳貢憲府使爲東宮典寶正女三人婿曰鄭厶王厶李厶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婿曰樊侯將㠯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集與彝同爲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爲工部主事昔來就養集得拜於牀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慤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愧其涼薄而嗟歎其福祿之未艾也於昔南人有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燋澤不至濡何㠯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㠯上

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項趾加火焉公曰得毋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爲某於是歎公之愼於用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曰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曰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緜神明族於鄢陵歷昔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鄢至敦本尙質曰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其名法從横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工成之蔚[illegible]翰林中立勝之旣壽旣考

盛德則有二而弗宰益㠯遺後有水維漳淸流洋洋維是固深千載不忘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㠯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卒於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旣斂殯諸京師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㠯爲何致客之多也踰月喪歸葬於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集府正簿周某來告於集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㠯識諸幽則無㠯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㫖事則日旣遠矣請託銘於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㠯授集而敘之君諱□曼齡其

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知印八轉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畱守司照磨京畿運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殁太夫人使之遊京師卒能成名曰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曰及於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

撫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如喪其所親焉

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遊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辯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其治郡也曼齡習知其士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剔蠹僻以革尨雜糞瘠土爲沃壤通末作以佐民用又以其隙爲儒學新孔子廟爲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焉國家宗廟之外別立神御殿於佛祠會其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賚以

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袠官不過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爲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愼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濟多士孰是之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峨峨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飮或謹攸同書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澌盡安陽之墟有木離離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永安以固利其後人至於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愐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昔叔氏之館初予司業成均昔叔擢進士爲僚愐用近臣薦補入

學由昔叔吕見于是吕弔諸程去之踰年昔叔爲之請

曰㮙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

欲吕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修於家一有

婚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㮙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

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遺㮙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

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㮙也不及視其屬

纊故其哀尢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于宋景定三

年四月丙申卒于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厤二年

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靑山之原夫人褚氏祔子㮙

㒺二爲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

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㠯勖子求道習禮足㠯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葢愼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㠯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㠯宿夜半男子者潛移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

藉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且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誣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交惡已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倡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貰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昔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薨薨焉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

石如壘者蠅投隙巳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
至於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有位
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
不曰庸瘝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爲者天下不致刑措已
乎故誠之二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其子請誌
其墓可不具諸巳示來者誠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
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爲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
邊人畏之父順巳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旣內
附遂家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
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仙靈郡男子四人恭讓禮
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邇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趁會是岸獄遑究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佀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曰天暖泉之墟藏器曰往優游餘年就木斯葬有美銜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二孫二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煢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

水中郎下馬手博之挽以登岸迺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躑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循然侍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巳至未無至者洎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貸銀二百五十至此憩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集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

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集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先父嘗曰永平爲險曰險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居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衄焉繼以荒饉存歿弗寧而集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隱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旹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厶二官早世承事郎厶官思立早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厚以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二居京師也善敎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昔則暴棄夫天之降才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敎孫爲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爲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饌羞使施敎授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汎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

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也豈有私乎且觀
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
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
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
之甚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
歷館閣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
之同年進士呂思其治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曰其
事遺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昔日曰
遠則事日曰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曰予嘗識宜之也
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
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爲集州管領人匠官佩金

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昔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爲太原人
諱璋君嘗㠯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泣然流涕曰吾獨
不得㠯杯水灑吾先人邱墓乎宜之昔年十四矣立侍
少閒啓曰大人何甚戚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槀葬應
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
何知殯所乎則具㠯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
負遺骸㠯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
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
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敎行焉有二女
子方齔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飢煮豆㠯食及熟相讓
不肯先及晡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而劇久之

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善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㠯爲生㠯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㠯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因宿畱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實賈所遺者即投之賈請均分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閒田㠯待親戚之無㠯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徧書邵子擊壤集中詩㠯自況持己毅㠯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

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壻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敎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遷應至於太原侃侃宜之昔來京師敎其子孫學禮學詩煒然輝光爲昔閭士堂封孔崇百世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八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競

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
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
知無所敢忽不矜曰取憎不佞曰求合氣平色溫自其
師友不敢曰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
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
朱禮悌曰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
戊午遊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
天厤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此又二年始得注官乃曰
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蘆病舟
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實同舟療之五日而卒稾葬道
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

處父曰魯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㠯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棲遲垂十餘年官學之成甚苦且艱得官身後稾殯道間傷其親心世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㠯慰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集弔之存號而言曰嗚呼存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夫人康強昔勵節立身得君之祿㠯爲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

生若干年而夫人曰疾蚤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敎授趙瓛君卒若干年而夫人曰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實大德八年十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國鄉從府君之兆也初存嘗爲集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禮悖二涉艱險排患難躬敎我先君曰至于成立及田夫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曰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敎子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集是曰知其爲賢母也久矣故爲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二曰母曰己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名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二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米粟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甘旨以終養父吾母公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

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爲墓銘者云敘曰彭母汪氏也貫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漸宗泳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各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原之右有砠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三有銘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克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士德之厚如家克繁繇予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多孫二之多有支別易遠二而扶疏視此其本子孫二子來省歲旹永二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悼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爲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柟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韶爲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佀道爲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爲

鄞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爲宋丞相追贈
四代皆大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學進士贈
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
夫生次申中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
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祕閣主管建昌軍仙都
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厶生數歲袁氏請
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
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
娣姒曰敬宗事大德戊戌厶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
次瓘次珖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
鄞縣桃源鄉之潘奧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

專志一原博極羣藝貫通精實不涉几陋與之遊者矻
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
其爲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
氏最貴理宗昔在藩邸史衛王彌遠進鄭丞相授以經
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
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清之衰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念碩人不忍
舍其孫畱之左右是皆賈似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
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
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
璀珖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翼維鄞疇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昔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游游孰往而復居之恂恂著之循循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肅夫人久甚匹之獨齊於天而不有年歸咎無所永歎彌增夫制其愼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邱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暾與其弟明之遊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旹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暾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暾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

知政事察罕使命㠯官是晉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千人無所遇獨暾見知晉宰人二羨道暾矣一夕暾感異夢曰而治歸明曰兄姑亟幸有㠯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暾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㠯爲榮而爲戚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爲次第其語云暾母李氏諱淸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㠯貲顯祖晉榮父天驥㠯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㠯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尙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暾明從師而無牽

於愛暱故能巳卒業聞子三人曒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横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二兮孔文案有饌兮尊有醴不少延兮誰怨樂茲邱兮勿諼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卿之夫人是爲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巖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雍國忠肅公集在相位昔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旒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

予曰兄子爲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卽世舅氏取夫人鞠之曰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仲咸伯生女曰婉伯適忠勇校尉溫州　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壽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祀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人相夫子醫言天臺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壻佐州黃巖晉伯奉夫人曰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鄞延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曰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集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

敘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旹易代雖于貴宗弗與盛會承夫鞠子實旣瘁痗庶其晚康而身不待繄德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橚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冢婦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已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

正官平江歸盜于宜興病學正曰舟迎之至則夫人歸

巳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

櫹曰善買地其曰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曰至元丁

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曰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

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

娟二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盜幽宮

道園全集卷十五終

在朝稾十六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爲老子之法者歲𠬝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于京師者元衍也元衍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瘠疑不類夫爲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爲之請曰元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綵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𠬝老康叔在宋末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爲精舍𠬝居學者賓客之屨滿戶

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親之敎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世矣敎其女以嫁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元衍爲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元衍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尙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圮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元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也虞集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爲拒之而無以慰其瘠也銘曰

元雲渰兮將雨鶴刓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窈二兮

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吕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誓勿毁兮永久

潁川夫人黄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黄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與園先生公瑾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曰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榦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曰懇孫是爲德敬爲運榦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

不兄㠯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㠯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㠯足官逋斥鬻田㠯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弔未嘗疏潤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㠯時異事殊爲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旣老益㠯勤儉自勵掇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諶㠯節推遺命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㠯爲已子一門之閒母子兄弟藹如也蓋夫人昔聞訓於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沇溪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開於世至吳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

鄉來就夫人曰居峨冠褒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
言身不交凡近之友盜受闒藉攘敓略無爭報之意讀
書曰自怡賦詩曰自見雖已慊慨係之而無悶是曰夫
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曰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曰大元至元庚辰
之冬其殁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
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諟等葬諸長安鄉四都
貴窟祔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椽爲崇仁江夏巡
檢既而棄官不復仕宗諟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
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
父尚書雍侯既出蜀曰宜人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

焉至於今五世矣是日宗諶等求銘焉銘曰
貴寵之阡陳氏繇興其興隆升夫人世家入門實稱孟
魄于玆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靑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
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曰撫育其孤會國朝
曰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
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曰逃生夫人亦將攜其孤
依鄰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
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曰出列坐地上擬
曰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

出金龔不死夫人曰金亡暫不死耳吾兒無貲以逃終必借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媪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媪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輿櫬求得之朗斂以瘞偶値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昔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喜孫臺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

臺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浙東帥幕嘗曰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臺孫之志有未盡焉維曾大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曰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曰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集感其言爲敍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靑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昔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曰武科

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修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閒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逝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爇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己壽益父夢或告己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臺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為某官其後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郯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郟山之原隱三隆二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壚之微三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恭去之千古猶高其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伯吕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集敘其家世年月吕銘其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點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寍則後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妥也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阸

氏壻來守鄞婉伯從其夫以來見晉伯之以是爲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昔開高祖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爲兆以從葬於元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役凡伐石築亭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厯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處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集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歿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

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書求
子一言𠂆識先親之終始𠂆表吾妹之所𠂆相晉伯之
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集聞其言而悲之故歷敘
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
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集記

墓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
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
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
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

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象贊及著
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
師謀歸其柩將㠯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
又囑集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
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
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羣兒無敢與
竝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
校及長其父賞之遊京師旹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
旨唐公有重名當世㠯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
才也不敢㠯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
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

得四品官卽㠯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
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
平章平章事隆福官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
客詹事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眞定錄事陵州判官改
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
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昔人
望見之皆㠯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符爲幸閻承旨昔
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
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
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卽提

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槖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

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梭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仰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目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邪方伯益在斂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曰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曰爲己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曰莫知事治棺槨固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呼是爲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眞定路槀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敎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眞定昔以眞定槀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公忠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

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曰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臣賈佀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胄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鑪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卽賜巵酒使主帳下宿衞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

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聞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卽
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
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
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㠯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
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濶濶帶統
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
元帥阿木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
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㠯經略使總重兵鎮山
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
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集安在年始壯不使爲
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

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昔近屬貴人有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從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

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巳重戚
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淩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
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
人卽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
廷毋忽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罷立二年入奏經略
使宜還巳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
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
東二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巳仲兄右衞親軍千戸文蔚
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二西道
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
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

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
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閒政績爲天下勸農
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
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聞安童公罷
政卽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
且瘐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
厶顧爲爾治鷹食者邪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
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
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
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
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衞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

之曰吾民獘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迺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卽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卽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㠯旹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衞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旹至而先獘吾民㠯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迺遍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㠯紓十四年㠯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㠯便漕者公曰衞爲郡地最下大雨旹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閒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卽浸淫及衞今又導之使來豈惟無衞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

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邸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洒召公爲大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任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

藹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富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曰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歛怨也及使按察司迺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尙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昔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克爲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邪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當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

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眞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𢾅同列莫敢仰視跪

起言事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旨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昔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邪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目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

察使乃舉胡公祗適王公惲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𣅜㠯爲極選方是𣅜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𣅜屏息遜避無可誰何㠯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𣅜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贏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鋒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㠯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

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目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目區〻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目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目經具奏上目上命〻之日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

說經旨必傅㠯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㠯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㠯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㠯見命至再三終不㠯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酹酒行禮畢相對哭失聲今上皇帝將卽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錠㠯行既卽位巡狩三不剌公諫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㠯時還無㠯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卽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

亦盛言先帝旹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半夜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旹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旹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優渥賜鈔三百錠至於金衣玉帶紫笠賚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錠曰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

月戊寅㠯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旹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㠯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㠯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寢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㠯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旹所遣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不㠯為

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册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

賓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上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恆承務郎眞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珌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趙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尙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

槪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使者叩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完顏副使于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邪兵權所在印豈可㠯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歎曰大夫帖赤也貞因㠯其

說偏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有濟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畏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狃于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于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必有其位有其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

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矣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記載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和尚自幼時總父兵鎮長沙及爲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悚以職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

李棟于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民田賓不予直明年責
民曰直取田又遣問激怒朝貴故人曰聞有詔中書
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嚇
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
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
辭獄弗具立遣遽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
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
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
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曰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
者雖盛氣訊鞫辨益明眾色變言益錯遲使者乃得其
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

人矣象賢今積官至第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
吏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忮忌者亦無閒
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責又爲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勳伐德業甚
盛而世有卓行奇績或曰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
身佐憲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
棟說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冤死者何限兹
虐者不足論彼巽懦不自立卒自陷于罔人之列覩象
賢之事亦可曰少自振乎悲夫

道園全集卷十六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七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臣某等敬覩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庸弜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天授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纘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旣膺厤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于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

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
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升
位巽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過乎而仲尼
之贊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
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
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
得備延閣之顧問親覩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
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修遠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
徯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寍
處風雨孔昔道無游塵肅二　鑾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

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吏慨灤陽之京世皇所營我
毋卽安犾於郊坰二有豐草雨露旣渥差駉于牧緜纓
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羣臣受詔奉寶來趨維昔蘊
櫝龍光上燭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
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有友有愛㠯承武皇聖
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眾庶於乎勿忘史臣
作頌丕昭盛德旣壽㠯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
聞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㠯享天命故其爲禮必親
祀上帝而尊祖㠯配之所㠯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

之公至誠而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照克達冰釋于澤風不鳴條羣臣駿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爲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揮五采郁紛彌綸會際人神之感已兆於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旁礴如旹在春降圓水於方諸明爟火於紫陛奉常告具侍中奏嚴玄袞乃御匏勺斯舉奠圭升燎上帝臨饗有神光曰致祥出景星曰昭德熙事備成坤乾曣晛乃還次于幄殿將迎暾於陽谷應龍噓其重潤若霧絢乎曾霄天子又出次而拜貺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陳其說曰贊休嘉天子曰嘻予曰天地祖宗之靈克

正統緒君臨兆民几所巳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
惟對越億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
天之心也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祀景圜於穹因
高於地稽古有作巳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
之始巳質爲虔十宇闢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
愆赫赫世祖百度咸秩成廟繼志奠此郊域於皇武考
敬恭翼二升配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酌
今之宜考古於文玉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賓來則有
司存人習見聞曰玆既備惟我天子聰明睿智曰惟事
天匪躬莫致旣祼於廟又議饗帝自我踐祚於今三年

雨暘若旹稼穡穮蓘孰爲貳攜神發其姦孰爲不庭服
予師干衆賢在廷夙夜濟〻入而陳規出則將美爽名
巨實總綱於紀一人巨寍萬國咸理升中於郊實惟其
旹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祓載齊我將親祀無敢弗共
在爾有司大臣巖〻小臣誾〻執衞桓〻執禮循〻黎
民芸〻衆神殷〻載嗟載咨載悅載欣惟明天子與天
爲一不享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袞冕佩飾躬酌躬
薦上帝用格明星景光卿雲麗天望之若遥顧依于壇
當寒而暄陟降舒安行禮孔彰天豈不言皇〻丕基明
〻聖君億萬億年盛德日新巨對於天巨保於民稽首
作頌播之韶鈞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遊有方若射寘的苟不素定倀倀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尙灼知當爲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與義是達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尙審尙端勿惰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於利君子於德雖同於求實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愼所擇奪上弗饜朘下自豐日極而攻於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

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遷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尚向鑒茲哉

陳伯羽新齋鑿北牆之兩端因空目容置舍琴書則遷而寘焉請虞集爲著銘其左銘曰

潛神于深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作度居琴內密目安外無侈淫昔出用之目歌雅南閑靖永年勿斁目欽

中齋銘醫者

凡人有生實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於過不及損益實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爾齋居知中之

極

爲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搏丹合土水火井隤然凝質幾天成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湟千歲無毀傾潘甫爱之如奉盈有虞尙陶爰勒銘

洮硯銘爲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綠寶而用之吳郡陸

龢克莊硯銘

龢德深泓達材淸明磨礱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華之英作爲文章㠯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㠯名齋豫章揭
昮碩旣爲之銘玉又欲予銘予奚言哉姑拾其緖餘㠯
頌之云爾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
物顯色目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玆實無
限量可儗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周流終
始往來有恆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受而生者
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汎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
㠯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粲乎情文匪强僞爲惟均安命心

同理一品節𠂤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興國俗則亡脫因獨能知能之良隨感𠂤見弗學而合昭厥本善二之所推盜止於斯君子曰噫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禽獸是歸弗思爾已爾羹爾牆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二新堂孝子所止𠂤宴𠂤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愼哉爲人薄化鄙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𠂤錫孝子

贊

御書贊

□□□□□□□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瓊而於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況乎粲

燦雲漢之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此之謂歟故武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上於游泳翰墨之際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以賁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遠邇顧瞻海邦波濤不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霞昔者世胄有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爲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吏至御翰墨以賜之此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述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冢宰出令詔禮陰敎斯在維皇念之愼簡乃傑書以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其率職永懷忠貞以報主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齎析羣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册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昔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歆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已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誦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魯子翬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粲乎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二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繄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玆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柏之堅貞縝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聖明而特起紬往哲之緒言貫聲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綸經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㠯踰紀謙自牧㠯立誠勇有爲於信史奐淚知於明主曰嘉遯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佇嘉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蓍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㠯爲期儼丹青之綏履

蘇君眞像贊

偉哉蘇君曰字寍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爲謹於

思慮有所不語㠯詩書爲業而不虛不疏㠯法令爲師而不深不固此所㠯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晝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斡公畫像贊有序

公姓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㠯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番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㠯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㠯畫公像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

門榜及夏主靈芝之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
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
祀遺像欲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
荊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
章閣典籤玉倫都嘗㠯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閤下
又爲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
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
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㠯
貽我後之人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㠯帝廟祀乃有儒臣早
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

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 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屛諸累往來閩粵閒大山叢林草堂石室蕭然獨居宴坐定息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癘水旱殃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爲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爲二三百歲人人叩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鬻傾立成黃金先生笑而不受他日又曰行吾所能壽

千百歲不足爲多吾久擇人授之無如子者先生又不受僧歎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乎聞諸甫田陳眾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根子北遊醫無閭之山訪其友蒯子訓之徒乎邂逅見之則先生也乎從問天根之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惣乎其乾隤乎其坤氣聲軋摩營衛吐吞孰鼓其橐爲此翕闢往禪來續生生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中虛巍巍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斂微保冲緜緜來升體完用充出入百爲私智妄作歸求有得不矜不作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存乃繇金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

無象瑶華翠蕤枝葉扶疏靈風鬱迴光儀發舒累一重山日出濃露茂育無方目長終古

索驪圖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為廓有服維駝彇肉載愕氄旃帷房偉虓㲲鞹軌二千里載泉于橐黄頭羔裘駒引頗卻八習見聞望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勒豹手者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纘稷于邠式廓裹餱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二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臺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手而

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條革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與游

目於軾任重持安眠力知德燕閒吕思寫之几格天章

龍文瑧妙造極嗟爾微勞尙彰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

識若稽庖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吕啓神易擬玆形容

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吕遐眺抗浮雲而脫屣望高秋兮極浦見夫容

之出水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
邑列府卿士㠯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
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憖力接淵
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弈亦聚其腴博學洽聞
瑰偉精瑩人無閒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
㠯賞延後先京師于旹同朝多士濟濟二公獨我友尚論
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諍無諠公泰而
舒我蹇躠跋二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
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勖我慰我亦喜優游自
詑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
廢學惟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予言猶在耳俄㠯訃

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黌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傴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寄此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尙享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諧奮其雄辭邁于等儕國史徧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予偕正道是崇邪說是排學海狂瀾浩乎靡涯庶幾同舟有濟無乖如何不淑百癘攻骸奄然永隔風雪蕭齋遣車首邱丹旐掩霾一奠寓哀莫旣予懷嗚呼哀哉尙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差有韋貫之有書有章錯具贊之歷昔聖神誕

受于天匪私匪虛曰命我人孰抉其奇入遯于荒孰迷于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曰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聲經曰緯曰表曰裏曰知存亡曰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熄于爨憯予不辰興逢于其隊天遂降喪國武曰蹶具曰多士朋昏曰世蕩〻川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潰卽淪于圮維哲昔閔載號載倡彼爲不聞覊謂我狂亟伐鼓曰告予手弗勝彼靡旆食息弗興弗讐昔之逝矣旣莫之逮命之訖矣亦莫之噫曰予有鼎有鼎有截我哭于庭苟無隧我祀曰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倀〻中野曷其歸矣埶〻有躬曷囟其爲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予陟降茲釋

我瘖懷素冠纚二屨數二兮鼻二無容視莫二兮莫昵匪親宛其不識孰是造艱牽予曰蟄有馬有馬北首于凰中道舒舒曰究于心陵隳而夷桐不實矣黍稷則有鳳不食矣嗟不終食離不淑矣車庳莫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夙誓定命卽終于所生右不取餓有不禦妥乃瞑矣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曰御或虛九曰著或卑或否孰予之手誕未遑予訪天弗遺叟烏乎哀哉服勤終遠有嘉弟子謀諡孔臧築室曰祀于父母之邦神具盜止嗚呼文節亡愧於予紀

道園全集卷十七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八

應制錄一

册文

皇后祔廟册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閟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英宗皇后亦乞吉剌氏媲德英皇相以邳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苾芬總覈權綱成化功之簡易亶資中助丕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椒掖晨空驚歲旨之即遠乃修縟典式贊嘉稱謹遣攝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莊靜懿聖皇后升祔英宗廟室

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予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册寶文

皇帝若曰朕祗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緖之正傳躬荷
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睠壼
闈聿崇稱號皇后𠯫吉剌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
令儀來相宗祀肆朕舊勞于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暨予
力濟于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玆典禮
之常宮府具宜家邦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
爾玉册寶章以陰教乎內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監
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睢之化行庶幾有助
尙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册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㠯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㠯尊其名稽古考文宣天錫謚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曾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愼動庶來蘇於徯戴爰戡定㠯奉迎已謹淸宮俄虛黃屋臣民實詁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尙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册文

嗣皇帝臣 御名 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
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渺冲奉神器曰持盈仰
慈恩而思報欽惟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
成功著坤儀于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大
母之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
玉册玉寶上尊號曰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
於萬斯年介景福永言思齊祚胤千億臣 御名 誠懽
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策問 二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若稽古昔舉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爲註疏立敎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旣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爻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曰昔人成書有未可輕議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

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援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乎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已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

渠鑿而秦人富蜀堰城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暵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 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講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墳淤湛潰嚙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

道可復願詳陳之曰觀諸君子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府衛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旹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已成者又何曰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承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旣尊位重祿矣尙有曰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

今世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曰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二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二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曰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邱陵川澤之爲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自曰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

漁也耕桑也昔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㠯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㠯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㠯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㠯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㠯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㠯爲道非堯舜無㠯爲德非禹湯文武無㠯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恆御焉臣奉勑而銘之曰

維皇穆淸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惟日熙迺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芙萬年

棊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又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㠯加禮於輔相老臣者㠯爲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㠯盡其心則必象其體皃而致美於形容焉詩顒二昂二如圭如璋又曰敬愼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㠯勳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㠯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世祖皇帝始爲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敭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册勳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昔愈深遭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㠯昔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㠯論者㠯爲淸嚴似楊綰

淵通侶李泌周緻侶姚崇剴切侶陸贄至於曰直構禍
蹈機穽而不爲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
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今上皇帝
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臣少嘗從公
遊今且老矣具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
詩曰
肅肅魯公泰山巖巖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猷曰
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
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者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彌文曰
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
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厤庚午孟夏初吉聖天子㠯爲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首功臣爰置左右踐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勑其上識㠯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臣惟公之事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㠯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惓惓焉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肅憲綱國之司直㠯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世祖最重斯職列聖授受精意愼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庶尹則

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勤　躬亦衡其慮天子有行

鞭弭櫜韃天子正統襄贊周　溫溫其儀侃一一其色佩

玉舒遲前席密勿歷階中書昔清政平乃肅風紀旨贊

國成知無不言二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天子萬

年大臣相之九敘惟歌無巳尙之

吳宗師畫像贊

遊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閒而不

濡迹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

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眥行祠黃石

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盜無口當世之名導沖和

巳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

則所謂宏衍博大眞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已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才今日殆不足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猋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蕃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騶二二而在朝樂彼超驤內而肅二二

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天子自巡上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

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羣趨卻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恐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昔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進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元文五聚鬣鬣蹶身縈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噓雲耀日炙勑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鶴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修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㠯青詞入謁內廷請署天子御名沐㠯龍香之澤封㠯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會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霧㠯繽紛法曲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雝喉長鳴去人尋丈若羣真之並駕從㠯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覩驚

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攸徵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故元裳縞衣翼一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於明應則上帝之所以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文傳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眞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横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眞

人建大醮於兹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賛詠臣竊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兹之歳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元徵之感同符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賛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肅在宮齊聖無二乃睠殊庭神明所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昔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忱禱緑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映空□□乃占道書是爲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舒降休隤祉爰自昔始表而著

之億千萬禩

道園全集卷十八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九

應制錄一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元配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幵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尤隆於尊屬肆頒異數祇協彝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雝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旡縟龜蒙適奠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曰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彌崇於戚畹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承祖宗之統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亶維世冑旣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沈鷙有謀英鋭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實佐命之虎臣賜劵報功盟書啓篇更累朝而彌顯識大厤之攸歸手握兵

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

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

綏賴之恩城闕壯奠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

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旹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

身繫天下之安危皆眞食於王封今何慙於往轍是用

錫之位號胙巳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嗚

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奬於勳勞建太平

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

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

有恆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原愨溫厚而老成卜
日負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曰扶持
嗟備著於勤勞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㫖
巡來亥於近郊秋露久濡於宿草顧茲彝典未究深衷
迺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
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期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於今
日共享安榮之㫖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
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宮府
共興故舊之思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于渥俾

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慽

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旹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

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旹在朕潛邸祿共

其燥溼啓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尢負勞勩屬䝉𩊱而

未釋傷雨霧之逾深彗轊旨歸籌帷頓失迨予纘緒風

雲千載之興獨爾親臣邱隴九原之闕廓其封兆錫旨

榮名顧未究於予懷乃增酬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

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㠯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㠯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淑愼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㠯報何不逮於生前賁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于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㠯表夫高節

封寍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敭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縣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榦亦剛明而有守沈毅而善謀閑與衛於藩垣治軍實於幙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

導前驅仰承天衷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僚徧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北還猶駐從帷而桉堵不遺發於胥肝貞知體之股肱久簡朕心方將倚用遒致憖遺之論實深耆艾之思賢子能忠在朕左右貞王加錫貴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眷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於褘褕用齊華於圭袞具官榦赤妻鐵理柔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

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實爾世家之舊躋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迺眷廷臣之舊昔膺柄用之勞俾率彝章特還卹典具官哈散秉資謹愿接物寬容始緣宿衛之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闥蓋歷事於五朝執政廟堂當首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恭均勞外藩遠將德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之昔率在皁殷之日久奉公於夙夜亦艮稱於股肱彿永終譽遽興遠嘅秋霜在野莫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對

尙服維新之渥玆誠異數式慰遺魂噫遼海非遙姑遂
懷鄕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敎孝曰勸忠因近曰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
著恩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
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般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鞬之
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融適茂於當旹勳業迺興於
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
上谷賁諸幽壤名王遂賜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坤道天承母子有成人之

造異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某儉曰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每崇忠厚之風宜爾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曰甫及再傳之後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遠舉於雲中咨爾臣工曰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曰賁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爾一家兼茲兩府故紀勳庸之盛曰彰

信任之功列吕王章著之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
師垣申泰山之盟聿昌世胄益崇忠藎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蓍龜爰
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
明果毅而詳慎卓矣櫜鞬之胄依然韋布之風始事世
皇卽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
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巨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
霜之操洊在政府蔚爲名臣嗟賢者之邅屯見于家之
多難蕭望之身罹機禍幾貽咎於當旹汲長孺面質深
文耻獨爲於君子暨予戡定嘉爾勤勞審是統宗既蹈

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殺曰成仁方圖報之任忠屢

引年而爲說載念紫微之務寶資黄髮之詢是用建爾

上公保兹東魯可優游於館閣曰勷相夫國家於戲愼

乃威儀亦曷具瞻於几二俾之耆艾泰山庸作於巖二

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閅八制

粤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宏内敎爰錫嘉稱悟理閅八歷

世勤修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止水慈雲遠起於祇園

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眞如之緼實契于心紹

隆佛種之傳曰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

應圓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尙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宏宣於內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捨奉己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八年旣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總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尙制

朕丕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迺眷眞如尤深傾注寶公和尙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已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膺休行及於千年藐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

愜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霤輯多寶㠯新成覽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尙鑑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歷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眞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眷茲大厤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某俶㠯興運褎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儼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蓍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

高於衆甫傳宗敢號於多賢盛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
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遽脫屣而弗留每嘗宁而永
嘅猶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遊俾極崇稱曰表高致
於乎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悔佑萬年
之皇祚尚紆元覽祇若寵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眞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
緣名而設其教論世曰嗣其宗其說之興於今兹久張
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
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易錫率
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爲公朕用敷於至意居

域中而同大爾毋斁于貞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以修德爲治之事嘗進說於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都兒迷失潤譯以國語者也天厤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學又創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繫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爲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

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昌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勑臣集爲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之人臣員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攷於古訓故也爲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曰阿順旨意爲敬則曰承奉疏節爲忠不知古學曰至於此爲其君者獨何利哉今天子曰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虖聖心所在如天日之照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皇后念紹隆於祖武祈輯福於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教一大寶藏廣啓勝緣增崇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通五兩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覺之慈常住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修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旦莫有

恤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
臣趙國公孛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
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
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
是當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
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溥博又將推己及人於是中宮
命留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摹印以徧賜臣下於呼推
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人
舉壽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生民立命者蓋如
此天厤三年某月某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維□□□□□□大文孝皇帝曰聰明睿智之資臨
御宇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
四旹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
化九功既敘盛德大業至矣哉是曰億兆萬姓休養生
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覗
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惻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
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
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
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
几二百七十五方又勑中書右丞臣撒迪太醫院使臣
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士臣

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金製藥開局目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至學士院奉宣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於民也旣爲之衣食目生養之又爲之謹禬禳治砭焫目救札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二也者所目爲我至郅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厤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藻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淸燠樹庋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淸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謀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

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㠯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屛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儗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勑命臣集記事而攻木製匡廓植㠯爲屛焉臣集拜手稽首而

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八文所以命臣之意
豈徒欲夸瑰異於眂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
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葢二氣之實五
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況乎
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徵感於聖心之
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
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爲古言奇奧葢有所喩五色
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之宜而
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玆石表文而裏質
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昔近
御几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敘五行中主皇

極蓋以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適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有旹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恆若之咎此感彼應關機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惓惓之至天厤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厤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

㠯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㠯
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
我世祖皇帝卽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㠯總國憲其憂
深慮遠使吾子孫有㠯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
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覩法意懼無㠯彰皇祖創始之明
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儆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
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
集等其製文係㠯御史大夫㠯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
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
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㠯施政任地㠯

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濶包荒懷柔故能㠯成
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
殺智絀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
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
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㠯通功成務
丞相治中書㠯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
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
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㠯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
他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
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㠯盡心
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㠯

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曰武皇之愛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覩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歎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曰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

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八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涖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涖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後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八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正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皆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纔

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厤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佀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爲亭可目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勑臣集書其事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凿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庖羲曰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

全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極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淸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

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㠯爲淸曠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渟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至也是㠯君子有感於淸和之至而詠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㠯是爲記

勑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御書閒閒看雲四大字㠯

賜特進上卿元敎大宗師吳全節受而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鋟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庚之九月一日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勑師旅贊詞彌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

睿心畫之妙成章於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皇上
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
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
外而雄藩巨鎭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
恩羣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元所以欣抃
舞蹈奉詔謌頌詠歎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
以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已
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皇上君臨萬方
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
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常

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眞君臣晋孫事
世祖皇帝爲元敎之宗以清靜濫一之說贊乎列聖重
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爲
長久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光之所
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閒閒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
目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旨意之徵豈
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
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
凡而繼元敎而有作者尙克清愼篤敬以率其衆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
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

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斁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學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儗爲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沈木之香㠯爲山而居之奉㠯歸諸龍虎山上淸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皇上寵賜閒間看雲四大字模㠯文梓飾㠯雲龍奉而寘諸其閣矣有勅汝集其作文㠯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儗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爲聖不足以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爲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當兆物之物者白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

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㠯禮天者用之言可㠯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㠯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㠯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㠯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㠯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㠯運行風霆雨雷之所㠯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㠯爲天者無不在是今上皇帝援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

曰此事天豈非元教之所以爲可宗者乎夫上淸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曰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元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眞君以來冀戴天朝柱石道教迦南相望表裏不二繼一纚二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大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爲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陽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延祐年郡守王都中㠯其廟之久獘更新之郡人元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㠯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送神曲㠯祀神焉郡人㠯廟隘弗稱所㠯尊敬番君者袁仁慶之别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寬阜因元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㠯爲番君廟仍作爲宫于其側㠯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㠯居仍㠯梅鋗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導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㠯饗之民大悦明年大宗師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

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㠯賜勅翰林院書㠯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眞人余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㠯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㠯爲故萬戶齊某世㠯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日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勅㠯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陽

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若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隋末隋末之徐皆宗偃李唐當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爲氏番君及以吳氏與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受知世祖皇帝事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富卿相莫及位特進號曰眞人其大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爲公於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

稽首奉詔著銘昌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渙其羣江南之東惟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滙大納有容保和吕冲含生所資神明來宮領二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别而理之新宮乃成既遷既好歲久而獘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二靈之洋二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盆沸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二子思著思存道家之宮吕祀上帝則具是依曷其有替文惠之褎人無異辭有煒裳衣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愨我四國史臣修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詔在茲

道園全集卷十九終

應制錄三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爲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　二有城郭樓堞門障闗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㠯下將帥偏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㠯敎士大夫子弟焉衛士㠯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

幸則曰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曰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曰番上獨敎授常在衞治敎事此衞有學官之大槩也天厤二年武衞都指揮使洪灝分衞事治營中迺曰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遊上庠得受敎於君子矣而吾衞廟學未立師弟子敎學無所於在非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昔亞安方爲衞使之長深然其言卽曰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迺曰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迺基乃堂於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

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潤二臺來代亞安見儲偫之旣備欣然相成之卽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術皆如常制凡貲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衞帥隆然舊臣敦詩書禮樂以佐天子之治敎尤樂其有成爲度營旁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命臣集記之臣集受詔謹具其事迺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太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迺得優游絃歌於其閒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爲壯者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雖制挺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敎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也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違順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辭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逋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廬列藩環
拱中極率是有作目造成德維岦武衞載度新宮其帥
有文目爲己功衆勸具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
祟旣祟旣完入告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戢爾干戈
妥爾韃弭俎豆游歌庶其在此侃侃將帥而父而兄勉
爾孝友勖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于耕輯睦靖恭勿怠
勿爭有牲有醴歲岦用享觀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
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祟墉言言過者式之
有侁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君
子之思

黃籙普度大醮功德碑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皇帝燕居穆清撫昔康寧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踐丕承之宁位若有見於羹牆迺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祉錫禧式克至於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予曷敢弗顧諟乎宗廟烝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蒸霧滃予何以見其降升天回日旋予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志意以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世皇帝睠惟儷極之賢克相內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小水遺恨徙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繁茂豈無蘖芽之傷雲漢昭回憯有氛祲之掩觸念亳髮疾心邱山有能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民物

一視宇宙焄蒿悽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
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頓首
言曰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閒其事甚重
非臣所得專任請與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
家有黃籙齋科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羣
生於屯昧請以是昭塞旨意之萬一皇帝若曰俞哉庶
其在玆乎皆則有若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
道大眞人臣張嗣成親揚祖教妙幹道樞神仙演道大
宗師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眞人臣孫履道以老成敦厚
之資深符眞契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崇文宏道元德
廣化眞人臣吳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化機並領

元宗其承明詔曰二月一日各眞人率南北道士千衆卽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籙白簡萬通啓長夜之幽扃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總理神之儀物詞臣具冊祝之文章宣儀陳禮饌曰惟其內府發金繒而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淸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鄰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丕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不均被於下赫赫洋洋洞洞煌煌一皆盛典蔑有加焉於是陳元功於翰墨留芳迹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憲宗皇帝甲寅之歲曰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夭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

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人之心常兢兢於方盛之旹不逸豫於未殃之日用能保鴻圖於永固御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盛矣乃頌之㠯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羣公在位曰此人事未究元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㠯成天工實契我心長春之宮密邇帝所極爾禱儀勿制常數飛章列符萬神竝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犧牲粢盛既充旣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易錫是賚下沈九泉誰復念之今振而興俾承生基茫茫八埏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秭域中四大匪異伊同

聽我詠歌以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元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爲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鳩工而留孫歿後年今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大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於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

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嬪妃之容天厤建元今上皇帝卽大位遣使迎大長公主於全寧還及國門皇后迎母於郊主禮神拜既而後卽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爲屋若干楹高大宏麗足以久遠歲昔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勑命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天子有嚴岱宗望之東郊雨雲來敷曾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靑旂百祇一一若天子神聖惠於民人睠言度思昭德維

新丹楹朱戶納陛登陟青〻五組兼幣加璧禮有舉之祇益㠯因郎祠不違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於來輯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㠯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於耜㠯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覗邇知遠爾昫爾澤自我畿甸相彼柔桑被於沃饒相彼元烏亦集其條濈〻流水駕言來祓受弓載韣思皇朱芾出其闉闍士女車徒來尸來宗壽天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弟㠯養㠯賦㠯受多祉兵寢弗驚葘癘弗嬰熙〻有生㠯樂至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巳正月
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巳居
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巳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七
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忽都
于思禮部侍郎臣趙秉溫言大都城旣成宜有明神主
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
於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而祠之封曰祐聖王巳
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內廷至於百官庶
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有餘年國家
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典祀之
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歟迺天厤二年二月

庚子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於上曰城隍神廟世祖皇帝甞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弗葺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以修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史言諏日弗協請俟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以前所賜爲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嚴穆忽爾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餘貲則以賜諸廟中給恆用於是工部率其屬以即役土木瓦石金漆丹堊旣善旣足百工竝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成於

是有勑史臣集製文刻石㠯垂示無窮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蓄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㠯觀德可㠯致福可㠯示勸於臣矣於戲盛哉請系㠯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雉四周壯於天垣爰立明神㠯保固完司空奉詔愼擇吉土作廟坤維㠯祇休嘏相維典則有祉有方羣黎萬姓罔敢禬禳維神孔邇有堂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凜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士女畢來列聖淸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檐桷丹雘弗新何㠯爰之俾佑

我人皇上至仁恩保赤子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
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成有所有報伊古之道
出財宫府撤獘改橈山藻孔文既閒既安度其王封載
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爲國之祉室家
祚胤福祿萬年貽及於民生養弗愆崇墉嚴嚴太山之
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祜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
朝廷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
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
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以肉爲天子之所信

倚外爲強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
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厤元年皇
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
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勑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
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
族也後遷西北卽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
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
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乞思火
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納
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西亦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蠻自
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

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
理南取宋其種人㠯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湩
㠯供玉食馬湩尚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剌故別號其人
哈剌赤日見親近妻㠯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
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二哈皆有功班
都察卒土二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
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
十四年叛王脫二木失列吉人寇諸部掠先朝大
武帳亡焉土二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朶兒
赤延於納蘭不剌㠯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䚟構亂
應昌脫二木㠯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堠

數十脫二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解六月逐大兵於禿剌河八月又敗之斡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詔欽察驍騎千八百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臺以獻又敗覃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金壺盤盂各一白金甕一椀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鶻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

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剌赤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鶻近郊田一千畮水磑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剌哈王獲諜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剌哈以離之他日勝剌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剌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剌哈王曰此東藩之人

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爲先驅引大兵曰前窮晝夜之力渡禿剌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曰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剌魯萬戸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塔山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曰率虎羆之士入則操刀匕曰事割烹執兕杓曰進湩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時成宗方撫軍詔曰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

哈剌誅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剌温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吕鎭之也只里有女弟𡟰倫遂吕配王二十六年海都犯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吕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兵而殿之七月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吕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士二

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曰建康廬
饒舊籍租戶千爲哈剌赤戶又曰俘獲之戶千七百賜
之官一子曰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衞亦帥其軍扈從至
於和林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左衞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
剌赤之軍數已盈萬足曰備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
帶名鶻細氊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塯海邊寇聞之
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
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收其衆畱兵
鎭之奏功拜龍虎衞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
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成宗皇帝卽位詔

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寶金酒器白氈帳鈔萬緡獨峯駞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貲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曰朝上解御衣曰賜又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轎輿各一大德元年拜銀靑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有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 二帥師踰金川攻八鄰之地八鄰之南有大河曰答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栅岸曰自庇士

皆下馬危坐曰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卽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土不知所爲爭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孛伯拔都之軍相遇孛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鄰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孛伯陣焉山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壓之孛伯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梃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脫洄者無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鎭國上

將軍簽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託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斡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王曰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自保王曰其軍馳當之旣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幷力攻之敵又敗績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持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曰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札魯

火赤禿忽魯卽赤納思之地聚請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椀二獨峯駞四而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以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鎭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

吐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 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 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

海上成宗崩訃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曰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曰鎭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
海都納木忽兒明里帖木兒自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
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
父土土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强勇精銳臣
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曰副天下之
望臣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說卽日南邁曰
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曰玉帶一寶珠一海東
白鶻一常御幄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
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武宗皇帝卽位賜王尚服
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

千兩鈔二千五萬貫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
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
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㠯命之復有尚服
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
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
巾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
束帶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
鶻四豹二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
之衣今㠯賜卿其勿辭翼日又㠯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㠯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
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

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邊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十金玉馬鞍一太后加賜夏衣衣十鈔一十萬氈帳一穹廬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已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刀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

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札赤兒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以賜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沈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漂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衂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

成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諡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諡忠定妻禿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諡武毅妻曰太塔你札只刺眞也曰兀買八里眞也曰囊加眞瓮吉刺眞也曰阿八倫瓮吉刺眞也曰塔倫也也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

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廬饒等處土哈二
扞哈剌赤戶計達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
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
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朶兒只
曰訥倫曰某創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王女也曰先帖
你壻二兒眞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里女弟曰哈
剌眞壻二兒眞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略將軍
欽察親千戶早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農卿
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剌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祿
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禿哈兒闌遺少監早卒六曰答

里□□國公七曰潑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
失禿兒駙馬弟太忽禿魯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刺王
三曰納只罕適沙籃朶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
灰帖木兒王臣拜手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斿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
桓奮興遹伐遠攻羣方畏懲既定大業㠯遺孫子分地
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彊宗於本根孰披則離孰固㠯
存赫二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玆臣庶
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挺爲暴強弄兵嬉狂弗
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臧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
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爲國爪牙相厥種

人均勇同悍爾蒐爾師累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湩孔腴
秖金巳居鳴銜巳趨鳴銜咽二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
憤一決孰爲叛夫於旅於盧王先伐謀隨巳剿屠勿敢
寇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門死父子百戰從於宗
藩或拔或援我圍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於外
心服於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稽巳朝成宗王
護其來徒御不驚肅二邊人同我太平桓二武皇實善
將二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帝胄作
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
句容之墟接於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
亦殊特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應制錄四

碑銘

曹南王勳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陛下入正大統道汴梁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野速迭兒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父撥撤大父也柳于父阿剌罕嘗爲大將戰功多又皆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詔書讓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

上柱國曹國公謚忠定撥撤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如故二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毅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謚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烈母脫端潤二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制下有勑國史臣集其臣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於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

謹按撥撤蒙古札剌兒台氏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㠯東征西伐無不如志㠯成萬世之業者天爲之生材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撤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爲火兒赤火兒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也又爲博兒赤博兒赤者親烹飪㠯奉上飲食者也蓋非篤愼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㠯屬甫所向無不在行數㠯徇戰略地著功受賞太宗皇帝即位仍㠯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爲火兒赤博兒赤膺其父之職也㠯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

闊出忽都禿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二有功拜萬戶方是旹察罕曰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曰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帥察罕歿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曰戰死阿剌罕曰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世祖皇帝南伐宋憲宗崩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黎伯顏字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藍歹兒渾都海興兵爲亂不受詔命討之阿剌罕曰其所部蒙古軍擊之

北至晉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曰耳答衣九襲曰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濟南帥李璮叛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衆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璮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馬鞍轡一黃金塗銀飾其具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沂江陵下至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

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貳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刺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八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

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加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蕞爾海島之間恃固自保有司㠯致討爲言天子從之乃賜玉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病歿旣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總其軍後㠯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

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戸軍馬旣歿也
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
軍萬戸佩金虎符武宗皇帝在位思勳舊將帥之家求
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賚焉命玉
工刻白玉爲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
所部使知其爲上所尊信者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
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
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
將軍皆以萬戸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遣還
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鎭
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

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百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鑌鐵鏢刀一師行史戊進爲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鶻一至眞定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至慶都賜碼碯盤杅一繡靑絨袍一九月庚申爲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飾鑌鐵檛一鑌鐵寶刀一壬申皇帝卽位大明殿建元天厤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㠯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轡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

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剌赤
渾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都
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
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衄總兵者或
執或敗走北方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
臺下奏凱於朝有勑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
巳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
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
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
而西南諸郡巳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
中統鈔五十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奏

勑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㠯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三月賜㠯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享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綷衣也貫大珠㠯飾其肩背膺閒首服亦如之副㠯納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傅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靑鶻二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癸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櫜鞬㠯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㠯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住移乞住他鎭十一月丙寅㠯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已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㠯待功

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
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稔逆順向
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
得備戎行氣決志奮以能成功也世祖皇帝既定海內
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
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
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艸昧之久奮名義以致討
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厤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
家自開基以來已人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
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眞王之封食
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

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我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世祖赫〻一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乃執干戈迺奉鼎彝不盜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曰昌厥後有揭桓毅益信曰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旣衰宋亦就蹶兼弱攻昧我帥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〻蹀血曰終厲我國殤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世祖是輔肅〻南征絕江擣城左纛振旅馳追不庭世皇御天於鑠如日式圍不遺聲敎乃訖於旹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遡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闢柵兒嬉孰當吾鋒斬將

連營覆卒盈野乃會元戎於城之下變二孱䕫解璽入
翰掠其餘疆會不崇朝既定甌越成功來告命㠯相臣
持節東道治㠯歲成位㠯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是承天
子曰嘻蠢彼海裔爾相於佐帥士㠯濟臨涯揚舲海若
弭靈天不憖遺亟殞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畱戍羅
絡齊魯梁宋鼓旗閒二 武帳在中旣世其官又世其功
今我聖皇中興㠯正錫鑾在塗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
二之臣彼壘於郊摧之爲塵聖皇賞功寶玉鷹馬還長
其鎭爲國召虎領二 二爾軍何㠯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
旗爾家於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祜豐碑烈功
備書二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高昌王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實贊興運勲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令德以勤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塚其代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集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卽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

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曰息民而罷兵於是唐曰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强曰有此山盍坏其山曰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旣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曰醇酢碎石而輦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灾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

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㠯茵引繩隧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上嘉其功錫㠯重賞妻㠯公主曰巴二哈兒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緡㠯賑其民還鎭火州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尙寡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㠯復父仇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㠯公主曰不魯罕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尙其妹曰八卜义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畱永昌焉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㠯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赤等軍萬人鎭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迹其民㠯安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

押西護司之官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
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
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义公主薨尚主曰兀剌眞阿
雛答安西王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池延祐
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
曰籛吉皆八卜义公主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尚公
主曰朶兒只思蠻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備
宿衞又事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
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父喪於永昌請以
王爵讓其叔父欽察臺不允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
中與喃答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

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是昔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曰公主曰也立安敦待曰予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顏征罕勉力鎖潭曰 二等國將部曲萬人曰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於馬木剌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木迭

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爲家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其女

與竟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壽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鎮湖廣時左轄相媢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戮之乃更爲申救於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贊襄類如此天厤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讓其弟籛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於今克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

兒的斤百戰㠯從王事捐骨肉㠯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又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胄貴王淸愼自持戶庭之閒動中禮法平易㠯近民正己㠯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夔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大經㠯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勳爲宜敢再拜系㠯詩曰

維皇太祖建極定邦知幾茂先徠偉玆高昌列國卒賦寶玉重器稽首受命㠯表誠至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匪疏㠯究爾功櫜鞬介胄十千維旅㠯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鮮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

介乎強藩爲梟突來虔劉巳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言寇來實繁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紓難又有絕愛皇用咨歎寇退民完天子慨之輦帛載金倅斯溉之城郭室家既還旣復庶其盛我皇錫之福於廬於處狂囂倚之矢盡衆殲執節死之維昔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巳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於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囂西羌弗靖巳撓移節往治旋就馴擾武皇纘武睠爾舊服節旄印綬仍護其屬乃稽王封在昔仁宗旗纛舒舒刻章巳斤適卽永昌幕府斯建將星宵隕亦旣卽遠宰木陰陰閱歷歲昔顧瞻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巳讓三命彌

恭世爵用享佩玉瓊琚靖其㠯居恭行孝嚴服御不渝
肅肅雝雝有察有容親親尊尊尤德允功天子還歸大
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㠯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
司憲百度孔明進見退思袞裳赤舄敬於無虞匪泰伊
愓大夫申申明哲㠯孚噓欷有懷永昌之墟天子有詔
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勳是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
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大崇禧寺碑

昔在我世祖皇帝膺上天之景命承太祖之丕基混一
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㠯爲子孫萬世之
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壇

寺亦必弘偉殊勝足㠯聳神明之瞻者歷數在躬天之
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㠯其慈威定慧默
相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㠯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
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昔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
其江山之縈迴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歎曰
爲我祖宗德澤之涵煦㠯至於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
又㠯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㠯來委靈茲山能相
我國家之神化㠯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隨
願輒應於是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巖中虛下出流
泉注八功德水乃即巖中作觀音大士象巖前構木棧
虛容瞻禮者既而又㠯爲未足就鑿珠峯之北得高爽

之福地規置大刹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墖在峯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寶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鍾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鍾金既在鎔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鍾成珠不坏完好堅固宛在鑾鈕萬目驚覩以爲寶公之報貺焉天厤元年九月朔日臣集入見內殿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曰道林眞覺慧感慈應普濟寺曰大崇禧寺汝集其勒文以記之臣集既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君者蓋凡五年而

後歸正大統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昔爲民禱禜資用功力有司具焉今崇禧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以具事而雄麗若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顯著於禎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太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遵養昔晦靈示奉天竦立以待春服秋高來遊來遨旂有交龍載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之生聖＝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實來不鄙我邦庶無苦灾維粱寶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皇運勃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祠宮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

無作吉金之良爍溼不移萬石在簴投㠯碧珠寶乃發
祥㠯肅羣晰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
皇心徘徊眷茲崇禧崇禧之宇永奠南服天子萬年錫
我民福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
數著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宋武帝感其夙言瘞諸鍾山
獨龍之阜帝女永安公主表㠯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
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得誌公祕讖石中符其國運有神
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
眞覺菩薩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㠯食其人熙寧中

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葺月累至於我國朝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臣廬僧守忠應請來主之禪學之士來者日滿其室今上皇帝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皇上感焉出金幣以爲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祗若上意始忠之治寺也嘗有蒲蘆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弗決忠至讓而弗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因以是信道之矣皇上一風動之遠邇雲集富者効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歲堂室

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佛殿鐘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鐘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施寶珠投液中鐘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其覩歡歎如一昔上方別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皇帝歸膺大寶是爲天厤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卽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眞覺惠感慈應普濟聖師封朙曰以禮祠之出黃金白金重幣以賜忠俾成寺之役錫寺田之賦賜守忠爲佛海普印曇芳禪師住持大崇

禧萬壽寺兼領茲寺未幾加授大中大夫曰大禪寺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勑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三藏國師吏部尚書王某引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禧宗禪院日給廩餼賜金襴袈裟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曰敎紹基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讌於聖恩寺乃詔學士臣某至榻前製文曰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曰其事示臣集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寺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景運之元契蓋有徵焉茲三寺者鼎立

乎一都之間吕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臣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於躬而欲溥濟均惠於天下故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

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占吕孚於赫聖皇聖武之系贊於克艱神作司契皇有萬方山川幅員釐厥下土徒御告勤顧瞻道林在江之汜翠蓋孔旂來狩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恭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珍吕待聖作聖作孔昔動而天隨龍躍吕飛神師啓之神師不言而示吕兆有命方新去故吕燎作而新之自我聖皇乃祓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朙天光旁燭皇心載欣萬佛降福几我臣民息養吕生

飽歌㷊嬉稚　壯耆盈累兵㠯革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
其休暇蝡動　字殖亦遂㠯成幽寒苦冤各邑而亨聖皇
之心斯佛之力銘㠯著之㠯示無極

道園全集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五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厯㠯金陵爲集慶寺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㠯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大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吏部尙書王僧家奴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内出不涉經費工㠯備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工

景從饗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亦
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莅之吏敏於事民若
不知材旣具期以明年正月甲子之吉迺建立焉其大
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
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
子之警發辨証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
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
闢以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絥蓋座嚴飾之具
華燈香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精備以稱上意焉賜姑
蘇腴田以飯其眾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製文勒石以
誌之臣聞金陵之墟自秦昔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

藏金土中㠯鎭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㠯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不足㠯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潛淵之來處遂飛躍之自玆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㠯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今天子建極於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㠯處乎此也玆寺之成上㠯承祖宗之洪庥下

㠯廣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贊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武皇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仁廟受策治極而圮或斁彝則乃睠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遐㠯遜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士此維與宅吉士維何建業舊邑龍依崇邱虎立磐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聖皇天命攸廸川盜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介景福帝命不遲師神武力遂開明堂受天之麻廟而祖享郊而祌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皇所肇迹惟昔父老載慕疇昔雲來日臨庶

我心懌皇帝曰噫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曰
惠慈拯汝迷溺我卽我宮作祠奕二 照汝淨月沐汝甘
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卽馬寶象寶貝金珠璧凡爲汝故
我施毋惜無蓄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
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永
無斁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監觀萬方爰啓聖神俾一遐邇昔惟太祖皇
帝神武維揚作興帝業世有濬哲秉鉞誓征粵世祖皇
帝建茲民極用輯大成旣有九有戰兵包甲禮脩樂備

之其署題曰大承天護聖
寺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廛氓雜居則幾乎瀆矣買
旁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以予之分賜從臣俾爲休
沐之邸侍祠而至則處焉且命其總管府臣相大田以
買之度其歲入以爲僧食明年上受尊號改元至順十
月上命太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上之

神始命大匠治木某月日命中書右丞臣撒迪為隆祥
總管府達魯花赤蓋邑省臣重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
日始作土工治佛殿基得古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
之儀物實有密契者云寺之前殿寘釋迦然燈彌勒文
殊金剛并二大士之像後殿寘五智如來之像西殿庋
金書大藏經皇后之所施也東殿庋墨書大藏經歲庚
午上所施也又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於東室
二閣在水中坻東曰圓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壽仁上
所御也曰神御殿奉太皇太后聖容於中日有獻月有
薦歲有享器用金寶曰壽禧殿上齊宮也諸宿衛之舍
畢具九月上諭臣金界奴曰朕之建寺非徼福曰私朕

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庇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億竝緣爲姦非朕意也今茲役也工傭其直物償其價勿使有司因得目重困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詔而退鳩工目集事材木甓瓦丹漆設色必精必良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傭藝各奏能施无遺巧人樂効力若子趨父屬樞密儲政兩院臣請目所領軍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被惠矣從之凡役軍四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宮天子之所齋也嚴重不敢褻請目所領匠將作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從之十月十五日上覽而悅之陞隆祥總管府爲隆祥使司秩從二品命太禧宗禋使臣晃火兒不花臣

撒迪臣阿麻球大司農臣金界奴爲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作東別殿枏木別殿丈室講堂衆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亭井亭庖湢庫廄門垣橋梁咸稱觀美凡規制皆圖以獻而上親臨定焉皇后出大慶禮賜白金從戶部易鈔四萬錠及割田賦之在荊襄者以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山萬聖寺釋師惠印特賜榮祿大夫司徒主教於寺有勑命臣祖常臣集臣法洪臣惠印制文以刻諸碑臣等旣同奉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國家者祕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聖皇之心一出仁孝瑣瑣之祕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爲役可謂大矣財出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傭錢而不

勞於近農官有專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聖上怡神穆
淸對旹育物量準天地而一日萬幾省知明達而慮周
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營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之
任考圖政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
世宗社生靈之福哉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於恭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維繹維我聖皇孝
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導善
閔惡曰拯我人乃作大刹於國西郊檐屋翬翼霧雨之
交金玉寶物筭同河沙曰予有祈世不謂多飛蓋樹幢
香髮珠網聖靈與俱來卽來享福我惠我遂我煦養子
孫黎民均視同仰思我太母爲世遠思顧復之勤孫謀

是貽肅〻徽音邈〻令儀眷予晤懷庶其來玆相彼流泉閟於水涘人神翊扶天子至止鼓鐘鼎彝嘉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羣臣百工侃〻獻功民無勤勞府乃羨充樂石刻辭頌言雝〻億萬斯年贊於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以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眞君故事命宥其象使宰執贊之識以明仁殿寶而寵之賜宴於所居崇眞萬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衆合樂以享盡日乃已既拜賜公坐於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齠齓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

曰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轍迹咸至一遇泉
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寵光封鄉國高
年偕老旹優詔使歸爲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
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爲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
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
歸饒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左數
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曰圖來公歎曰吾昔聞諸異
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之圖也儒家頗駭其說然卽卦曰指視先天位數吾
得金吾之旨焉故宋 江東謝公枋得二 其說而隱去世
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追授曰官乃

化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
乃命作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栖神焉則又歎曰予平
生以泯然無聞爲深恥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
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徵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
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而恩賚之厚際遇之久則有非
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集賢待制善竊知公之意錄
其平生之事略已成編會善卒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
書江南以告集曰吾早歲猶得見國朝諸大臣及宋之
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
吾不見焉覽觀四方逝者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傳
者莫若淸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區區之迹他

曰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爲我著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乃爲次第善之所錄以遺之云吳氏系出太伯爲吳子之國子孫散處吳楚間多以國爲氏其在番者爲番君番之吳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之高源其曾大父也世居壽櫟山屋於磻石之上故宋咸淳己巳有泉出東楹之礎潤液之脈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間達乎西楹乃生靈芝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叔父教

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於仙巖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三學道信州路貴溪縣龍虎山太上清正一宮之達觀堂二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㠯其所學著爲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延至雷先生而公得㠯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即㠯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爲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榮之次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三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勑留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元教太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眞宮㠯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徵

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坡君之墓新墓田之舍已行
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詔從
開府徧祠岳瀆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眞宮於浙西公
奉詔宣諭江浙行省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自朔方還纂
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召見賜公古瑪玉蟠螭之
之環一有旨設醮於上都壽寧宮五晝夜公專主章奏
特勑命公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
著爲令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岳提點二
年奉詔祠中嶽淮瀆南岳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
西岳河瀆江瀆二年制授沖素崇道元德法師大都崇
眞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災公奉旨與近侍

馳驛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已私財佐
有司之不及四年命有司作三淸殿及觀門廊廡於崇
眞宮設醮慶成上齋而臨幸賜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
幣有差五年公奉旨召嗣漢三十八代張天師與材過
揚州爲守臣禱旱雨至京師爲答剌罕丞相哈剌哈孫
王禱旱又雨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奉旨降御香於江
南諸名山賜對衣尙尊爲其親壽於齊老之堂九年作
崇眞觀於安仁縣賜名曰萬壽崇眞觀十年制授公江
淮荆襄等處道敎都提點十一年武宗皇帝自朔方歸
纂大統制授公元敎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敎都
提點崇文宏道元德眞人鑄銀爲印曰元敎嗣師之印

視二品封其父克己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元年㠯
歲歉禁民間酒特勑光祿寺日有賜尊上賜公七寶金
冠織金文之衣爲朝貢之服仁宗皇帝在東宮所賜冠
與衣貴重華異如上所賜公從駕至中都中秋賜宴上
顧其貂裘敝改賜黑貂三百㠯爲衣縷金文之錦㠯爲
緣二年制授公弟子下文泳元成文正中和貞人江淮
荊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品三年公奉聖旨
設醮於龍虎閣皁溝曲三山制贈公大父鑑昭文館大
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謚文靖祖妣陳氏封饒國
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己加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饒國公
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旨命公奉贊書

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於安仁縣之崇眞觀巳慶成皇慶元年仁宗皇帝命設大醮於大都南城長春宮奉旨投金龍玉簡於嵩山濟瀆是年勅翰林學士元明善侑龍虎山志著序進入改賜崇眞觀額爲崇文宮延祐元年公奉旨設醮於龍虎閣皂溝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尚尊之賜如初是年傳旨江浙行省促公還朝制授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宏仁靜一眞人嗣掌遁甲之祠事賜銀印視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降璽書護其家六年僥國公之訃至上京集賢巳聞勅翰林侍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書字太子詹事郭貫篆額給傳奔喪

十一月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母於其縣崇德鄉之山田作朙成觀㠯奉祀朙年召還京師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於大都崇眞宮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執喪不許命弟子崇元冲道朙復眞人陳日新薛元義奉喪還二年制授公特進上卿元敎大宗師崇文宏道元德廣化眞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敎知集賢院道敎事元敎大宗師玉章一一品銀印一總攝道敎事二品銀印一幷授之勑省臺百司諭㠯傳宗之事而大護其敎用開府之制作東岳仁聖宮於齊化門外重修太一延福宮三年太上淸宮又灾公率其

屬更作之泰定元年春長春掌教眞人闕上用公爲汴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旨設大醮於長春宮又設大醮於崇眞宮護敎之詔如故事制贈饒國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又康三年奉旨設醮於龍虎閣皂溝曲三山奉勑葬開府張公於南山之月嶠作仁靖觀曰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建溪山眞慶宮天麻改元冬公還自上京明年北迎明宗皇帝謁見之次賜對衣上尊及歸天麻護敎之詔如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眞君勑改仁靖觀爲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語錄世罕知陸氏之學是曰進之有旨設醮於長春宮公告老請曰弟子夏文泳嗣元敎詔留

古棠書屋

公三年有旨設普天大醮於長春宮又設大醮於崇眞
宮元統元年今上皇帝卽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
元之元年京師旱公奉勅禱之雨冬無雪公奉勅禱之
雪三年公重建饒州芝山文憲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
之神吕居之四年與神德宮剏成觀皆被璽書之賜五
年畿內田有蟲蠶孰政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
成則在六年矣皇元初有中原五岳之四在天子封內
旣得宋而後南岳之神得而禮焉是吕世祖特命開府
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趙信公葵
之子淇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宜春李先生
簡易者故玉溪李觀諸孫遇異人得丹道蓋吕爲遇劉

海蟾而得之淇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
遇之玉山道中始得其說旣內附命爲湖南宣慰使輒
欲棄官行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爲天子使南
岳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沖爽而有福德可
目受吾道乃焚香密室出其書曰授之則皆海蟾玉溪
之祕云世祖嘗曰天子當禮五岳而朕年高不能往每
遣近臣忠信而識察者分道祠岳瀆后土戒之曰神明
之使馬不至喘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
里風俗美惡歲事豐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互以周知疎
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命而出每辭曰爲臣不足以當
大事之重上曰敬愼通敏誰如卿者遂行他日成宗遣

岳瀆使還顧問如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上曰吾憶其人卽日召拜集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林學士閻公復爲按察使老成文學譽望甚重公昔才踰弱冠議論剛正閻公客之不敢忽也後閻公居翰林益加重焉成宗旣崩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閻公與詔令有狂士危言以訐閻公事罔測公力言諸李韓公孟仁宗意解及武皇卽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世祖待王鹿菴磐故事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以口語傷賢者則公深有以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始用董忠宣公士選薦於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召至不

拜去後又召爲國子監丞升司業與當宰論不合又去
公啓於集賢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
廷美事集賢貴人聽公言超奏吳公爲直學士吳公雖
不赴而天下題之至元大德之間重熙累洽大臣故老
心腹之臣莫不與開府有深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
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曰論唐
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榮祖張公思立王
公毅高公昉賈公鈞郝公景文李公孟趙公世延曹公
鼎新敬公儼王公約王公士熙韓公從益諸執政多所
諮訪閻公復姚公燧盧公摯王公構陳公儼劉公敏中
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頫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

朙善袁公桷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
公元彬王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遊之賢蓋不得
盡紀也薦引善良惟恐不及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
轂之力至於死生患難經理喪具不吕恩怨異心則尤
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羣書徧察羣藝而於道德性命之
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天諸圖於壁吕玩心神
朙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羲皇未畫前其所造
詣如此故其述作光朙痛快足吕見太平之盛而深存
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幼至老尤好吟詠皆出其天
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强尤識爲政大體是吕開府每
與廷臣議論及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翯孫

之弟子吳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武宗仁宗之
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醮設之事是其
職掌故於科敎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儉吝然
而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日事天以實不以文彌裁在於
修德而禱祈特其一事爾全眞之敎叙其祖傳有所謂
元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旨
命公論定公曰邱眞人之所以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
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
脩身之要在乎淸心寡欲鍊神致虛則與天地相爲長
久矣譯者以其言奏之上大感悅不惟邱公之心事明
白而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以君

子深有慨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饘粥僅足㠯延息涕泗滂沱繼㠯血衄喪葬之後力之所得爲者無不盡其力焉墓田之域代石江濱山爲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葬之日郡守王公都中親助喪事送葬者連數郡車馬畢至昔方寒雨濫淖在途一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㠯爲孝思所感也既成觀有著存閣者㠯致其嚴祀之意方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愼其親之存殁自此始矣其事開府也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㠯事朝廷尚道教無私毫有所違咈開府泰然委之而不疑確然信之而不惑所㠯能有立於聖世者非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㠯致之也

其荓開府於南山也饒信撫三郡守將吕其官屬會葬江南諸名山之主者皆來勸事伐石題名而退擇卜之慎營繕之勞工力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彷彿其萬一者公之盡力於其師與所吕奉其親無二矣久之作南山諸詩沈鬱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開府之世而艱難險阻不無訾見於所遭裨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之罄多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尊顯獨隆於他支封眞人者几數十人奉被璽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生平畫像之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

被贊書及諸堂室記誦皆一一書名筆別類爲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爲詩文曰看雲錄者通若干卷集賢直學士揭傒斯奉旨作序以傳於世皇上卽位之初親御翰墨書問二看雲四大字題曰賜吳上卿識以明仁殿寶勅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元爲之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京還次懷來燕坐幄殿集賢大學士不答失利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臣全節旣刻諸樂石又模勒於文梓爲四鉅牓塗以黃金周以雲龍之飾以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庋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以其賜達觀堂先朝嘗賜玉璞命攻玉之工擬太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達觀之閣

而祠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牓揭諸其上矣有勅命臣集爲之記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幷命臣集爲之記如右謹再拜稽首奉詔而爲之著銘曰

巍乎兹山厥名河圖地闢天開孰究始初則圖示卦庶聖歷述山藏無聞傳者周易二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或彰閟在道宮有崇丹邱仙壇是作元契夙符龜筮從若門人弟子作之三年天子致問有賁其園淸靜佐理啓自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斁在今宗師有爲有文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家冠代邁古白髮蒼顏長侍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遊紀德論交金石不渝量宏智周用世何有卻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惠老成

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木暈舉盛德孔容象其粹冲聿嚴敬共㠯報顯融有嘉豐草呦呦鳴鹿天降甘露灌濯神穀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不衰穆其清風肅肅吾壇圓方平直奇耦參兩俯仰有則修名度方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靈惠冲虛通妙眞君王侍宸碑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蒲君汝霖㠯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申汝霖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境大旱禱諸山川弗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龜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數里侍宸宋徽宗嘗歸而歿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盍禱諸汝霖曰雨爲己任親往禱焉既得卜乞靈水於

缶登舟㠯還有蜿蜒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㠯器迎之既就器蟠不動及州門雨垂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㠯汝霖前禱之應也委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二又稔於是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昔歿又惠澤及其民宜白朝廷有㠯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統於郡得專達行省乃㠯侍宸事爲文書上之既聞於朝事下太常博士議曰君故宋昔已封沖虛通妙眞人宜加賜靈惠易眞人曰眞君是昔有臨川道士唐樂眞㠯法術承應內廷是年㠯侍宸教法禱雨京師有應集賢院亦上其事故朝廷知之而得封甚速也命既下而汝霖學製

錦於樂安去南豐三百里而近增封之命至斯所以侈
上賜而係民心猶汝霖之責也公在太史幸為書其事
於石汝霖以鄉人請私焉按臨川盱江志宣和間有南
豐人王文卿字子道號沖和子生有異質嘗為詩告其
父有方外之志父歿辭母遠遊渡揚子江旣濟行野澤
中雨暝迷路見若有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為逆旅者得
文書數卷篝火讀之雨霽火絕天且明乃在大樹下無
逆旅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說云以是濟人甚衆
名聞江湖間當是時徽宗崇尚道教嘗夢得神人以形
求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拜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
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位已尊矣賜其父

承事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爲祆人爲立狐王廟
瑤津池又有祆蓋黑鯉也奉詔劾之狐鯉皆雷擊於明
堂而雨不止君禱之立霽有詔獎諭拜金門羽客自校
籍升侍宸賜號冲虛通妙先生淮南北旱無雪告上憂
麥旱告侍宸遂大雪麥熟賜金帛不受盜起山東徒黨
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張甚召見便殿上旨爲言對
曰當旨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雹賊乃潰而
道君遂歸功於侍宸矣而侍宸實預知天數數二旨修
政練兵爲請不暇聽其說乞身歸田里求去不得一日
拂袖逕還南豐未幾宋南渡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二十
三日爲酒食召鄉里飲別書頌翕然而逝既殮舉棺而

葬之甚輕蓋尸解云神龜岡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不絕侍宸殁而能福其鄉之民蒲君去他官不忘其舊民常受侍宸之賜其仁惠皆可錄故書之使邦人有所考焉予既爲前南豐倅蜀人蒲汝霖著侍宸王眞君碑後六年爲至元庚辰十月上淸外史薛雲卿以書來告曰有番陽胡道元先生人間所謂神霄野客者也得侍宸之眞傳年二十餘道行關陝荊襄江漢淮海閩浙之間當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縣爭致之所歷或一日或二日嘻笑怒駡雷雨隨至官吏畏而民愛之環四五千里之間所至無不應者至於祅怪之作劾治如法人以爲神遇異人於武當山頂天柱峯得修仙之道徧

遊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閒從蓬頭金公遊甚相契
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收斂神異之迹將求名地曰歸
隱是曰謁浮邱君於華蓋之上道過黃茅之岡故使予
得見焉既見則爲予言曰神龜岡碑所載事有未備者
請述之云昔侍宸自南豐辭親而至揚子也所遇而得
書者火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世傳爲汪氏子華
者蓋其化現爾其囑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
一陰陽握其機者在我而已子當曰是應元徵佐冊主
吾侍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鄉軍峯之陽
所坐磐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尊貴
與文官侍從等其後又遷沖虛大夫賜金方符使印曰

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君宮中人多病者上言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劾之坐未退天忽晦冥雷電交作頃之霽一白龜甚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揚州守臣言旱告禱雨不應道君言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強之侍宸曰無已惟黃河水可借三尺耳數日揚州使至奏得雨皆泥滓計其旹乃奏對之日也侍宸旣言國亡祅孽爲奏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畫其象而親爲之贊旣居鄉二里無水旱疫癘祅怪之事千百里閒雖亂離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二十餘年聞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勑王文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年載兵戈之

後杳不聞音睽甚思之其出山一來以副盧佇又勑守臣以禮遣發辭以老病不復至闕使人畫其象以進亦親題贊世人多傳之歿既久侍宸之從孫以貧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江滸多所傳授曰明日渡江某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悄然無人入一高堂中有畫象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遇傳授者乃其大父也及明日又遇之以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埸以吾書盡授之妙濟歸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仆地盡以斅之際遇盜宗朝法亦大顯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甚識字嗣文亦侍宸江滸所命也又有薩守堅者亦酷好

道見侍宸於靑城山而盡得神祕遊東南禱祈劾治其神怪有過於侍宸者遊江西入閩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爲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汴京居宮觀見爲黃冠者多諂事權貴㠯自衒惡之故多不得其說其在鄕既老而得其傳者則新城高子羽授之臨江徐次舉㠯次至金谿聶天錫其後得其傳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悟眞云人不敢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內附後譚君猶在浮沈人閒顯隱莫測廬陵有羅虛舟者故宋胄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甚有符契然譚君誦侍宸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人若廣傳之則速死是㠯羅之弟子雖多而自㠯爲得之者惟蕭主簿雨軒其後則有周

司令立禮兩人而已周與予有姻眷然終日言之未嘗
及此蕭君淸文雅學中羅憂患然甚通至理泊然無所
累其心予敬愛之而亦未嘗言及之也周之說惟授之
其子遊其門者或得或不得予不知也蕭君儒者擇人
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元胡君一人而
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客於予者頂分三髻一劍自
隨練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雪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溫
煦滿室目神烱然神觀洞徹縱橫自在物外無拘而剛
介不可犯也此亦眞修仙者乎有侍宸手書詩一首蓋
譚羅相傳之符契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
也戒行若冰霜立志如鐵石胸次如水月氣象如陽春

又雖生尊貴之家而世有陰德學乎淸靜之門而身有福力者則目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哉雍虞集記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三

應制錄 六

供醮文

水陸會功德偈文

我國家聖 一相承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累洽重熙多歷年所今上皇帝濬哲文明纂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恭己之誠思貫通乎上下海涵春育無閒幽明雨順風調大同遠邇聖恩盛大蔑目加矣而萬幾之密猶垂念於隱微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邈勝修法會式究淵衷乃修水陸冥陽大齋於萬壽寺自三月一日啓建七日滿散乘法寶之威光成金心之願力旛蓋香華

種二妙饌齋儀梵唄一一圓成凡我佛子昔自多生歷

酬定業或曰刀兵水火或曰疾難饑荒沈迷五濁之惡

途未返一眞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得勝妙之現前飢

渴並獲於淸源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土祇奉明旹

回向菩提增崇聖壽臣等乃稽首而作偈曰聖上運大

慈悶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勇識妙蓮華

諸大阿羅漢畢支迦五明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凡

在虛空界敬禮等無二開闢諸方隅光明悉照耀迺至

請明哲往昔善持世四生及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

佛力來赴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爲智一切現苦

業消滅無復續魏二大功德皆由聖心起我聞昔有人

積寶如須彌持施得福多恆河沙難喻我皇勝妙因福報不可思議視彼施寶者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眾各生慚愧咸稽首贊吾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悠久

水陸會緣起文

原夫一靈圓妙本不勝於昏迷歷劫無明遂有淪於流轉我佛興大悶念開方便門譬彼宵征遠道冥行荆棘之林我曰慧炬照之則前進無殊於白晝又如往濟大川忽遇風濤之險我曰慈航渡之則安行無異於陸途施平等於無方悉與救度嗟幽沉之有苦尤切哀矜於是文殊感定業而生悲觀音幻化身而啓教十方諸佛共宏應供之名六道四生亦攝菩提之海大士仰承於

佛勅道場肇建於當年孤峯接雲海之空朙白日映江潭之澄徹神靈交會凡聖混融分八位上下之殊作萬劫圓通之施傳流既久證驗尤多我今上皇帝與佛同心如天之覆念生成之類已在於鈞陶而冥邈之蹤尚迷於出沒乃鑒人天之意大修水陸之儀爰命國師俾提法要乃曰三月一日於大都萬壽寺修建水陸無遮法會七晝夜上資善逝之恩光下拯孤魂之陰昧香積普熏於世界盡斷惡緣妙蓮應現於池中悉離苦網咸來佛會共沐帝恩逍遥極樂之鄉不墜輪迴之境共報

聖朙君乃說偈曰贊曰

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映如何累劫業

識相因無明展轉生死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
醫王救彼痼疾餓者令飽渴者與漿幽闇與明惱熱與
涼況爾六道諸苦藉業不藉佛恩何由自潔聖皇在上
運大仁心樹幡慧幢立功德林作此道場期七晝夜平
等無礙均一高下光明圓滿如佛現前孤幽沉魄歡喜
慶筵如是勝因增崇聖壽億千萬年堅固悠久

建國醮起昭告詞

荷天洪庥膺國大統肇惟元祀奉若明禋殊庭修祕祇
之嚴肅拜候景光之集伏願環紫壇之納陛闢黃道於
崇霄天極旋樞日星炳曜后祇薦祉川岳闡珍用期泰
定之民均被豐成之賜

朝詞

聖祚在躬肇起乾元之歲道宮修禮丕昭荅貺之誠禱
㠯再三鑒茲精一伏願乾元統御坤道順承旹對春陽
導本支之邕達紀增神策保宗社之尊安遂㠯生成均
陶動植

三清

荷天地之洪休晉承繼序奉祖宗之成憲畏究彌綸期
敬達於丹誠惟謹資於元敎肅將蠲潔用極依歸伏願
慶衍中朝仁儲大本休明佑啓百神受職㠯安寍福祚
延洪萬壽奉天而長久

昊天

入膺丕緒有命自天載省眇躬無疆惟恤啓淵衷之至實感眞貺於太虛伏念比屬盛昔俄慨堅冰之漸致永懷讓德不忘曒日之初心乃正誼邑廓清期與民而寍一用發憂兢之慮悉紓對越之恭伏願乾御陽剛坤成地道祖宗陟降同保佑於高明家國治平丕顯承寍於悠久

后土

集基命於眇沖始建初元之紀覽幅員之廣袤益思大業之艱祇若寶圖誕敷金籙伏願元功有造至德無爲道至謹於順承協成泰定物資生於厚載保合乾剛

醮星祝文

太陽

赫〻太陽秉陽之精照臨天下達我皇明克循克執永
底隆平

太歲

翼〻倉龍集於巽維紀綱百神運行四告相我君道壽
我皇基

歲后

於赫歲陽配于陰宮承于大君內治之宗曰生曰成登
我歲功

金星

奕〻長庚煌〻啓明主我兵事宜順其經弗僣弗忒邦

家㠯寍

太陰

明二太陰配陽麗天主國之刑勿忒其纏㠯順㠯盈于
㠯永年

室宿

惟乾之維是爲營室炳燿定中景命有翊廣開天門相
我無斁

天剛

龍爲在田帝車所持聖人之生次舍在斯攝提衆星萬
壽是基

病符

歲德所紀主病有符覘其祲祥傍射在隅於赫景命靈其祓除

大耗

歲有癘神耗之大者集于乾隅衡照辰舍乃謹祓除勿害純嘏

土星

煌煌鎮星位于中宮行地無疆承天之功用集嘉福懿範是崇

小吉

鶉首之舍月后所臨東井洋洋景耀昭森扶我元懿萬福來歆

喪門

左挾丁符右接坤隅孰敢啓門當我吉居祈祓不祥曰盗皇輿

金星

太白之精其神孔武憶我南西孰祓孰禦宜斂其祲勿閒多祜

九月十四日高昌王大夫傳旨作醮星文

元辰天罡

於惟聖皇受命于天斗車提綱龍見天田萬物振羨威信是宣曰介景福樂只萬年

羅睺

赫赫有威惟天之首日月之行交道豐蔀烜兮照臨景命先復克相有道天子萬壽

室宿

熒熒營室天之元宮曰藏曰息肅肅雝雝乃瞻元台惟茲是從錫福未央如定方中

小吉元辰

位南曰西爰卽于坤東井洋洋有溉其源肅肅中宮景命在垣元吉之福旣昌曰蕃

太陽

赫赫太陽曰躋于乾順德維坤承暉弗愆昭光播和若春在暄萬福來臨與天齊年

參宿

載瞻參墟昞星煌〻乃亡其書孝謹忠良肅〻中宮景命溥將儷于聖昞旣壽永昌

太充元辰

有嚴太充維震之宮青陽載熙木德乃通昔維聖子景命是逢導之太和被之仁風

太陽

日之行天至尊曰光誰其承之維青之陽煇〻煌〻繼照四方星輝月輪永保無疆

斗宿

斗爲天機日月耀芒酌量政事襃進賢良於維聖子元

台是當錫福自天欣二樂康

太陽

東望扶桑赫乎九芒下被萬物麗天爲章東賓西餞靡
朝敢忘錫我景福於昭輝煌

太白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掠于軒轅占
者曰告敬恭用禜景福來報

軒轅

粲二軒轅黃龍之體屬于內廷占者所紀長庚來干非
順之軌載禜載禳轉作多祉

太陰

占蒙于坎受陽曰光配于大明流輝四方天淸地寧軌道有常介我景福萬壽無疆

太歲

歲維昭陽辰在協洽神君所臨萬靈來合皇上景祚奉德秉法我將我享嘉佑斯答

白虎

於菟虒虒爲兌之神爲素爲刑莫之敢嬰迎祭于西爲禮孔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大耗

滿盈之過神則害兮從而虛之孰可賴兮占歲之行厥有恆所向易其啬豐我多嘏

迎神

肅〻靈臺〻光下臨旨酒牲牢嘉幣吉金肅將祀事罔敢不欽赫〻洋〻神其來歆

送神

靈臺有亭神其來格其翔如雲其近如日嘉禮告成景貺秩〻相我寶祚於萬千億

又醮星祝文

迎神

肅〻清臺歷象是司維天有神維土有祇爰潔牲幣㠯禱㠯祈歲祝奉迎靈其鑒之

太陽

出乎暘谷升乎扶桑麗于天中照臨下方爰而燠煦畏而蒼涼戚畹有禱降福穰二

太歲

煌二朙堂歲君攸居位于鶉首殿乎坤闈東井洋二士德之基錫我嘉福順我禱祈

歲后

歲德至尊歲后配之黃裳元吉象服是宜理其內教昌佐無爲沁園有禱卻除病疢

勝光

陰之始生實自于午于卦爲姤柔順斯主皇有懿戚元辰麗焉是用禱祠惠我安痊

土星

中黃正烝維土之神二氣上騰煌二向晨元辰有宮其

光來燭鑒于戚邸悉兹多福

婁宿

維主之生誕彌其月遡其元胎在魁之揭其宿維婁光

耀熒二除我疾疢安康毋越

病符

六氣不齊庶疾乃生誰其司之有神孔明執其靈符曰

佐歲行禱曰嘉薦惠我安寍

金神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遇之伊

怒孰遏亨我忱禱毋敢淩越

烖煞

沴氣所生曰能致烖曰殺爲名不亦暴哉和曰嘉醑柔曰嘉脯順而好生永錫多祜

喪門

白馬素車人實忌之孰啓其門有神蒞之上帝好生爾獨何爲攝而惜心安我戚闈

五鬼

五氣之歸其名爲鬼絀而弗仙有繁厥類載曰酒漿道曰車船既亨而除勿爲禍愆

青龍

星有㣧尾其象維龍蜿＝蜒＝東方之宮木德司春爲
善爲仁永錫嘉祥百祿是臻
白虎
昴畢之上其象維虎有虓其武在西之滸金德是司爲
義爲刑尚斂其威疢疾用寍
送神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斂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歆㠯
安㠯順神還應遲福㠯旹進
又醮星祝文
迎神
欽若昊天覿象知儆爰卽靈臺秩祀惟謹大庖既亨大

尊旣盈神其格思來享克誠

太陽

東望扶桑赫曦來升羣陰旣伏萬國咸承朝賓暘谷彝禮斯在齋宮告誠綏祿萬載

太歲

煌二歲君臨于端門有炬朱方歲德攸存當離之冏如曰斯赫降爾嘉祥巳輔有德

天罡

蒼龍之墟左爲天田神蛟應龍景命所躔斗爲帝車惟剛是指相我有道來錫繁祉

小吉

惟鶉之首土德是毓是爲吉神厚德嘉福宮壼嚴 景
命所臨徽柔懿恭 式薦其欽

功曹

寅爲人統其方析津肅 靑宮盛德惟仁煜 箕尾保
我景命克長克安曰輔明聖

歲星

歲德至仁所主爲歲長養生成福祿攸係煌 景光臨
照有方一人曰盛萬國彌昌

羅睺

明離有神維南是司承其餘光劍戟孔威其威孔揚其
福亦厚來降來享作我嘉祜

太陽

明兩作離繼照四方赫其有輝照我青陽青陽有煒白福來委俾熾俾昌以承天子

太衝

木德之盛次于震方至仁應規以佐青陽乃錫嘉福以暢元氣帝后萬年本支百世

太白

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熮熮其輝輔日而行斂爾光芒順爾軌度以安以寧佐我昌祚

熒惑

赫赫炎炎揚光于天孰當其鋒奮烈莫前維國有道宜

順軌則順行爲福旨相有德

歲后

黃裳元吉旨順爲則佐于歲君豐阜民物靈臺有祠敬恭禱祈陰陽理和百福是宜

青龍

東方蒼龍至仁至靈爲尾之間赫乎明庭青旂蒼玉禮祠維肅蜿二蜒二來降景福

白虎

兌爲白虎至雄至武其德爲金威怒孰禦白旂素車象德旨旂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送神

成象于天降靈于地國有令儀克致禱祀禱祀敬恭神

歸匪遲天予萬年福履綏之

金籙普天大醮詞

建齋詞

纘述丕圖恪奉祖宗之訓導迎景貺永綏家國之基冀輯福于眇躬暨息蕃于中壼垂象每懷于示儆蘄年尤切于好生伉儷慶衍宸闈祚隆繼嗣乾和保合三光全而寒暑平坤厚順盈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嗣密表

祈荷洪休肆膺神器念祖宗之付托思民社之依歸重惟繼嗣之隆實繫本根之固敢嚴祕祝用格高穹伏願

錫祚慶圖申受上天之貺儲祥寶系益崇萬世之基

皇后保安密表

寅奉上穹申言中壼克相憂勤之念每罣疾疢之虞冀道嘉祥用綏福履伏願高宸鑒格正氣宣通天淸地寍保太和而合德家齊國治均厚福以資生

建壇詞

奉丕基以臨萬國于今有年類上帝而徧羣神肇修祕祝仰輯溥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紫壇森列于人文丹闕昭回于象緯伏願天垂甘露地發醴泉靈風受職以周旋道氣成章而𢌿達永符至順孚佑皇元

第一日早朝祭昊天后土三界萬靈上資宗祧

先聖凝神沖漠垂佑邦家祝延睿筭保固丕圖
月律應旹卦極正陽之盛天根開景氣升清旦之初通
變闔于雷風妙流行于山澤均承主宰咸赴禱祈伏願
聖祖神宗陟降洋洋而在上皇天后土卑高秩秩已分
儀乃發禎符用隆寶麻延齡維永尚期娩德之同錫慶
有輝更應多男之祝
午朝祭日月星宿祈日月齊明星辰順度中闈
齊年本支繁衍
離爲日坎爲月瞻陰陽交易之機天應星地應潮察上
下盈虛之候儼宸居之依邇望晷景之方中敷宣藥笈
之文朝步琅霄之境伏願赫曦纖照煌煌旁燭于萬方

素曜並明肅二順行于九道帝居臨制四序順成雲漢爲章五緯咸若副此乾二之兢惕錫予郁二之嘉祥

晚朝祭五岳名山祈社稷奠安宗藩輯睦風俗醇厚百辟忠貞

覲符瑞而告功升中斯在出雲雨而及物望秩攸崇巖二民庶之具瞻肅二天眞之下治卽祕祠而用幣及初夕旨飛章伏願方岳奠封靈祇受職宗藩輯睦永綏磐石之安風俗淸淳長被矞雲之覆

第二日早朝祭聖帝關王先農后稷消禳水旱蟲蝗祈五穀豐稔民物阜康

維天立極亶惟上帝之聖神開物導民實贊無爲之化

育道秉機緘之祕教興衣食之餘功敘九歌業隆萬世
耤白茅而昭薦望素履于虛皇伏願無聲無臭巳作孚
鑒此小心之昭事不識不知而順則密符大德之好生
民風馴致于雍熙國祚誕膺于長久

午朝祭風雲雷雨　祈風調雨順寒暑應旹

鼓巳雷霆潤巳風雨彌綸功用之神求諸形體原諸性
情主宰元二之造觀萬物散殊之迹知兩間旁礴之仁
無爲而成有相之道日麗端門之景雲開祕笈之科伏
願天德潛符歲功咸遂九農百穀無旱乾水溢之虞四
海羣生享安靜和平之福庶釋憂于宵旰用和惠于春
秋

晚朝祭四海四瀆 祈山川定位海宇清謐

一元合氣乘風澤于洞虛百谷來王出淵泉于溥博首五行而善利潤萬物㠯資生貨殖用興舟楫㠯濟稽古方圭之錫沈玆蒼璧之章伏願地平天成府修事治玉書保運制衡瀆之洪波寶穡宜年動滿盈之甘澤民安居于樂土國養德于長源漸被所同旁礴無外

第三日早朝祭三 洞四輔經籙傳教宗師祈白

神效職臣鄰忠孝 國祚延長

太元結氣冥思道劫之初妙有垂芒朝徹延康之上參贊化工于物始傳流神寶于人間保昌運㠯長存握眞符而不宰將輯簡䄙之福茂陳訪落之篇伏願乾麻開

天坤珍闢地種民在宥颺言清靜之風景命溥將相協
元同之造忠言彙進道德彌光
午朝祭左社右稷城隍社令祀典神祇祈民樂
太平物無疵癘兵寢刑措疫癘潛銷
泰社之土五色重嘉穀之屢豐方澤之樂八成致幽祇
之畢出帝命作九圍之式神靈會萬國之封力扶玉局
之安寅奉璇霄之降伏願泰階昭晰坤道順盈物阜民
康無疵癘扎瘥之害兵寢刑措皆生聚教養之眥昌至
永年並依元造
晚朝祭九壘土皇幽陰主宰資度忠臣義士兵
死横亡六道四生俱登道岸

禮樂鬼神信幽顯之一致　生成變化知闔闢之無私郎
昭明君蒿之間布風雨霜露之教三光攸燭九夜斯煌
伏願帝命下昭天陽來復玉枹犀甲禮余忠義之魂瓊
簡羽章起厥幽沈之趣羣類並躋于道岸泰和庶協于
明旹

散壇

五畤列祠熛　紫壇之爟火九宮飛步雍　碧落之空
歌備成絳節之朝敷散瑤華之景元科有誠至敬無文
伏願陟降在茲達元黄之玉氣福祿來下生丹碧之芝
英普與羣生恭承嘉惠

設醮詞

三清

奉承寶位對太上之顯光保佑眇躬馨淵衷而忱禱肅

清璿館修設金科伏願元氣絪縕眞風舒鬯室家祚肩

膺福壽臣咸宜宗社臣民荷禎祥而均受

玉帝

維天與祖宗既全俾付自身而家國恐有禱祈爰啓眞

科用于洪造伏願鑒觀儆懼孚佑眇沖保和宮壼之安

錫羨本支之盛至于臣庶共樂生成

星主

星環次舍仰瞻天極之尊氣幹陰陽妙宰帝車之運景

光來下祕祝用陳伏願司命紫微自中宮而錫福儲祥

天皇

坤拱神圖妙秉萬幾之會坐臨華蓋旁分六甲之司藏

祀殊庭承禧穹宇伏願抱極樞而環照皆占至順之祥

奉天一曰尊居增授泰元之莢

后土

奉若柔祇配皇天而立極統臨廣寓宅吉土曰升中爲

國有祈維靈斯答伏願羣生成遂九有寧安元乙親祠

綏保徽音之嗣黄流用祼燕貽翼子之謀

至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祭星常國公奉旨

命撰祝文

迎神

灝一圓穹三光昭朙四方八維柔祇利貞臘通百禩歲事告成犧尊多儀來享克誠

天剛

天脊萬方篤生聖朙受命溥將攝提建貞天田之上左旁所經蒼龍致福萬歲咸寍

羅睺

受天朙命百靈翊扶旁燭有光赤熛之餘首乎天經形隱弗舒戢爾矛戟迎祥帝居

室宿

河有天源木貴天根帝命降祉元台爲尊定之方中煌

煌焞二推而祀之萬福之門

弔客

昊天成命如日斯照運行推移載占其小有客冠素適
據隅兆祝而祓之易號曰笑

小吉

乾曰天健坤曰地厚鶉首之墟土德孔阜肅二中宮元
命昭祐六五黃裳元吉之繇

太陽

日曰象君月曰象后陰承陽輝萬福備有晨光熺融書
景煥明曰壽曰安曰生曰成

參宿

參墟耀靈士德長生胎息其和　爲滋榮正位居體西南利貞培本長源萬福來成

金神

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挾威曰躋雄毅肅嚴戈鋌利犀尙革而從陰福孔皆

太衝

熛二青陽震雷之門玉兔肖類蒼龍儲恩帝冑天錫景命翊元東望孔祠扶桑載暾

太陽

韶二紫微前星有輝上承天光仰接日儀煦二爲春剛二在昔陽德粹純品物咸熙

斗宿

星回于紀斗臨漢潢璧合珠聯三辰齊光震夙元臺肇此有陽司中有神源深流長

白虎

木性東榮金行兌勝刑德之交史謹其徵於菟耽二負隅若闞卒義從仁祈報斯稱

病符

六氣之邪孰執其契歲行神從臨午之位吉陽占運適與之值祝曰移情安和允濟

太陽

靈臺有祀報本主日仰瞻陽光步我神脊歲周星回天

序有秩牲幣敬共嘉惠中錫

太歲

日月次周成我歲功百神具來羣蜡畢通明堂嚴一盛

德容二享我報祈㠯興嗣豐

青龍

龍有天德維木之仁大明生東獻歲發春旹而淵潛旹

而奮信施惠自天至于庶民

歲后

赫若歲陽其配在陰㠯肅內治㠯保中臨丁女癸妃其

從如林通幽達微鑒德㠯歆

送神

神來如雲神惠如雨彌天映日惠澤周溥歲行維新秩祀咸舉相于皇門永作神主

黃籙溥天大醮詞

建壇詞

歷念先朝悵神遊之日遠言修祕祝導雲氣之昔升闕元景旨通誠建紫壇而經始伏願懸珠空境扶玉方輿風馬雲車順陰陽而陟降龍章鳳篆舉幽顯旨鈞陶

第一朝冋薦皇朝宗廟列聖神儀

肅肅在廟永懷弓劍之遺濯濯厥靈凜若羹牆之見爰資神萟用導英儀伏願列聖齊臨萬眞環拱寅賓出日返往駕于中天妙合迴風發化機于厚地

第二朝回薦北牙篤皇帝

企仰山陵想音容而永慕顧瞻霜露感岜序曰增哀爰

即紫壇冀迴元馭伏願天健其行而無息日窮于次而

又新神氣昭晰式慰臣民之望景光旋復更遺脩祚之

安

第三朝回薦皇親國戚一切靈儀

藩屏國家實屬本支之盛沈淪泉壤每傷幽顯之殊遡

璇宇之流光迴銀潢之逝水伏願會朝絳闕受鍊朱陵

在河岳在星辰復還生民之始爲支庶爲藩屏永承丕

祚之隆

第四朝回薦后妃公主嬪御靈儀

禕褕在御歷思儷極之尊車服充庭徧念穠華之盛慨生存之弗永致薦悼曰惟勤伏願德施自天賚生緜地性靈不昧釋然幽滯之懷運祚無疆仍會聖明之樂

第五朝普薦勳臣宰輔文武官僚

追懷神聖修般薦于曾霄爰念臣鄰載忠魂于厚壤俾偕膺于金籙庶仍從于瓊輿伏願受日之光承天之佑圭璋濟二眂王國曰竝生祀典昭二秉民彝而不昧

第六朝普度兵刑横死男女衆魂

內修外攘盍免兵刑之用上征下暴更深泉壤之悲拯無告于重陰實有資于大造伏願天光旁燭地氣昭升斷者續死者生頓釋幽關之故想病者愈憂者樂永爲

化國之新民
第七朝普度普天率土兆姓羣生苦爽窮魂幽靈等衆
國家每念于生靈則修治道體魄或淪于苦趣更轉化機啓勝會于今晨廓迷塗之衙業伏願陽開陰闔天施地生執籙把符仰至眞而得度保和正性囿大化昌長年
第八朝專爲和安天地調順陰陽保國寍家康民阜物
存順沒寍極幽明而無憾往禪來續妙化育于不窮宣金籙之元文保蘿圖之景運伏願乾坤毓德日月垂光

列聖在天共敷恩于祚胤一人有慶永錫福于臣民

第九朝昭謝皇天后土岳瀆山川陰陽主宰

天佑邦家總基圖于九有日臨海宇妙樞紐于羣生仰三景之高居罄一忱而昭謝伏願降年有永錫福無疆凡在臣鄰咸保忠貞之節庶幾民物常依道德之光

解壇詞

肅肅紫壇既備九朝之禮煌煌金籙益增列聖之光熙事告成誠心孚格伏願神隨天運福被坤輿瑞日祥雲常麗層霄之景岱山磐石永隆萬世之基

設醮詞

三淸

天眷基圖列聖繼守成之緒旹因厤數先皇成獸代之期敢緣追遠之初心普致關幽之忱禱伏願開明三景訪落五文九轉成眞既備生神之妙百靈交罔復還象帝之儀仍錫壽祺幷祈康阜

玉帝

昔扣元穹導近親之神識遥臨素幄致大寶于嗣君乃陳祕籙之科溥濟幽關之趣伏願昭宣天德旋復氣機陟降帝傍九族逍遥于金闕經綸宇內羣生成遂于縣圖申錫長年永依妙道

后土

基圖鞏固每資厚載之功體魄歸藏謹候昭升之氣降

璇宮而來享鑒金籙之敷宣伏願効法成能資生有道超神太極齊日月于中天合景至陽綏子孫于下地

東極

先皇厭代因軫念于幽扃上帝好生爰禱祈于東極冀瑞光之遠逮引羣識巳俱超伏願甘露騫林慈雲就日丹輿寶蓋竝從妙道巳高居玉麻金符永鎭生民之極樂

風伯祝文

東朝有命祇肅元壇上帝鑒臨萬靈率職咨爾風伯塵路惟清戢□[illegible]扇和熙事用成急急如律令

雨師祝文

谷爾雨師灑道是司和陽散陰相成祝釐

皇后修設黃籙大齋二意

言念宗親將薦誠于既遠遽罹大故屬在疚之方深肆嗣皇纘序之新申前日籲天之實普超幽爽咸濟生靈伏願道妙無方眞游如在升九霄之神氣衍億載之昌圖凡囿化工竝承德施

正薦位白文

言念先朝列聖帝室懿親早遺體魄于人間思導神明于天上鼎湖弓墮俄興臣妾之悲丹闕禮成既得基圖之托及燕休于長樂申祈禱于太清惕然霜露之寒恍若風雲之會龍儀虎衞陽光照灼于朱陵貝闕珠宮明

水激揚于東井願金支之竝 翟與玉氣目俱升穆〻乎
秉德目肅雍洋〻乎在帝之左右輯和九族驩娛還若
于生存旋歷曾霄靈爽頓忘于凝滯返至眞而無外與
造化目爲徒況王政施仁必先無告而大鈞播物何閒
有生更推滄海之餘波徧及幽關之苦趣妙機所運道
化同超明則復爲人亦我聖神之賜斂而錫之福庶乎
寬大之恩嘉與明昔共躋壽域惟天地日月合德合明
保子孫黎民能安能久

祭風伯文

維風有神在巽之位地附天而不墜持舉于中陽旋陰
而皆行扶搖直上 則至尊 有禱上帝來臨伏願宣盪

氣于八門穹祇翕合卻庇孫九地宇宙廓清

祭雨師文

恭承帝命祇祀雨師出雲氣于山川彌綸瓊闕濯天章于河漢飛洒玉都今則肇起元壇導迎法駕伏願六龍調馭順和協于陰陽萬物潤滋肅澄清于天地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上天眷佑長貽宗社之隆至道沖盈式衍邦家之福屬偶嬰于疾疢爰謹事于禱祈伏願聖鑒昭回祥光旁燭身逢康泰暨中壼曰平安運協壽昌與多方而盡[illegible]

禱詞

治平之運仰荷洪休疾疢之生敢忘扰禱爰命羽衣之

士敬敷寶笈之科伏願五帝儲華三光協德身康疆而逢吉有永壽祺國淸淨旨無爲均蒙福惠

崇眞宮祈福保安齋意

丕承託付仰資天地之和祇有起居偶感陰陽之沴茲遹臻于康復爰謹致于禱祈伏願輔福上躬錫禧中壼前星炳煥協國家之奠安景貺駢臻及神明而定壹神明垂佑不顯隆平福履綏和偶嬰疾疢敬祠琳宇備藏琅科伏願景貺來臻壽祺永錫康强逢吉承宗社之安化育成功長乾坤之造

祭海神文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旹靡

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巳來言交修用爭乃勑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臣亦克受職我士旣固民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爾昔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爲裁吳其沼乎爾則揚靈具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旣止旣安民遂有生爾作朙神永有令名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以龍光有赫象教方興式嚴前殿之崇祇奉祇園之勝上棟下宇方締構于良工細桷大栾竝具材于貞幹成規斯在願力維宏伏願天相聖心佛加神運百重闌

脩移來天上之慈雲萬歲山河永鎭人間之福地

吾殿上梁文

兜率化宮移來地上梵天新刹示現人間坐延衆佛之臨殿有四阿之制鉤心鬬角先崇締構之宜審面飭材已具經營之素式觀地駕儼若天成伏願龍象翊扶鳳凰翔繞丹靑金碧赫然佛日之輝黼黻文章永著皇風之盛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以虎踞龍蟠卽淵潛之佳地雲興霧滃建梵釋之新宮巍巍中正之居赫赫大雄之座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惟天爲大如日之升經綸旣正于洪

規崇信不忘于願力美矣善矣大成舜帝之罰韶經之
營之匪爲文王之臺沼我佛有護國救民之助吾皇示
報功崇德之心黃金滿布于祇園華構上移于兜率式
崇大殿爰舉修梁相我下民陳玆善頌

吾殿上梁文

伏以浴日九淵現禎符于鐘阜承天八柱建名刹于冶
城爰開方廣之筵用祝周阿之殿欽惟欽天統聖至德
誠功大文孝皇帝淸朙有鑠故舊不遺鶩起星河萬斛
綵舟之容與鳳歸天闕七重寶樹之檀欒凡輸蹟之所
臨宜珠光之共護修粱肇舉善頌斯陳

歸田文稾

歸田稿文十四卷

卷第十一碑五篇　長卷第三十四
卷第十二碑三篇　長卷第三十五
卷第十三墓誌銘十二篇長卷第三十六
卷第十四墓表一篇行狀一篇祭文二篇傳一篇
長卷第三十七
共計文一百七十八篇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歸田稾一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曰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一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曰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曰哉項公曰其玩于辭而得之者筆于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曰玩于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

精畫卦㠯示聖人之蘊因卦㠯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㠯知之中古聖人㠯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于周公究于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固得㠯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覿于千載之上㠯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于聖人之一言卽爲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于此者志于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㠯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㠯來治易之師其言猶可見而于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

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盡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
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
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
亦不必求同于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
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
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昔已不得聞獨賴河南
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于三聖人之書而
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
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
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襍豈待于考

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于後世學者自有得于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于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于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于是項公之學上不過于高虛下不陷于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

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旣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于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㠯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嘗學易君子多有取于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于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于缺塞則亦不足㠯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㠯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㠯禮學貢于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㠯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嘗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于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

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于後世而爲治者曰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于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于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于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于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于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曰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曰爲記禮者有聖人起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襍取爾雅三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

釋親二一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二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于書帝堯則曰㠯親九族帝舜則曰察于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敎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㠯成善治豈有出于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于聖經賢傳著而爲書㠯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二大學之道其極致在于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二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于一本之立迷于疏戚之辨謬于愛敬之節溺于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

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目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肆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敘列先王之法嘗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目著其哀所目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緦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敎之曰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目勉其不及焉則几石玉之所序者可攷而通之目就其可行者矣

噫論至于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〻之本在家〻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德之君子孰能與于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成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于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公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

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眀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于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凶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于凡庸盡然況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眀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勖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

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于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卽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及聞也卽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于其親者矣天理寍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講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出其先世遺書相示僕喟然問之曰戒子

通錄亡恙乎有曰儆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㠯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予之家顯且二三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覩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侶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于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于見父母之不是嗚呼不受命之害至于如此三君子之言所㠯有功于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㠯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㠯盡心于事天事親者矣予盍梓而廣之也儆曰諾閱年㠯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㠯六書教小學是童子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于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籀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尙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于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于唐學者蓋亦希濶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闡其說著爲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書攷辨推充奧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篇亦號僃要夾漈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于二十略之一學者可㠯觸類而長矣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攷六書之外設疑一條㠯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國朝至元中祕書少

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目詔書刻之
尙方多出己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尙方學者莫之能究
觀焉獨徐氏嘗又目爲古法背俗秉筆操觚者要資檢
閱而偏旁奧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
金取叔重所記目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于檢討聊存
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宮
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叶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鄱陽吳正道年五十餘
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旣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
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
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旣

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功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于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為後出而益詳矣惜列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為近古而近昔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為俗隸媚好反病之乎于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為善

書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眞贋吾嘗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于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于經也然傳

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于所存之書者淸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于典禮舊文者不足㠯盡明之是㠯知者鮮矣蓋嘗竊求于先儒之言㠯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㠯求聖人之意而無傅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昔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㠯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于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旹姧佞用事大義不立茍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閒君子思有㠯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于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㠯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

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㠯有爲聖人之道必可㠯有立上㠯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㠯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閒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于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㠯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㠯胡氏爲說豈非㠯三綱九法赫然具見于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㠯應有司之格既無㠯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㠯得命德討罪之嚴無㠯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㠯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㠯胡氏之說

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㠯爲善學也推傳㠯達乎經因賢者之言㠯盡聖人之志則吾于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敘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敎人蓋㠯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〻兢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㠯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㠯明道體也不㠯文害辭不㠯辭害意㠯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㠯說

詩也是以程子之于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倡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于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温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于言者豈非有得于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于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

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淸通沛如江河後因于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旨也至于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屛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曰待攷辨卽經旨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曰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曰爲大序不出于子夏小序不出于毛公蓋衞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于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

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烏獸艸木之
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
痛快決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
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嘉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
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閈交錯
而不能通見于一旹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
閩多賢人學者老于山林嘗有其說未達于外而兩家
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于
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斡公克莊
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贍疑不
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

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誃于集也序其說而梓之自南
行臺而貳閩憲也吕爲閩在山海之閒豈無名家舊學
諮詢之暇思有吕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郎使錄吕
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畧爲我敘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
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
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于泉南觀于鄭
氏得十數種吕去將梓而傳之馬公敭歷清要出入臺
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
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梓而傳之太史還朝
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
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城邑散布

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嘗禁者觀風使者得𦤎正之而移其工力于博洽有用之說則在于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于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更唱迭和𦤎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文宗皇帝昔遊之地也臣民詠歌何有閒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住持勑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𦤎旨意作新斯亭

又取其風雅編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闕不如見于咏歌者之悠長告于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于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蠭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于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以禦侮立保

障曰生聚曰北嚮于王師方是昔士大夫各趨所依曰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于東魯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于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寶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于邦家至元大德之閒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卬卬者焉集束書遊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曰來求文獻于當昔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于埜齋李公受知于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遊東南敭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

師集嘗得與淸河元公復初汝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歎息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文宗起故老于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旹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于其閒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緖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敭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于聖朝文章人

物之故其必于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㠯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㠯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侶者焉于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于外其身㠯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于彝倫之外庶幾㠯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

聖賢之教有㠯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爲也
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㠯動
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闇然而成章是㠯君子
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
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㠯寄予意焉然而
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㠯其族叔父
叔能所爲詩一編㠯示予觀其所遊不過州郡數百里
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于
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于傷悼乃若蟬蛻汙濁與世
略不相干而皆和氣清飽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
子之遺意也哉吾嘗㠯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

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于憔悴之餘子厚精思于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于斯也右丞沖澹何愧于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于閒適不足于事變良可歎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已僞發人不可已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咏于一日之閒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飫鍚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淸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〻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

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淸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彷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

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茍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誦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于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絶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

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曰宣通咏歌之易曰傳習則莫盛于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汎彭蠡上九江浮遊湘漢之波遂遡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梓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曰老病歸田寓耒耜于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寍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誦之曰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

玉于昆岡棄珠于合浦者乎生宜無憚于煩也嗚呼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于唐宋備載簡册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亭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于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豈其有以嗚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豈嘗與蜀學者史君乘文言將謀築室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歟天幸若遂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

取生之編而絃歌于其堂也平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東于三峽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汩汩至于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于用一旦而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旹哉豫章甘天民雄于文盛于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險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

風揚帆一日千里吾知天氏之利涉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紬于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在祕閣試曰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訷曰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嘗無子曰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曰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曰傳諸子孫而示信于人夫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曰爲孝自高祖至于大訷之身其爲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訷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

㠯爲後弟不可㠯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㠯昔者別氏于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㠯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于倅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愼之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𨷂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𨷂序

吾聞則𨷂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于豐城范氏𨷂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𨷂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

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閒史官之書行于世者
掇拾略備爲闕㠯庋之手疏其目㠯見得書之難則朙
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㠯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
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
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于世近年
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朙可㠯仕矣
今則朙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
之矣乃求贈言于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
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朙㠯可仕其必有所試哉
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
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〻臣〻父〻子〻夫〻婦〻

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敎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敎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守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于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其詳之

歸田稾二

序

送太平文學黄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内附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鎭豫章鹿泉賈公曰文臣爲使奉詔分閫綏撫其士民思有曰畏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曰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忠梅黄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氣象議論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

遣使者禮延公于 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
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
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曰世
家仍鎭其部歷階省府貰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
皆曰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
山趙公樸阬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
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于
居家矣龍川曰平章臣樞莞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
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則
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曰居略
無躁急之意是曰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

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爲席與坐而告之曰世祖皇帝𢀖天兵臨鄂渚之歲二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爲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嘗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浮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爲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入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倦遊相處東西家講學修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𢀖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卽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

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歿矣旣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嘗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㢠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絕袖抉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絓木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公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漑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

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于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于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敎而敎人者余豈足以盡知之至于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予行矣余待子于蓬蓽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郡嘗爲起斷碑于艸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艸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于國家聲文之盛莫善于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于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旹而親見其人葢曰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于一旹之作一人之手徒曰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閒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曰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于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葢非偶然也葢嘗聞之詩三百一言曰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葢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旹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艸偃變化融液

莫或閒焉此所㠯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㠯王
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㠯删後之無詩也國朝之
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于野史之亭蓋傷
夫百十年閒中州板蕩人物彫謝文章不槩見于世始
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國家
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閒
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㠯加焉是㠯好事君子多所采
拾于文章㠯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
足㠯盡見之百年㠯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
不足㠯盡其文或約而不足㠯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
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褧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稡

開國㠯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篇自艸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㠯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㠯保定劉靜修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㠯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㠯與言詩也夫十卷㠯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于詩者太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尚緜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㠯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㠯爲未可詎

止于斯也至于僕也早持不足之資㠯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㠯廁于諸賢之閒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淸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遊之翰墨蓋三歎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予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于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刊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

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梓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井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遊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于道未有聞也至于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于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

博學洽聞森然參著于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于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事文宗皇帝于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于是昔也則前日所愧于是益深承詔讀進士對策于殿廬得劉性粹衷劉聞二二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易林及三傳權衡梓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于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梓小傳于臨江粹衷梓弟子記于

旌德皆摹印㠯屬餍予之嗜焉因㠯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二于先世艸茅俗陋其可㠯少愧乎哉世祖皇帝旣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皆未遑也至仁宗皆屢嘗㠯爲言是皆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于今皆爲之恐無㠯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事也天厤至順之閒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閒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㠯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

其言而覈實之使其逮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㠯俟來者諸公頗㠯爲然一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㠯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㠯成書凡數百卷是可㠯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厚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祕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祕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㠯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祕省予幼昔得豫章布衣孫訒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昔爲予讀

一篇予昔尚小不能通其說昔范巳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于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遊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愼毋茍然也觀大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遷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㠯子之淸通明敏因㠯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彦

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遊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覩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于父母宗子之家孰不曰爲歸往瞻仰之地乎國家混一㠯來有欲觀夫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詠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嬴糧計日而可至覩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不快哉然㠯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于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㠯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㠯累之無其旹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間

每曰王事有程不獲伸關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材有其旹欲爲孔林之遊其行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爲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心親觀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于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尚論先世其亦有所聞

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遊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遊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已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已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于才者故爲歌行之肆長于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皆非一昔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已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已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

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
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遊者也林泉之日長山
水之興足有得于昔人之流風餘韻是巳能然也哉今
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
漫流之間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侶而各有
可觀者焉巳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巳其
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
不皆妙也囧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
生無嗜好巳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弃去顧獨
好爲詩耳嗟夫予豈敢擬于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
有園囿而無所遊觀有鼓吹而不能巳自樂而心思凋

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適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决也則將以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于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峰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修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于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録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于元獻八世距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

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呂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于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呂職事求于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竇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爲貴官于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閬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爲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

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曾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內附曰來遡乎無所聞于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于南臺者至泉南曰世嗣求拜其家廟者慶厤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爲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尙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于尙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爲釋氏若師吉者澟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于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于外孫李氏家又

得桐木韓氏之譜于其諸生之𨗨居臨川者南澗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于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于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目成聲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目占之蓋其進反之閒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于情措諸詞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

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鍾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爲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樂舊譜倣音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絃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予少年嘗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彥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

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為之增慨序其端而歸之

濟寧李氏校梓九經四書二後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㠯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始就外傅時出遊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鈔寫㠯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大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㠯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志年六十九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為之而未

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漸閩掾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閒請於家君願成先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旣以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厶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崇道其父名厶也昔漢建寧中命諸儒楬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太學門外一旹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輛甚矣學者之尙經也如此其偉哉東魯今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求將何媿於東都乎嗚呼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巳微矣賴漢

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越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大四子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世祖皇帝朝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治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六

歸田稿三

序

廬陵劉桂隱存稿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曰不世之才起于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修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于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巳報不辱其門子固

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㠯心悅誠服于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于歐公則闇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閒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于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于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閒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旹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㠯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末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

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
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措足之
地超然有造極之旨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
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斃于科舉之業
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于其間而馳騁凌厲
㠯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于戎馬
風聲氣習多有得于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
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㠯爲文者
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于古人而伉健雄偉
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然其後矣乎當是旹南方
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㠯其抱負之非常幽遠

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覦彼
靡二混二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
而一二十年向之間風而倣傚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
興表二應昔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于驟
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于是執筆者膚淺則
無所明于理蹇澁則無所以其辭徇流俗者不可去其
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于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為長
太息者當在于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
進士之策于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
事後十年過于集雲峯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
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

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
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㠯得先生之書焉隻薪
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遊也先生之言
曰弱冠昔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于已廢
不用之賦論覗儕輩無己及者及國家㠯進士取人未
能忘情于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
辭㠯從當昔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
年乃爲古學而用意于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
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
槩不我欺也嗟夫㠯文應昔者雖有古今所取㠯爲文
者古今無有異也㠯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

入者五六十年其應于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
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
其智之所及知其背于塗轍之正者卽有所不爲知其
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
襲而出入意表觀乎龍岡之麓靑原之波不亦善于達
本而遡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
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于予之所欲求知于歐陽
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梓
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梓焉而先生耳聰目明
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于
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于先

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于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稾序

某早歲遊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㠯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㠯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閒元氣之充碩㠯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于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謦欬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㠯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刋本所謂漢泉漫稾幷續稾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手書相示曰是稾

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梓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刋諸家塾曰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學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尙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源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卽一波一葉可曰求水木之本源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源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于其間哉是曰得書曰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稾續稾旹有從遊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歎焉曰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彜好德之章曰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曰得其

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當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于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于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盡亦在所取乎姑敘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集敘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于天下而垂名于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于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于一當然于治政無所關繫于名敎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

而已何足筭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莅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善良紓困阨防微杜漸于不言之先救弊塞遺于將盡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盛績竟墮于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者夫是㠯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㠯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在人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于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于無窮者良可惜哉所㠯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旹遺老哲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就故命

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侍書省戶書
諾翰屛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于河山之間矣東南新
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
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
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于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
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
恩德未浹于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
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曰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
曰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曰
哉天子于此眷盛輟公于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于江
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曰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

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
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
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
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
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稾是曰素無成編今公之
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
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昔惠
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
之詩文得于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
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
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名

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讐授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旣不㠯集之不肖早嘗望公于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於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正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㠯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于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聖天子之所㠯期于廉使者其亦世祖皇帝之所㠯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

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稾序

梅亭續類稾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㠯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稾三十卷其家既鋟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畯掇拾遺書而纂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稾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畯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㫺猶欲節約次第勉力㠯成其志而求予敘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于尋丈之閒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稾者

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皆參議制司及行邊與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幷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貢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皆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贍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

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於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已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公與焉蓋當時繆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敘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邪緬懷故鄉是已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仍改

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集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已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已執一也故嘗觀於日晝之存而忽亡失於應酬之眥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刚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已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

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敎之以脈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常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閒英英乎其丰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嘗宣黃之政告成蒼顏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臥病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

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稾歎曰非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源功與諸君子皆㸌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晩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讃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礀谷居愧稾序

礀谷居愧稾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

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磵谷居所謂愧稾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遊至於茲邑嘗攜集拜公牀下峨冠褎衣意度閒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磵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丱角與之遊今亦八十矣乃出此稾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

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眞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運州詩爲我大父尙書公作者也然則尙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旨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祕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乃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國朝旨

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以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樸野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故國邱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艸無言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記曾揮淚擢船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於采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當塗守覃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

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至爲太子贊善終不起許州趙□自隱士起官至一品京兆蕭𣂏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㠯樹立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汴　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㠯千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聖天子忠廣先朝之意孝嘉惠山林特降明詔使有司舉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㠯敦尚風節抑僥倖義至正

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里遊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㠯應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修進士之業故宋科第盛旹兄弟八人同旹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自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爲賢而士英㠯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㠯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況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毫

釐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㠯答明詔於萬里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㠯爲序是㠯喙之舉士不可㠯不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㠯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㠯洛陽先塋之碑爲請亦既大書而深刊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遊不能㠯時至墓下乃書爲譜授梓摹之子孫勝衣㠯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㠯聞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爲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某壬辰兵北渡沒

兵中中京生公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修舊塋而定
居焉紫陽楊先生奐然爲河南轉運使辟爲幕官生南
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台
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
日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
轉朝列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祕
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建封宏農郡伯
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
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宏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
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宏農郡侯而昆弟
子孫姓名已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爲諸侯

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於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宏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

則不然薄海內外皆吾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托氣脈通貫情意孚浹癢痾疾痛無不畢達綏緝嫗煦無不覃及是㠯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士者修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於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頌詩讀書翛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眾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㠯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之賢也去年嘂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

觀風於江右者又皆以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之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襟焉富庶淆雜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蘗芽櫌槍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其心剛愼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慝從其欲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毫髮千里權度之則以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首推其源以捄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綍行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

者上下之通也有美名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況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終

歸田稾四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於鄉登家人於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曰覩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曰爲言

哉大抵吳公之意㠯敬心天資之敏齠齔而記誦於諸
經家學之懿旣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乎聖賢之
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㠯干祿仕欲其修君子之行
不欲其從卑苟之術㠯趍勢利其卒章也必㠯言忠信
行篤敬而勖之至㠯古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
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
明經也經旣明矣吳公之欲其修行也行旣修矣吳公
之所㠯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㠯是而敎
人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㠯盡乎己今者將㠯
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
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

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昔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於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之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閒天下大定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治之至矣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是旹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竝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下逮於暬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習故安常而厭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㠯功名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議論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㠯出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㠯佐君相不次擢㠯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之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㠯九載黜陟之法而

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皆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瓘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皆集會爲學官與之同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徧涉經史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猶不止□□□□□宋之旣亡文尚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春容幽邈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校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遊京師聲譽日起於諸

公閒送登顯仕當至大耑封拜滂沛故代言之作彙獨多考功職專故書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嗚乎武皇升天於今葢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二承二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之於文史之閒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耑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咸涉於見聞矣近耑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㠯見當耑之事九重淸暇之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曾樽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豐幼度之文也侯撫州

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終參知政事眞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二歿眞公志其墓石納穸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以廕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鎭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眞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爕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梓之而爕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按樂安未置邑昔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昔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

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昔自著其族譜叙曰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編遺集而有日見之其氣剛而詞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託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旁礴雄偉之氣蓋有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卲曰爲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幷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曰其郡士熊祀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燿宰番禺令申如曰松溪集來爲授梓而傳之祀爲來請略敘其始末公諱澮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甞行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曰幸學恩轉文林郞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虔有政聲洎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

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甌寧縣有治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吏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當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奉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二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劉子論言之要以爲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徯斯

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曰爲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旹盧溪王民瞻送之曰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稱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遂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危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已奮筆而不辭知其必隓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

庶幾君子之道焉是㠯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宋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㠯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仁廟㠯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㠯取士某嘗聞之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仁宗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沈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

於王庭尙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江朱禮德嘉始曰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邑秩且滿而明詔適下集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旹集承乏奉常略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曰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乎異端旁說或得曰出乎其閒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旹廷臣欲有曰荅德意而患失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於顏曾思孟周

程張朱以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趍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爲辭豈當旹之意乎今旣輟而復興聖朙特達之造羣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老病衡茆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爲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朙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旣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朙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

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我已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已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已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爲學也則不可已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淹縣長貳待已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已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飮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已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已是書進

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㠯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閒雍雍乎渢渢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㠯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集敘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侯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二兩科而復二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邪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㠯知

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顯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皆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固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昔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竝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為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昔目為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

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吕州里耳目之近曰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予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曰餞之幷寄諸君子云朙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又附見二首云靑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淸朙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絶芒芒驕騫欲誰裁臨川經學邁前修摹進遺書幾駟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朙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咏

詩讀書尙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㠯餽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先生遊宜其所閱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爲之序㠯傳於世夫山之形重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㠯廣衍平大爲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㠯平川漫澤紆餘淸洽㠯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

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目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善篆書自目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駿駿而視茫二也山水之閒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朙月之際亦足目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旦邵窩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目爲樂恬憺

之極賦詩旨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旨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遊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序

送吳尙志序

今年朙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尙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旨望其決策於大廷矣朙日德嘉告予曰

尙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曰㠯困何㠯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祿仕焉𠢣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紬徇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朝廷之歟望而科目之所㠯有間也乎方今聖𠢣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㠯詩進吳君㠯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㠯爲問所㠯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

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㠯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㠯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旹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㠯爲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㠯其學而修之者皆可㠯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㠯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㠯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亍之鄉有

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吕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李來居月餘予為著君子堂記吕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遊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吕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

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險其闊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已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昔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眞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雜著本理而敷鬯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

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
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㠯
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焫㠯鑽灼其肌膚酷毒㠯攻害其
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㠯求
其屬己者而甘心焉誠㠯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
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
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㠯劓刖而加諸
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㠯跳梁擊刺㠯爲
功也固將㠯禁姦慝止暴亂㠯安良善而致治平云爾

是曰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曰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罄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衆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河間劉守眞乎而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曰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曰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疏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

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溼沮易㠯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㠯醫者之用藥每尙溫平至於疑似之閒依稀㠯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㠯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誤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滿之疾常二有之爲河閒之學而得其傳者胗脈察證眞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旹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㠯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亦可㠯救當旹一偏之弊矣我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閒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

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涵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
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
夸一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
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
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
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
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
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
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
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
反足以成其勢而猖獗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

已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厶人之疾蓋用大黄朴硝數斤煑以火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閒居病此久矣而有未發予之論者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心其自修若不足而懼無已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峯者古仙眞人之所遊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修眞之事嘗去鄉里適

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曰留之其徒苦挽之曰還其鄉乃曰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擴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曰傳示諸公問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曰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

病者無遺處矣玆書也乃自顚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卽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尙有倣於斯文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皆爲之設幕府以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

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歎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旹有不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旹也興念於前者旣有曰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曰贊其畫而到官於後者又有曰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旹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兹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曰知天下之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曰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遊詠於寬閒之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

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邑屋之繁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學而後仕皆歷於風憲而後官是以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昔山長張震賓克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雷澤趙師舜亳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夾谷立字可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晉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皆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以推見其所以盡諸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於四方

㠯爲儀於朝者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凡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邵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㠯民人社稷分寄於遠近大小之吏受其仕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生之生其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㠯數舉也先事而爲之備則無過甚之災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㠯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㠯貴乎得君子㠯爲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蘊旱監郡倅貳參佐皆㠯爲己憂華山相山皆一百四十五里自昔吏民之所同

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曰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鞫之於是經歷趙君師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曰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孳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敷已感雲滃興於川谷雨遙注於郡城奉祝而還雷隱隱達晝夜不絕淸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罔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恍禱於俄頃之閒沛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其未始多見

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充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為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為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掾陝右來官臨川剛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句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予幼嘗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醫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用之劉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與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

風者抵掌扺腕爭起而用其說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遊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稔問曾不一人蓋亦難乎其人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已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矣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剛者於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貫溪湖山夏公剛道武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剛之事云其子嘗忽瘖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剛視之曰此熱症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已常用之藥伯剛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

舁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鬱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剛講剛古人之法則十全之鈌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剛遊益謙虛心而不忮伯剛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已爲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於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故書以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㠯爲隣陶淵明一二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閒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靜最爲近之然學有㠯致其道思有㠯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覿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攄思殊有飄一二淩雲之風焉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裔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㠯能如秋蟬飲風露淸切一緖之無閒哉夫君子之爲

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非徒淸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詞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閒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皆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

公庶及間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集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爲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爲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曰此書爲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銜轡循軌徹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略思於予言乎書聞吾伯宗之爲

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閒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曰通之循環誦讀卒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曰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今玆又將遊行於四方曰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集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曰中舜亦曰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

方一無有異者是以一鄉之學者於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綸人自爲說邦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　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昔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

惟其自信之極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旹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爲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

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鵝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攷神會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乎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召對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為之序來

及爲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曰爲請蓋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曰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舉春秋曰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曰命名其書者矣夫文學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曰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曰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不得聞於當時者多矣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爲之書曰爲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留蹟輕淸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曰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曰爲薦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鬱鬱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顯於當而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曰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曰待觀物而知者云爾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終

歸田稾五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昔守臣下官多闕佚酒邑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祈得不爲災歲豐昔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頹圮而歎焉佚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

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燮理溥化與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昇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㠯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㠯某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亶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厶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既而吳公致侯是㠯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㠯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㠯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況乎冰霜

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旣足㠯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㠯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耳目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閒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恥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㠯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㠯廉懦者可㠯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㠯爲學者

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㠯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〻我思澹〻荒陂晨曦載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零露在彼靈谷尋窮於原亦企於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〻民生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旹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㠯無不可行之旹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㠯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

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原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昔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

而君子猶謂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昔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正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之至元踰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祉則已疎即其所遺田廟祠

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善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曰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碣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崇仁虞集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修先　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曰分鎭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二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

星門此其大略也昔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勒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薦飢匆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贍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昔其復矣曰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昔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已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已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闊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嘏安達傒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

俸㠯爲之先豫王二相府暨昌帥府卻鄰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爲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㠯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廚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朙安達係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相入之數㠯畀之學官六年御史燮理溥化司廩㠯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碩㠯其事來徵予爲文㠯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

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一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陝道學之自曰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敎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乎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袵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昔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曰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者漢唐

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曰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曰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曰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

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卽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昔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盛於此昔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於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劘於斯矣去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於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敎易行焉仲尼所以

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含此無以爲敎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敎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昔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年始置慈利縣我國朝□□□年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之

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象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於湖廣行省行省言於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於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曰樂善向道分題之於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乏補葺之功循就圮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曰學校爲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絃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

士龍之子文毅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毅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甃以

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於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藏於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

朝散大夫樂遜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曰迄於成卜日之吉率僚佐人士釋菜於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曰禮之爲書曰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强禮走臨川求集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

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已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嗚呼三代而下至於今日爲學之道既卽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薫染者易深文藝游泳邪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更相祖尚輕剽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已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無浮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

㠯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荊楚至於交廣安定之澤民至於今賴之平章㠯世家子數鎮外閫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隆禮清介而寬容觀其修學之舉可㠯得爲治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㠯盍二侯者而揚於王庭有日矣尚有㠯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㠯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㠯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

以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喩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敞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子博學洽聞名於一時與縉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燬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壎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爲之記及內附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眞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

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曰吏新廟學爲己任旣成釋菜曰告其地在城東虎噉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溉灌覈租入之蔽虧曰續廩食命書籍曰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壽晏南傑傅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鍔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逖來求記之於是盡

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曰名法從爲鄉先生所已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敎者尙德今之學者尙文是則欲其人之尙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敎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而修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乃謝公爲此學記皆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皆朱子所定五經四書皆有

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戾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隋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又推致乎聖賢經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於郡縣黨術莫不尚焉沂皆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地爲公而不可易也願學之士思其先正如待

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尙德修學之意凡予之所陳者皆所目自靖於尙德修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世將家目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目廉敏才略爲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卽辨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鹽僞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目廣州錄事爲卑官強目諉侯不數日領官兵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動親目數蜑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之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綏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遍學宮其一也州之士

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㠯清文介節稱於㫖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之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㠯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㠯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盈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㠯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㠯廟學室宇僘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書畫諾簡書

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樑榱桷之朽腐瓦甓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黮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梗楠豫章之美完以杇墁塗塈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修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寢度傭費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

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
事方始而尚新更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
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嗚
呼治敎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
則無以行其興禮今既完矣美矣遊息於斯者亦有所
思乎聖神加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旹至著闕
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
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
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
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容而歸求反身之誠則
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

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㠯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㠯高明為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㠯簡易為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倘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㠯為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平之鄉㠯置旌德焉厤唐五季宋㠯至於今遂為名邑邑之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國朝至元十三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於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於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衷來為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驀經兵火而禮殿弗壞

殆非偶然也歲昔之久物有圮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成汪惟勤汪德鎭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敎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爲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凶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皆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揖讓升降於天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記

嗟夫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敘此則治戰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敎之之責焉敎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以勝媮薄興讓以鎭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鬭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閒則不率者幾矣是

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況形勢之迫利害之怵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昔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嗚呼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姓天麻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燮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

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期月之閒遂㠯無
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
醫師之宮凡所當爲而力可爲者㠯次爲之皆謹飭規
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㠯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
最重是㠯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
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國朝之初得民舍
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圮壞牽補相承而已元溥㠯仍改
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修禮殿作殿之
門若廡㠯成廟制作講堂七閒㠯爲師弟子執經問難
修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
宮居室諸生齋舍㠯藏㠯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

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
㠯闢敞引水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泳之興焉畢
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
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
簿彡那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
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二萬緡㠯相其成者劉成德
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
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㠯予
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為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曰
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
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為樂安二百

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杞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欒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時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修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淸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昔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論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

書乎有司得推而與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曰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為進士者顓斯經也修斯行也為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賢經傳之言者舍銜鶩趨競之文而求修己治人之實其所曰見諸鄉黨鄰里者不曰苟逃吏議為僥倖不曰委曲鄉原為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敎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為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年之進

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㫺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貲雖受代猶懇懇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生養使得以治其禮義皆實意也予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蜀郡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己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

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拔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有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旹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讓乎乃告邑人士以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

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古
水李辰良董之丞㠯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
石於岸㠯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擴舊基
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
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
七尺工績堅緻宏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
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朙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
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
來求文㠯爲記分宜本分宜春㠯爲縣袁之壯邑也昔
當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
㠯忠孝足㠯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

張侯枃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閒也雖然丞之思有以教其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一先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夫子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

牲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
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
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豈惟
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
而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爲
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
也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
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
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

敎夫凡民使皆有㠯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㠯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性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㠯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閒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㠯宣公之記隸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㠯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㠯有爲惟力其行而後可㠯有至此示之㠯學之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

莫適主統所以決其歧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闚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修之序也學者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宜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道園全集卷二十八終

歸田稾六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朙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目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目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目教其人其君子有目成其德其庶幾有目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

然而世之相去漸巳遠矣我國朝巳來愼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眞定張侯宗顏在郡昔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巳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巳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昔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煕祖巳成廟廡衞之舊連守名郡巳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端居簡靖民巳盛

一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閒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㠯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其材於故家取良甓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塈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㠯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㠯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㠯旹不及吏手如治家事晝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閒㠯其涖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㠯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㠯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

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恆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恆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

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憮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爲工不眞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嘗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盧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加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嘗爲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國朝已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圮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厶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朙年前太守眞定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

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卽書閣之舊址斵松爲枋沉布水底峙柱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下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皆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尚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堤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象於閣於以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

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覈實克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以發不傳之祕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峰胡氏者生同旹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

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
以之事上涖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
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
大義㫖入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
自比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
之心焉定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袁之日宣公
閒暇而過之所以端其爲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
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㫖其殘墨餘論之猶存
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
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

諸己知其所不及言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言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五峰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

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厤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兖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㠯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孔林廟管句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巙旹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

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茇舍山中罄竭私槖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僉夏楊公文書諷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趨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彦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几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

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覲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曰爲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曰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曰次成置弟子員曰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曰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曰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氤氳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曰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旹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於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

哉運會有岦聿㚖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璠也得㠯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修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巖張君某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儗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㠯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㠯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㠯藏聖賢之書有堂㠯尊師而講學有四齋㠯居

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几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盧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邊於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於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黯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出蓺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

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
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
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長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
得山水之秀故可託㠯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
買田㠯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
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遠於城闕之喧囂邈乎
公府之拘制餼餉旹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
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㠯登高眺
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覯之爲學之善地有未過
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隳乏磨礪則德每孤前輩
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過旹尚者竊緒餘

以鈎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似以立名聲蹤略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二月蜀郡虞集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

曰學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㠯爲職任部使者
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㠯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
此謹廟祀繕學舍㠯待敎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
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
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適至
縣曰其規模儌陋弗稱而學計不足㠯給用父老言
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榷茶大使黃璧咨㠯
修學之事璧承命㠯爲己任禮殿小不足㠯容祭器樂
縣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禮殿南深丈有八
尺廣與殿等㠯兩廡之廹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
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欞星門於門之

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

貞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廷世至吕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吕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旒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適殿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霤池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甓材木具作虛屋駕其上吕通水飾吕文瓦建吕鴟尾而殿益高吕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吕屬黃君不資於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吕臬司公府標吕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託之不以頻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尚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勸其所未至簡

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勿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蜀郡虞集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
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於校官
薄海內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事無不
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
昌之修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
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
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
南康之爲郡也最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爲

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馮椅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修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於友信以爲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以爲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於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無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

爲亘㠯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
耳及剗與於令先後至㠯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
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
敢私根括地利之沒於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
之有興也共劃其私田二頃㠯益學賦將有所興作㠯
歲歉未克二年之閒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旣具會
其羨得三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松杉之
木於旁邑㠯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
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庾凡梁棟桷
一物之旣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㠯良美之材覆
宇堅密締構高壯蘉可㠯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稱

觀美易以梓材築治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予既爲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潭皆不及期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世祖皇帝以許文正公寶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於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孰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爲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册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以欺世其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推至於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

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集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六仁等修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之不改廢來求書其事曰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份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曰事文公者事黄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曰相切磋

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淡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嚌其味而極造其旨必皤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功焉則其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哉或假其

言曰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自暴自棄亦已甚矣今也原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敎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曰爲敎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曰達朱氏之學溯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侶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襍勿忽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

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韐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爲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曰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榜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曰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曰請貳憲李公端曰爲

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答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炘言取建安書院旣餘賦之留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錠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斡公玉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費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歎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炘走臨川山中致斡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炘文公之五世孫

也集既書其事而歎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敘也誦其詩讀其書㠯求諸其爲人具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背陽與釋老子之徒接㠯爲其言是矣而反覩乎吾書而後有㠯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眞知深造㠯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㠯蔽人心之所㠯晦吾道之所㠯不闢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㠯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

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
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
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
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於萬一矣夫才足以用世
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
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
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
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
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世變隨之
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公皆
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柢不然弱冠

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曰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
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圴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
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
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領臺成均以至
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
字克莊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泊如諸生繇禁廷遷御史
六命皆耳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貼都
剌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
以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幕府諸耆陸文英羅慶
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成功可以至於久
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

長申皆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曰教乎其人五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曰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曰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

西五里其始末有熊耒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曰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炘曰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曰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其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曰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爲之先爾翕然趨勑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祖基亦旣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炘曰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嘗問諸炘曰今考亭書院昔朱

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淸邃可㠯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晩歲而後能築室㠯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玆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眀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霑濡焄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況夫鄕之遺老宿師微言緖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㠯相勉勵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㠯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

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朔

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旣盡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巳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巳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己治人之道大小相

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恩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営序之異不能無傷沴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乎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於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夫爲醫之道不止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

親事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
湖海以來盡平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
獨有以知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
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
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
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
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
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昔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以給
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囿
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
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統鈔五

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
而隱居於此州之仙人溪者故幷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於郡縣皆
立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
燮理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
巷歎其圮陋弗虔爲政期月簡易剴恕之效民安而信
之遂㠯撫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
無留難卜地擇材他工㠯改作斯廟其一也旣告成進
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
敢忘其初開物成務㠯興民用者有祭道焉事宮爲廟

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報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為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捄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吾民也置縣於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以皆輔吾民生者無間也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災害上無徵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謟事以於福禱

罪如他淫祠之為乎蓋曰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曰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强於敏學於觀感為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曰醫喻為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乖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與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鬪墜溺蠱亂腊毒搏噬蠚螫毋使有以嬰乎其外也修敘講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

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淩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爲之衣裳以宜其燠寒爲之食飲以昔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焫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

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宇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飭以大地之德爲德以聖神之能爲能凡所以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旣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癢痾疾痛不得不以爲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參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體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事著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

足以盡知國朝聖祖之深意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識思其憂乎如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釀金上送官府吏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於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天子置命吏託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修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維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祭

其能而嘉與之乃得㠯其優暇㠯行其長民之事出俸
金㠯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
於是邑士嘗爲堂醫之官者與夫習醫㠯爲業售藥㠯
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讙趨而輻輳不待摳率各効
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爲廟閈基之崇告干尺深若
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軒楹殿門兩廊稱之
其都宮有牆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
在焉邑之長邑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
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雘梁桷而
彩飾闌楯㠯石唐皇㠯甓祀享食飲各有器㠯明年丁
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旹事焉邑之吏民㠯予嘗待

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觴而書之集乃爲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卽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曰知乎天地之爲德聖神之爲能我聖祖曰爲制作思有曰盡其心焉凡爲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曰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修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修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辟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溼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曰上古之世無奇衰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曰爲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竝入雖和

綏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曰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帛各有攸司而蠲吉日具物數治文書曰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

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已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吏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已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修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曰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已爲法我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已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妥又寓神於他神

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旹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
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
焉而邑無他賦可以他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
餘歲豐民安麤有餘力乃撤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
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
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
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
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
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
夫爲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
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

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捄之者其職也是以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濡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蜀郡虞集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

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閒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以春秋之季修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醵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沴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焫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爲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以稱聖朝之意而爲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恆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爲郡土厚而

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爲學猶未
大有所興發者則昔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
具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
縉孫曰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
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朵兒
赤李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
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剛遠請曰其所
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曰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
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噩與其學教授鄧思泰經田
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
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醫學思泰乃白諸府

官所收大修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
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
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
不可闕然因昔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
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
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
師泰又以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人△
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
旹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旹此不具書賞田
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終

歸田藁七

記

飛龍亭記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慼榮幸隨而表之曰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曰示平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卽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冶亭宮本元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文

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嘗行邸去冶亭爲近上嘗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嘗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冶亭久矣杭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冶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描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上曰當雪昔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

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遊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鑰曰待朕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厤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祺朝京師始制先生號曰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異口數也嘗賜新宮名而冶亭名飛龍矣踰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冶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冶亭嘗未種松也上曰朕遊冶亭見卿書曰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曰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

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曰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曰下及郡縣守吏咸集於此曰侈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於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曰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顒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曰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一 榷茶運司記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郎獻茶利閱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緡自是天下乂安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於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榷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榷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涖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厤詔書省運司而已其事分屬列郡歲穫民

困採造懋遷覬望疑阻徵斂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朝廷遣使詗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曰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愼重矣於是曰脫脫木兒與薛公么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曰風憲淸强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曰操守之素或曰材智之優是曰皆能淸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閒利入皆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illegible]首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

冠往昔而公署久獘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
幣蓋藏疏闊乃請於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吕次出
俸金爲之吕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奏公厶自
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帑凡二千緡又至得吕增
葺吏舍門垣吕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
子錢吕具公膳朝廷所吕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
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國
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
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
然則其何敢辭乃吕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
有土有民出財用吕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

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樂所目保息吾民目厚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目聚斂掊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斂怨災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目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目相勉勖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弟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目爲法又被顯用使人

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於此可㠯觀政跡表人物於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㠯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㠯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憲立足㠯及人他官莫竝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錧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㠯贊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㠯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旹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閒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於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

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頤□知事厶郡楊杰□□□照磨某郡左仲良□□□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沈潛之懿敭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士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鎭靜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廳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得

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蜀郡虞集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凊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閒雜則足巳感化其心而爭鬬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姦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足巳立己剛不足

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恇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樸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久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州之曲郡推官於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暑者行縣稍閒必造予之廬焉於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盛謐昔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而不憚煩嘗宰湖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幷以佐郡有良有司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間知民事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

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
李君德芳字口口予雖末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
不間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
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説曰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
署庳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曰煩民也而吏舍司
獄之廳亦斃度地廳事之東曰作高亭焉環曰卉木之
實酬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厶人董其役功未
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旣相與共成此亭而相
謀曰國家置郡曰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
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
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嵌石於壁

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已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敘其意噫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二三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人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係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蜀郡虞集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卽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値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閒其重修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隆福皇太后賜錢而修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今天子卽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昔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旣紓息名

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於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
平章實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
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
列三王之次爲幸今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
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
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
君之屬筆於予也其咨度於上下也審矣且予嘗從事
於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爲宜二勿辭也乃爲
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興役越明年乙亥
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又明年丙子

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檐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㠯成大藩之盛觀焉烏呼洪惟聖天子躬修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㠯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於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玆江湖嶺嶠之交至於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㠯庶無外事㠯奪農旹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㠯服力於公上況乎禮義文

物尚有可觀於其閒者乎於斯旹也來蒞是藩者及歲旹之閒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目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目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目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目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陽侯珪目至元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馬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

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曰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剛威將軍完禿者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旣成曰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曰當其山川而集何足曰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頷頷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衞之郊東出平臯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鶩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況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擧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逸居安食之思而四方遊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

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旹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晻靄之閒道先世之功烈目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目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旹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目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目其郡治譙樓成屬予作文目爲記集昔者目文學爲職業既老

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庾吏宣子從子也實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於今四百餘年几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已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已爲己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貳經歷牛厶知事康厶照磨王厶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剌治中和尚判官王厶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厶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闤闠旁

崇廣道中闢郡長吏帥其僚佐奉詔令出敎條入而聽
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
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謹旹刻夜嚴鼓角所目警動其民
之觀聽而旹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
美目資遊覽者也其爲役也旹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
其旹宜而不苟於就是目賦民度材結構塗飾越二年
而後成焉於惟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
事各卒其職刑威慶賞赫然修舉海內讋伏莫不寍謐
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
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目謙遜豈弟相尚水旱之
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

旹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狃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㠯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㫁政刑㠯定民之心志崇禮義㠯興民之廉恥申孝弟之敎惇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皡皡然保其生業修其貢賦㠯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書㠯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

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東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於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以昔取足於山曾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竝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於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實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

趣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甓土石更㠯完壯高而危者下之㠯卽安卑而陋者增之㠯改觀丹碧輝煥黝堊皭白儼然高堂寬廠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官吏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庋藏之室獄庀之嚴固廐逼之細徵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爲陂塘㠯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㠯絃誦之聲無問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國朝以經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況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漸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亦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臺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著燭愛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愊無華相與

輯睦㠯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閒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捄止鬭突之徵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拊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迥絕人世高斸空洞故㠯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

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靑城山來叩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公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旣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閒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敎之託獄訟征徭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莅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

之事曰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遥徜徉於無爲者乎俟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曰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曰自託於高明之臨淸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〻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曰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曰優游閒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卽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

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茂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靑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觸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面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靑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

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搭不臺倸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㠯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㠯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屛樹翳塞不足㠯周眺望擬峴之臺可㠯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知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有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囘於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㠯竭力㠯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闤闠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

者乎愁憂詬困盍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盍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災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道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旹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稱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道園全集卷三十終

歸田稾八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盅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謂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頗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

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曰其從豫章得之者面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旹氣象爲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旹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愼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旹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曡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㠯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顚沛㠯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㠯爲憂

乃爲絕物孼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閒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

自克好靜坐故㠯所聞告之㠯爲之記

旹中堂後記

皮㠯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旹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㠯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槃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㠯意中之予曰旹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言必有㠯大啟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㠯言之雖然槃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

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旹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旹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旹中之反也旹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已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曰靜敎人其後曰莫如持敬二之說要矣其後又曰爲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愼恐懼求旹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旹語其弟若復得吳子

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㠯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詩書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㠯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公㠯先世之餘慶出而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

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爲學者飮食而敎之
又於歲旹具酒饌蔬果率長幼目享乎先祖庶乎凡吾
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焄
蒿肸蠁如在於斯庶有目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
畝之租入別儲之目備斯堂祭與敎之用而請爲之記
焉然後知元璵之眞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
莫重於祭莫切於敎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
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昔王之制有所不得
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已者
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
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

諸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廟焉以爲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聯屬其族人矣而況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閒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閒其耆

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曰所當爲夕入督之曰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遊末以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眞知古道之可尙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行左右進退而無間於是斂福胙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疏戚之情勸酬頌祝安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尙有以推明其說而品

節其事曰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於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淸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卽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皆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於聖人

者觀乎天者也觀於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違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閒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閒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

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為學人之所以為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為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為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

之曰邪旣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曰禮敎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顧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㠯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轍履常甫教二子於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文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歿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㠯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予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修身愼行㠯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於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

微而力克治之則有潰冒衝突壅底沈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旹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敎也是以其旹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册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之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

純叔子操守之正曰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几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也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失大遠於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曰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遊已數年今歲西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眞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

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失岐路之差則不可已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已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旣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於昔太史奏眞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代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太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嘗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

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旹鹿菴王公左山商公靜軒閻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示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旹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旹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顒顒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曰類相從吾嘗爲彥和歷紀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

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歲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
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㠯執
政奉其父秦公於家第每有容至必擁笏垂魚㠯次侍
立客爲之蹴踖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
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晋賓當五星聚奎之
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於今五尺童子皆知誦
之吾故曰不可㠯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
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
蓋嘗披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句陳太微之間㠯求夫
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也煜煜一煜二亦果有如太史
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

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飭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壻龍煥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世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淵稱龍伯高之語以榜之曰謹飭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淵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昔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飭之辨何其曼

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昔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覩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函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劾之不至者猶爲謹飭之士旦愚觀之果能旦謹飭自勵雖旦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飭之爲言深有戒飭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己者如是其全於是愼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飭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

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裘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巳爲謹飭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閒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託其佀是之非巳謬迷於當旹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爲周愼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爲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嗇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者皆必謹飭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巳由敬而入蓋曰戒謹恐懼皆謹飭之事其可巳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巳不敬也欲知飭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內修爾

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飭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曰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惟有而不褻歷嘗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友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郡曰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

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㠯受命於天託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境土之近耳目所及託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尻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閒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蛾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榦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其傍淸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壻徐庸不遠二百里持㠯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㠯遺之繼又請范君所

㠯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㠯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　四傳㠯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二全其柏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棣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修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㠯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㠯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劫志不行矣

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閉閣而能有以及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於官溪溪之委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以此也淮之水滙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煥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閒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夐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笋撫之華蓋一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慨世拯俗之意而遊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簫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目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

而思其風采亦足㠯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沉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己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閒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傅會㠯爲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㠯相娛玩非必眞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㠯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眞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元契遇合眞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褻穢之迹從容接

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㠯几念之起見謫於天㠯
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㠯因循荏苒之燕暇㠯
至千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
所知識更得㠯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
助之波乎因書此㠯遺其觀之主者余君元谷無重貽
愧於玆軒之高明可也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
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
焉淩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㠯對之浮游於塵壒之
中沉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

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於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樸之鄉以其樂易之誠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爲風氣日降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曾祖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

成而公已去世嶶不得請一辭㠯表之因其族父耆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㠯造乎高明之域矣夫小智自私而自㠯爲高曲見陋識而自㠯爲明輕儇㠯相尚臆度㠯爲知則其念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眞所謂霄壤之閒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㠯得之內顧於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淡泊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㠯考夫聖賢之

學踐夫古人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淸予將謁浮邱伯之神於山上尙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尋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得爲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爲

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
陰一陽互爲其根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
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一靜相爲體用而
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閒斷也周子圖說所以闡乎易也
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
所其止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
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
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
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竊以學者之事擬之而
言焉人無欲故靜 二之一 之一 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

爲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艮之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卽主靜之道無疑矣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

天理之節文也故初昌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昌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昌知之卽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昌文學躋高科昌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昌高視一世夸耀一旹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昌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昌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昌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爲學質樸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二靜而浮薄者昌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昌爲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

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己方貧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繼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適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己作也昔人之言有慨於衷則承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

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敎孰有加于程子之言
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
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爲獨高別支曼衍而西
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
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佀有已勝之者矣其卒
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
焉此又何由賦之也邪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
之生意沛然佀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哰
唔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佀之且聞其好
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閒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

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樹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績㠯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㠯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猺記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㠯來嘉惠遐域愼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㠯遂其生養之道祭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㠯無閒然也地大物眾豐豫繁息而有司寖弛於無虞而慢絫之漸興矣桂林之所

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瘴癘皆
起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
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
之若所謂曰生猺曰熟猺曰撞人曰款人之目皆強獷
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
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
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
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
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
懦弱尤不免於動作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

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格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誚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脈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忠信廉介之官蒞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以處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猺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

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㠯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㠯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峯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公㠯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㠯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三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猺源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口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

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三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辛等二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朶兒只顏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攻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潰猺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十口歲願輸租三千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級猺寇盡潰廢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袍笏得偽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八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

二十餘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倖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嗣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几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三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諜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師屯兵萬戶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巳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三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

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卻保山頂下矢石巳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巳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矢箙爲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得世爲猺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朙等三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巳竄諜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旹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陸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盦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

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淇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逵擊中廓屯營廬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開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八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雞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鞠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礧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爇之韋十四棄其眾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

新淦道險糧運不得前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詔又以江西行省ム官統ム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述失海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ム總之兵旣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沓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沓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擒古沓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二人初九日慶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栅州皁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萬戶哈剌不花殺千戶乃蠻歹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

兵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横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章包弟又遣萬戶劉厶與答刺罕及願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蛺水礶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著封畧藉曰少安矣公之同爲帥者某人厶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曰公功言於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爲遣使賜對衣尙尊曰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戶鎭撫州行

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甄囊加歹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ム僉事ムム上公實蹟凡幾章達於朝而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譬諸嬰兒饑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爲保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及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獞人以制猺獞強而敗假款以制獞斂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竄散匿漲潦侵則乘險出不測此又天資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木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日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

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
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
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
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
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
公優爲之是已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巨
答剌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
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闡紀律巳當險要
之衝焉慶遠深入南山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
散未絕之寇目增月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
其間巳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

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且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且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閒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猺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吳顒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其宮於旣燬宮有別室甚幽邃謂之白雲深處顒德喪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貟定鄉貢進士范淳旣爲之記而又求余言焉問之顒德其宮葢與秋屏閣爲鄰余聞曾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

涯爲章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於山者莫不見焉蓋再三往遊而樂之不忍去又欲奉其親曰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兄弟皆爲大官南豐自倅越守齊守襄守洪守梧守朙守亳守滄皆天下勝處常奉母曰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眷眷於龍沙如此而卒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願也今朙德何修而能安其親於高堂曰久其親之樂乎曰南豐之不能得而朙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曰養神煉神

曰養虛餘陰不存純陽粹剛熙熙然其常春也無四時之辨焉是故雨露既濡雪霜既降候衣燠涼視飲食寒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剛德其有聞於其師乎是爲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雍虞集記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滙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瀦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

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輵轕地勢囘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陰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堙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至淸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係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玆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嘗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卽此湖爲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偕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

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爲堂萃學者
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
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雩詠歸之地郡人士耆艾童冠之
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澈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
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遊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
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
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
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
執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墾壍殖利鳶飛魚躍之高深淵
以汙萊之變易川泳雲飛之開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史
民失及昔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

之爲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畒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畒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榜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僚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廪膳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

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浸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之
勸曰承王君之志而幕老亳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
志按得其實卽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
清流集淵然而止水渟生植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
而郡將處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曰爲之勸
而放生風雩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
督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旣而太守洛陽楊
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
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旣盡予
得曰與文武吏士酌芳泉曰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
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曰得皆措

之宜者曰予旣老而僑於斯士也命震卒其訓導虞登

而曰其府公之命來求爲記蜀郡虞集記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禮曰行其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祈秋報有水旱疵癘則禱之揆之有其義接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久矣邈乎南邦而泰山之雲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薦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新美之其出於憂

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方而論之東則主生嶽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而及之是以有比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阜林木怪異嘗見人用弗盜廟始作焉以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衢巷鬼神之祠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三月監郡曲薛提同知郡事亦鄰眞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於公說李德芳曰昔有事於廟而屋室圮壞於蝎虔爲弗稱五月洛陽楊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澤知事夾谷立照磨王

豎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明之所萃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曰爲可曰庇己而有司弗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里之民而民應之三君者各出月俸曰爲之先城居之有力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曰助郡錄事之長口和尙居近於廟有幹材曰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美工必良未期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徹咸革丹青黯晦一變炳耀胥像之設獰威惠慈各當其狀禍福警動稽首畏服牲載醴幣遠近狎至其民曰爲爲政者之撫己如此噫幽明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曰苟乎哉明年十月己未聖

天子見帝於郊升配太祖詔書宣布恩澤滂沛山川神
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以下稽祀典具牲殺器皿冠服
執事屬吏咸在升降俯仰衆樂竝作迎休導和以稱明
詔千里之內耄倪感歎而言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
其何以答今日之盛哉皆和歲豐安土樂業仰事俯畜
奉公上之供上以知帝力之我加次以見官政之我惠
當與神明之祀相爲無窮豈不盛哉予方東遊匡廬道
過郡趙君以爲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速之故爲之書
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爲義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則爲之盡

乎己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爲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至豈曰假之而非有襲之曰爲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微辨之精而不爲客氣之雜也決之曰至健行之力而不撓於外物之誘也曰之事天曰之事親其原同也曰之事君曰之悌兄其分閒也行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曰之治人而人無不通曰之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爲義之極功乎其孑孑於一事之末者譬諸潢汙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竭矣是曰君子貴乎知本也亳之君子有居溧水之上者曰趙君閒之榜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攷諸義者固已詳且

窮哉蓋聞剛之夙喪其親也有二弟焉長者方齠齔幼者猶襁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勖其成無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授室也其大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慈惠而習禮親戚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三弟三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以至今日何忍別營私有乎剛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以奉公上之供以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辭三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以百畝為伯氏壽剛之曰吾亦不敢過為虛文無以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為之儲以待可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凶剛之出其餘以給不足飢者與之食病者捄之以藥

殣者送之以葬孤貧不能嫁娶者有以助其成鬭爭不能平者喻之以理而化年且五十以行義稱臺府郡國累辟交薦一無所受詠詩讀書與良朋居善教其子至於能仕御史部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淸愼明敏有譽於旹而明之至於今欣欣然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明之之子雷澤長幕府於臨川及門者以予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爲義也大矣安得一言以爲吾親悅之乃爲之言曰仁義禮知之爲德行之人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明以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排難解紛忘己循物以爲義者蓋不知此道也明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以外爲義

者乎今夫隱居以行義明之旣得之矣推之以及人使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以優仕者乎

浩然樓記

臨川郡幕長趙君師舜爲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予記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以爲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弟兄思所以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二其一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爲門弟子言養其氣而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盛年未爲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

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乎鍾阜句曲之麓若識其先志則予嘗已書諸其墓矣今夫海內宴安金陵爲東南之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浮大白曰迎長風發長歌曰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然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然予觀子之樓有浩然之題而竊有慨於予衷者矣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敎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愼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㫖之

閒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自省焉酬酢萬變無有不中反求諸心無所虧欠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久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於玆五十有餘年戰戰兢兢而未有充乎父師之意是曰覸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夫將有告於人不曰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予心有所未盡也或曰爲迂濶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爲記

環碧樓記

古之爲民者士最貴次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曰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曰修己而治人則士

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違者今布衣韋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有所不暇畎畝之外掇拾錙珠鑱刻機智生息可以饒足而君子之行慊然此賢哲之所憂而近世之往往陷溺者吾從女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禮義之大閑修愛敬之恆節以事其父母兄長以育其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池沼治生之具取給於是穀粟絲枲飲食服用無妄費無巧取公上之供無缺鄰里之好無閒所謂士之農者其庶幾乎至順庚午鄉里告飢人不安其居維翰仰事俯畜靡有遺失濟飢賑乏樂施不倦猶能稍存餘力成樓居以奉親讀書名之曰環碧

求子爲記之久不暇孰筆問其所㠯命名則曰其樓據平曠之野四外奇峯秀嶺皆在几席而黃巖之水紆徐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㠯名也乃子爲之言曰爲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尙寬衍而不取渙慢登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㠯成其業焉近世搢紳先生有云二事不偏廢爲傳家之永圖其在此乎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終

歸田稾九

說

海樵說

斡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

為家蓋言非木不可㠯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於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二壞也取其材不可㠯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㠯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㠯去之人不可㠯奪之其不

可㠯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㠯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㠯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㠯給己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旹之材㠯足一旹之用生一旹之人㠯成天地之功旹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格強勉而無㠯成其能旹至而不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託觖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㠯待旹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將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㠯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遊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爲當昔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再傳而得孟子儗諸天子諸侯之族而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

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㠯當之前進士爕理溥化為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為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㠯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㠯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㠯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為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册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眞為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旴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

求爲之說曰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曰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邱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眞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眞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曰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員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擬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非平之謂乎

新喩蕭淮仲父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父之父字仲父其從父適之求予爲之

說無以爲說也然予比游嘗過江淮之閒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汙澤之瀦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營以贍軍事其在民閒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踰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眾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衞衝言耕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蠶之饒南不及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乂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

也知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耕易耨發斂㠯旹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父始是爲仲父說

劉瓊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瓊溫玉之德也故㠯爲字而求予申其義焉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於朝者使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眞玉也蘊之㠯纊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眞也不然則石之佀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尙德之說也石之佀玉者不曰白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

礀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曰之而禮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璋爲瓚爲瑚璉爲鼎彝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玦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曰爲用硜殺而鬧抑則不足曰爲聲是曰溫之爲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悤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礉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顚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岌乎其危矣是曰溫之言其眞玉也哉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

然諾敏職而守法愼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垩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愼趨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耻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旣歿予嘗識其書後曰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予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曰爲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

其可不則而效之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勳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雜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曰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敎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爲可朋友自此視而勖之可也

趙孟昌㠯順字說

浚儀趙孟昌㠯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㠯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㠯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㠯事天者此也子之所㠯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㠯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㠯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㠯開其端而啟其識不得於聖

經賢傳之旨則無㠯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㠯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㠯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㠯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㠯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㠯順於今淸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㠯信字說

浚儀趙孟誠㠯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爲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媢嫉之閒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爲略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忠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敎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

自不妄語入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𠂹信之一端也𠂹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機謹之𠂹行事之際而一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𠂹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

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蠡牖以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況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卽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閒矣且晉之爲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旹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旹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

之旹也非無朙也不用其朙也必有靜也而後有㠯啟
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㠯生其朙晉也果欲用其昭乎
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
闇室屋漏之中有㠯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
朙朙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
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㠯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㠯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㠯生
有不可㠯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
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
所尚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

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㠯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㠯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朙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㠯至善字其幼子不㠯泰乎噫學聖賢者猶㠯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㠯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已之德不知所㠯朙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㠯朙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㠯期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曰

授學者朱子歷傳師說折衷補正定錄㠯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況吾鄉大儒搢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㠯一言槩之也

黃勉子勖說

亹亹懋懋勖釗茂䚻勔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勖名勉字勖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臯陶之所㠯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亹亹文王文王之所㠯亹亹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亹亹之功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爲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有㠯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

勖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
㠯爲子勖言哉子勖用志不雜修學不輟眞有勉勉之
意焉蓋勖與勉之爲言皆用力加進不㠯已得爲足而
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
曰百工居肆㠯成其事君子學㠯致其道彼梓匠輪輿
陶冶追琢居其業㠯致其精久其藝㠯造於成非勉不
能也君子之所㠯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
謂也先王之旹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
易㠯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㠯變之也周道既
衰異端竝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
失傳之憂是㠯著爲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竝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㠯勝之於是其閒聰明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㠯爲功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久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㠯爲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葢其知或過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也學者由是而勉之尙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勖之父兄師友誠有㠯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眞信聖賢之言而易爲他說之動搖或執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

或迷於歧路而不識其差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子勛姓黃氏家臨川云蜀郡虞集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集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慼甚喜但論及學春秋之說倡專主進取

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末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語春秋耶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眞學者卽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己所得而折衷之以見其所學豈非閩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旨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

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㠯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猥㠯集嘗執筆國史儗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㠯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像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略見其詩集傳名物鈔而愚陋又不足㠯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㠯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負無

目遠鄙見敢與牽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
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
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目定國是非常人之詞
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夫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
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
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
豈非門人之言足已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
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旣見於諸門人之所序
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已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
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
禮幣二敢因牽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

閒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已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卽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已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闘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所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慰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已考德問業固所願也

答劉桂隱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作如指諸掌

此足以見足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阻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諭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惶恐足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曾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至若集也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敎授齊魯不輟何敢望其萬一哉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滿盈千源竝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旗旌戟前簫鼓在後賓客就列雅歌投壺波浪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不暇應接是故

呫嗶之小子迷瞀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葢不足怪也高文典策俾弁末說不亦難乎姑述誤聞㠯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今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㠯隱居奉親爲樂葢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原不宣集再拜

銘

虛白齋銘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元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旣清旣廓氣容明新庶物咸則羽衣有儀燕居穆清迺取虛白肇錫嘉名沉景太虛接軌貞白先生之稱世豈多

得天垂休　光賁於邱園寶我穀神守我幽元冥升在上日月于邁顧懷下土福祿攸介式詹艸木我行戸庭風雲裴徊霄露載零齋居孔明夙夜敬止㠯祈繁釐㠯報天子沖而不盈涅而不緇上帝臨女永勖遐思

方牀銘有注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牀於居室爲之銘曰

晝安㠯恭夕斂㠯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修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牀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

安必定敢曰耄老弗愼中正

先君硯銘 有注

硯先君所常用者旣亡而復得銘其陰㠯示子孫蓋距先君之去世二十有九年矣

端而溫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趙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㠯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缺折衷補擬百鍊懸鑒照

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郡公遺象贊並序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昔棄諸孤三十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㠯泣血敢述前德㠯示子孫其詞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迹先覺歷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世競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

容恂〻與〻知者寔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庵老人畫象自贊

世家岷山之陽生身衡岳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逸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瑤素仙毫不可揮寫聊采靈芝以寄遠者

孝女贊 有序

金溪縣因金溪廠而名之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廠以治之寶厤乙巳銀絕而廠廢宋開寶初始置縣時不產銀久矣而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取之有葛祐者官强之莅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克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穙烹之本無所得縛祐搒掠不勝其苦祐

無子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囷憊因皆自投冶中死縣令黃厶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孝烈又感去其害也祌而祠之本朝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病之獨金溪㠯二女事聞得免大戹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延祐戊午縣令李有又新作之民閒歲時祠祀維謹有詔祠在祀典者則有司長吏行禮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爲之贊其詞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羅乖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捄投身毒烟身盡義著苛政亦息民㠯永寧無愧血食

元帝畫像贊有序

元帝像吳興趙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臨也囑青城山樵者虞集爲之贊其詞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迺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崖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晉階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若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眞儀子善記録審而傳之下土瞻矚傍有介士玉版金籙曰帝告女錫爾榮祿冉二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光滿屋取燭急寫神運掌握毫分無爽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匵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祕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司泄其元躅

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潔㠯熏沐臨池擬容識㠯元王有得之者昭事無瀆上帝臨女孔降百福

辛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㠯天倪人迺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㠯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㠯深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有序

漢丞相諸葛武侯㠯建興五年出師伐魏後一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三十九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審定

以爲子昂眞蹟雍虞集爲之贊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帝蹇蹇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辨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儒臣進思盡忠爰致筆諫寫施屏風考文取藝集思廣益游藝之美傳世無斁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大悳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眞蹟雍虞集爲之贊其詞曰

侃侃郎署蜀漢遺臣報悳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我遐僻懇懇陳情以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敎孝

教忠百世同尙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賡實勞我思

道園全集卷三十二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三

歸田稾十

題跋

跋劉資深墅莊後

淸江劉氏墅莊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當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爲靜春氏作墅莊記始有以啟學問之大原以達其則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爲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墅莊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爲墅莊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

爲之醫而藥弗飮焉終不足㠯已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服力行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墅莊之興至於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於雲仍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孰矣浚之㠯忠厚之源潤之㠯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㠯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㠯嘉穀稊稗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稊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嘗焉播焉其有穫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實可㠯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眞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眞僞之辨蓋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曰爲樂而不待於僞爲也惟君子曰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眞矣讀吳先生爲劉天爵作眞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三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顯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曰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麻己巳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

哉嗣日往謝之道孫曰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岡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曰爲最勝處曰嘗考之紹興艾氏曰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嘗遊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

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皆文相尙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昔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爲靑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旣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於承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稽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昔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於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淡悠遠平易近人古先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崇高隱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

爲哉相望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遼絕敦厚之風猶可繼邪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皆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爲其母已不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多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已從官登二府矣檜何曰有此言也昔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餘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宁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
忠獻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
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爕理普化舉進士高科
有斯文之好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眾
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
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以王爵食順德實
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邸
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歎然而物不能兩大譬
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
此豈有常乎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略著功及夫危難之
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

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流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後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曰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

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淸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㠯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一松柏千仞起於毫末德榮其毋自卑而愼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爲分之所得爲力之所可爲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㠯其有餘分諸親戚鄰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隸兼并無遺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昔宜而推

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昔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譜纓華宙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隆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亦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鄰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緜遠始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省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穴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爲欺速報以自衒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以故宋南安守仕於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氏之遺至其鄉石記鍾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愼之至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皆文獻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

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覬曰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曰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竝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曰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閒人文竝著譜無遺闕而拨察公兄弟三人在故宋皆竝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曰來

金谿又其一族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
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
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旣自爲郡
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
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
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有刻與簡冊不謬又詢
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
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世者集亦
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
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墨莊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如橋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宁二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巳下尚多有之内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巳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同本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爲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巳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遊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巳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世矣

題先丞相寨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屋劄子眞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旹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爲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他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旹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卻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爲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

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旹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處晝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與合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昻曰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旹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未冈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幷曰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

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忭等書具見先生所答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書之說眞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學者凋喪古道淪絕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三月後學虞集題於臨川城中僦舍

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

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修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嗚呼此豈有幾微背謬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疢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明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黃子盅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爲雜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見知而不爲之慍眷見用而不爲之喜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一　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甀甕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曰江海而不足必準之曰天地烏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

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㠯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㠯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㠯澄波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盅予中自其少旹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迥猶懼小人之不勝也

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歎至以顏子目之當
旹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略
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册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
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天下語以
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
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
所至而論定於孔子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
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容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旹同
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
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

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曰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盍曰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宗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番裝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祖姑歸於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

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巳歸陳之明年巳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巳漁墅陞正郎封宜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將適臨安道過臨安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於邑南門之外習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巳官來崇仁十月宜人巳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迓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當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中云

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曰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
為運使

跋柳誠懸墨蹟

予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昔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磨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郫人冑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寳經眞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釆飛動至於界畫粘綴硬黃搨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詘几格臨玩僅半載博古好

雅者㠯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㠯來
白慮消盡昔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閒則亦不可謂全無
累於塵影者矣而諶致榮乃得柳絕交書墨跡與石本
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
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㠯與乎五色之觀雖
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遊也無愧色歿而
爲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夫之謂歟故
其所爲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㠯好事者雖復
巧取旋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爲其諸孫杷所得和氏之

璧不毁於秦庭莫耶之劍終歸於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黄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待於盡見其眞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㠯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署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几經傳論可不可者捃拾幾無餘焉客有持㠯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祿於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旹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餁㠯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

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幸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己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麤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昔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以莫適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歎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方以皆材爲顯官於朝公之敭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著

是乎凡爲人後者可風矣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攷盛行於世凡爲六書之說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書之將刻梓以貽

諸好事集㠯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㠯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繫非若近世妄求妄與㠯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謚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在之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㠯爲當㫝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㫝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㫝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鋭然㠯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

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朮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昔聲勢可知矣是旨郾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鎭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旨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變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昔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

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卽書中所謂長者亦不曰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曰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麤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昔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卻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佀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眞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曰此皆進學用功實至於此也然竊觀其反身曰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

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
愈切是已於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
濫一旦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
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牆壁已爲功者朱
子嘗歎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
先生之門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
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
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於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淸先生已爲其
詩泊然冲澹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

爲者表志願也蓋㠯儗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
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
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
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
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㠯斯言也想見四君
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幼嘗遊楚見屈大
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世
或傳之而畫者㠯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
勝其志氣乃㠯意而彷彿之佀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
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
閒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㠯得其高風

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㠯求之雲漢昭回庶幾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郡宏父得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㠯達其精蘊是㠯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歎而不忍忘若此乃爲之述贊曰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㠯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㠯明其父之心㠯爲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

雍公曰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立功采石昔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爲先公所重即錄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阻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勳勞於國家凡文武才略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牽連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國家列聖屢有修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曰補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略定思陵起魏公於謫籍委曰江淮諸軍聞之手額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

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尙愼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㠯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荊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因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荊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荊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㠯信乎荊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㠯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已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旣亟稱之危太樸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況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潛曰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霑

雩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久則又以爲不足熟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旹而讓在已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可不務乎尙彬者吾從元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賜爲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矣前史官虞集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㠯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皆治文史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江西提舉學校士人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㠯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爲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㠯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

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壽徵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爲而爲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曰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憲機隸書孤山王公所爲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參政所爲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寶玩而參政書清潤完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末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修整客諸公間風采藴藉與予遊幾四十年始憲史爲鹽官路爲文送之情誼

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雖州府君已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雖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繇陳氏姑爲依焉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佚罕存者從表姪宗紀曰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雖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筆集覩之爲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眞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使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岦從日者長

部郎官職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撥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峕所賦手書巳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夔峕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於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俛仰今昔感泫潸然尚書裔孫元吉舉巳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邈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巳下稍爲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目障爲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一十二篇示集蓋三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篇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尙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內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寖失其故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閒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

大將又有若武穆者宣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
觧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
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别
爲卷俛仰二百年而感慨繫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
修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爲說若此者可徵尚
多乎哉

題歐曾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眞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
資僚友之考訂者謙摯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
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
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

不既多乎

跋黃勉齋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黃山道人積精鍊神浮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須召發命以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罪寬荷皇明之下燭揆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終匪適時之器莫逃過實之譏烱烱丹心每若藿葵之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災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出晝遂傴僂以循牆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啟惟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清燕念舊履於棄遺三公闕敷奏之言一札布允兪之旨重煩馹騎遠訪羇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文毋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底於清夷竝育羣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効涓埃亘室縱還何補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臣賜環顯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錫恩
霑草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
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臣陳代逢聖明謂帝王之制
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座細書已納於石渠庶幾一
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
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慚衰謬有召使令疾疢日加不
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霑漑醇醲
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菀枯勺水
實虞於盈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隆扶日功厚補天
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

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
固顓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
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全集卷三十三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歸田稾十一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略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紓其憂顧毫髮有閒則舉體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於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固東南一都會之奧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

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勳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見歲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承相以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　自以爲功乎且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

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吕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守燕琦爲之啟請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部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寶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寍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吕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能興之民吕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吕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吕異乎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宏遠豪傑畢出羣策並用當則

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曰奇材在禁近有曰經學定討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勳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曰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闥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斂妙用於無爲而緝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居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䟽起南海人用辰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期月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恆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曰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曰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

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卽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糜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庾之羸糧以給之民民大悅然則是不可已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宣王觀諸舊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

於穆聖皇顧諟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於湖江作鎭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赤舄几几盜在海壖勞我師旅宣威孔昔不動色

言執訊獲醜㠯歸司憲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昔來載瞻我民休休㠯懷遠人鄙夫啟處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顒二卬二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耋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毋㠯公歸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吾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㠯紀其政來徵文㠯刻之得其邑人文

書述郡守中大夫語都刺列實跡㠯上請命府憲司者
及前進士三寶任邑士彭炳所爲序兼取於學校閭里
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
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㠯宣知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
非文無㠯達因一法之善者一昔之利尙可使後來推
見㠯成其餘況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
行之可㠯百世推之州里可㠯通行不出於斯世乎譽
而眞使民不忘者其可㠯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
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
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㠯受役升合
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昔而休也五十都之田

工役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田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田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田四百之細民配之三十之人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田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齊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貴之制者驕很田生變一

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鑿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常平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旹糴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

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茇舍資糧扉屨酒胾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糴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㠯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㠯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㠯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略也國家立鈔法㠯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廷憂其久而有獘思所㠯救之㠯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擴而狃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㠯爲姦袵利刃㠯拒逮大張聲勢㠯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葢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㠯

捕之執爲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
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
吏人因爲姦利輒波富者而索之艮善至不得休息君
察其誣妄不輕追逮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
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卒吏望風入
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
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
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賜驗卻之君受而察之
踰月得屍於山中而其兄厶殺之也僧不文引黃貴淸
告保僉殺其兄者君鞫之責不文曰汝殺人而誣他人
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

脫己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㠯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羣相率㠯訐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㠯厶年厶月厶日上厶年厶月厶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㠯例遣官遷調閩海守

令与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皆
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爲郡判官巳綏撫經理
之所謂極當皆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久
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巳大儒敭歷臺省寬
大嚴正英宗皆嘗極諫放燈事皆人比之蘇子瞻泰定
中七徵不起天厤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
爲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
哭旋巳捐館陝人至於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
書於公焉盖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員保與君
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巳君之行事爲師法而
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

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爲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㠯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倀倀我民孰父母予哿矣富人窶貧已瘉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歉盈倍徙蹙二 同役君來顧斯㠯均㠯平出無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㠯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爭從容敎言孰侮孰誣罰莛有詢實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飫之酒姦軌汨藏外絕不虞柝因陝夷養恬疑舒窮山深原樞牖戢戢征呼之卒無所噴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慚君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嬉謹畏自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頓㠯享㠯食繫

君之錫老者曰衰壯者曰興君之所成民得㠯稱山有松柏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蒞州視君之爲莫不具修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嶷然其前其巔峻而竝銳能出雲雨蓄神飀凡水旱灾害之禱無不通焉蓋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

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卒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於是祅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昔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祅民嘗至此故民聞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冢墓巴上書繫

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爲徵拜議郎蕃武
之禍曰黨謫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冤下
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廣教
僧寺而山顚并祠南昌尉梅子眞與叔元而唐鄧葉二
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
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旨告民曰周人曰諱事神而名
不已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已爲未安也洞庭有山已
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
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已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
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
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欒豫章之

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册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
寶之冤竟㠯身殉風節凜然可㠯謂之神明者矣吏民
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敎民事神之道按
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柏梁橋欒巴廟曰顯應廟大
觀四年封巴爲沖惠侯顯應廟矣其山巓之祠與梅子
眞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眞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
欒君生旹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
禱有禱輒應千百年㠯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
金石可徵攷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國朝大德丁
未予罷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 神至縣治大雨連夜
嘗識其事於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二十四年爲

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鄧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邑禱拜跪未終薌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四興簿至祠下悃愊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雹已作於門廡駿奔旋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溼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皆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載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旃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曰傳之予圖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旄倪

覃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閒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皆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霑渥焉是皆保童悉力禱祈已爲己任齋戒兼旬而不倦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竇協心焉必得雨而後已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

有敎維崇其阻九陵豈翕豈舒與雲俱龍興邱作神朱紱赤舄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於我故懷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孚與禴禋禴禋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旣阜酒醴維醹捭豚爲羞有胾有羹神來碩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爲嘉爲喬爲棟爲楹爲美爲英寶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閟甍其奧矣流動瀰盈昔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

勸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兀氏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鄄城縣占籍於塔思火你赤萬戶之軍以么年么月么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歸祔而葬諸鄄城縣李康堡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鄄城四十里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諡以未及請諡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保童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爲職事嘗見予於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於是使和尚覃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朱禮邑之

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勸於世者故爲之書其大父璉赤嘗爲昭威將軍山東道宣慰司副都元帥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於帥府者非勇才親信莫及也既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萬壽山廣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略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荊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以蔭讓其弟山住從弟朶羅歹爲京畿廣衍倉使及終吏大虧公賣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憂尊弟之無室也買舊產

之役於官者爲券已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貸朶羅歹使
千緍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
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
一十七年例革除興國路大冶縣達魯花赤已治辨稱
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
蒙城有濁流北行人弗避於常邑人歸罪於水公已私
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信於民者而爲之誓俗已變
焉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
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已賜遷忠翊校尉相因倉
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内惟謹陞嘉興等處運糧千戶
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信校尉温台等處運糧

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
副萬戶親運米二百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
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
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曰實京師曰航海爲便
常苦舟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措吳人朱張二氏出入
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出卽深
曰行風水甚便曰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曰
進重利厚爵曰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
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
公曰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
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曰舟壞敗事公迺

預日運費借之使買木曰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盜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爲之封識皆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日肆虐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爲法運官船主虎卒水工碇手之屬得相收倚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溫台上至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溫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關撥而散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溫台登舟往復不年公請悉留錢溫台舟人受訖

㠯行六日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㠯次受之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於朝至則受之民㠯爲便七日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　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爲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橐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閒監司率㠯鹽草爲辭而執掠之無所得爨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蔬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㠯出常賴禱祠㠯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凡十餘處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爲中統鈔百笏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本千緡㠯貸人收子錢㠯供其事罷官給之

賞而歲事豐備舟行曰成山爲望常苦霧起不見而盲行曰敗公請立置成山祠曰禱朝廷從之十日舟至直沽則市師之人爲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曰爭鬭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食於市而爭鬭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大剌朱丁者與公常同爲千戶公曰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猶舊職也公白於朝堂曰厶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可念也薦曰自代當宰然之而公曰懷遠大將軍爲州路 魯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

害情僞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吕自見而遽吕卽
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
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廩不充數江淮
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
歷湖吕助其不足而爭鬭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
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官不十
日卽吕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吕待而海人頗
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
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
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
朱氏周氏皆封陳郡夫人子九人長哈剌承事郎兗州

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
江路長洲縣達魯花赤別帖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
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蠻歹早世和尚安童道安皆未
仕女五人孫男二十八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鄆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先克
順允類起家剛威曰貳東師傀偶樵牧政在列詞有子
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
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爲是親相彼東南
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賦其受航海曰東千萬其儲九
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
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此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

珉曰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

張公神道碑銘 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元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爲大夫階奉訓爵爲男所封縣曰玉山勳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爲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後□□年爲□□年蒙恩奉被制書位爲大夫階亞中直集賢爲學士爵爲侯所封曰魏郡先世之賜履也勳爲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爲我序而文之曰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

之好不敢辭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
賢院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眞君張公留孫曰老子
之道日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
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
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爲朝廷宮
掖中外所尊敬於是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
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
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
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
文簡官位勳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有弟一人

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膴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昔引道家之言曰太盛爲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蔕於胸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丐外便養倅衢及澧遷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盱宣春三爲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公墓則厶年厶月厶日也其銘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泰山之側徙由河南淸河是宅開望之隆著於淸河本支扶疏子孫衆多文璀相唐表著於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於僥於歙盱之石衕大族之别上磜潺湲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爲士隱不至伏顯不至與乃生安惠抱道隱居泰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曰淳懇款鄉黨渾渾里門開府在朝天子有錫起家别駕曰佐邦國於藩於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世曰傳開府貞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郤侯退焉林邱嘉德孔修不競不逑觀稼於田觀學於

孰禮讓是敎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歷世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旣堅旣白其爵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柏蒼蒼賢德之符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終

歸田稾十二

碑

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世祖皇帝續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目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

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旹則亦有恢元之才勤敏之績
持文史議論㠯贊成於其閒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
僉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
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
世祖於藩邸㠯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
中統始建中書省㠯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
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羣
策畢獻百廢具修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旹專主
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㠯平
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爲命㠯分省往鎮辟公㠯行廉公
果能絕顧慮㠯定變天子 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

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㠯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㠯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㠯正氣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合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㠯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㠯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㠯退首相韙其言卒不敢擅署旹人甚㠯爲難公在朝久知朝廷㠯兵革初定農事卽廢乃立十道勸農使㠯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大抵㠯得忠厚欵惻醇儒循吏㠯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㠯公積

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會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内附民未孚於新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厶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

新附人不敢發一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旦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閔其羸而釋之鬭日餉饋而前曰公仁恕神鬭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因瘐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浙東

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譖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譖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於鍾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筭錢糧實曰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子寒飢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臺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獷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朘剝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曰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

改守池州㠯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㠯應之又不中程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幷功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昔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栢根括增田三千頃㠯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郡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發鄰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㠯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

徽謚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巳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

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

下偉然名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

内朝省府廉訪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

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生亾官張公孔

孫夢符持憲淮東嘗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

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巳

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

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

丞集以賓客從旹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世祖潛邸旹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彝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大中大夫監國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

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㠯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㠯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旹百取百宜侃侃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左右佐我興運參錯多乂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修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謦欬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承姦慝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踰直道㠯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邈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帥死忠郡丞勦熏

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海江之間千里奧區三治宣閩兩貳鹽筴憲軺屢陞郡紱增秩知無不爲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鬓烏臺鳳池孰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二有子世爲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沂江舊治還來遺風凜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爲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詩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城內附悉出其豪傑才智而用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而經營訏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職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昔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即受命在左右以門者之未素識也特勑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

之重聖[illegible]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覲天顏非臣
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裕宗於東宮
益見親信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
中爲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
分地以爲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
歲次子衆而只裁四歲耳衆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
公而教化所謂襄毓公也公兄弟幼鞠於母夫人趙氏
煢焉相顧未有以自見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
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
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
二子剛爽莊重他日可望也因使公事武宗皇帝而中

承事仁宗皇帝矣武宗總兵朔方鎭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內朝㠯玉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㠯爲機密符令之信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臥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㠯其章行焉嘗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㠯軍事入奏京師是嘗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鎭歲賜不㠯嘗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厶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㠯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

余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卽引所持撾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答剌罕忠獻王哈剌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仁宗還鎭京師以迎武皇帝仁宗得報未卽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仁宗曰天子在北方尚遠事急矣不於此旹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繫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卽遣李益朶而只乘傳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卽位方猶豫旹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卽位羣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爲汝所擊者太府卿勑誅卽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

請勿誅至於巳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二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卽日留爲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遺不絕竟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上聞爲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巳恤其家勅中書巳下百司皆致賻巳延祐二年四月厶日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飭繼室王夫人適公甫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爲後

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己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學則以自慰常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敝而浣潔不易惰處凝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衍飭之幼得見仁宗摩其項而歎曰其父忠勤事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遠事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

南行臺監察御史清劭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
公□□□□□大父世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
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謚忠定夫人米卜氏封夏國夫
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夏國公謚康翊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國夫
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
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
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文劉其子
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
飭受知聖明皆起家爲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
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

嘗奉詔書中丞遺事於其神道之石衍飭南來曰爲集
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廳悉其世求著爲銘詞不敢
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於西陲相昔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疾
威靡壹保族曰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楊之宗忠定
之賢乃啟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天子默有遐
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裕宗實由眷知二惠競爽
而弗及見煢煢孷孤卒克有踐公事武皇從軍朔方蹇
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
正順宗社之危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
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建成

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數立言有初具
在史策世祚緫邦極圭袞裳煒煒煌煌有賁永藏暫微
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曰報天子兩鄉之阡松柏桓
桓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瓛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
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
公神道碑

集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
夫亡金治亂之迹曰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
失苟有可徵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
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

世譜牒軼亡於兵可知者曾祖諲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顚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俊乂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目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功人之役逢掖不與得目世修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目國亡不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目自歸於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辟世祖皇帝建元中統目來深憂邦本之

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
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
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
矣是旹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
檄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旹矣其二也桑
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己求所以阻害之者
曰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
立臺舊例六部吏以旹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
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
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攜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
史也當是旹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

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疏漏彼因得以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因禍出不測而以疏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盜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晉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略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三也國家歲以四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宮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陸離以爲樂禁卒外衞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國家一日

之費鉅萬而民閒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儲普華者高良寺中之八也並緣爲貪虐尤甚公曰御史執而治之曰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天子斂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閒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曰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曰知義利爲要閒習法令曰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曰爲吏曰廉辨稱遂佐勸農之使奏功轉刑部吏

升大司農掾文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籩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飢即曰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給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奴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厶尚書厶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皆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

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

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㠯

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㠯增廉司兩僉事而拜

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

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右憲府所至率師弟子

員行禮學宮㠯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㠯

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

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㡯日卒於官舍

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於安陽聶村原之先

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

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

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㠯爲居公廉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㠯學躬執飪爨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眞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㠯爲斂眞介然有守君子哉㠯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徧州儒學正㠯御史大夫掾見知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廉訪

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使湖南天經蔭獲嘉簿冀寍錄事年二十八卒於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楝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煇炤燿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㠯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傅若金著行狀與其書㠯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

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繫於當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為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池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興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嚚竊我威命狐詐虎虓肆為百欺烈日嚴霜陰祅莫施㠯爭㠯抑不遺餘力峩二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豈弗亟弗徐攜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為傷緩則㠯靡分條析縷㠯極其理鉤箝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恆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猘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

卿奏其書旨乎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虔其常供有
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旨瘉嗟嘗
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旨陟垂五十年令子登
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
夙有冠佩歸覲其阡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
加彌尊有爵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全集卷十五終

歸田稾十三

墓誌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吕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廸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吕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爲衆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誦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吕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

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闤闠樹竹數個門庭蕭然外齋內燕嚴靖有倫戶外之屨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曰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温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虐之氣忽然消阻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逴逴皆自曰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閒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曰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曰禮言不及於官

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曰遣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皆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曰致其歡心寡娣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閒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昔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曰爲喪君子稱焉君曰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

笄君歿昔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爲己後明年君之親
戚門人與爲之後者㠯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
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彝來求銘君有文集若
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淸
敘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㠯觀其人
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邪堪預作期勿忘仍勿
助非速亦非遲可㠯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
川之金谿近昔郡之學者益㠯爲慕鄉吳公嘗喟然於
私曰陸子之學如靑天白日不可尙已聞其風而悅之
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旨歸其失之遠矣深可歎也
吾觀孫君敎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

敢爲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爲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恥有遊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以勖髦士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正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堡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爲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卽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

多氏吳者別之爲東門吳氏云世爲儒家而隱德不耀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㠯卓絕之學尙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旹竝起㠯其學敎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於吳有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齔㠯其女歸之他日子孫祀府君於書堂㠯文安公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寍主簿文盛武寍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校勘正字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竝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廷辟爲之屬矣是爲先生之大父而先生早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

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修文雅見稱於君
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曰
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曰繼之者先
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
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
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
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
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
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
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爲人可
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

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
之不㠯官不㠯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
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㠯居寒暑
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㠯長子老孫不求贏餘㠯自
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㠯助之宋亡昔有故淳
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遊其要㠯爲求
聖賢樂處崇仁甘泳中夫者㠯雋邁而能隱㠯其卓識
高志悉寓於詩自㠯爲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
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冲雅則其自得也
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㠯爲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
章揭公曼碩引㠯比諸涿郡盧公摯㠯爲盧公位顯而

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疏淡皆確論也先生初與舅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旹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從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閒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鄱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

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會㓜在室先生平常有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殁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没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卽席久之翛然而逝可以見其爲學矣銘曰先覺旣遠學迷其宗危者爲崇愿者爲恭不足之欺善默其容君子憂之孰爲汙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匇病其室皦皦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曰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鐘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敘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爲雍人後十一世□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爲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祕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考故國史院編修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

楊氏仲常目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宗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旣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旦暮不相保無書册可攜先夫人寘我兄弟於膝曰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文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讀之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淸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攷已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

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遺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
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敎也其幼嘗讀柳
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
非二國語嘗人已難其識民閒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
璽者御史中丞崔彧使祕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
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嘗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
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淸湘書院山長除
辰州路儒學敎授龔斗升以爲養然所至論學設敎饘
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
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
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

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爲說而無㠯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㠯爲諸傳不足㠯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爲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詞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㠯其平日愼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㠯究其學之所至未有㠯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㠯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

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㠯爲家慟哭而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爲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湘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免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厶方火即火又曰厶方火又即火民㠯火告者仲常皆赴捄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㠯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㠯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爲狀坐捕

謚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始命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方爲大亂也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姧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以尸諸市官府民家以安迺服儒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於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蔬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

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

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

以誌文爲請每一執筆興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

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敘而銘之子

宣次旦次豈皆國學生孫裕貺埴椿桂塤女適賈熙次

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

卷藏於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敎我親孔艱保我覗傚學而自信行

而自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

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邱土明復爲人孰待來

古

皮槃維楨墓誌銘

皮槃字維楨臨江路淸江縣崇學鄉下熾里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官教郞知平江縣事巽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廕授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滔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雍郡侯𤣥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槃曰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曰文學稱於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皆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爲重事薦才爲已任皆爲書達於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粲爲之客甚見愛重將署置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爲意而知己鉅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二人長適同里楊厶次女許適同里姓厶次幼粲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二月十九日其父葬之

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向丑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槩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槩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倡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慼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於茲噫

故修職郎建昌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皆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成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贈承事郎雲翔承

事郎生通直監南嶽廟賜緋魚袋璲通直生文林郎京
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爲曾大父禮部尚書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
豐城宜中君以爲大父奉議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
君以爲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以景
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尚書夢得寶鼎於狀元
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
奏之以官必以爲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
句稍長嶷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
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以歸昔方多虞閫臣急於
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

廣州大祖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
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祖
除倅韶奉尚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祖死於兵
而尚書南邁至於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
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
事去矣吾何以生爲遂死踰年計始至於鄉君服喪如
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甚盛將爲不利於爲之後
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
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其平卽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
已獨歸櫬南海則以爲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
能盡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

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壯固已無可奈何萬一尚書旅櫬不得則見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尚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鄰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訴寇曰故尚書留經略之棺也寇爲之感而問曰故宋留尚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尚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於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錄用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鉅鄉歸朝薦君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尚書中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曰避

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二十年求聖賢於方册與名士爲
交遊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
此鄉人有蒙誣於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爲道
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謝君
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閒里中饑至順庚午又饑君皆出
巳粟賑之全活甚衆里人爲之謡曰六十年前歲庚午
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歲復饑雷氏出粟如當昔
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郎
中山爲居如尚書昔規制人不㠯爲過也國學進士國
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繼歿無後
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㠯成進

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厚而曾氏遭昔艱家遽亡君盡歸所賚資以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一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壻曰敕授安福州巡檢王蔡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厶年厶月厶日葬君於厶處范復祖予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

之傳於不朽也敢曰墓碑爲請集觀於故國世家其子孫漸曰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爲之銘曰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其歸魂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嬪咸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爲丹稜

主簿遂家眉山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參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旨宰退居臺州以歿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履之其仲子也官至榮祿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鐵內附國朝以嘉議大夫爲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皆深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

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㠯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倜儻好學問喜交遊一旹之名人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遊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林參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蕪沒㠯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淄萊姜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㠯父廕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永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㠯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

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
昌文資爽巽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
父之志其歸老也目善事稱屢赴江西鄉舉不第科舉
廢始用衡州之廕授崇仁縣尉目至元四年戊寅之歲
七月七日上奉其父目來來數日即病目八月二日卒
衡州君年七十有一久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遂目
疾篤後十月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爲戹亦酷矣哉尉知
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目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
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
部侍郎國子祭酒諱厶其系則出於丹稜府君於屬則
參政其叔父也寶佑景定閒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

弟之愛敬無間言蓋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樵號而曰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没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黄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邈悠鬱二青原南安有邱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柩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福多祉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宗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爕之女子四人長曰剛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與女一人皆早卒獨剛善有子曰敵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人之圃剛善懼宅旨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於波原紀家坎先塋之後坐丁向癸□□集老病家居延剛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於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

於鄉里鄉人目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傍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卒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爲擊殺之吏按其事特爲患害家目是益貧君不目動心爲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册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目束修求誨毋盡心焉其爲教尤目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㫖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具襄事其爲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

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目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修實學於己眞孝子曰事也予文不腆不足目塞顒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顒善者從公生㫖晝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殁也曰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修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深藏之士厚温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王建目詩經貢郡晚目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

閭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淩儀趙崇禪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昔之名士閭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歎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鷵然百年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遊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

信豐前王石城簿皆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言曰子曰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皆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皆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皆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

弟序立執事君皆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尙如
吳公所言其諸父皆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
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況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
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
得年五十二其孤渠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
葬於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
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後知婁氏家
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眞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
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
同居無別籍徭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閒鄉里州
閭之間文獻故物澌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

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公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自為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尙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自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自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遺客賚裝自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為之具蓋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

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閒敦睦嚴整居無他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凜然畏愼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遯者矣子三人棨彬楫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殆難爲賢隱君有能著自早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宣身修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誠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磨勘贈太師武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爲集

賢學士贈太師儆中書舍人贈太傅敎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谿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儆來見請書其墓石曰文子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衆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久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予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

事旹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葢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修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㠯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㠯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稟㠯旹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門戸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恆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㠯貽親憂使其親日休休然觴詠爲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厶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閒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旹子儆才七歲敎育如已子親爲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

餘年閒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㠯家督之勞爲病也
讀書之外習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
感之廣先人之廬㠯居務爲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
畫佳木修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㠯有可
閒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可閒矣娶周氏子一人伾
女五人子伾居喪方弱冠儆懷伯父之撫己也佐伾治
喪事惟謹族人善之是㠯請銘而儆實來墓在厶處葬
㠯厶年厶月厶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
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蠶莊之遺播於金川有苗有秀有實栗堅匪今斯今幾
三百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

紹之曰耀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顏白須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爲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爲子久之殊不安也不敢以爲子既老猶無子而

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目爲子履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勤勤具著譜請一言目自信予迺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自反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爲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弟而勉又從誠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祐甲寅年二十旹遭宋亡臨川旣內附兵盜旁起未盜其父與幼子避之宅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目其喪歸葬旣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麤工所知東之從之遊盡得其學所療

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三卷集驗良方六卷藏於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贏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貲者不復辭或有㠯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予學不易成不足㠯爲貧子遽失田則無㠯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者衆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㠯活人而易㠯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范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沈默通敏庶幾得之沈審不忽易善𢱢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㠯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㠯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

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㠯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當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㠯明年六月甲申窆之子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善斷耆年康彊隱於醫㠯殁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恆恆則彝倫弗斁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愼微古人同科古之爲治尊生辨類㠯此拯傷是㠯足貴

王母龔氏孺人墓誌銘

臨川蓋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任適鐳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道既嫠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以爲勸也於是饒次劉以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於古文從事文學而嘗舉遺佚者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已出未幾臨

川內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閒大家狃習怯懦不任力役目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立室爨於兹更從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目助之也既而姑氏與仲文皆卒卽故山目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皆法度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舅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內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媪之老於其家者事纖悉無所遺闕而家目益裕尤篤於教子目事詩書不墜先業爲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目帙目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廿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應親戚

之餽遺豪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爲王氏婦庶
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思養之親視
其飢寒而爲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
以苛煩關白至於曾元娛侍無倦孺人乃淸靜以居讀
佛書而求其理又康健者三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
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爲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
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爲壽歡甚飮畢行後圃取
杏核種之顧謂衆曰此以遺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
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淸靜以俟終命醫至卻藥
弗飮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
遺敎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日辰所值對曰ㄙ甲子曰

今日未往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斂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翛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諸金谿之鵝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怛於死生之變眞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爲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厶父諱厶厶銘曰

百歲之閒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煢煢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皆

怡愉既休既寍至於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已珍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朙徳來者源源善視松柏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先在唐旹曰惟長者與李太白遊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橫山之勝築室面橫山已居者族日已繁及宋季年有三已簡書薦於郡者曰霆龍實生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旹亦嘗爲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已代易而廢學有聲搢紳閒朝廷已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

東平嚴公目功臣世家子僉省事用爲屬郡文學三年辟爲泉州同安簿辭官歸於上元優游山水之閒將終身焉然憂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斛目助不給有司目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旹人高之又目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沒葬之西岡十有七年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爲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子告之曰予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其客目爲請焉嗟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宋既亡而前言往行遺風流俗

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閒閭里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閭里則至元廿四五閒也日月於邁其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慼夫數十年來朝廷置御史行臺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曁夫僚吏多名人是曰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曰才器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沒於泰定乙丑葬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甞卒次文榮次文宗亦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杍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

日遠而書者缺焉則是爲善者終無可曰爲勸也故述
所聞而爲之銘銘曰
爲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汨於沙光耀弗沈有美簿君同
居九世居曰忠厚儼曰嚴毅身退有昔子學有師曰昌
其家源源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
久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終

歸田稾十四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迺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巳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貸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竊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羣盜可⺕名得數十

里之閒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內附未久守吏
卒欲已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
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
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已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
剿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
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官兵愧悟納矢箙內
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閒無持久之計
當按兵勿動已鎭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已
誠意諭之智者效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
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
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

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吕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昔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

術與縉紳先生遊豈天之所㠯報之者歟表其事於墓
足㠯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
守多儒者愛其閑法律推擇爲吏至元㠯來仍從事於
郡㠯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愼獄事多所平反籍司
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標本桓架棣其長子故贛州
路盜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楹樞楫季淵之
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
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況李氏有陰德其後必
有顯者乎是爲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

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里曾祖大德妣張氏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獲軍追封臨川郡公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瑢生曄始居咸□生公之曾祖矣自是已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里也

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
五歲就外傅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卽記不忘母夫人
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
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
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
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
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
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旣而
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已問我粥者
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卯鬬
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

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曰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嶽菴程先生若庸曰朱子之學敎授郡之臨汝書院嶽菴蓋從雙峰饒氏遊先生因鄉人謁之嶽菴未出

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𪩘菴特見𠔃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𠔃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𪩘菴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櫄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櫄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𪩘菴之門𪩘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閒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閒形於言而親戚鄉里𠔃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

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聞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

卒得其傳當斯旹也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閒至於周程張邵□一旹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旨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齠齔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旨旹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旨豪傑自期旨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旨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旨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旹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

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㠯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昔宋亡之證已見先生㠯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黃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前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盜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㠯其處

爲眞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
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
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
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强起先生以母老
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
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
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
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
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二
章以遺一旹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
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

得聖賢之指可㠯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
官繕錄㠯進郡縣㠯貲敦禮元貞元年八月遊豫章西
山憲幕長郝文中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
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㠯行省掾㠯文學自負常屈
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
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盡讀是
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
之學也願爲弟子受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
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爲說修己㠯敬
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
斯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

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平章□軍國事不灰木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遂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弟之得其傳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行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

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曰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閤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曰古賢人之所曰自處者自勉繼曰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敢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閤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爲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沍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省憲使趙公宏道及寓公珊竹公玠虞公塾貢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邵子之書十年

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既至深悶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日秉筆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

反身克治曰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旹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昔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更改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曰爲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不可致有司請致先生先生臥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紿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卽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徙曰吾嘗入白臺臣遷曰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昔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

貲遊之士倀倀失所依有流滯者遣數十人追至河上
懷疑不從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爲學
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爲主問
學不本於德性則其獘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
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
以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
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
中五峰僧舍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
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
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
此有眞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

差者先生旦爲裁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眞病作不復行渡江憩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泝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宗卽位東平王拜住爲丞相勵精爲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大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字蘭奚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卽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旨詔學士散敦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

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爲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爲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

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旨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
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
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
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
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
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
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
各旨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
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敘
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
錄旹漢人承旨曰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

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旹激變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㠯減削則例爲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益甚先生在朝數言於執政者奏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㠯二事爲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具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値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㠯告之乃督憲司卽爲除豁十二

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
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
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
柄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
欽承明詔肇啟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
典其所關繫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顓愍之誠備
位宰臣首當勸講又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
所謂明經實慚寡陋況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
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閉之心竊以周尚父
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頤爲國羽翼
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昔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諸

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
於事物之賾而達乎聖賢之藴致察於踐履之徼而極
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
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
不㠯爲過前當講說剴切温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
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
學問良非小補末幾復舉㠯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
㠯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
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
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追
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

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自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史局成就大典合舉自代允協輿論天厤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遊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袁明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

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府城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雖閒晨夕雖偶病少閒未嘗廢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闢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曰不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臥乙酉夜有大星殞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五歲曰元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廕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袞先卒京曰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稾亶

孫男十一當畨畣當潛舊里衆嬰略界畣晉早世孫女
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鎮黃蠱曾孫男四人全命俞女
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
其傳昔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
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
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
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祜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
之南豫章延平高朗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
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
者昔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
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大其全體

大用之盛而一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㠯來又將百年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㠯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齠齔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㠯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㠯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㠯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㠯世祖㠯來不發名爵㠯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㠯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

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尙慊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㠯之三命益隆遽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概見而無慾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聰目明㠯終其身得㠯其學肆於聖經賢傳㠯辨前儒之惑㠯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㠯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概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

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湛其潔淨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目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目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目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昔儒者特見之朙目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目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摭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

故曰刑書也公事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目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記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淸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且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於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

中科分櫛剔目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曰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揭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曰邵子爲孔子曰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

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志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礚瀣若雨雲之敷洏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

服卽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烏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義自幼侍側聆其緒餘旣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藷深歎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敘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大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月朔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於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肅肅先生早年聞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員直平步趨惟程縷析條分末之治經既卽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爲自比諸葛宋熄其炎斂而退藏沈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旨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繼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羣言以究聖極天

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具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慭遺嚮哭交怛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實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麤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於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頹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豈致淸茶之奠於近故臨川

隱君澹軒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公於吳山之下斯文之慟豈爲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實來餞之城闉負痾就醫乃於其閒得覯君子從容燕遊言論經史將几奉席衿佩鏘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閒逝川沄沄雨雲在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俊爾彥楚楚岌岌來觀來遊永有楷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怱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瓌歸濯濯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爲顧影懷人孰知我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饗

傳

陳照小傳

陳照字光伯毗陵人少遊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邱應雷素知其才辟爲壽春掾而留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照曰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數改官知朐山縣應雷猶留之幕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乘雪夜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參知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嵓居常起知其州曰照知兵起復沾差通判常州曰佐之嵓照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曰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羸憊就盡之卒曰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曰守繕城郭備糧糗

治甲兵照輸私財㠯給用不敢㠯私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照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照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㠯去兵至照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照死旹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㠯歸他日將㠯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㠯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僧璘者具㠯照死事告其

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管爲照孫曰城破皆兵
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爲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
屠其觀云一皆節義所激如此照平生多文章兵亂後
略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邱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
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
四人應鳳早卒應龍應麟皆鄉貢進士曾孫顯曾今爲
儒陵陽牟獻之曰名門戶而守堂奧勢已甚蹙而皆照
死殆無愧於巡遠照之友邵焕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握
中胄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
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照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績大小具在官府

可旨詳曰而考之矣國朝經世大典當次弟而書之若

貽之死事並可以參考其歲月也

道園全集卷三十七終

方外藁一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爲禪學者草食澗飲曰發明己事爲究竟其徒相値於寂寞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邈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爲之深計長慮者爲之條約曰淸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千百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曰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歎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

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間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倀倀幾無目存其身而淸規微矣鄧山昌上人歷遊諸方獨爲此懼迺考禪宗傳流血脈之的上遡六祖繼闡教嵩曰之譜盡目爲圖懷目來京師思有目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敎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目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儆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目爲送行詩序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目相勸戒頌德作樂目薦於天地

宗廟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惡託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棄婦怨女之感淫瀆讒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讖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尙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足㠯垂世立教㠯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不同所遇異旹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㠯一概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㠯立言語文字爲宗於詩乎何有然㠯其超詣特卓之見博節隱括㠯爲辭固

有浩博宏達大德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笻之外一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閒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貶駁眾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歎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冰結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青是亦可巳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之能事有慨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寂澹泊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之坐臥必安食飲必皆朝夕有所事謹愼整齊秩然有序不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宏之量龐碩之福殆不能處此也東南名刹自隋唐至宋皆有隆汙而寺常盛大抵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皆前輩漸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

肯出或勉強應世如甚不得已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祲隨處魚鼓蕭然亦其教之運然歟荊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鶩足以安禪而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余僚友幹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寬爲一方之鄉仰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遊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集爲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爲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矣止觀之書天臺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實者也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尚得

其人曰告我乎是爲序

送吳眞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元德眞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曰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曰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曰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曰爲未也願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緑竹猗猗衛人所曰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所㠯綏福履也乃合緝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㠯遺之竹竝立如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二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虬肉冠距短蒼然眞有㠯其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脈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㠯見所託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人神力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㠯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㠯致此者聖代涵煦覆幬之所及也眞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哉金楊祕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

雨別圖曰贈云今眞人之行風雨略相侶因倣其意爲横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白雲藹藹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滃霧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蹄疊連前卻行者送者幾不能曰相送益兩有君親之繫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曰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兒曰溫凊之樂而忘所曰夙夜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猶可曰世間筆墨論之也乎眞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羣

公之詩可咏而傳也獨二公之意託於翰墨者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覩斯圖也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與

送薛元卿序

莊周氏以爲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其所爲以自爲方迺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之爲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己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以道德爲歸聖賢旣沒是二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固

若此豈無試而云者哉其觀夫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㠯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濡滯屯蒙之閒託其跡㠯自保晦其用㠯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㠯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已矣今大宗師㠯元敎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嵬嵬高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京聰朙特達之才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恝恝然㠯自鉥心刿腎會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㠯方物爲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是而爲元敎者吾無不得而遊之

若薛元卿氏九方今之彥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賢為之賦詩多至數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元卿何以得乎此者哉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旹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既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元卿為人清明而能靜為學宏博好古書法為詩有飄飄淩雲之風其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為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岱衡華恆霍會稽吳岳醫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

陰之后土几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㑹南海㑹稽繡雲者趙君虛一也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旨內旨遂禱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曰究其清淨寂滅之說草衣木食結茅武夷之巓曰居人跡邈絕自其學之者蓋曰爲古仙異人矣庸詎知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爲天子使神明於海岳之間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乃敢見使者使者旣祠卽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詎知得曰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木
君奉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
唯謹恐奔走不克敬其事而君縱鞚掉策飄飄然淩雲
御風歷窮險若平地雖木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
南往復雖萬里爲專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
廬武夷者於予居猶東西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辦
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卽其麓而返見君口之行不能
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必有與予同志
者深隱高蹈而不出閭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之汨沒
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猨鶴不識使者之
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暫辟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桀使者之出而送之是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己酉虞集序

貞一稾序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間卽自洗滌㠯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集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産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費晉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旣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

而託之於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曰所著貞一稾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浮夸曰爲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爲詭異曰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託蹇滯曰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曰失本原也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泥也嗇而不豐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必也審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曰出而爲文何有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或猶及之者誠曰知而未能者也本初尚有曰廣之乎觀其書試曰集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碩大爲世所稱羨在國朝則有鎭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愧焉嗟夫勛名富貴庸有旹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壒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世曰李氏爲其後夫因官爲氏安知無自別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飄然有淩雲之思使其飡九霞而賓三淸則所曰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擬哉聞靑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屑京塵爲也故作詩曰送之詩曰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昔誰能覿上古有逸叟晴雲覆其巔雲氣繞衣袖淸露旨爲漿丹霞旨爲糗自我之不見靈芝之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爲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書

道園全集卷三十八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九

方外稾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曰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爾亢爲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於雍自日月星辰曰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爾之下也古者曰爲生人壽命應之慱曰秋分皆見於南郊有國者曰皆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爾亢七宿葢兼之也荆

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
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
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爲民地者作之以爲有喬松
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祇四方依放
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胥爲淪沒訖不復
存而壽星觀獨傳至於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
限眞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
於斯也邪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閒自岳麓
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己酉
之毀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衆人出財累輯以新
之壽星有殿萬壽有閣鼓鐘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

表曰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曰示久遠而竊目爲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爲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曰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元教大宗師嗣師爲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爲公卿言有國久長之道皆合於淸淨無爲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繫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曰報乎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曾

俗尙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閒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目爲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孑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旹予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古文昌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爲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

衛君琪也琪之言曰[illegible]峯之爲山縣亘千里至是卓然爲寶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雞南山曰毛女峰皆有古仙人遺跡四山之中寬平高廠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鎭其足居神廟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滂幹二子最幼者旣死爲神里中里中八祠之其孫堯輔㠯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用又爲祠㠯奉其先旹衛涇貴實與之通譜爲請於朝名其祠曰其興今文昌宮卽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㠯宮記爲請於戲聖天子赫然興

科舉未及期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也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侈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歎曰世俗之卑隘沈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偶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嘻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傳

曰少微處士星也子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士而 嘗有
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昔葛洪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
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能杜光庭葉
法善居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
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
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
西眞北極世以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
者卽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
然中窊若盂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
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盍靳於言乎請言觀
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

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璠徧游名山歸終茲觀秩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以之曰數至九九面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長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太師爲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邪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旦字行皆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道飢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叶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扇祈寒不襲衣或坐立凝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走而壁不驚人或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儆衆思廉輒取筆改

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廈屋思廉嘗遊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中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昔郡守錢竽尤敬異守有從父㠯從官家居因竽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貴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㠯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處宗有道人吹笛過之授㠯雙笛遂喜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㠯爲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

足記乎予文爲之歎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淸臣忠義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發予言乎哉古之君子愍欲遠遊輕舉後天而終常託赤松丹邱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政希微之師曰吳夢椺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閒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璽書兼護其觀今住持馬祖埥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閼祁眞人擇勝修眞得地於

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眞人之道其宗曰金眞道行乎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衆以眞對丞相屛騎從見之語以修身治世之事丞相感焉故其相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爲主旣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眞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眞人眞人曰昔與子同爲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前爲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爲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爲卿爲是言丞相曰祁眞人上歎稱

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眞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
得封當居京師旹大都新城成眞人買地目築室在今
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沈厶主之始作正
殿方丈買地二畝半目種蔬其後惠厶嗣居之塑老君
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目待學者繼惠而
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眞人苗公被召過茲菴菴改稱
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器鐘磬之屬三年奉勑作鉢
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盎滿注水有盂焉盂
大容數升竅其底作蟻漏始坐旹置盂水中視水滿盂
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眞之教羣居目修其道者如此
施財者厶人爲錢總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

以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甚衆而白雲之觀蕭然數椽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騶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元教夏眞人偕偶及之夏眞人曰祁眞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忘者邪六月自上都還舍騶騎步入谷觀祁眞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並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天厯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爲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歎欲書其事於金閣未果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閟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不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閤皁山崇眞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爲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艮齋謝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菴朱公幬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尙書沈公詵閣學蕭公逵月湖何公異舍人張公濤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尙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羣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時而已者也而

元禮乃與羣公相上下而無愧色則其材識於蹈世用也何有顧且遊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羣公者哉然而羣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爲厭陳君之從羣公也歷歲歷旹而不爲謟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其高風雅致詎可曰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元德吳眞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憩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已某事示集集惟先公在孝宗旹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書故在若平園艮齋野處晦菴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著存閣記

元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閟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爲未慊爲重屋以庋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予意焉予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沒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末如之何也已矣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敎之葬以盡其體魄敎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

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曰此誨民皆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慤者可不謂之厚也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脊而號焉曰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曰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曰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曰血氣之感焉皆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冲漠之微庶其往來於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恒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

也吳公之爲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滕州新修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爲神於祀典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以東魯爲宗國巖巖之瞻不遠伊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

山自唐末五代昔郡嘗爲廟以祀岳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閒里人銀靑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淸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后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白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昔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徼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臣王龍脫鱗奉行詔書率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琇爲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閒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昔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

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橑用摧堂甓加圮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顧睨蕭條慨然興歎遂與僚佐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乃目詔書所目責官長者自任輟己俸目先之同官景從吏民嚮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善工諏吉日命廉且能者目督其成修大殿及門甃露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目垣高目仞計門樹屏復增廣衺工足於傭役不病民侯親爲餉目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厤已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温用王亭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目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淸慎而樂

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㠯備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諍人獄無𤰞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葺之㠯庇其民人於無窮焉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𡙇僧善相主院有回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𡙇來從相飲久之𤰞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

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曰與李蓋黃金云他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閒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謚巖愿居之久廢弟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參學承事雪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在慧力虛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頗曰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曰葺其院建大屋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遂高其門閈又有撫州判官李厶鑄銅爲浮屠紹興監可丞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曰爲記予嘗聞佛者之言曰呂洞賓仙久旣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

始究竟今又與俱隱去相爲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二事哉二人者遊戲示現將無爲人之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淒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也琳遇大司空某甫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曰靑山辨山□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爲琳開堂集衆傳衣鉢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司徒眞吃剌請於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出書護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阿剌者怛斯之請也故爲述偈㠯贊曰

大乘浴室表淸靜光朙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不動身
寍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返
草深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隆空宋琳公歷事諸古佛
慈愍因地不思議歸運已珍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
儼然宮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顏笑
賴爾願力堅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衆生
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曰巴山唐名臨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二十餘里而后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

之邑之官舍民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旁礴覆冒膏潤充溢衣被草木阬谷之容溝澮之通堰隄之瀦節宣畜泄㠯爲稼穡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祆沴之變土木螟蝗之蠹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巳嵬乎高哉穹窿嶔岑之在望也其神顯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言先漢昔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欒君巴爲豫章太守亦有所劾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㠯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逢不若離其災害是㠯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跡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

成人皆常往來修眞山巖故宋嘗即山巔竝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欒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目四君爲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已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爲眞人端平甲午加封眞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雨歲乃熟去爲祥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其明神而不陷昵於邪淫云內附國朝仍用道士主祠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奉詔敬祠歲禱守令迎禱如故

事民閒之禱祀無所禁也然山高目險祈報嘗在夏秋昔冬未寒山氣已凝爲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恆居四方冠褐者賃緣文書汙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到則鳥鼠叢穴棟宇頹圮像設暴露農民瞻顧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童大用嘗奉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爲后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士禱於山麓欒君之祠其應滂沛甚已七月又禱合羣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雨郡吏目旱之迎禱四君者雨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目懼目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儆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處和事元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處和

歸主華蓋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眞主華蓋得度弟子以居旣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恤也保童君乃爲文書言諸主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山先有上淸法師孫慶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留侍上方不能至處和遂次慶衍爲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士民曰姓厶者各出財以施黃處和耕石田飯蔬食披荆刊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修四仙之祠道衆之舍門廡庖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久而民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追其成焉山之

人不敢昧其吏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章之同官前令奉訓大夫新知鹽都州僉都丁也先令令承務郎鄄城任果前丞忠顯校尉同知鹽都州縉山張榮令丞從仕郎厶郡張友諒始終其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日

蜀郡虞集記

道園全集卷三十九終

方外稾三

碑

勑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宏忍生蘄州黃梅卽黃梅爲道場說法度人傳信之衣旣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曰居及沒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景德中改賜今額眞慧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 戒禪師來住山始勒爲禪歷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宋之季年國境日蹙蘄

已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求福州果已靈貺
榜堵不遴鋒鏑而東山見燬於兵旣內附日已安輯富
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於州治之東已奉香火
之舊者又入東山洞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宇
麤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
堂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蔦奇上人
從瀋王奉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
今住持法式方爲虎溪第一坐通率衆具禮請主其山
是時寺之食者衆積弊夯如稱貸已給式至此勵自持
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

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湢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
所作多庫下不稱且旦弊告又撤而更新之務極崇勝
給衆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鐵甕等名或復
或剏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旦富鍾鼓
鏗訇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修百丈舊規而行之
江漢之閒隱然一大闤闠計其經始至於落成纔七年
耳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公總管易公等凡若干
等人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國家崇尚
象教古昔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
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
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士人

曰覺元日智承運㠯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聞於中宮製金綃伽黎大衣㠯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半修塔廟半爲長明燈之費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眞身同在蘄同奉入城又同昔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燃燈之賜焉年月日三藏法師具㠯奏聞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集爲文㠯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集嘗聞諸佛學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爲達摩入中國爲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既爲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荷

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爲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印修爲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爲潙仰爲臨濟數百年來衍迤盛大多濟子孫他宗莫及也東山之爲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於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旹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鑒勤南堂靜開祖寍五祖自旹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旦大而勤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儆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師發跡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宗無

門之說不絕如縷疑侶幾微之失將安所厎止而折衷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況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載畢事天將啟其人如式濵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

嵬嵬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眞寶局面不隔精純稟具至陽德眞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見寶邑國來歸有旹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色沆沆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豎草立刹戒勿亟誰其作者行通式臣集著銘帝所錫咨爾法界眾神伯特地林立各述職祖號具足如帝勅

輔我皇元實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厯元年九月庚辰皇帝遣工部尚書臣上宏傳詔翰林命臣集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弃羣臣仁廟臨御傳至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遘譖離閒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歴歳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思曰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卽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曰答天地祖宗之昭貺曰介福於皇帝太皇太后又曰綏保其民人焉剏始

於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搆雄麗嶺海之間鬱爲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於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託諸金石俾示悠久臣集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艱殷王高宗舊勞於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大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天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陛下於斯旹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惓惓君親之恩閔閔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寺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

之所㠯照臨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
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
㠯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可得而私敢
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 天相峻德櫛
沐風露㠯恬㠯廉貞榦之固旆旆龍旂來歸孔昔臣力
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淸宮夙夜傒載而猶固讓至三至
再赫乎當陽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
莫獲近只親矚下 岷巔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
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
顯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受詔刻石㠯徵咨爾島

嵎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訇鼓鐘來儀來朝內嚮而趨天子匪遥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爾艱食鹹征用弛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耋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伊邇蔚蔚斯文金石相宣和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鍾文武材能豪傑之士世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祕緼於是有神人仙者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屬至於今賴之其後若朱桃椎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

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菴道士張全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杰然目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於江瀆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巍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去四川儒學提舉厶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曰要汪君君曰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曰要汪君雨立止歲曰不害

若夫疫癘鬼怪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昔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向焉未始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陜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爲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爲堂者幾祠厶神爲圓殿及東西屋曰居修眞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間門廡廚湢庫庾悉具經始曰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儵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曰汪君事語元

敎嗣師元德眞人吳公全節眞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
道弟子也西遊靑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
賢院曰聞有勑賜名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
號也汪君名集虛守大廣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
之孫元帥自憲宗皇帝旹曰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
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衞元德眞人曰予本蜀人又嘗使
過其處宜爲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噩噩靈關秦闕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
完最唐閱世千百曰安爲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
久構旋梭故堵甓緐𦺇痝數丁劃除嘘巇百年谷陵均
墟既撤而息乃見牙櫱承旹嘉澤更長斯治神帝靈仁

惠肯顧依宇於燥溼疵癘勿威厥惟淸靜克通神志靡
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
匪私於皇天予視遠如邇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日咨遠
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從伊祝何祕於躬受福
嗟爾衆庶視此明勑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
一是欽可曰安泰可曰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凡我
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尸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眞常崇教眞人王壽衍於杭
州曰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闕見於嘉禧殿館諸大崇
眞萬壽宮眞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

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於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旨私財修之者進士陳戩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以其潛邸爲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伯命大洞法師張某主之宮在祕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於火又重作之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大元至元十二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祕書省爲署二十八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陋不足稱大藩之容覩取開元地擴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昔及今眞人購故宋

公主第曰爲宮公主親理宗女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昔至是易其欂櫨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貌位被服曰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眞神宮姝庭矣明年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旨繼董君昔晉王曰眞人藩府之舊請曰主宮事眞人固辭大德八年始曰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曰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爲制始備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靈鶴來泳來止所曰休寍其修眞者尤遂密靚雅樂哉天人之居乎曾城之內殆莫與京矣於是請謁宮事未幾俄賜號曰

眞人使者卽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天子卽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眞人者闊邈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導貺祉存著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眞人嗣師眞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元敎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眞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稱眞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朝志願誠足矣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爲而不有眞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尙慈儉尊退讓以風示天下爲國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玄文輔道粹德眞人命學士爲訓辭示褒寵刻銀

爲印視二品使盡護杭州諸宮觀仍治開元宮亦口口
顯曰璽書而別爲璽書給驛騎五命徧祠江南諸名山
奉辭之日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語移晷深稱上旨
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劭謹嗣而傳之
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宏廓用謙曰爲禮者乃字眞人
而命之曰眉生朕知老子所謂道德經開物成務者也
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曰闡示中
外爾尚敬宜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眞人服
章焉於乎開元之爲宮久矣由眞人深自謙抑爲上所
嘉顯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繇淸靜惠宗道家受釐有祠內外相望靡

丕寵嘉煌煌我宮殿於東南神闕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惟禎符禎符孔闕大開元疆神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旣爕而墟除舊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謀甲覲夙成帝子攸降嵬嵬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劬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於成在今眞人克恭璽書恩言雅交眞人用謙爲迎光華自朝旋宮萃職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天子不有於民是敷維千萬年至於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曰貞石式章道樞

玉笥山淸眞宮碑

玉笥山淸眞宮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錄曰爲本名羣玉

山漢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筒下之改今名而
曰上清名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
出潯陽浮江過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
游數百里豈嘗至而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
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南稍行而南爲三峯名赤松
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爲覆箱峯特奇峻又北爲北峯
中引小隨而下宮在宛宛中與前三峯相直上有石壇
九避秦人孔邱聞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仙峯又東爲
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犬牙交入
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矣
意者受寬而內約筒之所㠯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

九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曰繇其三峯之崇高嚴厲故名曰清眞此近是矣其地多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託古仙神人以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衆樂竝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旹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閒宋宋如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劾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眞者

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皆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爲印使佩之旨治宮事徐公鍇爲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勑改爲清眞宮端平丙申主官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爲請於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曾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爲皆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旨給衆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旨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胄劉繼賢曾季謙張嵩老涂宏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帝嘗召卿胄至京師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旣而宮之屋日敝於是元貞丙申

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胄嵩老又作沖妙堂戊午季
謙又作三清殿先後㠯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
臨川夏某廬陵曾德和曾與申曾如圭姑蘇周靜法也
其後繼作日虔不怠而宮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
年聶立仁方從元敎嗣宗師㠯其事來告曰未五年而
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㠯來姓名
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
託也不可自我之世無㠯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既聞
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爲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厤
厤可見然而忽然之閒昔往物換則感慨繫之而荒閒
宋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㠯相傳長久如此

乃爲次第其說而勒之㠯銘銘曰

太秀之山羣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笥將貯不鍵而固匪橐而盈合沖納和伸馮虛生其神孔闕維大司命參我左右宰我眾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衞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儼若降精巋崟峙停煹燎弗輕食於殊庭神君欲來洽風輿俱樂出太空合神於無朝陽熙熙夕灝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闕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灾害不逢穆穆在朝暤暤在野我宮恆新㠯詔來者

道園全集卷四十終

方外稾四

碑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宮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曰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勑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曰太子嘗至焉唐貞觀初勑改爲崇元觀有大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元文揚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元靜先生奉勑重修復民

白家備修葺寶麻三年主者有貲思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眞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囘合焉定錄君嘗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坦有王文淸居之則此觀是矣乃歎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於今代有增益求諸昔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甚豈不在我邪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爲大元殿㠯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貲五君祠西爲陶隱居祠改前殿基爲宏道壇自製銘其上

壇東爲元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源之水循池西南得昭眀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眀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㠯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㠯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爲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又名嗣眞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遊天臺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㠯爲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馹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卽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

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玆宇
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元會錄二卷又詩山志十
五卷考索極精博云嗚呼自任君始居此數百餘年才
五人傳焉其自致於久遠者果何託也豈若後世各誘
門人系曰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盦希濶而有待今
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曰營此而曠然思
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
與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曰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扉陽洞闢曲亢流泉保靈宅
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册曲阿受養艮有擇
構宮方嚴自玉伯淸蹕臨止靈鸞格虛休森爽化赫奕

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蹤白雲鄉遠簫聲閟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纁璧爾來蕭條世代隔拾遺有文石漫滅誰其啟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研書千卷硯貞白天眞景隨元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斁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目爲祈仙總眞洞天相傳黃帝嘗於此鍊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樵獵三百里李陽冰所爲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宮天禧中連年敕修醮宣和三年燬於寇道士游大成作之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內附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

人皆得爲之而宮曰廢道士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及元敎大宗師請𠩄宮中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宮事聞有旨從之泰定二年也嗣棋遂承詔徧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元妙觀得謁今上皇帝於潛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更賜號曰敎門眞士元闡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成未有記今旣未克歸懼因循無𠩄示久遠幸勸文表之乃爲著銘曰

縉雲之墟有峻其高旁無引緣上干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邈遼祠宇在焉沖融消遙微音出空豈其下遨有宮有廬有壇有時天光昭宣百靈萃止疵癘不作錫我繁祉室有壽耈孫曾婦子不識不知明粢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淡乎無爲曰修其身民用雍熙請曰民命萬年如斯

勑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曰文書白於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於石甕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曰爲隋昔始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

蹕江南隆祐太后入贛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
其舟曰出於險后物色之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
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曰爲
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犯其境禱之賊恍
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旹州固縣也而郡守之禱之也
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於板而致敬焉勅賜其廟曰
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旹之制神靈之有功
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曰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
曰王其號自二字曰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
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猶仍前代之
舊非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固詔書每下則有

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
石龕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以慰民
人敢以爲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大常而
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
英烈王吉水州道士厶法師提點厶觀事劉學仙來請
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
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厶厶
也學仙嘗遊西北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神祇之
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
蹇占山北見有烹羔桐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
爲我蘇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

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旦為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況石讋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為歌詩故又為享神之辭曰

坎坎伐鼓石讋之下注醪盈觴解牲有俎神其來思胥樂於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邪非邪來卽於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天子之祜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癘鬼去我蠹鼠豐我大田盜我屋宇爾安我依至於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在昔憲宗皇帝癸丑之歲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諭公屛巖顒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昔英宗皇帝念茲寺爲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爲司徒曰董其事壽公曰爲溫公昔事世祖豪卓瑰奇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爲而歿蓋自溫公至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

石紀事曰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
日上在上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羣玉內司
亞尉阿兒思蘭不花曰琳之言聞且曰臣集侍書奎章
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曰賜之勅曰可明日阿兒思
蘭不花傳勅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
字其玉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
歲其母攜之至龐馬村見宋照和尚於淨土院宋照曰
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宋昭避亂去隱遼西乃禮
宋照弟子辨菴訥而祝髮焉無還遼富公主淨土蒞衆甚
嚴師不已爲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同
往佐之萬松ム公曰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

廣四方尊之師見高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嘗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嘗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勸之爲僧同參西京寶勝朙公既而爲世祖知遇侍帷幄爲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嘗憲宗命海雲主釋教固詔天下作佛戒會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曰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馹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曰經始既而四方雲集嚮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眥而山之眞容等院因曰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眞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憲宗末年僧道

士有諍各爲違言㠯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眞僞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薙須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爲僧舍㠯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㠯疾終於恒州之天宮寺西向右袒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衆庶掊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㠯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㠯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

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自宋滅爲
宗而才器文辨如温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序而表
之已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阡泉
甘土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
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横淩厲莫敢予
侮世皇有爲羣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
俾反初服報德不回屹若孤鶻林林釋徒稟教是居孰
爲紛更入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去駮我馳我驅立折
其侮燕趙之間至於陜關我田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
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皆龍光師燕居弗馳

散其緒餘爲書爲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㫖名僧至於公卿有誄有辭失之若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曰繫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曰辨決參學之士望巖而退者或衆矣得一人曰日本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兒童嬉戲必爲佛事早入鄉校詩棄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曰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

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慮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呂爲大辨焉緇素及門自呂爲有得卽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信心睭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谷淩禪師於師爲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能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卽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大尉瀋王王璋使人從師問法意呂爲未

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旣見構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嘗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爲上道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乃以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泝汴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皃魁碩見者稱歎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土感悅

遂篤信禪宗云昔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
度觀昔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
色爲末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
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曰贊
狂解者導曰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曰身先之
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曰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
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翩然爲退
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曰爲不
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
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
化於其山東岡之草菴有訣別書偈戒門人勿行世俗

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於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爲天曆二年正月甲子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與塔名而汝爲之銘俾其門人單檀密卽禮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爲盛然專門設講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閒浩然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爲遠近信向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憂言多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

左江曰表遐矚師子巖巖置死爲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錮深抉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竝受有大醫王爲出一手砭焫塗摩搗嚼鍊烹紛然百爲因病已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宏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雲彌天有蔭斯普協於皇風永塡終古

大辯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爲得人七傳爲楊岐白雲五祖圜悟眞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昭灼有端緒不可誣也悟之傳有虎邱隆大慧杲卓然植其宗

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門戶嚴峻波瀾浩蕩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歎曰爲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菴華密菴傑破菴先無範口演化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雪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尊宿漸向寂寞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甚方便而鑒可極嚴絕得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曰所至坐大道場宣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爲唱和曰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巖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鞏至淨

慈師亦侍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尤敬之諸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餘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爭曰得師爲重而師曾不曰此自足迺見巖公於杭過諸塗巖舉黃龍見慈明事問之巖嘉其穎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遺書招之甫至遽請爲第一座一日室中巖舉臨濟在黃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忽向大愚肋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肩曰吾曰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這裏活埋卻未幾巖果化去衆曰爲佛祖向上一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曰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敎拈向一邊蝦蟆口裏道將一句

來曰狗子聞柱聲因甚喚破庫堂前露柱曰獺徑橋呑卻集雲峯是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禪販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爲文章淸麗高古迥絕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遺傲睨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況於爲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葺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旣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所能者歲饑師每食必與衆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烓爨嘗與客語過齋旹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以

爲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淸苦如此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緇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一無或閒然杭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稟朝旨迎師居之袁人士號慕遮挽或訴有司留之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曰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曰爲不媿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衆歸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請從者幷几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峯聯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鄰峯虛行矣問故從者對曰長者重施曰爲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歎曰汝奉佛遺敎固爲是

見解邪此與瓦礫何殊而生恔願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禮師不爲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沒世祖皇帝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鑒禪師大德中新作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圓之號其來徑山也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咐昔官外護宗敎戒勅弟子說偈示衆於不動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巖集及語錄偈頌几若干卷行於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郎公觴歸隱故處而其塔擬絕沖照堂一荊叟珏之

次初師在衆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
龍至今靈異或曰二蛇卽龍云無準塔前有巖桂樹常
以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乃盈
樹師生平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
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集久
未克爲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厯二年四月二
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璘帖木兒奎章閣
大學士光祿大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參書文
林郎柯九思侍便殿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
以未克者有旨賜號曰大辯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
臣集爲文臣集頓首稽首而著銘曰

牟伽既逵後佛未逢如是中閒妙義非空璇璣巖漾春雨昔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閒海藏龍宫各得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彌天紫竹緜密古雪在山夐絕人蹤略示三關一綫之通觀我華嚴兒童未智帝綱交參殊光無二大雄之宫列城潭潭雷音不興羣蒙共醋樂雲之峯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寶華諸天唱言辨才不夸聖皇馭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巍巍靈山儼然高會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質弖彌文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終

方外稾 五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悔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沈冥俗學之纏糾有不足巳縶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巳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無所爲乎斯世者矣其空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厶姓唐氏世爲豫

章儒家其族父曰皦公者學佛西山皦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皦公落髮遠遊旹年十九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皦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卽盡㠯歸母不持一錢㠯行至吳一旹名師皆欲出己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淸默語大驚異之㠯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祕字之曰晦機爲偈㠯囑然後至前錢塘後退耕衍石几在南北山虛記室㠯待不應久之勉從顥東叟之請當旹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眞伽總統釋教江淮有

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
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
之則元齡因與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
奉之曰孝聞種竹卓菴於鄉曰竹所與箇竹屋申如翁
居往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
又居洪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寍師曰讓
箇箇沒洪人來請師又曰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
住黃龍亦不往元禎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
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
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
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至師而不得者皆

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閭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厶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卽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劵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凡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

三年將示宗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厶
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仰
之下有金雞石者應名馬大師元教故奉瘞焉而弟子
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
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
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
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剛慧洞徹
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
菴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
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呰
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祖旁求碩師密贊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於暫我紓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昔言滿天下宏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參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覈不啚固愚今去而忘仰俯無極何巳識之南山之石金雞悟悟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不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荊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荊州人自天臺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厶沒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

之耆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乘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爲著法堂記及沒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荊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附國朝荊爲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麤能創始而化去至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二十二年而沒藏舍利於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家應機致用隨嘗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禪定以啟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闡教一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

安如須彌爲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邪張君予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氏父厶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卽生師稍長不與羣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卽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三辭親至玉泉禮象山珍禪師受具落髮盡松源岳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遊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爲掬多何不禮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一皆儼然在前心源淸涼三歎

奇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覩至今存焉珍之治景藍也僅能起廢有瑄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絕繼珍席曾未踰昔百爲具舉至大二年入見武宗皇帝出璽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數之日師升座說法天雨寶花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歎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目馬湩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爲授記名之曰僧嘉斡節兒授曰伽藍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盧閣十丈曰貯藏像華嚴五十三參於壁下嚴兩金剛高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鐘

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關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爲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爲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皆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綆至則見若於菟守之迺悔愧以懼吏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災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閒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與模印

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
書目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
觀音千拜領衆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
辯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遂
別衆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跏趺而逝空中如
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陵谷悲慘南土旱炎驟變寒
慄入龕逾夕顏貌如生炎秉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
牙齒數珠不壞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
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
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翛然鼎盛於聖
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學者知死生

之大究竟已事豈乏其人而依止啟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昔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踟躕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掬多於法大護籌盈丈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宏敎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之涘前哲寥寥鼓魚絕音師始爲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瑰珠璧纓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眾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竝安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固師於是昔鳴大法鼓四眾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十二年常如一日

天華散隊㠯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㠯象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晉至緣熟達摩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於大鑒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疏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覷彼孤絕接人爲廣自是㠯來幾將千載宏法宇內多其子孫其最晹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洊興汾陽慈晹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果所謂千古豪傑之

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華公親承虎邱而
受妙喜衣鉢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菴曰
來相繼者密菴傑破菴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
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昔則有雪巖欽公擔荷
此事一昔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
于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
正令曰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
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於世者不無其人至
於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横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巖
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有母張氏曰宋景定癸亥
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暈酒

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於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已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卽刻盡巳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窻櫺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帝一琉璃瓶峯曰莫作甚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請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

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捧之不覺殞身巖下懸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閞通捫蘿接磴巨救之則已出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孤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卽與通還山之西禪菴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閞日峯上堂云我布幕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蝌今日有蟭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

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參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淸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曰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遊禪林頹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

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
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
衆而化同布袍雍公見地嘲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
後泰定三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
禪寺者也參學之衆輻輳而至或示衆曰除卻語默動
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自何處安身立命然
或嬉笑怒罵觸其機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
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
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
良久嘲曰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
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嘲曰

天臺去也禪者曰厶甲隨師去師曰伱走馬也趕我不及翌早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於師子巖之後雲深菴化之日雷坪雨射白晝晦瞑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幾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曰後二十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二十年矣至順二年七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賚香幣入山宣問勑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師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曰常侍香其席與同志曰師事

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式從本公遊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乎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遊南北退處空山思欲再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師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傳法正宗臨濟最宏汾陽慈明揚歧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獅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巖千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鐘朝夕龍象人天遊宴食息前際旣往後者未來我

於其閒重關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居
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

衡州鄢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二十六年其弟子智
澄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曰天目僧惟則
所述狀來求爲之銘集於湖海閒方外之士其學有
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曰觀
夫一昔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
之歎其用功之實勤見地之眞到其語人也曰其踐履
經行之眞實無假借無掇拾無巖險曰驚眩誅茆於魑
魅魍魎狐兎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剎曰

爲崇其從之者實爲死生之事以求決擇激勵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爲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已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湘潭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力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櫽括敘而錄之無愧辭矣師姓王氏諱嵒定吉安太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葷血不接於喉吻淸苦剛正而世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從肯菴勤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

乃得薙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山
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工夫七日成
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爲大妄語師默
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爲眾僧滌則籌是
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盤堂
醫曰爲不可爲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
力師取滌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
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
日動靜一相不生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
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
堂中然燈草卽頌之曰脫皮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

河沙遍燭自信踴躍不已振衣叩方丈通悟巖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麽眨得眼來已蹉過厠邊籌子放光剛直下元來只是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也日居衆中六年當我國朝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剛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歸堂脇不黏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甚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踴高丈許衆退卽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曰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

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桌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
者箇你師作掀倒勢巖云一采兩賽及入室問云親切
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爲甚麼不道師拈起手
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多口漢巡堂
次師已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巡堂汝
打睡道得卽得若道不得卽趕汝下山門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盡
德山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爲號二十五
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
嘗寨之以避兵大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骨狼
藉自是無過之者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

居馬師與其徒數人芟舍其間風雨昏莫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諭曰迷悟因緣且授之戒其怪遂息鄙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曰爲先倡營構日盛爲大精藍四方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鐘鼓既設大宏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曰爲有妨於工程也行參坐究曰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旹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毫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

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
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
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皆得法於師者巨
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人師之友曰
陡巖彧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昔爲僧又同得法於雪
巖而彧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峯與桃源法席相望二
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
之皆無所遺缺西菴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斂山之遺骨
而瘞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
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宋作長偈
已屬學者弟子正悟結菴於荼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

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
忍也奉全身歸靈雲曰陶器函蓋而斂之塵諸西菴越
三年啟而視面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
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皆也涇與其徒皆發
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卵先有牛卵涇曰先師親見仰
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
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
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久奉七
徵者猶有待於刹竿之倒西來直指通宵立雪者曾不
辭於斷臂之艱猶獠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
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

貫心識指要義海晦機傳者寥寥每興慨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收全放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閒關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邱之嫡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目無爲門非藹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曰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閒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豎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閒話方鑪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 吾所目歷敘是事傳

之方來蓋已爲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已得之也雖然漸源覓靈骨於吾道渼波白浪必有爲涇言者乃述贊已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牆壁木石不著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晝夜塵勞乃眞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山河體宇宙可包括剎剎見法身佛說衆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眞實已我眞實行所證亦眞實已眞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嚴靜無變異天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思議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巔毗雄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剎帝釋之

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爲法故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
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一一不遺勸請勤留此窣堵波
見師眞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鉷曰傳方外人即用禪詞頌偈成篇所謂著題法要
是操瓢家一幾然亦足見伯生之無所不學

道園全集卷四十二終

方外稾 六

碑

眞大道教第八代崇元廣化眞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羣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禬禳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眞大道者曰言節危行爲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曰徇世誇俗爲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曰自放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澌盡惟是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曰去

惡後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昔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几為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眞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眞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明眞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眞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弟九傳掌教眞人張淸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以嘗掌教矣厭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

卽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著書以名其學文多奇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爲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屐杖策往見不以爲難貴人高其風至晝爲圖以相傳翰林學士吳公嘗移疾假館於天寶宮之別業其徒以眞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以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眞人聞而唶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源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文公之文行是旣爲吾弟子先矣惟

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已強之請
予爲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眞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
事而爲之次第曰眞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眞人諱德文
字□□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閒遷
涿之范陽今爲涿州人生三子眞人其季也將生旹其
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劒壯偉告之曰當暫寄母家矣
明日州人見有靑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
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眞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
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
酒食肉亦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愿慤
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異之而長兄興方已才勇爲行

軍百夫長疑其情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昔五代師大元酈希成眞人居懷來水峪之大元宮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穀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大元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眞人於水峪事太元後卽皆泊然委蛻其徒稱之太元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元通孫得福眞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頤眞李德和眞人之掌教也署爲法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已副己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眞人所焚香鑪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已教事付眞人曰先師之屬如此遂已二十一年宣授崇元廣化眞人掌教宗師統轄諸路眞大元道教師又賜璽

書褒護之自是眷遇 隆渥宮中至召見親賜袍焉安童
丞相嘗病眞人視之立差昔甚神之諸王邸各曰其章
致書爲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實都兩王又爲
創庫藏脩宮宇廣門牆藝田畝治冠與衣冑飾金寶極
其精盛元貞□年加封其祖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棣
州衣冠所藏處是年奏詔修大內延春閣下賜予徧及其
徒而眞人曰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升仙矣始涿有童
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眞人號岳祖蓋其徵
云而岳氏由眞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曰次子孫
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於蜀
東望齊魯至於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

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拜禮其師之爲眞人者如神㽞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眞人旹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菴觀四百其他可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爲公　獨別其眞孰異其同民之好徑前哲攸病盍塞多岐曰　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鑿弗夷混然樸淳萬僞　日滋莫得而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靈來　居神師教言接筆有書敬其奉承徵信元契道和曰興　涿鹿之阿樂邱崋巍矧畏疵癘鞭風駕霆肅其能來賛　我泰定億萬千禩何曰著之刻石垂紀

陳眞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獨乎幾而不作於用貞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然不爲之動存乎中者淵然不見其窮冲冲乎克克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得一人焉崇元冲道闡復眞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昆弟三人旣喪父伯氏㠯儒顯仲氏能治家㠯爲養其母厶夫人知公志使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飫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邪公始辭母出家雖去

遠而未始頃刻忘營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
見者晩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
沒奔喪治葬哀毁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殁
公曰弟子諸孫護葬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
傾官府走士庶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辨人
又曰爲難能然公再罹鉅創形氣向衰而爲生之道傷
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隤然委順弗撓
弗怛天厤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
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思之不忘無閒言
初開府公受知世祖皇帝肇設元教身爲大宗師擇可
曰受其傳者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

元貞大德中爲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淸正一萬壽宮歸已告開府遂召已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嘗祭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故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公法師提舉崇眞萬壽宮延佑提點遂封眞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眞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曰眞人居大都崇眞萬壽宮典司元敎公之封眞人也贊書已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迥處庭中草木無所翦治花實皆成云曰觀化好爲詩淸麗自然有足傳者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錄齋科等書皆極精

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省丞相答剌罕俟公以為請公坐為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為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為事亦未嘗言也公歿笥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為斂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厶處葬以厶年月日提點舒厶張厶來求銘舒張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嘗從遊者也予與公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諱厶父諱厶

銘曰

眞人乘鸞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

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霞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遊待巳歲年雨入於田雲復於山泯泯漻漻曷窺其元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百靈守虞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攜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爲道士稍長遊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昔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縉紳

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万外士曰淸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昔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曰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一或嘯咏曰樂或簡默曰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修儀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篝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曰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然予見之固異其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於

海際已爲古仙奇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
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取問之曰予聞近世有神仙者
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
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予之遊湘州聞其說君啞然笑
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
方乃扁其室曰靑城眞寓曰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
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敎之師采
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
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昔仍改
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詩文若干卷道
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

廓然其容松柏梗枏鬱乎蒼蒼良田淸水隱映左右蓋
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
師尊康克剛袁用宏曰所遺冠劍藏之其有藏行其從
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
唐吉州刺史玕君在昔嘗求予誌其父墓頗詳上方爲
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
張策曰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採荒過之留君舍論民
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泛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
說至於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歎曰道家乃
有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
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曰與君而笑曰惟

子所爲復宗殁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蓰具在此其爲觀中買田曰食衆吾無所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爲詩曰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爲其人一來也乃爲之賦詩詩曰天之蒼蒼其有涯邪九萬其程孰羽儀邪大羅之麓旂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爲秋爲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鄰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元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瓚與其弟珽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貞人碑銘前十年予

從表兄臨邛魏君起客吳中爲予言文光之善且曰部使者過其門見之表其堂曰高風託予記之予爲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爲則自託神仙道士已爲解苛有可爲焉知其將無不爲乎唯德慧術智可已有爲而有所不爲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爲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爲宜云後予在翰林聞朝廷賜文光曰眞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沒也貞居修大洞祕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栖遁之約者也今實已書來請而瑛璭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按鞏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居梁子孫漸多聚族曰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爲錫人益生伋伋生淞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曰厚實生昭奎是爲文光眞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曰爲火也操具車水輳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紬其問辨爲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萬里亦且標名九霄文光頗自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聃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

不忍舍其親而去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西招
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
祠子游處也因爲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
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
光慨然曰爲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芒
然無所主曰身從桎梏乎謝去薰俗曰黃老爲歸久之
二弟生且長文光曰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爲玄學又
從餘杭王眞人壽衍游卽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
而事之附曰尹子亢桑子莊子列子規制宏敞玄敎大
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曰親老弗欲出上卿亦
不之強也署文光爲州道判又進道正曰領祀事州人

屢曰水旱請禱之靜默內處而肸蠁外應人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爲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具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曰元文館爲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爲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元文觀爲元文萬壽宮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眞人號是爲元中文節貞曰眞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厤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旣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修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爲祠曰奉祀又爲永思堂於錫山曰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月省歸養親燠寒飲食之

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九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爲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之大夫士相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歎焉晚自號元中子或稱初陽眞逸別有淸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遊寥廓又爲樓居曰棲神樓觀又臨黃公淵左作小蓬萊之亭右爲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峯下爲棲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曲自茅氏兄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寫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曰善守先業事母夫

人召弟子畢宗元屬曰傳法度之事曰九月九日會親友於清微館登惠山於絕頂下晛五湖揮手謝別後五日宴坐元文方丈道家翛然蟬脫顏貌如生春秋五十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泊淡絕欲曰終其身非所謂卓行者邪國家崇尚元教其位號自法師爲眞人始自宁廷錄旨識曰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制而命之所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眞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曰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閒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疇克爾邪昔元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

故酌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爲雨雲濯濯秋昞煦煦晨暾卉木淸姸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爲眞人抱道巳居孝友具存眞館邃嚴金碧珠璠雲霞蔽虧日月吐吞逍遙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閽霞衣金紱佩切瑤琨受命於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龍體烝溫稼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墟有祕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窅於九淵歸息天根鬱鬱邱園遺劍在焉寥廓歲年永懷孤鶱

墓誌銘

元門掌敎孫眞人墓誌銘

眞人道行著於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尙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眞人曰明日雨微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尙書卽爲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臥內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眞人一見告尙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盍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眞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尙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下之後建法主殿於宮西朝廷命國公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止醮雨大至所遣重臣憂之眞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

七月星粲然皆曰聞後上見眞人目迎送之曰公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曰璽識之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嘉在鳳鳴見眞人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曰文渭溢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眞人眞人爲至水次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曰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眞人端靜眞一自然感化如此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眞人諱德彧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祖廷穆眞人座下十一歲爲道士事天樂李眞人與同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口口猶子誠

劉章眞人淳和王眞人洞明祁眞人□□張眞掌教皆
皆親禮用之世祖皇帝皆命眞人從親王臣西服成宗
皇帝命眞人分教秦蜀開武宗皇帝賜眞人號仁宗皇
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
宗師元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元眞人管領諸路道
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於洞眞爲眞
君高園劉李樂天爲眞人穆王二師爲眞人終南山重
陽宮者全眞之祖庭也至眞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爲
出尚服賜之鎮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眞人奉詔建
橋曰遇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劉善製碑
文七年得請於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

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於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恨趙道直景若沖等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爲國光華於粲有文獨曰道著號曰眞人天子所予眞人燕居雲閒日舒物不疵癘容容于于眞人出遊靈峯前除塵埃廓淸百神爲驅天子有祈眞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元門紛紛鄙涼亦皆寬敦終南峩峩仙遊有石深刻我銘識者必式

黃元吉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厶母吳年十二入

王隆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發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饘粥之積麤贍即閉門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曰爲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所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曰此爲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爲冀寡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淸靜曰自致也王尊師殁久之四山中有劉玉眞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閒之遇晉旌陽許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旹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曰爲可託及去世曰爲傳囑焉蓋其說曰本心淨明爲要而制必曰忠孝爲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

如母爾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即其山作玉眞隱眞洞眞三壇曰授弟子至治三年又曰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泰定改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剛介堅鷙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士田之入廬舍之完公爲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玉眞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爲達人鉅公前席宜表異之乃爲書請希文爲案法師玉隆萬壽宮焚備提點未行元教太宗師崙之崇眞君期年將曰其名上聞奏且上有璽書之賜而希文翛然高居惟曰發明師說爲己事古所

謂淸虛曰來滓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爲書寄別其弟子陳公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當報我及期從者言告希文曰吾返玉眞之墟矣明日用火淨吾骨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其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爲度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品發輝表靈赫我興受書繼元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爲音玉爲畫表歸其土塡無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於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於南山之月巖其弟子吳全節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元教本始於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惟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元宮以著無極謹按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識始上溯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顙美鬚髯音吐如洪鐘周遊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

聞詩學道上淸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
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
供張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
至衆駭懼詔公禱之立止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
病甚詔公禱之即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
家皆事之如神嗣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
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命上方鑄寶劍刻文
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眞宮賜園田命公
居之號元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曰天師宗演爲眞人
掌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
官用五品印宮觀各置主掌爲其道者皆復之無所與上

用言者焚道家經裕　宗皇曰公言入告上爲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　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旣皆在天子封內卽使近臣從公　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隱逸勑百官餞之國南門比還所　薦論上皆曰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曰便漕者未決　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　躬負畚鍤曰爲民先河至於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　去帷帳毋出郊勑衞士載腰輿歸公是嘗天下大定上　思與民休息公曰論黃老治身淸淨在宥天下之說深　契旨意上將命相召公曰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　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　相之事也願陛下勿疑完澤旣相

遂受遺輔立身繫天下之託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
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
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宮而隆福太后又以上意諭公善
事嗣君也成宗皇帝履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際以持
保其盈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爲之
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
則崇眞長春兩宮上嘗親祠其章皆親署御名每晝七
日乃罷致白鶴翔集眞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
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有政之事懇懇□爲上言之則
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籙章醮加號元教大
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武宗皇帝卽

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卽亟召賜座陞大眞人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旹太皇太后居興聖宮仁宗皇帝在東宮竝待以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爲製名與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恆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元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以此傳元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皇帝之寶曰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眞宮內外有司各以其

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温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廬市來會哭奠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擁塡於郊眕亭午霏霧翳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籔籔成冰花縞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

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世祖皇帝旣一海內盡得

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畫屈用集大成謀略商計

勇士工藝之臣與公竝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

遠矣而公巋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

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閒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

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

然之頃者又何可勝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爲奏其子

孫之傳亦旣四易況其他哉而公曰一身對之無一日

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曰高年甚尊貴每

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

困約者不爲敖惰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爲冠集重寶曰

飾直萬金織金文爲衣裳佩綬劒履冠貫絡珠玉而公
常服取具澣濯上尊大官之餽旹至日備而飲食不踰
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旹拯物嘗密斡於
幾微未嘗㠯爲已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
而未嘗㠯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
可㠯用世而退然奉其教惟謹師友之閒雍雍肅肅如
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旣貴曾祖
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
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九德太中
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
徒上柱國謚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㠯兄子桀祖弟子

熙祖備宿衛後榮祖曰邵武路同知贈其父曾孫祕書少監熙祖曰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八人皆贈眞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爲眞人徐懋昭陳義高也不弟子五十四人號眞人者七佩銀章者四曰寅命其一十六人余曰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嘗集嘗忝論譔其官敢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與能曰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靡靡胥邁疇克永世侃侃張公玉色長身巍其冠衣作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爲作宗元教曰皇宣翊塵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

肅肅武廟歷貪保贊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虧我無汙隆盛德不匱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凝四十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盜老棄屣俄去同光斂英飄風流霆往來承乘陟降碩庭列聖在天鑒於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其躬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國長久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曰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曰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爲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

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
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眞而已謂之全眞士
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寛弘雜出乎其間
者亦不可勝紀而涓飲谷食耐辛苦寒者堅忍人之閒
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巳自志於 追頗有所述於
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士自朝廷命之
勢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敎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
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
孫公之掌敎略嘗與之遊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
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
肌膚潔白玉温如雪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

語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曰知爲其道者嘗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潔授其徒極嚴峻閒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貿貿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十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遊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邱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日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爲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卽還師弟子主僕烹水淪而食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卽岫雲之室者

分節食其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鄰人多助之耕穫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旣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爲何事邪辭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遊乎齊魯至於燕趙之間兩遊淮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溫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霑足亦不見其有所爲也郡中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治

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道上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遊山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鄉四至仙殿門廡陶甓竹石不約而輯有山木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已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遊修葺略成吳公爲之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曰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豈 化爾 公曰咕嗶終年未有如是學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鐘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戊丐一言予遂宜春之仰山目十一月至家而岫

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没旹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怛意其弟子彭致中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曰誌幽爲請始悟鐘記蓋自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善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繫籍玉清亦嘗遊方江南道敎之師署爲仙遊山昭淸觀住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邱孰云非仙乃其遊微風落月山木秋簞食屢空吁不留

錤曰銘詞佳

道園全集卷四十三終

方外稾七

雜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曰老子淸靜之言爲宗　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曰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昔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淸靜也後世神仙祀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則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眞誥或著其目多云未傳於世者

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曰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沖靜先生劉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曰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勑重建宮嗣漢天師劉國公曰不可曰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曰其力爲之而君見張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曰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曰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曰金中立鉅木貫之下

施盤輪令可闢㠯旋轉言象大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眞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鐘起鐘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宋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旣爲藏室亦買田食其衆㠯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眞丈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靑散芒垂爾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橫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㠯爲

經五千其文載之兼斬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
牝虛元盛配天作極宰於化亭肩孳緒餘龔武承聲法
言神方枚數旨莛要其宗歸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
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
籍虎帶縈綖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
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寶茲萬年合
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眞符後天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眞宮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溫州永嘉
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廻
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

光東啟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已爲奇未有若是之閎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遶巖下滙爲龍潭面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旹出飲者壽考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已物象名者若香鑪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王貞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煑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

杞至今豐茂異常產來遊者皆擷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昔曾有人見之其后陶隱居著眞誥於此故又名眞誥巖又嘗煉丹留巖中夜晴昔或望見光熠熠然云是丹光也唐昔八關曰水旱疾疫禱輒應咸通七年思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元德始請於朝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二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眞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鐘樓皆在巖中道館廚庫在巖外慶元中道士婁壬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溫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二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

其湮蕪得田數十畝益𠃔已之私產悉𠃔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凡廿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𠃔其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淸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遊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盛事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石深秀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悈不敢動而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元應也爲著銘曰

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鎭鉅石朱陶君去百年赤水隱原木葛緜緜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剡玻壞勒𠃔吾銘示

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衆生如母憶子憐愛同情捄度姝智淨梵宮中寶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具大慈悲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一門得見見在等爲一大事出常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聖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

猶結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神覩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非幻作諸大知識已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迺至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竝承佛恩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王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單複互含攝悲愍衆生故在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眞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
聖伴繞大宋定光悟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裏影爲雙等閒風信生蘆葉
雲散青天月滿江

毘沙門天王贊

介胄以居容濯斯赫持器不用塡厭陰慝欃槍在匯帷
幄何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鎭於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盜
以多勝斂鎧櫜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莬莬其成皡皡其治猶龍之歎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全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曰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

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麤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跡迺反無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啟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閒靈儔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煙眾冥會言太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眞師

夙緣應運世冑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靡何閒內修玉宸之虛我懷眞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閒如駑久留何爲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尠薄莫之能保羣眞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弟及繼茲令蹤其保靈笈玉書所在萬

神衛持道㠯昔與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遊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渠手握奇文足履輪輻簫管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㠯腹實我㠯虛盈全眞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塈

第九代宗師

高臥白雲晨飧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爲徒如日之烱

第十代宗師

翽翽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遁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糜吕私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眞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遺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爲貧世塵紛揚獨靜㠯保昔成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甚眞柏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徵

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於外睟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眞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

潤千里動　風雨普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
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亡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眾星粲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
我何有彼曰爲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曰虛神彼曰位寶華陽之傳其
書孔多曰佐普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凉颸元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吕神鼎灌吕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乡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眞宿智冥得淩虛有音履冰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岩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啟我仙扉兩扉合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羣仙啟關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塵消春淵冰渙美哉僊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與之遇外戶何人欲闚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禀皆息皆興我行無爲彼夢有徵峩峩象帝玉

質大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電雷與俱靑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羣疾泉流林注巳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乙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敎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爲人斂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三十二代宗師

何學所能非入門書示假毫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
感曰虛謂我預知孰究元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皇陵躬勤孝理爰尙淸靜詢於眞士手製華巾俾
郤冠塵幘克稱玆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啟元託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頗瑞露密降芝
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淸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眞遺世去之受職於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
章爲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爲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髮曰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曰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曰鎮丹邱天門廣開羣眞畢來匪夢伊眞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平駕嚴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實滯昇眞處高非危守

[illegible]非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迺歸山靈夜呼芝英書映我保玉書曰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閒曰人爲苟可閒者斯非其道告示眞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曰歺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爲道有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眞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淸之宗世曰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噓和吸精保
鬝聖躬翼曰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曰朴通眞曰誠內接玄洞外佐昇平蜇蝗伏藏年
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蕩玄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
貺朱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書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倏從不曰世遷翼翼小心赫
赫盛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爲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海偉量冠服高朙雲漢之上

道士小像贊

曖曖曾霄三素之雲超乎象外蔚然繽紛中有至眞獨立不羣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道園全集卷四十四終

